

石龍集序

浚川子曰余讀石龍集知黃子學有三尚而爲文之妙不與存焉何謂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明道而不切於政則空寂而無實用稽政而不本於道則陋劣而非經術不足以通天下之情亦不足以協萬物之宜其爲志也得其偏隅而迷其綜括欲周天下之變難矣故君子

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儀封王廷相子衡撰



不知尚黃子之學則異於是自其見於集者言
之有義命之順適有大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
有功利之祛有無欲之澄靜有養心之澹泊有
慎獨克己之造有精一執中之純如羿之照的
扁之照疾謂於道有不明乎哉其論治也提紀
綱達經權弘禮樂酌刑賞覈治忽計安危嚴君
子小人之辯契卹民弭亂之術無不中其幾宜
而準其劑量謂於政有不稽乎哉夫道明則仁

義由德性成學術正風教端矣政稽則皇極建
治化流民物遂社稷奠矣學具乎此得時而行
必舉海宇而覆冒之非志存於天下萬物者能
之乎由是觀之殆於聖賢之所立幾矣良以先
生忠信誠一之心若天性之自然宗社生民之
念將至死而後已故其見諸文者非道德之發
越必政事之會通矣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辭
非不美也文華而義劣言繁而茂實道德政事

憲所涉載將於世奚益謂不有歎於斯文也哉
嗟乎有意於爲文者志專於文雖裁製衍襲而
其氣常塞組繪雕刻之跡君子病之矣無意於
爲文者志專於道雖平易踈淡而其理常暢雲
之變化湍之噴激皆無定象可以執索其文之
至矣乎黃子之文當以無意求之故曰學有三
尚而爲文之妙不與存焉者此也嘉靖十二年
春三月十九日

熟讀

大槩三月乃作此而於

先生之學猶未盡探之不知可以附之

末杏望

敬之幸

廷相白

石龍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惜志賦

謝知賦

太史石賦

文昌辭

卷之二

四言詩

賜觀

文華殿詩有序

江離賦 有引

歸志賦

浩齋賦 有引

介菴賦 有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言古詩

雜詩 五首

志懷 有引

有感 有引

贈張太史常用省觀

留別吳廷勉

留別梁仲用

贈鄭伯興謝慶門

病中習辟穀寄陽明甘泉 二首

荷鋤

新開凌霄嶺

少谷鄭繼之訪予紫霄因結亭留之

與繼之紫霄夜坐

贈繼之

贈山人

贈周別駕以成 三首

玉輝堂

別四弟宗博

示兒承文

送解冲還鄉

送鄭道還鄉

寫松屏贈劉仲賓秋官

恭和 賜輔臣張少保 聖製

承 詔恭和 聖製敬一亭詩

贈李廷公罷官歸

碧溪書屋

贈方司教棟

贈周宸分教金谿

登明遠樓觀校士夫楊夢羽韻

露筋廟

別陳顯奇歸僊居

卷之三

七言古詩

畫山水歌

山人歌

桃源書屋歌

鴈蕩篇和許弘舉憲副

筠溪歌為黃仲實提學賦

通明洞為陸伯載進士賦

雙槐歌為黃才伯父賦

洪水歌

和浚川九日登觀音巖歌

奉壽太淑人八十歌

節婦詞為周御史母賦

贊治堂歌和王浚川韻與夏桂洲賦

古石歌

雲壑壽歌

歌辭樂府

應制恭和聖製大報歌

短短床 二章有引

採蓮曲 三章

佛郎機次陽明韻

陳母歌 六首有引

三五七言次桂洲韻 遊女曲次桂洲韻

五言律詩

與鄭繼之邵齋謙集次頌太守華玉韻

吊章東鴈有引

方思道聞余與鄭繼之結亭紫霄作詩期隱

次韻招之二首

惠山

遊梅花水

飛絮和孫評事

留臺賞牡丹

再遊梅花水

觀音閣眺望

燕子磯送黃誠甫

輓高廉憲先生

卷之四

五言律詩

登焦山

新豐阻雪

哭二泉先生

送吳縣丞達之

輓張宜人

壽南塘

題張子書侍御具慶膺

封冊

巾峰席土

遊寒巖

遊明巖

清風祠

送甘泉少宰改官北曹

贈張惕菴都憲

次韻邊華泉聽雨

齋廬有感

三友軒

遊牛頭寺

齋居次萬治齋中丞韻

和朱蕩南太守見寄韻

送周玉巖亞卿進表二首

次韻周貞菴九日登觀音閣

別壻高洵有引

送司馬太守之懷慶

送宋元錫守潞安

析雲得應次蒲汀韻

贈陳文治東歸

贈顧新山司徒考績

贈周貞菴尚書考績

贈何石湖尚書考績

贈萬治齋都憲考績

送楊宏都督致仕

送潘石泉少宰考績

次紫巖道院習儀韻

和嚴介溪尚書齋夜四首

次韻介溪東園燈燕

五言排律

孟瀆雪夜飲憚功甫憲副宅語舊

次張濟甫胡汝懋登明遠樓觀校士四十韻

次王侍御登明遠樓二十六韻

卷之五

七言律詩

方石先生祖母趙氏旌節用杜韻志喜奉和韻

幽居

遊香山次陽明韻

送表都事改官南都將以便養

哭方石先生次涯翁韻二首

夜登嵩巖覓湛秋江遺跡

暮春

次韻哭涯翁

紫霄述懷

北山漫興

北山

和碩華王遊雪峰

次華王九日登巾峰

秋日與城中諸友飲表指揮山亭

鴈蕩贈賈繼之應元忠 羅太守邀登雪峰

吳山紫陽菴

除夜瓜埠舟中

雪後登金山

次韻林見素留別

哭朱白浦侍御

雲龍山次韻

留城

九日宿遷憶諸昆弟

夜訪吳維新興善寺不值明日以詩來約次

韻答之

得歸

應 詔恭和 聖製敬一亭詩

和張少保敬一亭韻 至日舟經浦中

次紫巖大宰送令弟舜弼考績

和陳魯南得報轉官山東大叅

齋居次劉紫巖大宰韻

次周貞菴萬治齋齋居韻

次林小泉司馬齋居感舊韻

金陵觀漲有感 觀漲和玉凌川尚書韻

哭鹿門鄭廷尉 虛明館中秋雅集

和紫巖太宰東麓閣韻

九日觀音閣用喬白巖韻

燕子磯次紫巖韻

次韻周貞菴九日登觀音閣

卷之六

七言律詩

至日齋罷有感二首 賀魏國大夫人壽

次韻蒲汀少宰至日 郊齋二首

寄題舅氏梅坡新居

和周貞菴尚書七十歲朝自壽

金臺鄭莊與王定齋魏師說諸友雅集

送林方齋司成改北雍 登東麓閣

次浚川飲東麓閣韻 次紫巖東麓亭韻

次紫巖齋居韻 乾秦思魯

紫巖邀泛舟城西吳介谿韻 東麓亭次筠溪韻

送秦鳳山司徒北上 送萬治齋謫官

次介谿歲暮書事

次介谿除夕

次介谿元日留飲韻

次紫巖元宵謁功臣廟韻

次紫巖登真武廟韻

次紫巖東園燈燕韻

送胡九峰太常考績

贈秦懋南守吉安

賀王浚川考績

送黃筠溪北上

和紫巖太罕自壽韻

壽顧東田七十

壽易和齋七十

送王浚川都憲

奉命往金山公幹次林小泉司空韻

次桂洲少保代祀先農韻

和王浚川司馬贈使雲中韻有引

贈方西樵閣老致仕次霍渭涯少宰韻

校士登明遠樓

和桂洲入閣見寄詩次費鍾石韻

吊符邵陽墓次葉敬之韻

贈王仲肅鄭邦瑞歸越有引

七言排律

和華泉尚書郊齋韻

五言絕句

見方石先生

盤嶺

委羽贈少谷二首

壽巖夜坐

水晶菴壁間見先君舊題

題便面

有感三首

次王浚川咏單飛鶴韻

江南曲次桂洲韻二

春江行次桂洲韻

登樓曲次桂洲韻

種花南宮二首

槐石

卷之七

七言絕句

香山夜坐

望湖亭

次韻送方吏部叔賢養病歸南海四首

讀方石先生書有感二首有引

宿靈鷲院

紫霄懷陽明甘泉二

吾廬

雨宿半壑菴三

靈巖石室宋杜丞相範曾此讀書

過林典卿山居二首

陪顧華玉遊巾峰二

寄鄭繼之

夜坐贈手南渠翁事二

靈峰洞

靈巖

龍湫

石門道中答繼之蘋花之作

和應南州鴈蕩出山見贈韻二首

登華頂

觀石梁

天台山贈應鄭二子

同守中世瑞元忠繼之乘月泛鏡湖憶陽明二首

天台道中誦少谷懶樵詩因憶之

永康方巖

方巖對老僧

題永康程氏池亭

謁杜清獻公墓有引

謁車玉峰墓有引

謁黃壽雲墓有引

坐悔石有引

東關驛

曹娥廟

渡錢塘

勝果中峰晚色

勝果登方思道山亭

馮園有引

岳武穆王墓

黃阜閣

次南洲韻贈惲功甫二首

寫松自詠

宿山

題畫鵲贈天輪僧

題畫贈虞惟明進士二首

九日憶亡弟宗哲

登燕子磯風雨宿西清道院二首

訪碧峰和尚

遲山為刑部邵照磨賦

寫松贈仲思舜侍御

寫春草贈胡秀夫秋官

題淨慈丈室有引

和張少保 郊宮謝 恩韻二首

和浚川瑞蓮紀勝二首 送趙兵備赴遼陽

題黃筠溪太常竹石圖

贈星士二首

和嚴介谿尚書齋居紀贈二首

和紫巖留春五首 題晏太監行邊圖四首

題金相士卷

和夏桂洲少保九日來玉亭韻三首

次韻謝桂洲惠菊

南宮早起步積葉有感

和桂洲韻送丁舉人雙

再遊西湖感舊三首 功德寺并序

哭張中梁司空二首 哭張思立引

歸度居庸關二首

夜雪與姪承芳及王宗範圍爐

過妙應真人館觀梅次桂洲致齋韻二首

題青牛圖 哭鮑太學

簾山與劉泰之賦 天台紫陽菴二首有引

賚功詩二首贈李恭川憲長

贈范致齋詩二首有序 次韻味鏡川詩

葉敬之談梅巖隱居之勝詠詩索和

贈相地南昌姜居簡
挽族祖孔美秀才二首

江雲閣次葉敬之韻
許太恭人壽歌

與四弟空明山人題畫九首
題符國信三友圖

病起觀梅二首
元宵燈讌二首

新詞

蒲庭芳春思
浣溪沙

卷之八

論 雜文

審治論一
審治論二
商鞅論

春秋論
秦漢得失論

利害論
入治朝德日進論

釋問
夢漁說

贈林以吉侍御
贈汪景顏

留別三友
留別汪汝成

贈石門子
志說

贈王生敦夫歸山中
旌勸說

贈周潤夫
家誠

卷之九

雜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治河理漕雜議

贈邵文化

贈宋氏二生

良知說

勸子姪為學文

戒子姪末田宅文

贈莫惟誠

二齋銘 并引

詔菴蔡翁像贊

天台古行王翁像贊

慨菴符翁像贊

顧司訓畫像贊

南城童悅畫像贊

卷之十

雜文

讀易九首

讀詩十九首

讀春秋二首

表汝中贈言

贈四子別

紀言贈浚川子

贈周仲玉守巨津

卷之十一

序

送方石先生應召序

燕市悲歌序

送葉一之序

交游贈言序

別甘泉子序

送王純甫序

送王崇賢序

送吳禹城序

送族弟叔開序

送施生存宜序

林和靖詩集序

實翁先生壽序

心賀序

秋泉生詩卷叙

西坡翁輓詩序

送林典卿序

東岡詩集序

卷之十二

序

王恭人壽序

送呂太守序

送僉事鄭君序

送黃誠甫序

送祝太守序

楮母壽序

贈陸原靜序

贈俞錦衣序

贈韓庶子謫官序

送張太守治台序

送黃宙卿歸羅浮序

贈應仁卿序

符節婦九十壽序

賀葉太安人受封序

贈鄒謙之序

賀畦樂翁受封序

壽東洲何翁八十序

送張僉事之廣西序

卷之十三

序

近言序

送梅友王共實序

姜一愚八十壽序

析雪集序

賀戴封君夫婦朋壽叙

贈三子序

壽立母序

贈石廉伯守高州序 贈符生國信序

贈羅質夫憲副序

贈王浚川入總北臺序

鈴山堂集序

陽明先生存稿序

送孫鶴兵備叙瀘序

山西按事奏議序

贈王汝中序

贈雷必進序

女孝經序

邑侯康君旌勸序

史孺人王氏公壽序 長湖章氏家譜序

卷之十四

記

少谷亭記

回風亭記

茶爪小會記

遊永康山水記

書園記

遊石佛記

遊散水巖記

道姑菴記

耕樂記

竹山記

鍾氏合宗祠堂記

巢雲記

學易軒記

南臺經歷司壁記

善養軒記

復廣福觀記

忠誠堂記

修南京禮曹私署記

重修南京禮部記

南京禮曹尚書私署記

詹氏大宗祠堂記 空明小隱記

天真書院田記

卷之十四下

記

先五世祖統五府君碑陰記

高祖松塢府君碑陰記

曾祖職方府君碑陰記

先祖文毅公碑陰記 東洋新路記

先祖考妣遷墓記 先考妣遷墓記

重修黃巖縣利涉橋記 少白堂記

卷之十五

書

謝陳御史招應舉書 寄方石先生書

與王東瀛論禮經書 答王東瀛論學書

贅西涯先生書 謝東白先生書

謝林南川書 寄林南川書

寄吳行齋書 寄儲柴墟先生書

答閩土中銅器書 寄潘南屏書

寄陳石峰先生書

寄劉檢討瑞書

卷之十六

書

上西涯先生論時務書

再上西涯先生書

卷之十七

書

上王太守救荒書

答邵思抑書

復李遜菴書

復王純甫書二首

與林以吉書

復二泉先生書

寄陽明先生書四首

寄甘泉書二首

與趙弘道書二首

卷之十八

書

與鄭繼之書三首

與應元忠書四首

寄應天彝書

復聞考功靜中書

寄方叔賢書

復鄭繼之書

寄陽明先生書二首

寄壻高洵書

寄席元山書二首

與羅峰見山書三首

答薛子脩書

寄王定齋書二首

寄應元中心書三首

寄遂菴先生書

寄胡秀夫諸兄書

再寄胡秀夫吳惟新書

復應天藝書

復天藝問師友服制書

卷之十九

書

寄羅峰書四首

寄見山閣老書

寄方矯亭書

與王浚川書

復聶文蔚太守書

寄吳士美人憲書

寄羅峰九首

寄王定齋中丞書四首

寄王晉谿家宰書

與王公弼僉憲書

寄方西樵閣老書一首

與致齋司馬書二首

與韓苑洛廷尉書

復王浚川尚書書一首

答胡秀才書

與林子仁書

卷之二十

書

寄甘泉宗伯書

謝杭雙溪都憲惠茶書

答楊完書

寄羅峰閣老書

答黃致齋書

復馬柳泉中丞書

寄魏師說書

與錢洪甫書二首

復應石門司丞書

復應南洲大叅書

寄聞石塘大司寇書

寄王順涯祭酒書

與羅峰書

與聞人邦正提學書

答韓苑洛中丞書

與羅峰書

答韓苑洛中丞書

四首與桂洲少保書

答歐陽崇一司業書

寄盧希惠書

寄桂洲少保書

答張東瀛司馬書

與樊中丞書

寄甘泉先生書二首

與錢徐二司馬書二首

寄周子亮書

寄穆玄菴太常書

與人論學書三首

答應石門書二首

答吳維新書

寄方西樵閣老書

答廣德朱知州

與孫太守書

答陳子愚書

答秦子元書

復王汝中書

與張僉憲書

寄甘泉先生書

寄倫白山書

卷之二十一

題跋

跋南郭子

題方孝聞先生手簡

跋王捨封股詩後

題觀物卷

題大閭楊氏家譜

題華山對雨圖

題文徵明詩墨

題鄭水部碑狀後

題喬白巖篆石摹字歌後

題倒杖註釋

題重刊遜志齋集後

題羅太守諭民文

題東川集

題霍山代卷後

赤壁圖跋

讀鄭少谷詩

鍾石山房詩引

題唐仲珠西白卷

知罪錄引

諸葛公傳引

題應天成悲感冊

題先文毅公與齊立齋先生書詩後

題高宗呂卷後

題族兄南溪挽詩冊

題王氏二節婦冊

書寶二官藏陽明先生三劄卷

卷之二十二

傳

林節婦傳

王翁傳

林府君傳

二張先生傳

高節婦陳氏傳

靜學先生傳

黃節婦傳

古廷先生傳

曾翁傳

少谷子傳

羅石翁傳

李節婦鮑氏傳

卷之二十三

行狀誌

謝文肅公行狀

先祖文毅公行狀

先府君行狀

貞七叔墓誌銘

張恭人墓誌銘

徐府君墓誌銘

司訓府君墓誌銘

應節婦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碣銘 墓表 碑

知縣應君墓碣銘

呂府君梅安人墓表

迂川葉公墓表

薛助教墓誌銘

教授應先生墓碑銘

潁州太守簡菴公墓碑銘

張木菴墓碣銘

叔祖孔美墓碣銘

應翁與配李氏墓表

司訓味澹鮑君墓表

縣丞楊君墓表

白雲趙先生墓碣銘

卷之二十五

誌表碣

梁長史墓誌銘

周母墓誌銘

主事盧君墓表 五弟宗哲墓誌銘

始遷祖都監公墓碣銘

米母墓碣銘

錦衣衛指揮沈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誌碣

先母太淑人墓誌 亡室淑人鍾氏墓誌銘

仲兄逸菴先生墓誌銘

葉封君符安人合葬墓碣銘

刑部右侍郎東瀛王公神道碑銘

亡舅黔縣訓導鮑先生墓誌銘

明温州知府郁君墓碑銘

金貞婦墓碣銘

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張東白先生文

奉統五府君八象德祠文

告祖考文

祭方石先生文

祭湛太夫人文

奠英國公文

奠西蓮先生文

祭徐白仁文

奠章東鴈文

祭實翁先生文

應 召告祖考文

奠朱白浦侍御文

奠戴子良方伯文

奠鄭少谷文

奠林典卿文

奠蔡親翁文

奠表叔金二峰文

祭徐御史母文

奠黃誠甫母文

奠席元山先生文

奠陳石峰先生文

奠應天壽母文

奠王鳳林文

卷之二十八

祭文

奠長兄五弟墓文

奠徐封君文

先祖焚黃文

先考焚黃文

亡室鍾氏焚黃文

祭陽明先生文

祭陽明先生墓文

奠余子華通政文

奠王南泉文

奠鄭伯興廷尉文

奠葉山南文

奠方思道父文

奠張東軒先生文

奠呂仲仁母文

奠霍詹事母文

奠韓尚書文

祭謝木齋閣老文

奠張侍郎父文

奠侯郎中文

祭張尚書文

祭方思道文

祭李遜菴宮保文

奠王母蔣太淑人文

祖妣蔡氏焚黃文

雲中蔡寬民亡伍文

祭仲兄文

奠葉母符氏文

奠王東瀛司寇文

方石先生遷葬生忌

祭舅氏與南鮑翁文

奠金貞婦墓文

祭洞黃山靈文

祭洞黃先墓文

祭十三叔父西峯府君文

祭鍾氏墓文

石龍集目錄終





石龍集卷第一

賦

惜志賦

美古人之好脩兮，續佩服之陸離。時好穢而昌讒兮，
 或沉淵以遺悲。白日迅不留兮，昧黃昏之非期。胡余
 亦好芳兮，固無美乎青朱。欲築麟以馳騁兮，窮大道
 于黃虞。招風牧以同列兮，參臯夔以齊驅。何今日之
 貿貿兮，雜美惡而無區。蝮蛇為龍兮，魚目為珠。嗟美
 人之既遠兮，邈逸轍而莫追。歛歔傷哉，吾將凌白水
 兮，陟崑崙之孤危。汲瓊枝以駕鳳兮，入雲天之清虛。

三五



縱逸羽如所之兮覽方外之無隅幸日月之未墜兮
極昭昭于斯須

江離賦有引

江離香草也屈原託為佩以道脩潔故賦之
曰

且余步兮江干俵極盼兮留連曷茸茸兮凌亂香紛
蒸兮麝爨波滔滔兮交流山莫莫兮雲浮步方臯兮
履錯恣中丘兮凝目乃靡蕪兮歲穉矯花葉兮貞馥
煙露零兮悽其爛文章兮誰服悵美人兮靡還慨馨
香兮妍郁蘭為友兮菊為族雖不淮兮何傷矢孤芳

兮幽獨

謝知賦

皇予初之有志非古訓其何追仰聖哲以圖範將終
身以為期羞一藝之不立擬青紫而忘披惟既高而
莫及恒十年而難基意怙悵以荒唐行踽踽而堪悲
胡君子之不憫乃小人之群嗤念已職之未盡又何
暇乎他為奉晨昏於膝下力救水於山巖忽歲行之
陘阨貽惶惶於慈闈忍涕泗而出走望國門以驅
馳涵塵土之茫茫瞇兩目而無歸非夫子之為德吾
顛連其誰依診肝腑於平生指心旌於孤疑雖骨肉

之深情亦莫至而逾茲懷不朽以為報豈一死之可
希堅志意以自勵尚千載以追隨羗古人之遭際信
天謀而神毘匪同氣以相求乃生人之遇奇傳巖何
脩而夢至固殷宗之默思南陽既卧而欲終胡帝胃
之能移惟時運之湊泊兮亦經綸之宜施苟鬼神
之參差兮雖尼父亦何其箕子幽囚梅伯為醢鳳凰在
笄麒麟被羈乃堪巖以自藏庶龐叟之所規聽接輿
之來歌敢鼓瑟於吹竽怖今日之莫知爰考卜於著
龜曠此世之寂寥惟斯人之是蘄

歸志賦

哀莫淑兮余生世之陘厄蒙童不靈兮長昏昏而靡
覺仰前良以取懿兮轉雕刻而隳樸志意墮以陷兮
去聖指之淳慤念誰于我憫兮啓迷岐于窮坂招惆
恍以自思兮顧荒惚而欲返豈風霜之不表兮寧顛
頷而不飯晝乾乾而莫懈兮宵耿耿其如懇將謂茲
其幾兮又多艱之見窘思陟而或墜兮既遙奔而復
近持晦而顯兮方明白而反隱將求親而遇疏兮忽
朝矛而暮盾奚冰寒而火煥兮或遙龍而邇虬伊時
勢則固然兮亦惟命之是允蘭蕙之芬兮雜鮑魚而
臭溷皎白璧之輝光兮青蠅集而汙坳觀古人且為

度兮撫予膺以自忍尚有詬於予遭兮乃終立以舒
蘊和懷璞而無足兮卒必售夫至寶贖成能以殘形
兮竟奇勲之自造巷伯僂服宮兮抒忠雅而直道馬
遷何蠶室兮擅述作以摘藻周公流讟兮馬兀兀其
爰好傳說胥靡兮羗經綸以自抱雖困踣兮何傷彼
無合兮何燥結余茹兮幽渚矢余遯兮山陬石從龍
兮周堵樹蒼蒼兮交拏澗激激兮風吹雲黯黯兮陰
留虎豹悲兮後徯愁凄余止兮將余仇騫余舉兮思
逍遙放營魂兮解煩勞麗玄鶴兮謝芝田辭青麋兮
去叢苞浴蘭湯以潔體兮衣紫綺之新裘折日華以

為珮兮綴明月以為鈎朝霞春為糗兮玉露掬以為
羞戒雷電使前驅兮挿虹蜺以為旄排雲氣而上騰
兮指天皇之靈州天潢湯湯不可涉兮列宿伺以梁
舟叫帝閭兮登層臺謁上帝兮隳衷素帝端居兮儼
垂旒廣樂奏兮䟽安歌皇赫清寂兮翳敷猷謂淫逸
非志兮惟精一之當由余迅悟而旋歸兮求幽貞之
所休蘿竹陰幪兮澗水流崆峒玄穆兮居斯求厭六
籍兮塵余目虛余心兮空余腹元神翕兮氤芳馥歛
夢思兮反初服亂曰天高兮地厚若有人兮與之耦
寥哉廓兮天地因之而後有思若人兮藐難就俛以

從兮沒吾齒超兩儀兮與之壽

太史石賦

若有人兮揚舲下澧浦兮何從秋夜來兮月朗纜巨
石兮江中儼園丘兮孤峙躡巉巖兮峻峰蒹葭而兮
蒼蒼魚龍寂兮波空風蕭蕭兮西來水滔滔兮流東
望重華兮不見吊湘纍兮無蹤羗獨立兮四顧愴
蹢兮忡忡煙光暖兮冥濛山木黯兮蒼葱露下兮灑
灑恍或來兮顯顯苟忠誠兮膈合豈千載兮無通亂
曰石不可泐兮江不可堙惟夫人兮不朽又何江石
兮常新

浩齋賦有引

浩齋陸封君自號其子秋曹主事原靜俾予
賦之

維美人之靜處兮托幽居以容與仰前哲以為旌兮
葆神明以為軌世刻核以險隘兮獨寥落于中野橫
侮婪輾兮澹委弛以含垢審人情以端操兮見天真
之樞紐辯利害于毫芒兮允不忘以懷咎仁義集而
恒由兮恍鄒叟其左右綿一氣之申申兮克太宇其
何有匪卿雲之五色兮豈虹蜺之可偶龍虎噓而漦
養兮剛風勵而莫湊鯤鵬迅而扶搖兮烝若怒而不

紆迺正氣之不佞兮恬愉靜以貞虛世不靈而共遺
兮蹈嶮巖以躊躇入荆棘而求廣兮徒曖昧以終日
覩斯人之逸豫兮遭回車而改適母望洋而增慨兮
守真志以求畢亂曰環堵實兮雲水空若皎皎兮天
地通飲沆瀣兮遊無窮

文昌辭

雲霧兮窅窅蒼蓋兮冥冥靈若來兮倏去乘白驃兮
熒熒夾兩螭兮何處映日月兮齊明倚參婁兮摘文
司下土兮才英焱將燦兮珠佩爛若華兮垂精薦醺
醞兮欣欣表衷曲兮含情感精誠兮不昧若昭昭兮
逢迎悵思君兮勞心羗欲報兮屏營

介菴賦有引

金谿黃君號介菴其子綸請賦之其辭曰

倚若人之方直兮世揜阿其何如曷守道而不變兮
樂天命以長愉兮有政予厥家兮羗流澤于鄉閭抑
細人其羞承兮彼姝者以為模起澄心于通顯兮秘
密事其咨謨履盤石以自固兮矢幽貞于霞居託斐
忱於康謠兮寄逸興于雲涯惟高風之憂絕兮世或
反而澆漓蓄歲澤而終流兮豈將來之弗施惟耆老
以詒則兮願執鞭以追隨

石龍集卷第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龍集卷第二

四言詩

賜觀 文華殿詩有序

嘉靖甲午十一月丙寅

皇上命輔臣臣孚敬臣時少保臣言侍郎臣宗
明及臣縮詣觀 文華殿齋所臣於創見感
激之餘仰惟

皇上所以飭此豈徒為燕遊觀美之設哉實將
上追義農堯舜以來之隆緒下紹

祖宗列聖憂勤不易之大業宅此齋居以為助

成

聖學之地蓋四壁高繪并漢文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無非天人至理經籍要道治亂興衰所以為法所以為戒之最切者雖堯舜之兢兢湯武之敬躋不是過也臣何幸躬逢其盛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

維

皇濬拓實

天生德

神明文武萬方

作則

聖不自聖尚古期迪惟日孜孜盤牖是式

以肆居業

文華即弘惟茲

文華

皇祖所隆講學齋明於此昭融堂寢掖翼窈窕穹窿

遷坐息遊有嚴厥宮

皇斯肯構

先緒擴克

匪觀為美

思周天功異偶亟去

聖祀竝崇

是究是繹是法是師河出之馬洛見之龜書文攸祖德業攸基三才兩之洪纖無遺

七聖開承道統

是垂

敬一誠正舍此焉之爰圖左右

念茲

在茲

恭默凝思

九五端居歆彼百神曰觀

令儀漢文止輦唐宗十思由茲克盡於道奚疑吁咈

儆戒異世同居維

皇允迪

緝熙無斁登庸

元甄以求民瘼

休澤浹洽靡遠弗格相此

德制世莫與京三五匪邁

皇迭為盛

錫觀

小臣稽首惕驚云胡以報奕世欽承綴詞仰贊敢效
頌聲

五言古詩

雜詩五首

月明何皎皎皓彩揚空虛浮雲忌光潔翳此清漢輝
倏忽閉重陰雨氣零淒淒烈士仰天嘆把劍思長揮
夜光兩明珠流電看不知藏之在篋笥欲寄當遺誰
幽光貫蒼昊精誠詎可知美人隔江海悵望空有思
荆軻飲燕市酒酣面微醺撫劍何激烈拂衣遠入秦
悲風起易水哀歌咽行雲一朝事忽去所謀惟殺身

千載志堪惜鄙勇安足論

昔時嚴君平與世久相棄依龜明道德垂簾講文藝
皤然卧郊野麟鳳空在世不有楊子雲益牧亦終避
鳳凰翔千仞覽德下虞庭志士去江海歲莫抱幽貞
含機與時晦水木共孤清閑觀物理妙無言托希聲

志懷有引

甘泉子既去予又欲與陽明子言別甘泉寄

詩至遂用韻

委身屬三益歲晚哀無成一朝或分手使我百憂增
青陽易頽景春飈忽秋聲嗚念人世短常如萬里行

不至猶重負未停若風旌何時復嘉會惻惻悲晨星
有感有引

甲子秋予侍先君於京邸鄉親有以場屋關節為計者因不入試感而賦此

富貴自有命出處豈無時立身以行道失身能何施
志士抱貞素秉心若閨婺萬死或可輕一節終自持
我性本踈拙滯遁真乃宜今誰為此謀所謀非我知
古有洗耳翁見此將焉嗤

贈張太史常甫省覲

傾蓋張太史論道遂相親道亦有何言言微道將湮

孟顏古好學知言不違仁周程擊機要千載重一新
荒蕪又今日求言揔迷真醉夢錯生死亂雜聲信信
掩耳豈忍聽聽之不堪顰予當掛冠去結茅雲海濱
手握青桑日坐伺滄溟塵太史雅地望况復富青春
暫指親庭去終還陪紫宸已識非予比得此可親
身幹旋覆載中以使風俗淳

留別吳廷勉

宦情久已薄胡為爾遲遲因緣道誼故未忍遽睽離
夫君尚瑤瑜貞素澹無毗添我金石交歲晏能幾時
商風終夜發淒淒滿庭枝旅心耿不寐歸魂邁晨馳

飄飄共雲翼去去誰能縻翻然念之子清涕張寒猗
庶幾山逕間妙善來相滋

留別梁仲用

魯叟適川梁一嘆千古長我茲立蒼茫永懷重感傷
之子人中豪賦我秋水章秋水已時至萬壑俱湯湯
天空白日照山靜浮雲藏尋源正斯時耶溪來濫觴
贈鄭伯與歸鹿門

君將歸鹿門遠尋千載蹤千載詎可見精神猶可從
從之亦胡為隱者多深衷葛公苟不遇龐叟應爾同
矧彼龍鳳豪床下如發蒙此意誰復知此道今不崇

君子有素志白日來長風

病中習辟穀寄陽明甘泉二首

伏疴久弗愈乃試辟穀方山深易松栢日採頗不忙
終朝未一粒三嚙克我腸神爽覺超越肝肺忽已香
從茲謝葷穢并遣人間糧瓊英與玉液脫屣皆堪嘗
邀我若耶子招手西雲郎與鋤三徑草白日遊玄荒
遁世亦何有辟穀諒可常澹泊本素志質性有相當
當年赤松子遺我出世方緬懷燧人上煙火多未遑
今胡有玉食草木猶足將去去雲磴深及此春日長

荷鋤

荷鋤向山田群飢嗟莫饒妻奴向我嗔我惟莞爾笑
爾飢且各忍我飢庸自弔門前春雨深勿為隣農誚

新開凌霄嶺

沿澗開新嶺窈窕斷蒼煙壑絕不可扳緣藤復綿綿
荆榛就芟屏夷塗得盤旋俯視雷雨下仰首青穹連
從茲我菴雲來往得自然

少谷鄭繼之訪予紫霄因結亭留之

我營東海居君策南閩杖南閩幾千里茲山乃幽壤
壤幽谿壑迴煙風極森爽猿獼號晝未狼虎出深莽
荷君慰岑寂孤懷愛軒朗作亭縻逸軌以結平生賞

悠悠千古懷共入無前往

與繼之紫霄夜坐

夙志事幽尚歲晚依山隅同雲翳叢木積雪阻脩途
良朋自何來吊我形影孤深樹徹永夕寒氣生茅蘇
哀歌坐待旦海曙林猿呼

贈繼之

行路待朝晞雨雪坭途濘矯首望風鶴飄遠羅遠
孤鳴入煙霄遺音墮清聽執手重踟躕青陽望還騁

贈山人

生無諧俗韻志在山水居褐衣自何來語我堪與樞

微茫切至理動靜見天機崎嶇歷原嶽窈窕窮迴溪
弗辭登頓苦發此泉石輝盧能且懷會老子將西車
悠悠千古懷為卜當何如

贈周別駕以成三首

美人駕雲車去去欲何之執手不忍別惻愴感路岐
蕭蕭北風厲悠悠江水瀰願言折山松以贈欲奚為
貞楊生澗壑厄閨纏風霜匠石忽不顧棄置遭摧戕
慙懃櫟社靈時復一悲傷悲傷弗足道孤根待成章
古原有華堂炎夏貯清陰濟濟冠珮集開筵振徽音
但傷時節改霜飈欵相侵念念泪盈把安得致重衾

重衾未可致所抱惟寸心

玉輝堂

朔風戒冬嚴朔雪入南紀溟濛一氣殷晶瑩二儀姒
銀松掛絕壑瑤竹披脩址俯遺下郭塵望沒寒江瀰
邦君生人傑高情薄雲宇客乃物外僊而不嬰垢滓
矧茲僚友賢玉樹欣有倚列筵矚虛白倏爾成具美
遂令東溟陔茲山極輝煒招携及山澤攀躋亦時止
同謳穆穆風爰罷羲黃理

別四弟宗博

嗟我久行役乃與骨肉踈存亡積夢恨愛爾遠驅車

晤言越異舟信宿鍾山廬倏忽不堪別執手泪踟躕
願言致諸昆貞忱達庭闈祥仕非素志功名豈終居
念惟 國恩重時艱日相驅未忍即遐棄少立期斯
須

示兒承文

攬涕與爾別風塵路岐脩欲語千萬端氣結語不休
要領惟立志捨聖將何求念之在精一良知足嘉謀
嗇精固神氣百德將自道莫疑老與釋此言非繆悠
造化妙一身毋忽終見酬

送解冲還鄉

風塵我欲倦驅馳爾胡為相看遂下榻坐談隣曲時
桑圃通微術松林蔭塔墀鷄犬時來往煙霞靜紛披
暇日讀書罷開罇共嘗之自分羲農民終身勿復疑
豈意江海遊遂成曠蕩思念之極深慨先寄歸來辭
煩君為我歌幸使山靈知

送鄭道還鄉

爾本山中人漫作江海遊值我秣陵下相對煙華秋
洪圖欽 帝業徃事傷麟丘雙闕聳僊跡迴江抱神
州追攀岷峨近曠望恒岱脩遐武未可羈高情托綢
繆劇談海上事藥苗天姥妝如何今不歸猿鶴朝暮

愁念之極中熱終宵夢瀛洲明發揖我去翩翩浩難
留因歌紫芝曲長雲白悠悠

寫松屏贈劉仲賓秋官

昔我居巖畔群松遶簷阿映日紛翬畫橫空迺笙歌
林深窅無際列壙垂薜蘿住茲欲終世不計年歲多
何期墮垢盆回首成蹉跎因君展素屏遂寫舊陂陀
興動不可禁柰此雲山何飄然拂衣去坐爛溪上柯

恭和 賜輔臣張少保 聖製

聖人出御世致治先親親 孝禮昭萬方孚誠格穹
宸 玄后感精勤爰錫元命臣謨弼豈不諧嘉運相

舒伸即此唐虞際道德期同純小臣本踈劣願言矢
厥身賡歌答 洪載曠世服斯珍行思瀝心血未哺
宇內民

承 詔恭和 聖製敬一亭詩

石渠湛秋渌 聖訓昭華堂 神功亶無斁 淵慮
猶彌詳 未言飭多士無俾欲利妨允懷 緝熙學
一德交相望庶復千載後由今仰前良矢詩答 謨
言之死馬敢忘

贈李廷公罷官歸

廉吏古所難今日尤罕見之子絕苞苴三年不緇變

豈意遭罷黜貧缺歸途膳予闕重嘆嗟愁深不堪遣
潔清既無勸濁汙將漫衍願子慎終節安命守原甸
永矣貽清風庶弗輕貞循

碧溪書屋

江介稀隱跡西山有精廬琪花散疏羃桂樹蔭崇丘
叶朝出耕隴上暮歸讀古書既賢棲息趣復嘉肥遯
求叶更聞過庭際蘭玉森階除由來遺榮願郁郁貽
芳流叶

贈方司教棟

周轍東以蕩王風久牢落殷勤鄒魯翁云云建標的

柰何千載後人亡遺糟粕漢儒繆叔孫宋學雜蘭芝
冥莽天地間此道悲以索伊誰接遺響及身期自擴
庶幾澤斯民親見雍熙樂世大力復綿每憶山中郭
因君領文學去鼓吾邦鐸悠悠動深思賦詩向寥廓
贈周宸分教金谿

觀光入上國振羽仰雲庭虎豹關九重怙悵未可程
緝翼下南紀擊鐸抱遺經一命果不苟經濟此發硯
君子貴闇脩實積光外熒崇臺起撮土涓滴成滄溟
孰謂求無益前哲多儀刑

登明遠樓觀校士次楊夢羽韻

古人重經世所賢惟有德明明揚側陋協一建皇極
末世重功利鄙心生荆棘所選在浮華欺偽無由息
因之觀士難三試多防飭既防復為慮糊名易硃墨
良士豈苟遇憂心常叟叟唐虞慎知人旁求匪聲色
所以吁俞治元凱皆人特賢愚皆素定進退隨通塞
今胡三日間風簷數畧刻縱有橫海鯤莫化垂天翼
况復忌諱多桎梏愁見逼故有偃僂徒終身不能直
幸當 聖人作小大思奮職濟濟入觀光豈忍效暗
默吾今濫此寄惟望真才得暇日共登樓慷慨期報
國

露角廟

清晨發邗溝日夕泛甍社停橈謁叢祠吊古咨田舍
澄瀛蕩櫺軒流焱激粉檝嗟彼蚘蝼姬精爽耿荒野
芳馨見玉雪皎日光雲廈千秋江漢思豈假琬琰寫

別陳顯奇歸僊居

王風久不作正路日榛蕪文昌鬱玄緯斯人眩交衢
曰惟事返身造端自妻孥緬思東曾學真則由中孚
庸言庸行間何能恣須臾兢兢履薄冰允哉君子儒



石龍集卷第三

七言古詩

畫山水歌

雲泉樹石性所眷，每對丹青終日翫。是誰幅素向我投，元氣淋漓墨光亂。咫尺江湖萬里開，茅屋蒼林日初旦。耶溪天姥眼前立，竹杖芒鞋暝煙濕。小橋如瓮入村遙，練水浮花穿石急。長松偃蹇藤半死，古壁蘚巖蘚痕紫。孤舟遠泛憶吾友，隱約相呼乃非是。

山人歌

山人不出山，白雲共孤卧。起居常晏適，朝朝復暮暮。



嗟彼役役為誰忙
鍾鳴漏盡忘歸路
前者揚揚後者趨
披朱橫玉紛新故
忽看載骨向山還
玄鶴為憤青猿怒
由務何之今耿耿
我日松陰掃山影
捫蘿遠訪箕山上
荒塚殘陽鮮花靜

桃源書屋歌

丹丘城府何所有
旦暮山水爭縈迴
府中公子美年少
萬卷初開思百倍
故寄茅齋入幽僻
雲煙滿戶常崔嵬
羲唐不遠沫泗親
陋巷之子堪問津
男兒墮地志千古
眼底籍籍何物真
及時努力莫蹉跎
流光倏忽偏催人
君不見紫霄山人
煮石寮緋霞萬頃
蒼山

高忽漫悠悠白髮生
此意欲語心煩勞

鴈蕩篇和許松臯憲副

南條既南轉而東
山水秀異爭寵寵
中有鴈蕩最奇絕
蟠數百里皆昭融
山根拔地三千七
百丈穹湖隱漫不
識何代曾沉鍾
蒹葭楊柳恐非世
間物但見鷗鴈穢
穢飛來同我昔經
觀猶記憶軒身直
上倒看滄海華夷
空方壺倏閃萬狀
璵璠或踞虎豹或
蹲羅熊中天屹屹
銅柱出揚旗攢戟
抗長雲而上攻忽
漫丹臺掩映掛霞
障珠簾垂地聲淙
淙雄風撼谷散作
霧靄隨蛟龍真元
秘惜三萬載距那
卓錫發其藏兮至

今樓閣憑蒼穹梵宮十八點復明六谷譎詭浮煙容
曲池引綠水錦溪奔黃狻天橋駕飛絕寒坑極幽雄
石門中斷湖霧起下有三井混然神工方巖遙望群
山叢玉環跨海不可通南溪僊亭遠相接括蒼迤邐
何當窮我曾令誇娥負山半夜聲隆隆少馬險惟會
几席不用緣藤胼足晏然坐我恬而冲澡垢入溫泉
平生畢深衷洞前願築一畝宮雲霞不偶世簞瓢我
將終矯首山水與之化不須議擬椎鑿非人功君不
見太質初判水火風大浸混混崑崙疑中古水始消
此山巖嶮元在風水蕩激中

筠溪歌為黃仲實提學賦

先生昔隱海山麓鋤煙溪上種脩竹蕭蕭寒綠壓溪
湄溶溶溪影涵茅屋晴息隱几散圖帙丹砂瓊液恣
飫腹先生解識輪扁權天機自得應無前手持玉符
向東土羣蒙癡醉皆堪憐君不見東越山人卧紫苔
古心難識世猶猜相逢歲晚重相惜此意欲語心徘徊
我歌竹枝與誰聽芒鞋不遠行還來

通明洞為陸伯載進士賦

崑丘山人生來有僊骨倒騎白鹿直走蓬壺邊朝飡
石梁霞暮吸龍湫煙翻身玉笥峰自得真人玄婁然

兀坐江上削壁之層巔慨惜元竅秘藏蒼莽成萬年
迺斲雲根剖破玉埏龍蛇驚遁神鬼憐但見清明一
隙墮地光綿綿忽然不知宇宙入手風雲變化來無
前松竹何掩苒雲嵐雪浪盪決噓拂相鮮妍

雙槐歌為黃才伯父賦

五羊城中雙槐樹是誰植者星霜遷根蟠厚壤重泉
涸交柯積蔭迴蒼煙郊原六月暑氣收茆齋老人相
藉幽息陰時攤種樹書課孫教子將何求孫枝磊落
蓋世英老人鶴化逃空明君不見太原槐樹植三株
後來事業何魁殊當年豈為富貴謀種善如樹日敷
腴老人何處不可詰樹根有蟻來營室夢入榮華一
覺空惟有貞心耿難失

洪水歌

彭城四望失山塢洪波浩渺氣吞吐汴泗冥冥不可
分江淮無復尋瀉鹵吳艤楚艦走高陸蛟鼉結伴居
人屋東啼西號絕向天恐飢待死誰堪贖突甕有煙
巢木上禾黍無根惟簸蕩風吹白楊若蒲葦快舞天
吳悲魍魎吁嗟此邦人命薄今春賊去水方落官吏
束手無柰何抱印走望孤岑托始信滄桑反掌間人
生有情泪蕭索憂民窮食不曠安得神禹重疏鑿

神禹不來愁斷腸臨風悵望雲中鶴

和浚川九日登觀音巖歌

河汾夫子曠世豪佳晨携我遊江臯江臯傑閣百餘
尺下俯倒海之奔濤我來時屬秋天清望窮楚越一
鴈明白日初出扶桑曉千巖萬壑煙霧呈澄潭潦盡
生寒霧平疇漠漠搖晴樹脫却身中紫綺裘亟換金
陵酒千注醉掃陰崖苔石平卧聽倒壑松泉鳴奔濤
翻天去不還名航利舶朝暮行回首因之憶六朝興
亡歷歷如一朝亂多治少可柰何鬼域狗鼠常跳囂
耿耿夫子色相向欲語不語心怗悵紅雲萬里動風

色老人舒芒夜相望我知經綸必有屬咄哉夫子當
自勗還呼太白待江月傾情倒意毋局促眼中天地
只如此英雄千古當何似孤嶼吹簫夜色長江風飄
露香蘭芷何時玉燭回春盎與君共結蓬丘賞韜光
滅跡人不識笑入深雲吸沆沆

奉壽 太淑人八十歌

我家洞黃輿我 母楊川谷洞黃天台陽楊川鴈蕩
麓兩地相望百餘里山谷磅礴孕靈淑挺挺大人貞
傑姿作合當年顯雝肅生兒豈徒伯仁望教訓原同
鄒孟育許身稷契非兒愚生逢 堯舜當馳驅捐軀

報主乃兒孝揚名立身應丈夫幾回明發不能寐
有懷菽水何由遂起看飛鴻一搔首白雲萬里空嗟
跂何日乾坤了濟時八荒四海成雍熙歸來躬推白
犢車追趨稚子雲中嬉願言我母足千齡庶報罔
極心無違

節婦詞為周御史母賦

孤鸞伏巢悲且劬伏巢旬月成鷓鴣雛雛長羽翮凌天
衢鸞乎忽逝雛應孤反哺竹實勞哀呼扣天無門地
無途北風折木原栢枯

贊治堂歌和王浚川韻與夏桂洲賦

居隣贊治堂每誦成相篇經綸咄嗟千古意風雲際
會知由天君不見唐主英姿人莫仰乃有遭逢田舍
子吁咈虞庭不憚已落落寧無貞觀治又不見漢帝
寬宏多大畧子房遠度常丘壑沉梳積慮豈先人一
語回天鎮山嶽二子高風邁不有今代何人獨天授
禮樂思濟魚水歡金玉鏗鳴協元首匡扶直期同古
人麟閣凌煙擬致身我歌欲比王褒頌看同琬琰垂
千春

古石歌

此石乃宋侍郎居安王公所遺梅巖鍾翁得

而寶馬屬歌以志之

誰割蓬萊山一股
豁舒時吐煙霞痕
雙溪侍郎好石癖
萬里載之同瑤琨
只今主人無乃是
踈梅古栢移雲根

雲壑壽歌

沙溪之上和山高
佳鬼直與青霄通
橫飛鳥道佛巖開
下有大壑藏崆峒
溪迴壑轉誰結廬
白雲蒼簷下常冥
濛山人披雲日開
戶松環竹匝翠陰
濃夫前婦隨耕且
吟偃然如在桃源
中君不見朝日出
暮歸來不須飲菊
澗不須登鶴嶺定
應夫婦眉壽同王
母王公

共遐永看取孫曾
蘭玉茁久樂雍熙
太平景

歌辭 樂府

應 制恭和 聖製大報歌

肇 圜丘之五祀兮
復將事于仲冬
惟吾 皇之明德兮
昭馨香乎 上穹
霽陰雪而朗月兮
易感發而 臆隆高
玄后之卑觀兮
爰默契于 淵衷
導丞弼以戒進兮
周 皇道之有終
知 錫胤以嗣聖兮
未 德業之廣崇

短短床 二章有引

世有短短床之作
謂之樂府樂府古詩之流

薦之郊廟燕享此則一人寫情寄志琴操之
屬故題為短短床云

短短床眠未穩寒蛩鳴秋苑時節驚已晚金釧熒熒
流夜光瑤琴欲彈美人遠

短短床坐太息隣鷄方寂寂宮壺催漏刻鬼蜮窺人
恣跳梁長空無星秋夜黑

採蓮曲 三章

採蓮復採蓮皎皎明粧麗秋水秋水朱顏花映紅妾
心豈比青蓮蕊

採蓮復採蓮蓮有花兮根有節吳姬越女愁不來下

渚風波流素月

採蓮復採蓮手中心語鳴鶻絃可憐紅粧白日晚花
間翠露零江煙

佛郎機次陽明韻

佛郎機老臣為赤心許國白日照蜀嶺歸來空骨皮
東越山人舊知己尺書千里情不遺巨蟒思吞蹴天
紀黃霾頰洞誰敢披山人九族奮不顧赤手仗劍當
雲揮佛郎機遲爾來神交不遠應爾為

陳母歌 六首有引

陳母都氏儀部郎中良謨母也予讀其誌傳

見節孝義方皆非世所能及故撫其事而歌之

蛆可吞股可剗但知父母忘我軀血忱一點天地孤
凍餒不顧世寧無

夫出賈姑云逝慎終伯叔誰當事我替我珥即含禭
姑取箕箒哀相諄

祈代夫剗我臂夫命已迄誰能縋捐身欲從恨無地
南山敝筍嗟何刺

石匪堅漆匪固亡人不易心難露蔓草鷄鳴世莫娛
鴻鵠孤飛未不顧

子能賢夫不死式穀劬勞誨爾子古來賢聖稱隕祉
孔孟當年惟有特

井妨戶樹橫門塞井伐木人共喧隣汲隣陰莫我恩
舉火亡國將奚言

三五七言次桂洲韻

春湖晴水禽鳴扁舟入蒲稗縹緲白雲生相期相望
空爾思鷗夷散髮吾將成

遊女曲次桂洲韻

垂楊岸上控驂騮芳洲綠水蘭橈遊相望不覩隔波
流隔波流轉愁心江海淺情思深

五言律詩

與鄭繼之郡齋燕集次願太守華玉韻

時武宗皇帝

尚北符

風雪城門躡，翻思已十年。叨陪長康宴，况對子真賢。
寒氣侵袍帶，瑤光逼几筵。興餘憂思集，悵望朔方天。

吊章東鴈有引

向與王湛二公謀，居鴈山用主東鴈蹉跎十
年而東鴈下世矣。茲過其廬，二公之言猶在

壁間

十年卜居意，三日蕩陰樓。空留考槃賦，不待鹿麋遊。

風雨傷吾夢，溪山問某丘。遐心正蕭瑟，况值燕鴻秋。
方思道聞余與鄭繼之結亭紫霄作詩期隱次

韻招之二首

築居巖上頂，寒碧覆松枝。出入雲常共，行藏世莫知。
養丹非有藥，學易不因辭。惟愛蓬瀛子，迢迢寄玉芝。
江海清狂客，寄書何所為。掛冠須有待，出世合先期。
越絕煙花際，長安暮靄時。無言各搔首，會面豈應遲。

惠山

久聞茲地勝，躡屩入煙長。林密禪牀古，雲深精舍涼。
啜茗評泉味，看碑覓晦光。更疑遺勝迹，雲水鬱蒼蒼。

遊梅花水

省甚齋罷日，深谷得招邀。寒色留梅蕊，春光入柳條。
看雲依石沼，斲藥度溪橋。携手何時去，餘生共雪樵。

飛絮和孫評事

韶光容易盡，飛絮亦堪憐。飄蕩悲游子，冥奔感着鞭。
沽酒寧辭醉，沾泥豈解禪。故有風雲客，幽巖思獨牽。

留臺賞牡丹

栢臺春晝永，呼酒醉花王。應笑嫦娥素，寧論飛燕粧。
尤物終為累，神工倏自藏。因思洛陽事，幽感意何長。

再遊梅花水

梅水重尋日，翠微行復深。巖空藏道室，山靜絕塵心。
榻擁春雲暖，窓開旭日陰。因思向時侶，惆悵不成吟。

觀音閣眺望

飛閣橫雲壯，登臨忽自孤。江山萬里在，歲月半生徂。
倒壑松浮動，浴波鷗有無。豈堪清賞罷，猶自憶乘桴。

燕子磯送黃誠甫

虛臺來送客，悵望寄遙吟。巴蜀江山遠，乾坤歲月深。
颯颯秋風起，冥冥落日沉。誰憐吾道獨，慷慨欲沾襟。

輓高廉憲先生

憶昔為童子，鄉閭見老成。衣冠存雅望，門第詫光榮。

西蜀霜臺冷南曹貫索清白頭
瞻拜處拱木暮雲平

石龍集卷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第四

五言律詩

登焦山

漢士冥棲地，青丘駐海回。
水深猶翠霧，巖冷自蒼苔。
瘞鶴人何在，聽鷄客又來。
登臨當落日，千古一興哀。

新豐阻雪

積雪新豐暮，陰連萬壑微。
風林聞虎嘯，凍野見烏飢。
冰合舟仍滯，山遙客已稀。
南天虛悵望，菽水願猶違。

哭二泉先生

泉齋讀書處，一去即窮年。
八座榮何為，三牲養欲先。

經綸遂爾歛著述揔堪看海內懷者舊臨風一泫然
送吳縣丞達之

南國通家舊天涯送汝時慇懃百年誼迢迢七朝
思苑樹雲霞古庭槐日月邊豈得忘忠孝相者匪自
私

輓張宜人

婉婉清門胄辛勤學士妻如何歛晨鏡不復聽朝鷄
櫬逐梁雲暮魂歸楚月西那堪雙白髮垂涕倚門啼

壽南塘

大有山前郭南塘好隱淪雲霞違俗迹松桂得僊隣

甌熟青精飯壺收玉露春却看開壽域生色日方新

題張子書侍御具慶膺封冊

聖朝敷孝治仁澤正滂沱不有雙親健那知帝德
優鳳書增閔閱豸服炫林丘臣子情何極乾坤許
自酬

市峰席上

長夏翠微宴涼生玉雪亭俯臨三島小環鷗萬峰青
舞袖凌蒼昊歌聲落遠汀不知尊酒盡林外月華升
遊寒巖

長憶寒山隱今朝訪古登白雲仍抱石青壁半垂藤

洞闔人何在，天空龍欲騰。即看塵世遠，彷彿我來曾。

遊明巖

重巖擅幽勝，地靜白雲長。絕壁遺冠冕，青天珥珮璜。石關今始闢，丹壑每相望。不見寒山子，長歌落日蒼。

清風祠

空山貞女廟，天地見孤衷。血化瓊瑤在，魂凝冰雪中。誰云增索節，已自益台風。莫展溪毛意，悲生逝水東。

送甘泉少宰改官北曹

道誼平生意，蒼庸此日情。明良非偶，遇臯契豈徒生。歲月區中速，乾坤眼界明。臨歧無可語，黽勉奮愚衷。

貞

贈張惕菴都憲

臺省歸元老，江山認白頭。輿夫還荷錫，野服已無儔。桑梓原連署，松筠未輟游。從教北山賦，無復草堂羞。

次韻邊華泉聽雨二首

歲杪餘淫雨，空階徹夜鳴。草堂愁不寐，村舍憶多情。坐覺林霏曉，思看海日清。多少臨關意，驅馳未有程。堦堂冬塞向，寒雨夜相侵。不寐登樓者，臨風拂劍心。澤鴻哀意遠，簷鐸警愁深。寂寞江城水，淒淒感楚吟。

齋廬有感

肅肅高齋靜明明 上帝臨精裡非故事故戒有初心
東殿雲相接千門漏欲沉翻思陪從夕暗黯不成吟

三友軒

江山搖落後三卉秀相尋蔣詡欣開徑陶潛失苦心
月寒香益遠霜冷韻方深吏隱吾兼爾相看勗斷金
遊牛頭寺

金陵不盡興牛首復相尋細路盤丹壑孤楹綴碧岑
俯臨江漢小高憶帝居深回首風塵外鳴臯漫一吟
齋居次萬治齋中丞韻

三日清齋寂時疑祭戟臨賡詩今慰意論事昔知心
地苦分曹遠燈挑永夜沉無由蔣生願開徑寄微吟
和朱蕩南太守見寄韻

鴈蕩幽樓者白雲春興長萬峰尋逸跡六谷入僊鄉
接竹能分水燒田欲下秧回頭塵土日愁絕不堪望
送周玉巖亞卿進表二首

南國懽相送長衢列仗齊 鳳函催拜表 龍節動
歌驪三祝心先到千門望欲迷遙看雙履上聲共
紫雲低

聖主垂衣日華封祝願時萬年隆治化終古奠華夷

望闕心常近。臨風意獨遲。還誰徹桑土。拜舞獻丹墀。

次韻周貞菴九日登觀音閣

北郭崖陰寺。柴門靜不關。閣虛看月易。樹密度雲難。白憶淮壩浸。青知海岸山。何能遂遺世。漸遠舊鷓班。別壻高洵有引。

予女妻洵八年而天。諸孤纍纍。予甚傷之。故呼洵來為續金陵蕭氏女。將使撫之於其去。實有不能為情者。詩以送之。洵其念哉。

為續新絃好。偏傷舊愛情。青燈憐故館。黃口念諸甥。誰託長歌慄。還悲醉舞醒。臨歧難送爾。落日大江清。

送司馬太守之懷慶

中州新五馬。南國舊乘駟。慷慨嚴星駕。勞歌念澤鴻。循良追漢史。揖讓起堯風。白首秋江別。悠悠思不窮。送宋元錫守潞安。

秋曹新出牧。潞水乍開疆。清譽房謨重。賢聲卓茂長。黃金懷駿骨。烽堠靜牙璋。勞來須吾子。中興翊聖皇。

祈雪得應次蒲汀韻

禱雪星壇暮。同雲起大荒。朦朧蔽日御。飄灑亂鴻行。

靜激空林響，高迷嶺樹蒼。固知豐歲兆，先已慰農望。
贈陳文治東歸

世態今非古，憐君志獨貞。風雲雙短鬢，天地一浮萍。
杖策時猶左，登高賦已成。遲回江海上，春日散表明。

贈顧新山司徒考績

考績吾方返，看君績最行。尸素慚何補，公勤合有聲。
日月光雲宇，雙龍集鳳城。應知賢不隱，四海荷周楨。

贈周貞菴尚書考績

治道占清世，論才得老臣。雍容稱德業，赫奕見精神。
鳧去秋天遠，旌搖列宿勻。寸心何以贈，翹首仰中宸。

贈何石湖尚書考績

德望三朝重，功名此日新。四方占簡擢，百辟仰恭言。
揮霍看時彥，清貞見古人。莫懷疏老計，應復念生民。
贈萬治齋都憲考績

盛世勞明主，人才卜治平。雙龍看接武，日月仰高
明。國論今何是，皇風擬即行。樓遲江海暮，心折共
孤征。

送楊宏都督致仕

牢落風塵倦，翻思韋曲深。戰袍從此掛，雲壑獨相尋。
日月今應永，松篁不改陰。誰知人世內，別自有僊岑。

送潘石泉少宰考績

考績頻相送，偏憐劍佩明。
孤懷誰耿耿，白髮易盈盈。
日月中天照，江湖萬古情。
帝庭須簡在，應不負蒼生。

次紫巖道院習儀韻

環珮追陪處，玄都記隔年。
陞分疑鳳闕，茗飲得山泉。
翠竹藏僊塢，祥煙媚遠天。
拜趨朝日出，擬祝華封全。

和嚴介溪尚書齋夜四首

齋居宵色靜，月午漏聲齊。
院冷梅香細，風迴竹影低。

擁衾霜欲下，推戶鵲驚棲。
翻憶巖扃夜，松陰倚杖藜。
昔侍春郊祀，分壇候具衣。
僊風鳴佩玉，辟月轉牙旂。
靈貺瞻神馭，祥光動帝畿。
飄飄翠華返，鳧從馬如飛。

夢想南郊夜，氤氳瑞薰千門懷。
祗畏百辟屏腥羶，侍從憐方朔。
風流薄子雲，明朝慶成罷。
次第頌明君。

長至將臨日，齋心對夜堂。
華篇時引興，銀燭暈生光。
樗散妨賢路，駑駘愧驥行。
惟應返初服，耕植趁春陽。
次韻介溪東園燈燕

上日秦淮曲，筵開無忌家。方物羅諸品，名燈闔百花。
嘉會嬉春事，流光感歲華。追隨憐舊侶，瀛島路非賒。
五言排律

孟瀆雪夜飲揮功甫憲副宅語舊

海上輟耕客，天涯歲暮時。慇懃酬宿話，邂逅對深卮。
雪映江雲黑，燈搖風樹悲。百年雙鬢短，萬里一舟遲。
濟世慚無補，吹竽愧莫宜。德難明主報，恩重簡書知。
路迫多塵夢，山深足標枝。鳳鸞非偶出，猿鶴每遐思。
華頂堪幽遜，吾將行自遺。

次張濟甫胡汝懋登明遠樓觀校士四十韻

皇曆十四祀，中興道克昌。垂衣每午夜，側席擬升陽。
殄行虞驚衆，講張恐亂常。鑄金先在範，簸粟慎登場。
即欲無方立，思惟側陋揚。院開麟鳳網，舍列鷺鴒行。
令肅群心靜，街空萬炬光。掄才應識俊，選德欲知良。
鷹隼羞歸臂，驂騑喜服袞。卿雲曾有色，神劍早舒芒。
欲吐傳岩說，馬携李賀囊。濟險須資楫，儀庭必見凰。
美治期成理，臨淵匪望洋。沿流歸孔孟，擇術鄙荀楊。
徂徠元有棟，豫郡豈無樟。登高慨徃日，馳望轉冥茫。
氣數將何極，人情浩莫量。非無周禮樂，不覩古明堂。
獄繁滋鼠雀，德鮮見珪璋。盜賊猶畿甸，愁心徹萬方。

田夫傷杼軸，兵力困龍驤。巧言多諛訛，頽俗日荒唐。
殘薄原師鞅，滛哇濫及商。欲言惟黯黯，仰首嘆蒼蒼。
何幸唐虞日，今回仁壽鄉。瑞煙高閣上，麗日古城傍。
花萼間池館，農桑達甸疆。食飲伊誰力，歌謠莫我皇。
緝熙心未滿，濬哲道方彰。即此垂千載，由之粹百祥。
民物惠何足，乾坤樂未央。已看今作古，無復羨垂裳。
浩嘆猶當寧，長吁恐自荒。寤寐懷殷監，憂勤賴弼匡。
誰先渭叟至，莫學楚人狂。敬慎惟賢士，觀瞻有舊章。
寸心知矩度，先哲在羹牆。貞德能身潤，榮華祗外煌。
衣冠方遇世，汗簡任流芳。作賦慚吾老，臨風意

獨長

次王侍御登明遠樓二十六韻

春意登樓見，欣逢赤縣中。四郊花氣滿，萬戶瑞煙籠。
鄠杜晨光麗，昆明晚色空。雲中猶過鴈，簷下漸飛蟲。
濟濟群英集，彬彬列舍同。精誠期貫日，俠氣欲吞虹。
鳩鵲瀛洲畔，甘泉御水東。鳳翔看接謝，龍附起淹馮。
飛鳥懷承帝，吹竽厭逐童。稽古非追蠡，思明有舜瞳。
論道多先哲，匡時必世雄。文光千丈現，淑氣萬方通。
鯨鼓神山浪，鷲翻渤海風。同明資日月，一德贊帡幪。
刑辟期時措，平章徹夏戎。此情真懇悃，何事問

鴻濛淚盡長沙傳神揚商嶺翁失意人嗤鷄遭時孰
美龍共爾歌鳴鹿伊誰賦遠鴻夙興常閭闔夜夢每
崆峒客舍柳條綠鄉園桃李紅二奇非隱約萬嶽正
爭從抱病慚通籍投簪乃素衷嶺松青萬挺隴稻熟
千稷豈不尋三島吾行訪八公殷勤謝柱史詩贈意
何窮

石龍集卷第四終

石龍集卷第五

七言律詩

方石先生祖母趙氏 旌門用杜韻志喜奉和

二首

一丘埋玉歲云遙，貞性何之定不消。
清比淵珠沉月魄，艱思巢鳥護風條。
傳家有鳳光千古，甲第為龍起四朝。
誰道賢豪無世類，洽陽初意注層霄。

孝情直達九重遙，李密衷情孰可消。
天道好還今始定，憲章無舊已成條。
清風不泯期終古，盛事欣逢是聖朝。
更念泉臺多志節，却憐溝壑遠丹霄。

幽居

江上樓居春水深。舊梁飛燕忽相尋。乾坤浩蕩凭欄處。歲月遲回看劍心。雨泡石花生壞壁。風飄雲葉散寒林。草深門巷客來少。搔首滄溟一悵吟。

遊香山次陽明韻

帝畿何處散幽情。林谷高深逸興生。不問金閨還有籍。豈圖空界尚論名。臺前春色湖天遠。閣上煙華象緯平。百壁亦能隨處靜。花飛松徑不聞聲。

送表都事改官南都將以便養

木落霜飛客路寒。江湖舟楫渺翩翩。我緣多病歸方

切。子為雙親去即先。道在不妨形跡異。官同猶愛姓名聯。明年白下逢今夕。莫指天台別有天。

哭方石先生次涯翁韻二首

蚤向山中得自依。一朝如夢忽相違。儀刑惟覩方巖在。家法寧非見一歸。宋台人歸。賔躄見者未。蓬鬢蕭疎愁易改。塵纓牢落孰能揮。北門昨夜殷憂集。箕尾遙瞻倍有輝。

大夢山前步獨遲。姓在歸來揮涕了殘書。山林道在吾何慮。湖海年來氣已除。玉陛而今無曳履。山堂有地尚懸車。秋深正切西洲恨。暮雨酸風漫自嘘。

夜登嵩巖覓湛秋江遺跡

捫葛黃昏上翠微，天風松影正交飛。石壇坐處聞秋葉，鳥徑行時見古霏。墮海坭牛今幾歲，埋雲法骨未傳衣。祇應巖下同禪虎，客至還來不用揮。

暮春

問訊春光幾日歸，芳菲漸覺雨中稀。新鶯翅短依巢立，高柳花殘出院飛。碧草已迷行客徑，白雲長抱釣魚磯。孤愁抱病江村晚，坐對西窗玩落暉。

次韻哭涯翁

千秋勳烈故依依，心跡誰知不是違。末命息深應獨

報，鼎湖龍在尚同歸。潁川出吊非吾辱，漢禍憂深可自揮。他日論公人事定，湘江春草有餘輝。

紫霄述懷

石磴盤空開翠壁，草堂藏樹入丹丘。望迷莽蒼千峰寂，坐聽松風小院幽。豈必青城尋舊隱，即同蔣逕候新秋。溪田雖瘠猶堪種，荷耒携鋤我自休。

北山漫興

清江日抱紫崖長，野色無邊入草堂。瀑影晴分松葉碧，山光靜接竹陰涼。獨棲丘壑吾將老，冷笑乾坤物自忙。謾以行藏論魯叟，躬耕亦復有南陽。

北山

秋風山上昨相尋，山館淒淒竹樹陰。
鴻雁聲回江渚晚，梧桐葉落井闌深。
倚槐不作王侯夢，抱膝猶為梁甫吟。
細數古來真隱者，原無名姓列朝簪。

和顧華玉遊雲峰

精藍絕頂敞幽扉，我亦曾來借衲衣。
山色未應隨客換，雨花猶憶傍人飛。
芳樽石上憐春去，皂蓋雲中趁落暉。
見說相携多逸興，寒泉枯木共天機。

次華玉九日登巾峰

憶隨輿馬上，嶽巘望極長。
雲酒一卮秋盡落，蓬壺通瑞

氣夜闌，織女見機絲，謾憐魏闕雙鳧遠，且愛南洲

一榻垂。此日山中惟抱病，強吟搔首倍幽思。

秋日與城中諸友飲裘指揮山亭

幽亭正與千峰會，錦席秋開碧宇寒。
坐挽白雲江海靜，望迷紅日竹梧殘。
條條露氣悲歌管，黯黯煙光迴石欄。
我亦山公君識否，呼醪從爾罄交歡。

鴈蕩贈鄭繼之應元忠

五年不踏鴈山煙，此日登臨飛鳥邊。
洞府何年藏石髓，天池一夜長青蓮。
誅茅準擬開三徑，拄杖寧須掛百錢。
去去未緣山水癖，與君同種紫芝田。

羅太守邀登雲峰

千巖萬壑遠相求，拄杖憑虛興轉幽。日照海門波浪靜，風迴天柱草花浮。三生解憶山僧話，五馬還陪野客遊。更喜高軒消暇日，杯盤狼籍暮雲秋。

吳山紫陽菴

層城亦自有蓬壺，紫氣東來定有無。山靜豈知朝市變，僊成何處髑髏枯。玉扉雲裡通三界，紫閣林間見五湖。花落洞門人不到，天空笙鶴下相呼。

除夜瓜埠舟中

一棹悠悠長傍人，天涯是處足相親。帆檣燈火看廻

浦，門巷笙歌聽及晨。短髮豈堪增旅思，緼袍那事與時新。十年舊跡俱休問，明日今皇第二春。

雪後登金山

橫江紫黛隱澄漪，正是龍宮雪霽時。虛閣捲雲天上見，孤帆掣海月中遲。坐忘擊磬紆清聽，望入乘槎快遠思。去去風塵消宿業，釣竿暫寄莫相疑。

次韻林見素留別

脫却朝衣著舊簑，壺公還軫興如何。山前桂影月初散，石上松陰晚更多。出處有情俱國計，息遊無事祇天和。雨霖在處人能識，未負逃名老舊窩。

哭朱白浦侍御

淮浦孤舟旅襯回，豈禁清泪客心灰。生惟濟世今何在，死不忘君正可哀。三逕雲中應有待，六峰湖上可誰來。當年與語無窮事，一度追思心一摧。

雲龍山次韻

楚尾東來黃草岡，風煙終日笑人忙。解隹驂事去隨流水，掛劍臺遺空夕陽。草木兵前猶慘澹，川原水落正荒涼。雄圖豪思俱何在，低首留侯酹一觴。

留城

落日留城問故墟，黃蒿碧柳憶封初。忠韓佐漢應餘

事，避世匡時兩不居。龍去滄溟風浩渺，鳳搏霄漢影虛徐。赤松山下遨遊處，我欲相尋老荷鋤。

九日宿遷憶諸昆弟

年年對菊山窻下，今日孤舟泗水濱。不見漢城青入

眼

漢城乃紫霄別名

，可堪淮浦碧連雲。日斜遠市收蒼鬼，風

冷長天隕白松。獨折茱萸誰共插，村沽寥落淚繽紛。夜訪吳維新興善寺，不值明日以詩來約次韻

答之

憶在東林共月明，特尋幽徑繞山城。松門未掃重來跡，木榻猶懸萬古清。杜老真憐良夜興，德公豈必避

人行歸來轉愛山齋靜坐照踈燈到五更

得歸

萬里扁舟抱病歸海門東望區霏微鳳城回首違雲
樹霞嶠行將採蕨薇出處何心聊自適功名似戲本
來非乾坤歲月今方得擊壤歌休惜和稀

應 詔恭和 聖製敬一亭詩

御水橋邊白玉堂共瞻琬琰煥綱常千年禮樂由今
定萬國衣冠自允臧 日月有明應畢照 乾坤誠
大欲鋪張小臣願獻王褒頌稽首無言感 景光

和張少保敬一亭韻

濬括昭回雲漢章即傳精一繼陶唐特宏麟閣隆斯
道共喜人寰識典常漢殿不須名太極洛都應合肇
明堂千秋瀛島奎光煇濟濟明謨翊 聖玉

至日舟經沛中

孤舟至日仍為客楚澤風煙感歲華悵望九霄憐往
日卧聽雙櫓憶還家塵沙未惜霜毛短梅柳誰吹玉
笛斜徒有芳尊難獨醉漢臺遙對一長嗟

次紫巖太宰送令弟舜弼考績

江上相逢始隔年又看奏績去朝天即應作賦承
明殿還識儲材闋苑僊海內詩名非讓島龍門史學

最稱遷送君轉切憂時念悵望雲鴻幾廢眠

和陳魯南得報轉官山東大叅

紫泥昨日下 天門應喜元龍再荷 恩萬里秋陰
開日月百年蓬迹半乾坤許身稷契憐初志搔首風
雲憶駿奔海內瘡痍齊曾甚知君此意更何言

齋居次劉紫巖太宰韻

春城宮柳未成絲簇仗 南郊引 駕時虎豹不驚
開九域龍蛇旋擾列方旗已聞祈雪精誠格未信占
年赤子饑欲識太平今有象 憂勤宵旰足先知

次周貞菴萬治齋齋居韻

明裡有事非今夕敬戒遙瞻肅兩都 前席幾時誠
可格 鈞天或入夢寧無朝盤有肉思分朔夜炬留
光憶照蘇明日柴燔歸 享醴九衢瑞色遍桃符

次林小泉司馬齋居感舊韻

憶在賢關識面年青春聽詠鹿鳴篇今看齒髮堪成
慨回首星霜若共憐南國清齋丹極遠北亭舊事
紫雲邊終霄不寐傳佳句儀省戎曹幸自連

金陵觀漲有感

坐看鳳城霖雨過憶迴江麓晚風涼橫塘放鴨逢新
水野渡歸牛帶夕陽蹤跡百年蓬髮改乾坤萬里白

雲長扁舟眼底堪乘興何日投簪與世忘

觀漲和王浚川尚書韻

海上雲升水氣濃行空雨色過晴峰冥冥碧漲疑潛
蜃颯颯颯風欲起龍山遠謾憐歸未得滿盈故喜客
稀逢悠悠白髮新生遍憂潦如何亦老農

哭鹿門鄭廷尉

頻年揮涕不關秋零落那堪每舊游是處風煙悲往
事眼中勲業幾荒丘祗圖遠謫今還會不謂重逢遽
爾休天意冥茫竟何在白頭淒斷楚江樓

虛明館中秋雅集

小亭初構值中秋空翠蕭蕭夜景幽松下月明清賞
洽水邊涼入洞簫愁倚欄正見銀河轉倒浸還憐玉
宇浮俯仰乾坤幾今夕當年勝事已悠悠

和紫巖太宰東麓閣韻

秋老遙空木葉飛望窮山閣鴈猶稀六朝形勝惟雲
樹千古江山幾釣磯吹斷玉簫塵夢醒搔餘白髮宦
情微相携應惜流光晚落日深尊未擬歸

九日觀音閣用喬白巖韻

江水東流煙霧深江干飛閣直千尋登高共有凌雲
思哀郢那為繞澤吟但愛良辰成勝會不妨塵世少

知音江天月色秋宵好還擬重陪謝客臨

燕子磯次紫巖韻

孤嶼遊觀幾度來清秋此日又登臺蕭蕭落木驚行
旅湛湛寒江對舉杯黃鶴勝懷佳韻句甘泉賦憶子
雲才莫憐白鴈霜前遠却愛孤雲日暮開

次韻周貞菴九日登觀音閣

秋深風日喜新晴回首高天歲欲成水夜魚龍潛壑
靜霜清鴈鷺切雲行同來吊古憑山閣還擬登高望
五城飲罷江干不歸去暮雲搔首慨平生

石龍集卷第五終

石龍集卷第六

七言律詩

至日齋罷有感 二首

至日南曹齋罷時 翠華天上憶歸遲
萬方拜表稱周禮 一代弘文識漢儀
誠格天人元聖敬 數陳祝史豈臣私
詞臣自有河東賦 芹曝何緣獻玉墀

至日年年稱 履慶今年至日散齋同
聖朝祀典看三定 鈞樂雲門想六終
大地新陽隨旆轉 恭壇精意與天通
欲知霄旰儀刑處 只在高皇陟降

中

賀魏國大夫人壽

五陵朝日玳筵明，金母青鸞兩玉笙。莫羨夷門多貴客，亦知蓬苑即高臺。紫莖正挹金芝秀，名酒初分瑤水清。幾曲遊僊歌未足，瑞雲堂上繞飛觥。

次韻蒲汀少宰至日

郊齋二首

歲晏南郊柴望期，齋廬寂寞一陽時。清朝祀典非綿蕞，太古儀章慨伯夷。畫省風煙惟素食，衰年勲業有霜髭。回頭石室雲山遠，坐憶流霞冷沁脾。高齋坐見日初長，翠竹蒼松又夕陽。冲默可誰瞻。

上帝蹉跎何以答

明皇亦知煉石能，扶極豈謂縑

絲莫補裳，獨仰青霄星斗際。紅光一縷現嘉祥。

寄題舅氏梅坡新居

卜築新開千樹林，梅花坡上稱幽吟。千峰羅列茅堂靜，二水縈迴竹逕深。谷暖呼兒耕隴上，地偏有客訪山陰。回頭却憶圍爐日，炙雉傾盃夜雪沉。

和周貞菴尚書七十歲朝自壽

白髮乾坤誰獨老，清朝宿德眼中稀。亦知廊廟當求舊，謾向江湖念拂衣。歲月人間雖已換，風雲天上未應非。壯圖回首蒼生在，共矚弧光耿曙輝。

金臺鄭莊與王定齋魏師說諸友雅集

今夕何夕薰風起驅馬遠尋韋曲深正喜盃簪來海
內即看傾盃動雲林清溪碧石斜陽外幽閣踈簾高
柳陰已見斯文今日盛舞雩歸詠有餘音

送林方齋司成改北雍

長安憶昔歡傾盃南國于今感竝遊講幄舊資
明主聖師模誰向古人求燕山去汝仍丹闕江水
慚予漸白頭霄漢分飛各努力丈夫名實繫千秋

登東麓閣

乘興登臨東麓閣雲山鳳闕欲冬深啼鳥落葉寒輝

見翠嶺朱樓曙霧沉四美喜兼尊俎具五漿猶共羽
衣尋百年勝會知難數醉倚松陰爛謾吟

次浚川飲東麓閣韻

冶城東面草堂開金屋蒼崖次第回月檻星橋驚
乍見霓旌鳳吹恍猶來東溟忽憶求僊棹高閣誰疑
接露臺可是千秋猶感慨江湖地遠醉霞杯

次紫岩東麓亭韻

朱樓紫閣對嵯峨閬苑僊城勝事多霞氣每從瀛島
至泉聲應向日邊過故宮花草將誰賞百丈丹崖尚
未磨幸逐高軒恣游衍醉來堪慨亦堪歌

次紫巖齋居韻

上苑緋桃欲破唇。南宮齋館已知春。輝輝竹日常含
霧。莽莽庭莎謾疊茵。抱病乾坤憂思集。棲遲江海鬢
毛新。中宵夢入丹丘遠。搔首風雲擬乞身。

輓秦思曾

有才無命堪悲爾。白首而翁更自哀。汗血青雲俱是
夢。綵衣白下豈重來。猶聞謝砌蘭芽茁。謾惜邢生玉
樹摧。脩短古今誰復定。彭殤齊物莫輕猜。

紫岩邀泛舟城西次介谿韻

千門萬戶舊神州。碧水清山此蕩舟。宿雨初晴江樹

曉輕陰忽散。嶺煙收。吹簫正憶緱山侶。採蕨翻思委
羽丘。不有高情金馬客。相携那得罄清游。

東麓亭次筠溪韻

作客江東歲復陽。登臺風物豈淒涼。陰崖叢竹捎煙
碧。旭日平林帶霧黃。桂闕仰瞻浮靄杳。蓬瀛還挹翠
濤長。衰遲未惜流光暮。楚澤悲吟對羽觴。

送秦鳳山司徒北上

司空簡命今尤重。昨見丹書下九天。率土正
思弘濟業。中朝方仰老成賢。乾坤倏忽迴青駕。
江海孤愁已白顛。心送天涯惟一寸。五雲鳳闕看

周旋

送萬治齋謫官

去國孤臣一棹遲君門萬里繫遐思欲言豈盡經綸
事感激難忘天地私歸路春山應自好尊前白髮未
須悲行看 詔返長沙傳霖雨鹽梅定有時

次介谿歲暮書事

白門歲盡卜嘉平簫鼓沿門報臘聲宦海風光憐素
髮野人情事憶春耕淒涼客舍元依柳寥落瓜田或
傍城回首青山更何事預期春日况塵纓

次介谿除夕

旅館張燈對石城十年南北客神京可憐衰鬢時能
改誰惜平生百未成瞻 闕每懷鷄欲唱書雲應候
日方明淒然坐覺椒盤冷海上庭闈更繫情

次介谿元日留飲韻

南國趨蹌拂曙寒僊曹燕集近雲端觴傳柏酒比隣
洽拜引春風禮數寬堦下雪消芳可擷門前水漲綠
初看平生感極難忘處竊祿依依未掛冠

次紫巖元宵謁功臣廟韻

昭代每論勛業盛雲龍際會有諸賢 謀謨萬古
皇圖壯閔輔千秋地軸堅座擁雲山來勝槩廟開江

漢靜風煙壯懷尚覺英標在獨瀉椒漿酌遠天

次紫巖登真武廟韻

中天翠巘到非遲落日雲梯步欲危萬井煙花春澹蕩九衢燈火夜參差臨風豈少登高賦覽勝猶吟吊古詩况值良宵是佳節更誰携酒未歸時

次紫巖東園燈燕韻

江柳東風歲色新名園簫鼓集佳辰映堦殘雪猶含凍擁樹浮煙已自春漢祀遺風今尚在夷門勝事跡非塵醉歸燈火交衢亂車馬仍聞喧市人

送胡九峰太常考績

白下重來復共君山堂水閣幾斜曛低徊簪紱心常遠慷慨乾坤意獨勤清白人誇楊伯起風流誰薄鮑叅軍行看奏績雙鳧去霞珮飄飄動五雲

贈秦懋南守吉安

五年南國周旋日千里名邦出守辰銅虎符隨春氣至金章光映翠袍新要知禮讓斯民本須念茅茨是日貧不朽勛名今發軔乾坤膏澤此通津

賀王浚川考績

自公分陝渡江年載路風謠白下傳憂國平生思捧日策勛準擬上凌煙河山不假金湯固中外無虞

保障全吉甫萬邦真作憲 中興何啻美周宣

送黃筠溪北上

海上相逢今幾歲秣陵邂逅復三年瞻塗已覺紅雲
近瑞世爭看彩鳳先此日 朝廷須直道古來 宗
社永仁賢更知 國計能斟酌猶望乾坤一斡旋

和紫岩太宰自壽韻

瀛洲僊客逢初度鈴閣梅花獻早春喜共東風開玉
醴常依北斗企清塵江南豈是真間地海內同看入
秉鈞况復太平今有象萬年勛業頌吾人

壽顧東田七十

淮海維揚扣隱淪白雲溪上有垂綸清風天地從高
蹈此日江湖憶古人燒藥爐分丹竈火游僊歌未石
堂春林深時枉司徒駕共摘瓊花薦壽樽

壽易和齋七十

塵寰誰復慕商顏江郭幽居對遠山萬里乾坤雙鬢
短百年湖海一身閒庭蘭砌玉看爭長石桂岩松得
自攀悵望數峰雲霧裏放歌時聽采芝還

送王浚川都憲

共喜 朝廷特用賢狂歌起舞醉花前不辭江海霜
毛改已覺乾坤氣化旋霖雨自隨龍奮躍簫韶爭覩

鳳躡躡從今天下應無事萬里層霄白日懸

奉命往金山公幹次林小泉司空韻

渺渺平湖入遠林雲堂風閣不知深圍爐方愜平生
話闔戶尤便避世心雨灑青崖朝復急煙籠寒樹日
猶沉詩成吟咏時相慰千古真同一曠襟

次桂洲少保代祀先農韻

青郊藹藹入遙林燈火熒煌夜向陰共戴春皇嚴祀
事喜沾時雨愜農心占雲史識豐年兆奏樂神歆拊
石音明日皇情知悅豫定應四海足甘霖

和王浚川司馬贈使雲中韻有引

嘉靖甲午八月歸自雲中入居庸關詩寄

浚川蒙復書附以贈詩曰承佳作教及雄
壯激發卓有入塞之風比來得見大疏知禽
獲累次逆卒使朝廷紀綱不至閭蝕矣但
不知尚有一二大者當何以處之此猶

朝野之所望者也何如何如啓行時曾有一
作奉送漫附上定亂天書下赤墀使君風

節古人誰式昭九伐裴丞相不易三公柳士
師河外胡奴避烽火雲中父老望旌旗籌邊
報國君能事早建英謨與世知遂用韻以

酬之

奉命雲中自玉墀此身不有死生誰虎賁豈假
三千士雲鳥深嗟百萬師野曠陰風號怨鬼天高白
日閃歸旗憐君贈我西征曲敢說勳名世共知

贈方西樵閣老致仕次霍渭涯少宰韻

天台憶昔竝樵雲遯跡長安秋共分笑我邊庭尚馳
險羨公黃閣又離群極知憂樂皆天意豈翫行藏與
世奔當寧正煩明主念還留尺陛對爐薰

校士登明遠樓

文院門深春晝永群英試罷一登樓七陵佳氣牕

中見九旬風光眼界收鶴鶴聲高天宇迥雲龍影挾
日華流欲知濟世須人傑惟恐劉蕡策未投

和桂洲入閣見寄詩次費鍾石韻

忽聞天上登明宰遙見祥光燭上台可是乾坤當泰
運故應人世有真才金甌覆卜名誰竝玉劄傳宣
日幾迴世道唐虞今復盛即看麟鳳為公來

吊符邵陽墓次葉敬之韻

江上新墳宿草青拜遲斜日帶春星極憐君去無知
已詎意兒賢又執經振鐸十年淹楚水蓋棺旬月在
門庭山陽笛淚吾先隕况讀平生有道銘

贈王仲肅鄭邦瑞歸越有引

陽明甘泉二先生曩在京國期予同隱天台
予得告先歸結亭紫霄遲之已而竟不果來
予復出歷官且二紀茲以憂歸釋吉而仲肅
偕邦瑞來顧因追陽明先生同遊西山借宿
僧房月樹映室終宵不寐如昨日事而先生
下世又十年矣惟手書詩軸尚懸在壁俛仰
今昔為之慨然遂賦此以贈二子歸云

京國昔同懷玉室故園今夜草堂開黃花白髮悲相
對令子深尊喜共陪亭冷紫霄人不到詩留金薤夢

還來因之重憶當時事月樹雲房正可哀

七言排律

和華泉尚書 郊齋韻

九重恭默卜朝元柴望蕭脂總未燔禴 祖孟春非
後事敬 天獻歲乃先源樂沿不謂三皇盛禮定何
憂 聖主煩 晨駕雍容春色滿 夜齋森寂瑞光
翻祥莫定見生 堯砌白雉無勞至遠番 誠格天
人元自感祀周海嶽不聞喧歡傳正憶同夷夏拜舞
遙瞻列鳳鴛 恩賚敢忘陪殿食鞠躬曾記執 神
膳司儀豈必殊南國修敬應知合禮園齋罷虛堂仍

肅肅白頭無語仰星垣

五言絕句

見方石先生

平生慕遠遊，夜夢周八極。靈氛穆無言，惟問謝安石。

盤嶺

盤嶺秋煙外，亂峯霄漢間。遙知湖水曲，留我釣魚船。

委羽贈少谷二首

方掃青山石，已蹈殘陽影。悠悠良夜心，寒月薄西嶺。
我愛山水居，君尋山水來。相對欲無言，洞口流光頽。

壽巖夜坐

燈殘巖下影，孤夢不成眠。颯颯霜風起，猿啼萬壑煙。

水晶菴壁間見先君舊題

孤兒悲素髮江壁看題詩天地增深恨江流轉舊思
題便面

幽林抱流水茅屋帶煙蘿問函山中事年來種杏多
有感三首

美人雲錦服燦爛動光華遊子天涯遠頽齡只自嗟
城頭朝日朗烏尾孰雌雄感慨乾坤內棲遲得自容
楚客忠云過千秋事可哀抱孤同醉旅履虎暮山來
次王浚川咏單飛鶴韻

萬里天池遠孤飛憶共征豈無鵬鷲侶千載負衷情

江南曲次桂洲韻二首

郎住大江畔妾住古井頭江波日夜逝井泉終不流
遊女蕩輕舟朱顏照綠水朱顏雖可見誰知妾心裏
春江行次桂洲韻

春江日已暮忽忽聞漁歌舟行不可挽招悵意何如
登樓曲次桂洲韻

高樓獨縱目萬里達神州慷慨平生意煙霞空舊
丘

種花南宮二首

春融土初破種花不種棘種棘鈎人衣種花清人目

莫種艷陽花且種秋風菊艷陽花易衰秋菊晚芳馥

槐石

石倚槐根古槐垂石上陰可誰消浴慮於此共間心





石龍集卷第七

七言絕句

香山夜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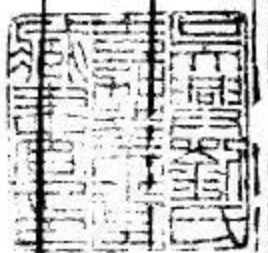
故山風物舊關情異境登臨感慨生
萬竹暝煙如夢裏千巖月色共松聲

望湖亭

誰於絕壁綴孤亭曲磴深林入窅冥
漠漠湖田春滿眼水雲飛上葛衣青

次韻送方吏部叔賢養病歸南海四首

石門松路白雲依遙隔煙雲入望微
我有丹丘風露



吟輸君不及早秋歸

馬蹄日日逐塵浮誰識尋山為道謀
屈指海南方吏部天台能共葺茅不

乾坤秋意正惺惺誰復人聞最有情
解記北園新月

夜三人來共草堂靈馭

賢常携酒邀明於此同坐

西樵曾亦住何人此去山猿詫好隣
莫道入雲真太古雲中路在亦通津

讀方石先生書有感二首有引

已巳冬縮以書達先生告别先生復書云夫
事君匡時莫大於學真儒雖千言萬語不過

如此而已然忠孝廉節亦皆其中事舍此無
餘事矣惟神明扶祐以見於行則天下之福
也夜分書到燒燈起床讀之恨不能面語夢
寐中頗有說話今忘之矣留待他時得見與
否尚能盡之不料踰年之夏於京邸聞先生
訃今先生墓木拱矣縮亦抱病山居偶檢故
篋得見此紙為之泫然

數字真堪見赤心幽明莫語只悲吟還思
先帝蒲輪日但恨浮雲咫尺陰

憶昔魚槭捧誦時此心應有鬼神知于今抱病空山

暮愁對寒雲血淚滋

宿靈鷲院

披雲來酌峰頭院因借禪堂一榻眠
窓靜時時山雨過擁衾不寐聽松泉

紫霄懷陽明甘泉二首

我菴新搆紫霄間萬壑松煙翠自環
却憶曾盟騎鶴侶兩京寥落幾時還

草菴初與兩亭完二妙高名落此山
惟我蒲團終日望天涯人遠掩松關

吾廬

寒山過雨青猶潤野樹經霜葉已疎
日暮誰歌紫芝曲白雲深處是吾廬

雨宿半壑菴三首

飛雨連朝不出山寒泉松下夜潺潺
溪可誰携酒尋幽伴正是山人盡日閒

千巖煙霧迷松檜盡日風泉遶竹房
誦罷南華無一事豈知身世即羲皇

終宵雨打白扉響曉起千山萬壑流
記得去年二月晦夜燒生葉卧峰頭

靈巖石室宋杜丞相範曾此讀書

天開石室如虛閣丞相曾聞此下幃歲久煙霞迷薜荔寒江一道送斜暉

過林典卿山居二首

林蹊幽處客來初細草青泥步欲扶誰啓雲菴饒我睡一牕風雨落花踈

嶺樹重重浮翠靄清溪一道湛雲光道人擊磬無機事欲省當年事已忘

陪顧華玉遊巾峰二首

江上兩峰凝爽氣雲岑四面照開尊文章太守初臨日山客追陪杖屨昏

峰頭古閣迥還幽峰下澄江靜不流欲覓竹房看月露水風浪浪葛衣秋

寄鄭繼之

客去西湖幾日還林哀壑思慄生顏嘗期埋骨要離竝豈謂耕樵不共山

夜坐贈王南渠給事二首

門前日色落古柏燈火夜堂杯酒頻莫問諫書前日事已驚華髮兩州新

天上歸來白馬郎紫芝高唱冠山陽未愁短髮浮雲遠梅樹松枝思不荒

靈峰洞

異境喜隨秋氣入叢巒斜帶夕陽明客來不識劉郎
洞遙聽雲間玉佩聲

靈巖

天柱峰前鳴雨過朝來秋色不勝涼巔崖轉訝霞裾
動飛瀑徐看珠箔長

龍秋

宕頂秋深鴈不來白龍時下古潭哀僊人戲弄風雷
手吹動乾坤幾劫灰

石門道中答繼之蘋花之作

透迤澗道白蘋生樹影山光秋欲晴猶惜相尋湖海
意兩鷗相對碧苔明

和應南洲鴈蕩出山見贈韻二首

青城鶴嶺是吾山天柱靈秋豈世間欲與諸君御風
去無煩採藥制頽顏

落日青山動客心秋光無賴一長吟豈緣宋玉偏蕭
瑟零露驚風滿上林

登華頂

昔年曾讀中峰語今日來尋華頂行俯視雲煙空界
裏丹霞映壑日冥冥

觀石梁

天台四萬八千丈足躡飛霞五百年秋日天風散冥
靄銀河照眼石橋懸

天台山贈應鄭二子

二子生平湖海客風雲歲晚共徘徊紫閣丹臺正待
爾樵歌莫作劍歌哀

同守中世瑞元忠繼之乘月泛鏡湖憶陽明二
三日秦望宿雨霽百里鏡湖秋月明此夜蕩舟同四
子江山重見古人情

雲山不改當年見風月偏牽別恨長更爾懷人不能

寐虔南應入夢翱翔

天台道中誦少谷懶椿詩因憶之

蒼松秋雨去年路一樹懶椿相對青忽漫詩成回首
處閩山萬疊海冥冥

永康方巖

山中不見金光草巖下來聽彩鳳鳴一抹斜陽煙靄
亂何人得了世間情

方巖對老僧

我緣未了頭方白爾亦何緣白盡頭長笑孤岑最高
處紫雲何地更油油

題末康程氏池亭

曾憑絕壑俯幽亭落日煙花一鏡明坐共小牕梨葉
晚高雲涼雨不勝情

謁杜清獻公墓有引

公墓在邑西黃杜嶺之麓居民鄭氏發之弘
治間邑尹黃君印謁選京師夜夢貂冠朱袍
拜之自云宋丞相具道發墓事既黃來蒞散
邑舟抵江口復夢如前及入 覲文肅謝公
與先君議興文獻書院屬黃舉奏詔於墓傍
立祠春秋享祀噫亦異哉公墓在祠東數十

步前有小金峰為案成化丙戌張木菴至其
地曾見翁仲石虎今為墾田者覆沒田屬洪
福寺獨墓下有祭田九畝洪武圖籍猶屬之
公云

荒丘異代猶成夢英魄千秋尚未沉斜日空山遲我
拜寂寥天地一悲吟

謁車玉峰墓有引

墓在柔極嶺南西百餘步曰儒地小山之麓
南渡儒流幾布袍先生心迹最稱高苞連宇宙辭何
費諄復昭文意獨勞

謁黃壽雲墓有引

墓在柔川之何魯隣墓一區乃西橋趙氏二世祖通判

曾從易義求心事此日青丘拜已遲回首名門誰復在春山喬木再陰時

坐悔石有引

唐司馬承禎應聘出山憇此而悔遂得名

千古清風白雲子出山知悔亦依違我來倚仗寒煙暮翠壑丹厓幾涕揮

東關驛

長空落日娥江靜雲碧山青古驛幽何事風塵行旅倦虛窓蕉葉不勝秋

曹娥廟

孝女祠前雙檜古霜風欲下莫天空白華正寫哀歌罷不盡寒江百感中

渡錢塘

雪浪銀山一葉舟碧雲丹樹晚悠悠西湖勝事秋風外武穆遺僊各有丘

勝果山峰晚色

江上霞光紅未了沙頭煙樹綠相搖乾坤此意誰能

會付與山門鎮寂寥

勝果登方思道山亭

簫鼓長歌碧樹秋佳人何處雲悠悠一亭謾鎖煙霞
住斜日寒江興未休

馮園有引

馮園亦西湖佳致縮為童子侍先君來遊留
連竟日今三十年矣再過蕭然感慨無已

歲晚來尋舊酒壚殘雲落葉渺平湖飄零花逕傷心
事淚滿西風白髮孤

岳武穆王墓

黯黯湖光映兩螭英魂何處獨差池我來再拜湖邊
土搔首煙雲有所思

黃阜閣

川迴虛閣墮天風環珮脩脩日影中可是金庭隔秋
水蒹葭楊柳渺重重

次南洲韻贈惲功甫二首

江月照耀山雪奇夜半對之傾一卮忽憶東山老人
在白頭戴笠獨吟詩

獨立江干望遠山蓬萊突兀海漫漫周郎孟德今何
在醉盡腰錢散曉寒

寫松自詠

老髯是我巖中侶何事天涯逐夢來起挽雲袍無覓
處手摸蒼影照金醅

賓山

半世論交遍天下回頭惟見碧山賢是誰索我賓山
句秋日無言一惘然

題畫鵲贈天輪僧

秋日欲出庭樹明秋風初起靈鵲鳴道人獨坐心無
事常見常聞若有情

題畫贈虞惟明進士二首

長安秋日曉風柔觀畫吟詩只浪遊記得山前觀稼
罷白頭飛上碧蘿幽
寒山雨過春日西碧苔吐花煙欲迷依棲翡翠踈林
靜正是道人方渡溪

九日憶亡弟宗哲

憶爾平生同白壁誰堪中路忽摧淪昨宵夢勸茱萸
酒細雨孤燈恐不真

登燕子磯風雨宿西清道院二首

燕子磯頭柳色新出城騎馬逐芳晨英雄無盡乾坤
老目斷長江一悵神

江上花枝春滿園登臨吟笑欲黃昏空堂兀坐踈燈
靜風雨淒淒暗遠村

訪碧峰和尚

道人誤落紅塵網故訪高僧了宿緣十里青山秋雨
後一溪流水暮雲天

遲山為刑部邵照磨賦

南峰松桂北峰雲幾度湖船對夕曛此日秋風秣陵
道相逢又是我遲君

寫松贈仲思舜侍御

僊人昔上太清家曾棄蒼松在水涯歲久茯苓精氣

結時看丹嶠起青霞

寫春草贈胡秀才秋官

野老籬邊春草碧鈎簾終日倚闌干王孫舞榭今何
在雨暗平蕪忍更看

題淨慈丈室壁

有引

壁間見故友鄭少谷孫太白詩追惟宿約不
覺泣下太白嘗書竹林精舍之句寄予故曰

竹林

竹林不見三秦客湖上空吟少谷詩日落煙雲獨揮
涕此心猿鶴故應知

和張少保 郊宮謝 恩韻二首

四命恩深弘化日 股肱斯稱德非孤
于今省識明良事 仰首丹宸欲忘吾

南郊拜謝開 新典 玉陛何如漢將壇
三接日中從此始 君交臣際古今難

和浚川瑞蓮紀勝二首

芳塘蓮老葉還稀 並蒂花開靜晚暉
應是鴛鴦魂夢化 凌波睨日舞紅衣

右並蒂花

司馬池中碧玉蓮 開花非瑞自今傳
莫云靚麗於三粲 天上台精託水僊

右並蒂三花

送趙兵備赴遼陽

萬里遼陽塞草黃 星文曉夜帶玄霜
堯天已見風塵靜 桑土憐君意獨長

題黃筠溪太常竹石圖

我家石林叢竹深 洞門隔日晝陰陰
忽見琅玕開尺素 翛然如在碧雲岑

贈星士二首

洛下少年驚落落 屠龍不試欲何如
攬衣覓遍長安市 微雨初晴季主居

亦知擁篲當年貴 抱璞誰憐萬古情
白髮金魚驚滿

眼殷勤猶自問君平

和嚴介谿尚書齋居紀贈二首

憶昔經幃染御薰重來南國訂斯文歲寒心事
幽齋共直以千秋奉聖君

宦蹟未須悲泛梗詩人那自賦陵若真憐惠我如金
玉衰拙空慚負聖朝

和紫巖留春五首

上苑花飛欲盡時看花遮莫負花期獨憐一樹長衢
畔細莖含香尚數枝

携酒看花隨所之花飛無賴酒盈卮謾誇醉面花爭

好却訝頭顱易似絲

出郭傷春未擬迴孰知春去又春來歲寒獨有岡頭
栢寂寞無花可自開

春風堪感亦堪憐可那韶華易變遷蝶舞蜂狂俱作
夢鈎簾山閣任流年

雨暗風飛春去時殘紅枝上亦相辭湘纍故有傷時
感楊子何緣更泣岐

題晏太監行邊圖四首

晏公宏嘗鎮三邊巡行見風土之惡耕汲之
苦為之矜惻為四圖請詩

歷歷青山落日低耕夫應共戰魂悲未憂寒旱收難
料惟恐徵求急莫支

右范家灣

荷鋤日日瞻烽火耕鋸相依暫自娛強子豈辭勞困
劇胡兒輕狡恐相驅

右翟家鋪

密居山上臨砂漠百里黃河負水還誰唱涼州海西
曲黃雲百草共愁顏

右湛家鋪

早曠經年塞草稀今年殘夏雪花飛枯荻焦磧方知
潤舉室犁鋤出未歸

右會寧縣

題金相士卷

經濟乾坤事若何風塵牢落髮兵毛
皤誰能獨識山林

骨搔首滄溟一浩歌

和夏桂洲少保九日來玉亭韻三首

畫省華筵九日開無花何以對芳壘
非關老圃秋容晚留待金盤玉露來

此日重陽菊未開天漿空憶滿金罍
要知素節凌霜在紫蕾香蕤次第來

宗伯新堂此日開秋光澄澈映尊壘
漫憐節蓋遲遲放蚤覺香風僊仗來

次韻謝桂洲惠菊

憶昨園亭啓竹扉芳情晚色靜依依
今朝盆菊芳相

贈坐對真成錦障圍

南宮早起步積葉有感

道人本帶山林骨珪組為囚苦未還忽忽西風驚客
思終宵空谷夢柴關

省院人稀積葉深晴霞歷歷映高林徘徊真與閑情
得恍惚仍居海上岑

和桂洲韻送丁舉人瓊

東湖上列玉芙蓉靈氣遙分五老峰莫慨徐蘇蹤跡
遠鳳岡今亦有人龍

再遊西湖感舊三首

村前紅葉晚無數山下北風冬已嚴往事舊僧俱不
見茶煙一縷起巖檐

青龍橋邊華嚴寺丹霞白石洞門陰記得捫蘿曾信
宿春湖月出夜沉沉

西湖山下雲堂靜憶昔携朋坐夜深三十年間事如
夢終宵寒雨響空林

功德寺并序

昔予嘗同陽明及鄭伯興梁仲用徐曰仁王
純甫顧惟賢王舜卿諸君來遊今忽二十餘
年而入鬼錄者已過半矣村菴僧亦舊人也

故及之

九十慈親垂鶴髮，
遙虛兒子念應歸也。
知佛性猶人，
性密語空時，豈易非。

沙邊綠樹半凋殘，
湖上惟存舊石壇。
回首昔游今幾在，
山僧問訊淚洸瀾。

哭張中梁司空二首

淮壩春日陪公乘，
長路秋風共客舟。
心事平生誰可語，
山陽計至淚滂流。

平生素德敝裘在，
身後清風故篋知。
誰謂汗青無故實，
臨風三慟寄哀詞。

哭張思立有引

張經衛思立與予媼，
姪聞訃追念疇昔為之。
泫然詩以哭之，實吾情也。

記得相逢澤水濱，
笑談杯酒各青春。
于今白髮京塵裏，
裏哭對孤兒憶旅魂。

歸度居庸關二首

入關以二詩寄桂洲，
謂二詩悲壯有古調，
乃和之曰：班超老入玉門關，
旌節秋同鴈影還。
要識肝腸傾白日，
未應邊徼損紅顏。
四月圍城壯士悲，
雲中羽檄夜交飛。
廟謨賴有黃

公略合向燕山重勒碑

紫崖蒼壑壯天關笑拂風塵塞上還悵望五雲

金闕近心先葵藿向

龍顏

塞外秋生牧馬悲遙空漠漠鴈南飛征人搔首霜手
短慢謂燕然有勒碑

夜雪與姪承芳及王宗範圍爐

長安風雪客來稀燈冷紅爐與爾圍興味今宵須記
取他年留話到山扉

過妙應真人館觀梅次桂洲致齋韻二首

憶昔天台歲暮歸梅花夾路雪初飛今於京國看梅

並喜極雲房一解衣

故園此日正梅花臨水當軒牘足誇豈意玄都猶見
爾恍看蜂蝶遶江涯

題青牛圖

丹丘琪樹隱雲關長憶天台窅靄間忽見青牛圖畫
裏恍然身在萬重山

哭鮑太學

匣內龍泉猶未試槐陰春夢忽成空壯懷應作遼陽
鶴來語庭前雙碧桐

簾山與劉泰之賦

千尋飛瀑懸孤壑下有幽人結翠樓借問樓中緣底事看山面瀑度春秋

天台紫陽菴二首有引

紫陽菴追宋僊人張千叔昇化於此為之也始初於台守淮陽馬公伯瞻幾五十年而圯道人章伯清募貲興復鋤崖平土結樓築室環墻開徑視舊有增遂使守者有棲行者有居皆道人力也予行役東歸入訪僊人欲招一語不可得乃坐啜茶口詠二詩以記之

拂簍黃塵度嶺還萬峰迴合碧溪灣天風吹起雙鳴

鶴道是僊人拔步關

我自玉門關外還松鳴日落大溪灣坐憶僊人紫金訣笑開千仞白雲關

賚功詩二首贈李恭川憲長

崔符澤中賊哨聚大梁道上金鼓鳴縛取渠魁獻天子行人多說李西平

捲甲歸來論上功藏金稱錫建章宮回頭忽憶雲巾事萬死鴻毛敢謂同

贈范致齋詩

致齋范驥予少日同窓友也願令老矣猶淹

學舍致齋博記善飲又善與人交予甚惜之
為賦二詩

書館髻年燈火同而今雙鬢各成翁
笑予已歷風塵倦慚爾雲霄路未通

腹內五車今有幾床頭百甕筭應多
蹉跎歲月誰憐汝發藻停杯意若何

次韻味鏡川詩

靈峰洞口秋氣澄昔曾照膽冷於冰
因君乞我鏡川句憶泛寒溪沂武陵

葉敬之談梅巖隱居之勝詠詩索和

廿年不到小梅山聽詠新詩意自閑
忽憶當時情話處澤川鶯轉白雲間

贈相地南昌姜居簡

埋玉青山覺未安最憐策杖遠相看
殷勤三歲情無限寫贈新詩鼻欲酸

挽族祖孔美秀才二首

江上草亭春閉戶若携緝檢乞哀詞
含悽重憶吾宗秀可奈啼鶻花落時

桂宮不見騎蟾子蘭砌深悲萎玉芽
誰向泉山磨片石為鐫姓字一興嗟

江雲閣次葉敬之韻

閣前江水浸晴峰峰畔飛雲忽雨容野老釣簾面江
坐蕭蕭終日靜魚龍

許太恭人壽歌

赤霞城上綺筵開萬壑雲煙對舉杯此地相傳舊僊
窟排空定有玉簫來

與四弟空明山人題畫九首

歲寒松竹相依翠更接疎梅絢日紅可是幽齋新雪
後淡煙寒月憶山中右松竹梅

習家池中新水生襄陽城外春日晴坐看浴鵝歸去

晚綠楊陰轉蓼花汀右鵝

塞上霜寒月在天隣鷄初唱促程先今於山館聽鷄
唱坐引秋光翠竹邊右鷄

江上西風萬卉空水邊烟際有芙蓉坐凭草閣林間
暮歲晚相看幽意同右芙蓉

溪上人家低粉墻綠蕉丹蕙靜相將憶我當年京國
返虛窻陰合正秋涼右芭蕉

昔年欲勒燕然石跨馬天山未擬還今日菊畦思自
藝披圖忽爾見南山

少日長安白鴈來金風催賣菊花開蕭騷白髮山城

夜坐嗅寒香獨舉杯 古菊

最愛吾家遺世者鶴船長傍水雲吟憐予苦被簪纓
縛每負春江翠柳陰

魏野山中同鶴舞不知山下翠華過君今引鶴沙邊
立悵望蒼茫意若何 右鶴洲圖

題符國信三友圖

雪灑霜嚴北風急松蒼竹翠梅萼紅借取青山白雲
色照予衰鬢亦堪同

病起觀梅 二首

壠上梅花開欲遍困眠旬月不曾知朝來曳杖林間

立香雪風迴滿面吹

昔在京華憶梅蕊寒香飛入夢魂清今凭山閣開東
牖旭日冰花一樹明

元夕燈讌 二首

華堂燈火張元夕少日相看今白頭莫訝星橋在天
上即觀火樹駕山樓

堂上花燈爭彩勝門前蘿月逐香車深杯老愛親朋
共簫鼓誰悲春興餘

新詞

滿庭芳 春思

麥秀高原花開近圃初長天氣清明幽庭曲徑還見
亂蕪生旅客天涯何事凭闌處惆悵關情亂紅吹綠
煙藹藹芳樹有啼鴛鴦春深門巷靜看楊花如雪飛
舞盈盈謾無言搔首暗憶生平不覺頭顱半白風塵
跡牢落難憑念神僊英雄回首此事竟何成

浣溪沙

楊柳門前春日斜園中桃李正開花無端風雨過天
涯竹塢雲歸橫夕照蓮池月出亂鳴蛙閒庭無事

岸烏紗

石龍集卷第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第八

論雜文

審治論一

治天下者不可不審其時之緩急與其政之寬猛得則治不則亂夫舉天下之事存乎人成天下之治本乎幾及其極也亦有非人所能為者周公聖人也非不知衰微削弱之為患也然治魯親親而尊尊可謂善矣太公乃意其後必至寢微及其後果有如太公言者太公比於周公者也亦非不知爭亂弑奪之為禍也然治齊舉賢而尚功可謂至矣周公乃意其後

必至篡弒及其後果有如周公言者夫齊魯一國治以聖人其敝如此使有天下治之不得其人其敝又當何如雖然久而後敝亦理然也若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厥初攸尚固欲傳之子孫守之久遠而不變及其後商視之不能皆忠矣故尚質周視之不能皆質矣故尚文周之後視者又不能以皆文此三代所為異制忠質文所以必變無相襲也使聖人而不知欲乖其不當變守其所當變將亂是與曷治之足言何也天下之時有緩急聖人之治有寬猛審其緩急酌其寬猛應惟其宜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殘則政

得其中而治之所以無失也若不知先審其時之緩急與其政之寬猛則刑賞不得其中欲以治之豈不難哉昔鄭子產為政其將卒也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當以猛太叔不能用其言卒以致盜夫如是則政果可獨寬乎唐太宗初治將欲嚴其威令魏徵諫以不可封德彝遂讓徵書生不識時務太宗卒用徵言不數年海內乂安四夷賓服夫如是則政果可獨猛乎噫是何異也舜紹堯而治也堯之民宜無不仁者舜之治宜以寬也然而必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而後天下咸服武王承紂而王也紂之民宜

多不仁也武王之治宜以猛也然而必出炮烙之罪
人散廩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後萬姓
悅服噫是又何異也蓋為治譬之為醫醫之治病必
先審其人之虛實與其症之寒熱然後投之以藥病
則易愈若虛實寒熱之不審而以虛攻虛以實攻實
以寒濟寒以熱濟熱此死者所以交首於世也藥不
能濟病人之責者固不責乎藥矣使治天下而不審
其緩急寬猛以至於亂則天下之民之責之者又豈
止一醫之責而已哉吾故曰治天下者不可不審其
時與其政也

審治論二

夫人才以太平而出亦以太平而不幸故國家本以
太平為可喜而亦以太平為可畏夫太平之時朝廷
有用賢之美深山窮海之人皆懷願用之心願用之
心勝則流而不止故夤緣僥倖之路作有夤緣僥倖
之路則所用或非其才而小人進矣小人進則君子
無路而入矣夫國有君子猶耳目之司其身也人無
耳目則有聲不聞有色不見不聞不見可謂之人乎
小人非不足為人君之耳目也蓋以彼易我耳我之
所進者公忠彼之所易者私邪公忠多難親私邪多

易悅悅則聽之專而任之篤聽之專任之篤而朝廷之蠹賊生朝廷而有蠹賊天下皆蠹賊矣天下皆蠹賊天命於斯去矣敗亡之禍其能已乎古之聖人知治亂之本繫乎人才故周爲育才之具精爲擇才之方必由鄉舉里選以覈其實必自比閭族黨以勵其成無他岐以定其志不二道以一其德使人皆才矣然後舉而用之則有才不廢非才不冒所以久安長治而亂無所自生矣故曰天下不以太平爲可喜而以太平爲可畏有天下者不可不知審乎

審治論三

治天下者不可以無法令法令之成治則非法令所能致也聖人知此常爲踈遠不急之法以示之故民畏之如雷霆遠之如湯火使之日改月化若常有臨而提撕之者豈專恃乎法令哉夫法令之於民巧者可舜之奸者可欺之可舜可欺而壞之不難矣以易壞之法待無窮之情猶云足禁之吾未之見也夫吾以赤子之道待之彼亦以赤子待其身吾以虫虺之道視之彼亦以虫虺視其身一爲赤子將以笞罵爲大辱則笞罵爲足耻而畏避矣一爲虫虺將以殺戮爲輕刑則殺戮爲無畏而數犯矣得其說者笞罵可

重於殺戮不得其說者殺戮反輕於笞罵是故聖人
修仁義察人倫使之以有則又爲置井田制邑居使
之以有養又爲立黨正設族師使之以有攝又爲修
六禮明七教使之以有道蓋皆因其天性之自然者
以爲之制故民無智愚賢不肖皆歡欣鼓舞樂趨而
不倦一或有戾皆知慚愧悔恨思以遷善視被桎梏
受斧鉞無以過也此所謂不刑之刑甚於刑不怒之
威甚於怒固何在於法令哉夫如是而又有不悛者
則爲自棄之民矣然後置諸法令則法令重而民不
敢犯也故治天下者不在法令而在得其要也昔趙

鞅鑄刑鼎孔子聞之曰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何以爲
國晉國其亡乎鄭人鑄刑書叔向詒書子產曰先王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吾子制衆辟鑄刑書將以靖
民不亦難乎噫甚矣法令之不足爲治也久矣然世
專恃之何哉

商鞅論

商鞅相孝公挾威令制國人霸諸侯是時秦國以強
諸侯莫敢西向視者皆鞅力也及孝公薨商鞅死始
皇立呂不韋趙高李斯用二世而失起於陳勝吳廣
二匹夫而卒滅于劉項之手其故何哉蓋商鞅者徒

知其術之可以強秦而不知其術之能敗秦也行徒
木之小信假威令以劫人故人不得不從也然其併
心趨利峻刻深殘皆足以腐民之心髓其敗秦也必
矣何強秦之有但禍偶未發耳故曰孝公死秦人
車裂鞅以殉然秦不與之俱亡者倖也吾曰強秦者
非鞅也孝公也蓋孝公能用鞅爾敗秦者非常斯高
也乃鞅也何也夫三子固能敗秦殊不知三子之殘
賊者鞅實先之微鞅則秦不强而三子亦不得肆矣
嗚呼及其後也敗秦之鞅未死而強秦之鞅已死故
吾不痛鞅之死而哀秦之亡鞅其死耶鞅其未死耶

春秋論

春秋何書也天子書也何為而作也為小人也為君
子而不知義也苟時皆君子而知義焉雖有賞罰將
執何人而加之將指何人而斷其是非必有小人而
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周室凌夷王法不行
綱紀廢壞雖有桓文皆自為以濟其私豈為天下也
哉是故春秋非無事而修必不得已而後作然所以
作春秋者皆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假之於我夫
子何責人之僭而自僭也然其所賞罰者因魯史也
魯史者空言也以空言而托天子之權者道在我也

道在我而權不在我雖有賞罰以道不以權庸為借
乎或曰因魯史以寓賞罰則以其權與魯矣魯可受
乎魯而可受齊晉何不預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魯周公之國也周公以聖人之
德任輔相之職制禮作樂正名定分成一代之典為
百王之法則魯之文獻足徵矣故以與魯無疑也亦
以見周公之道傳於夫子而夫子受之也夫子必曰
周公我師也我以師之道而行我之志於天下天下
之人必不曰我僭天子之權也必曰我行周公之道
也使周公而存見諸侯之強盛倫理之不明必請征
伐而討之而春秋之賞罰者亦無事於措矣嗚呼所
謂春秋者抑豈夫子之好為哉無君子故也無周公
故也故夫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後之讀春秋者知也罪也

秦漢得失論

秦自繆孝以來因河山之險據上游之勝以霸術為
強兼併為事所用者智術所尚者首功垂至始皇遂
吞二周滅六國有天下其本固殘矣猶謂功高五帝
業過三王不悟其非欲為子孫萬世之有易諸侯為

郡縣戮豪俊以絕爭南開百粵北築長城嚴法峻禁固防密慮坑儒燔書以愚黔首銷鋒鑄鏃以弱其民以為子孫萬世安枕為帝王矣然一旦身死閭左之徒鉏耰挺呼群雄肆起天下瓦解竟以其所深欲者為速亡之媒漢高祖懲其弊入關約法三章弛除苛刻退待諸侯以之寬秦民也非畧地爭天下也然屢辱強羽而不挫卒屈衆策舉宇內一奮輒興遂成帝業竟以其所無意者為結人心得天下之資噫天道可以私心測哉天下可以私力有哉民心可以私智服哉惟不可私也此漢之所以得而秦之所以失也

夫禹湯文武行純王者也溥其澤於天下非利天下貽其子孫也然生而其身安榮歿而其名不朽國祚悠長子孫不失又豈思慮智謀嘗及是乎道合乎天德覆乎民故人不忍去天不能違之豈區區可同論哉惜乎漢高不深求其道充入關之心此漢之所以卒為漢也已矣

利害論

天下有大利有大害皆自己出人常不知仁者己之利而人苦不知用私者己之害而人苦不知去用仁所以利天下而亦所以利己也用私所壞害天下而

亦所以害已也智伯攻趙引水灌晉陽城方自快其用之神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殊不知俄頃襄子使人殺守堤之吏決水潰其軍首為飲器國為丘墟竟其水之自為也衛鞅相秦作慘刻之法以毒其民暴其公族自謂可以顯身福其子孫也殊不知一日孝公薨秦人起而誅之走及關以其法不得出秦人追殺之車裂以殉滅其族無噍類亦竟其法之自為也嗚呼以之害人而卒害已以之利已而卒不利世復有如智伯之水衛鞅之法者乎

入治朝德日進論

人貴自立又貴遇其時也自立固難獲時之遇尤難故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治朝之世君子率德百僚師師道德敷政仁義成俗林野之民皆具賢人之才江汝之女尚有君子之行况縉紳在朝善類相觀猶蓬處麻猶金在範同聲非均而均於景行同氣非齊而齊於蓄德與之俱化不知其化所以人樂盛世願趨有道之日也亂朝之世上下率怠淫刻頗邪之政宣桀鄙狙詐之風流求之以不經歸之以流蕩使之以不誠應之以不肖苟非豪傑獨立不懼樹之風聲雖天資近道鮮

不委奪隳敗于波頹風靡之際也况其下乎雖然貞女不以患難易節良農弗以旱潦輟耕君子惟求自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其時有作輟哉

釋問

或問曰子何得罪於五品大夫而致怒乎曰邑穀不登連茲三歲食草啖木不能自活道殣相望子不見乎恃力持鐵奮攘橫野子不聞乎邑長安食不爲之念日取其良籤指榜鬻裂膚流血窮搜其膏以事逢迎子不知乎予不忍竊嘆於室意五品大夫爲民官也故言其情欲其拯而活之不料大夫舊於邑長今

行而逢將同其利以予言爲非故怒之或曰聖有謨訓思不出位子在蓬蒿之下不揣在我妄言民事以招大夫之怒宜也傳曰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大夫言將子陷是貽其憂一舉兩失何以爲智予曰古之作法教於今者非孔孟耶孔子不忍見天下之民不被堯舜之澤故驅馳齊魯奔走宋衛絕糧於陳畏懼于匡幾死于桓魋孟子猶此心也故經營齊梁艱關燕滕疑於時人毀於臧倉輕于淳于髡其道雖是其身能見乎况居父母之邦可避以默乎然鄉隣閉戶同室被髮予何出位之有哉且揚美于親保己之身孰

非予事但願理無以取之者亦將奈何予則求之以為當默也則予言為非以為不當默也則予言為是予何是非哉但恨未能為孔孟者也作釋問

夢漁說

三衢徐可大方舉進士館於予以志江湖而頻夢之遂自號曰夢漁子請予著其說予竊疑之既而受官南科給事中將舟而行又請之予又疑之夢漁子喟然曰吾所謂者豈心明不可強言以偽而冒之者耶豈徒愛其名矯智以非情而盜之者耶蓋吾之性固疾也吾向見夫蕪苕之濱烟水之區張輕罾下聯筒

綠篔黃帽長歌款乃吾至喜也吾自謂雖有王侯吾勿易之今吾既夢之吾行之兆乎子行且索吾為蘆中丈人矣予遂不得辭乃問之曰子之所言子果夢之手今之富貴者其亦夢乎夢則其誠乎子誠則予何疑焉抑予聞古之仕者必有所不為而後可有為今子之官則諫官也諫官之務在今為至急子果夢漁者則子之去就可輕矣去就輕則子之諫可行矣行諫之道而後去則子其真夢漁者乎

贈林以吉侍御

人心猶鏡手垢翳之則失其明明不現則昧於照照

之不精明未足也則務盡去其垢六經濂洛之言其去垢之朽楮歟今將之以去垢而反以爲障可乎甫田林以吉志將求聖人之學來吾徒而取文惜吾晚學得之尚淺無可爲益生是以此庶以吉之自得終有以益我哉

贈汪景顏

景顏學于陽明先生三月而去爲大名令同游之士數人爲醴酒而告之曰育下事上之宜若是哉軌物析爭之宜若是哉備災捍患之宜若是哉云云未已石龍子起而謂之曰子學於先生何耶先生教子何

耶古者君子學道即心無不通且鷦鷯善巢螺贏言房人使之歟抑生之然歟子自謂二虫孰賢子但盡子之心堅子之志則先生之道在子矣子何言予何言

留別三友

石龍子將歸天台舜卿仲用惟賢二三子握其手曰子去我若何石龍子曰陽明先生在矣子曰親之其終染乎曰先生志去又将柰何曰離合迹也在離合矣而不爲離合者神也二三子其爲迹乎其爲神乎爲其迹愛而得之一臂掉而失之其能忍不悲乎爲

其神六合之內以及六合之外千古之上與千古之下何往而非神哉夫神心之所存理之發也心存則神存神存故動而天隨天則一而無不同無不同故彼此齊而離合亡矣其不同者雕剝卓犖人各其移如面不一或勢或利或名或技拘而從之方其從也聯席而寢竝匏而飲口面與與腹臍駢駢轉項背而秦越分矣矧去萬里而猶望有同哉今二三子惟求之于心切而弗懈誠之以天弗妄以人則二三子與我與先生皆將神契矣神契則常而不變二三子將何所不師先生而友子哉况先生尚留數月二三子

勉以親之母徒戚戚

留別汪汝成

予與汝成約歸東海汝成未遂而予將去之汝成曰子行我滯將奈何子有以遺我乎時汝成之稚子病汝成與其妻抱之有憂色予指而問之曰子甚愛之乎汝成曰然予曰子能愛子之心如此稚子乎汝成曰何哉曰天與人以心豈直一稚子之可愛而已毫髮失養則死矣心死而身可冀乎子自謂稚子孰重汝成曰噫我知之矣予曰子知愛其心如稚子則子可為聖人矣汝成遜曰我惡及此予曰吾久已見之

子淵而確其進者也乃今而往又可量乎於是汝成揖而受之

贈石門子

石門子棄其官而歸訪南洲子于西阜之山而問政南洲子與之論學期月偕來訪石龍子于紫霄之上石龍子亦與之論學又期月而後返或信焉或疑焉既逾年復來與石龍子曰吾於二子之言莫逆矣反而內觀我之心然猶有未安者何也石龍子蹙然起曰是幾矣子知擇志者手夫人之心有所之則必有所倚有所倚則必有所喪之於富貴則於富貴喪之

矣之於功名則於功名喪之矣之於風操則於風操喪之矣之於狗馬鞠博績寶則為狗馬鞠博績寶喪之矣之於聲色貨術辭伎智力則為聲色貨術辭伎智力喪之矣喪而不返是為天戮無之則一純一純則神凝而靜靜而明益明則益靜是為至德至德毗天是為聖人然擇之要在乎慎初初為萌始萌必有根根拔萌滅是為太虛太虛同同是為至德之府其府淵淵萬美粹為古之君子所以過人者蓋精諸此而已矣故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也吾子盍反擇之且吾子之志亦有岐乎岐則不一不一則

多多則蓬蓬吾子之心能自安乎請自今安之則吾子之道進矣石門子唯唯而笑遂縛而屨而去

志說

士非明志不可以自立非定志不可以致遠志者心之趨也趨之不明則昧而昏明之不定則惑而餒既明而定必如水之赴海千回萬折不海不已也必如獸之走壙饑渴踣蹙不壙不息也故謂之有志志之存不以廟朝廷陞而尊不以繩樞甕牖而損不以斧鑕鼎鑊而泯不以夷狄患難而摧舉一世非之而不沮舉一世譽之而不勸蓋身得顯晦此心不可以顯

晦名得榮辱此志不可以榮辱也是故君子之學博而不窮健而不倦戒懼于不睹不聞致謹于視聽言動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貫金石不渝通天地不窒志明而定也此君子之道所以貴也不然毫髮之差名雖是而實亡矣器雖存而用非矣謂之君子之道不亦遠乎此世之士每懷蓋代自負天下之望或變磷於得喪或潰倒於利害壟斷發塚用之不足以尊主行之不足以庇民淪網斃法播惡于衆以爲斯道之賊豈非此志之不明不定也所以講道者易任道者難求道者衆得道者鮮矣道之不明世以貿貿生民

而久不蒙至治之澤也南岡子有志聖人之學女子於京師別十餘載載會外留都既而予抱病歸卧于東海之濱也南岡子行部過其廬與之語更僕惕然不舍遂命書諸笈作志說以諭之

贈王生敦夫歸山中

敦夫下第業于南雍將歸造予求學問之實予曰其慎獨乎曰慎獨其足乎予曰上帝降衷于人皆有恒性性之清靜而至真者曰情斯情也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實乃堯舜與愚夫愚婦之所同亘天地歷萬變而不可磨滅者惟此而已故

命之曰良知方其知也他人所不知惟已所獨知古之君子凡有言也凡有行也必於此而致思故見于彝倫日用一惟天則之依弗使毫髮私意之間故曰惟精惟一實萬世聖學之源敦夫有志于學持此歸山中反之于心質諸聖經必有以見夫後世傳注之失而得之我矣又出其餘以語吾子弟及吾鄉人予實望之敦夫其勗哉

旌勸說

古之言治者以知人為要務知其賢而旌之陟之知其不肖而謫之黜之二者至公而無私而天下勸矣

所謂公無私者人惟其賢惟其不肖不以一己喜怒好惡行於其間苟賢矣雖雖不蔽也雖疎必舉也苟為不肖雖親故必棄也雖所好不阿也苟或賢矣而有未備不以才朽棄合抱不以舊過廢新功賞罰既形好惡克彰此之謂法天之道譬如震雷出地潛伏皆奮枹鼓在前三軍踴躍由是百寮靖共海隅自獻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幾也吾郡太守晉安許公體高俗之材懷廊廟之具厥始治台人猶未知其惠也粵既三載釐剔蠹弊刮磨垢汚民莫施暴吏無容奸閭井富實而公猶攻苦食淡益勵清操耆老髦童咸愛朝夕頊緩須臾以觀德化之成 皇澤之流也於是部使來者若汝陽張君江陵李君建康金君或舉旌異或行褒獎台之士庶皆忻忻然為世道喜曰是非阿私是非溢美庶幾古人知人之明賞罰之公而天道福善禍淫之義昭矣夫明則賞罰之人勸公則天下之人罔不勸其於致治也若使崇伯子疏九河后稷播五種也不猶視諸吾之掌乎予於是竊動心焉故著旌勸說以貽之

贈周潤夫

應城周潤夫待父室台台士皆與之遊每稱潤夫之賢

於予予卧山中不獲時見潤夫而潤夫常若有意於予者既而潤夫將歸應城請所為學者為贈予曰今日之學莫先於立志志莫先於學聖人學專則不雜不雜則一而有要古之所以大過人者其志專也故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以志壯老而日化顏子之學孔子也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以至卓爾而幾化孔顏之所以大過人者皆繇此而進也孔子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大聖人也所猶未聞而汲汲是當一死者又何道哉潤夫歸試思之有得尚斬再來見而極論也予因潤夫之賢書以及之幸潤夫之不我迂也

家誠

人家以道德為本而不在勢利父子至性在道德夫婦至恩在道德兄弟至親在道德長幼至愛在道德婢僕至恭在道德親友至情在道德以至讀書為仕只在道德而不在富貴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各隨其宜庶幾不為市井庸俗之鄙夫思於此立志是為正本其本既正萬事無失方能興育才賢保家永世所謂道者順其當然之理所謂德者得其忠恕之德故書此以告一家咸當深省

石龍集卷第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第九

雜文

治河理漕雜議

予嘗陳理漕治河之策 聖明已俞而行之既而二三公各以意見求勝當事者觀勢為趨向遂止不行至今五六年間漕河日塞黃河益患夫漕河之塞已甚但黃河源流盛大一時不見淤塞之跡人皆玩之以為無事殊不知彭城皆山呂梁三洪實皆山峽形勢易阻蕪之黃河多泥為塞尤易日塞日高一日黃河不流則漕河自清河口至濟寧幾千餘里皆為平



陸當此之時將為開濬則為費無紀民力實有不堪
將欲坐視國賦命脉繫于漕舟一歲不至京師告急
為今計之將何卒善夫物必有本害必有端今但知
黃河為患而不知其所以患漕河為利而不知其所
以利雖有神禹亦無如之何且黃河為患不甚於三
代之前而甚於秦漢之後何哉蓋三代行井田之制
井田之間必有溝洫溝洫之水必引源泉以足之故
涇渭漆沮伊洛澠澗衡漳恒衛澧汭滎桓汾瀋皆分
于雍豫梁冀平野溝洫之間則水之入河者少水小
則河勢自弱故黃河衝決之患不在三代之前自商

鞅開阡陌李悝盡地力井田既廢則溝洫俱廢故涇
渭伊洛諸水皆歸于河水之入河者衆水衆則河勢
自盛故黃河衝決之患特甚於秦漢之後况自秦漢
已來通渠開漕皆在河南高原之上以致黃河不復
由河間地中之故道遂失禹跡潤下之性猶以盤盂
盛水置諸几案几案畧搖則水溢堂陛乃其所也然
又不求其故惟築堤防以捍之是故堤防稍決則瞬
息之頃數千里之內室廬漂蕩黔黎皆為魚鱉且堤
防之費歲無休息生靈墊溺百年凡幾自秦漢迄今
為害可勝言哉今欲息數千年之巨患以成當今之

急務則莫若師溝洫之意求分水之端於雍豫梁冀之間因地勢高下之可見溝渠陂沼舊跡之或存即其源泉畧加疏引隄防之工使之各歸其處則黃河之勢自弱然後導之北流復禹舊跡使行地中以順其性則衝決之患自銷生民之害可除且今天下之土北方肥厚實過江南惟水失滯蓄土皆枯燥故生植稀踈反有不及昔唐虞三代之時江南諸路皆未入版圖軍國常賦之需稻粱重穰之產皆北方自足若使水利復興則生植必多財賦之充又奚假於江南哉且今北方盜賊縱橫亦由無水之故使溝洫足

以限隔則驅逐必難一舉而數利並興亦何憚而不爲也人皆未之思耳今日漕河源出山東山東之水已足漕用但失滯蓄之方故潦則漂蕩以傷農旱則枯涸以病漕何哉蓋鉅野爲東國之浸乃沔濟鍾聚之區亦山東諸泉滯蓄之所今之漕河因元之舊置諸濟寧高原之上南北分下常如高屋建瓴只賴諸閘節縮僅足浮舟設或一旦少有風塵諸閘不守則漕河已絕爲慮可勝言哉今欲爲國家經久無窮之計及舒目前漕河淤塞之急惟有蓄水一策庶幾爲方易成緩急足濟且南旺昭陽安山諸湖皆居漕

河之上舊稱水櫃今隄防俱廢或開濬非宜反爲黃河所塞積水甚少寧陽爲諸泉出沒之所實漕河之源今不爲之陂障豬蓄但以其流導歸一溝至于分水入于漕河南北奔流日夕不息故溝水僅見一線陂障常憂枯竭失今不圖一日漕河盡塞雖加畚鍤億萬金粟山委將何措手而可以飛舟京師莫若及今預將南旺昭陽安山諸湖隄防脩築完固及擇寧陽至漕河之間可爲陂障之所高爲隄防使山東諸泉之水盡歸十湖乃於湖隄築閘泄其餘水入于分水溝中俾入漕河則陂障常溢而漕河不憂其竭矣

又求鉅野舊跡究其當時積水之故必有隄防之所因其舊跡爲之䟽築遷其居民使居原野之上則鉅野可復或又憂其不足則西南諸泉亦可導入因其涵浸之盛分流南北測其地形高下畧爲閘座爲之節縮以爲漕河經久之計此實國家萬年之福不但足救淤塞而已又可以省每歲閘座隄防夫役之費則諸州民力之舒亦有不可勝言者矣

贈邵文化

聖人之道自孟子歿而失傳幾二千載至宋程伯子始啓其端迨我陽明先生乃闡良知之旨學者方如

醉夢得醒而昧者猶以為疑予昔受教更歷歲月既
竭駑鈍方知先生之云致良知者即孟子所謂擴充
四端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其實皆慎獨也故曾子傳
大學子思作中庸皆以慎獨為要惟從事于慎獨則
良知明而至誠立不待外求而經世之道位育之功
在此矣昔云漢儒不識誠非其不識惟不由慎獨致
工則誠無所在此其所以不識也由此觀之慎獨之
學不明于世久矣囂囂而不已者豈無故哉吳興邵
文化雖未嘗受業陽明之門而能深為陽明之學見
予論慎獨之要即欣然有契乃謂予曰自吾子之說

昌陽明之學當益明矣所謂陽明之學者豈獨陽明
已哉堯舜已來固如此也於其歸予知真儒之道有
在乃為交臂而別曰予雖不類敢不懋勉求不負子
之望子之明粹可不深造以求其必成哉

贈朱氏二生

永豐朱氏二生曰効才曰効忠學于善山何子自江
右而之浙自浙而之金陵因善山見予問所卒業予
曰二生亦見夫金手取于巖穴淘于砂礫淬以清水
煅以烈火盡其鑛而後精金萃焉精金在此或為鐔
或為符璽或為簪鈿或為錢子母無所不可今夫

良知在人蔽于氣習亦何異此故聖人爲教必使人于獨知之際因其本心之明察其私欲之萌既切復磋既琢復磨惟日孜孜以極精一之工則私欲淨盡天理純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豈有他哉二生行矣予感其勤故書以貽之二生勉乎哉

良知說

葉敬之與予論學曰陽明先生之所謂良知者但可
以語生知而不可以語困知予曰夫良知云者人人
自足聖愚皆同但氣習之來有淺深故學問之工有

難易故有安有利有勉之或異而良知則無不同也
學者苟能專心篤志察之于隱微獨知之中以循天
然自有之則是是非非毫髮不欺則私意一無所容
而天理純矣曰若然則學問思辯之工將安措乎予
曰良知固無不知然蔽于氣習故知善而不能存知
惡而不能去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
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無時而非存
善無時而非去惡皆所以慎獨而致吾之良知也非
於致知之外而又有所謂學問思辯也今有人焉舍
其良知徒事聞見以爲知故謂之支離而非學亦有

知求良知溺志忘情任其私意以爲知故謂之虛妄而非學此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敬之天資英茂博聞洽辯皆有以過人者聞予言以爲然曰陽明先生之學其果聖學之的歟乃次第其說以貽之

勸子姪爲學文

聖學之在天地猶粟菽之濟饑布帛之禦寒饑寒逼人無粟菽布帛則死然猶可旦夕而無聖學則不可旦夕而廢吾家賴祖先積德數百年至于今有此子孫皆耳目聰明四體充具惟知富貴聲利是尚而不知所以爲學吾則慨之傷之而深憂之甚於饑寒以

逼之也夫所謂學者無他致吾良知慎其獨而已苟知於此而篤志焉則凡氣習沉痾之私皆可決去毫髮無以自容天地間只有此學此理此道而已明此則爲明善至此則爲至善今諸子姪同此良知而不

知以爲學虛度光陰將同草木遂成腐落猶弗自覺何也使學之則勞已之力費已之財父母惡之先祖恫之鄉人賤之如此而不學可也今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父母欲之先祖歆之鄉人榮之又將天下萬世榮之何苦而不學吾實不知其謂矣况富貴有命得失有數今欲強其命之所不與攘其數之所不

有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亦可懼哉諸子姪其戒之勉之

戒子姪求田宅文

田以給耕取足衣食宅以棲止取足庇身過此有求是皆貪得無厭懷居侈大之情君子必所不取吾家賴祖先積德母氏勤儉有此居室有此恒產貽我兄弟及爾子姪又各思增置吾竊憂之夫田園廣則恐其荒蕪此甫田詩人之所以戒也土木勝則懼不安人此晉士茁之所以諫也况多財損智爲富不仁子孫不肖家之敗亡皆由於此今欲廣田宅以大其欲

則必知非自脩保家之本昔吾五世祖統五府君高祖松塢府君皆積貲可豐然求田取其給耕而止作室取其足庇而止于時鄉俗方以豪奢爭尚叨畝每連阡陌堂宇皆極雕峻澹然無所歆艷惟懼多營田宅以累其德以貽禍子孫吾祖文毅公平生居官清慎盡忠家務畧不經心子孫田廬存否官爵有無皆無所計至今觀之其彼此優劣何如得失何如其爲效驗亦可知矣惟願爾曹回思先德居法子荆業止葺舊不復思爲華堂求爲廣土以奪其志以喪其德則吾家福澤將無窮矣故書以爲戒

贈莫惟誠

安吉莫惟誠受經于練塘陳子學成屢試于有司不利乃應貢又試于京闈不利今年秋當大比惟誠來就試南畿練塘爲考官衆輒擬惟誠之必第或爲練塘謀者勸之迴避以免嫌練塘曰人惟至公亦何嫌之可避苟不至公每事避嫌可乎既而惟誠試復不利衆咸擬惟誠之必怨惟誠曰得失有命我之不第固命也何怨之有予聞而喜曰即二子之事可以觀道矣夫世皆以功利爲心得失爲念得失之念既橫于中事理之安乃忘於慮雖臨君父分義民物寃辜

惟以遠嫌自全邈然而弗思稍有簞豆之喪睚眦之遭則怨尤充腹雖至親而不免今二子內盡於已外順于道幽可質於鬼神明可徵於庶民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撫赤子非賢者而能之乎予故識之二子其益勉哉

二齋銘并引

東嘉朱某分教錫山爲二齋一曰易簡一曰知耻與予言曰世道之喪由教不明教之未明其端有因故揭二語將來于身以爲教本不知何如乃爲銘曰

吁嗟夫人行彼周道周道匪棘于行燕斃終焉適國
維人有心萬善自足不作好惡以順天則由仁義行
卓彼聖德曰維易簡萬世之式古人啓機著之大易
孰云克踐不在今日

右易簡齋銘

吁嗟夫人蒙被文繡塗之全垢孰不思愠矧在吾身
玉潔素純有瑕匪潔有污匪純憤悱靡寧乃吾至誠
吾云不知豈近人情由茲黽勉胡德不明作聖在爾
日鑒茲銘

右知耻齋銘

訥菴蔡翁像贊

世風日下巧偽紛紜猗與先生猶存古心抱經莫售

絳帳終身彼淺視者孰識畸人我茲悼俗作贊斯文
敬弔先生庶復淳真

天台古行王翁像贊

瘦骨霜毛儼然蓬島之僮布策垂簾或似成都之翁
昔也緼袍破帽遇我長安風雪之中先人宦邸我尚
童蒙語我羲皇太古之說期我出塵蓋代之從我今
老矣思之不見庶覩斯容以挹長風

慨菴符翁像贊

貌爲猗古惟心則似彼何人斯乃鄉良士德豈無徵
視其孫子

石龍集卷九
顧司訓畫像贊

駐梧者視乎其容廓達者知乎其衷挾藝抱經中歲
始逢逢而弗究人何以觀其庸著之贊詞爰識斯翁
南城童悅畫像贊

踐名者何濡毫好歌或斲桐棺以殮殍夫人不我與
無或冲冲將必與之是曰南城之童

石龍集卷第九終

石龍集卷第十

雜文

讀易九首

易者天地之道聖人之心法也其用至廣無所不該故聖人用之以卜筮非顛為卜筮設也世儒以下筮目之何小易之甚也欲學以盡聖人之道舍易則無造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此聖人揭易之要以示學者使知用力夫易道雖廣然用之不出四者以言者尚其辭凡易之言無有不時即所謂時然後言者也尚其辭

則語默之道盡矣以動者尚其變凡易之動無不循
理尚其變則動罔不時矣以制器者尚其象凡易之
象皆自然呈見聖人處物用器皆因自然為制尚其
象則虛器竒巧無所事矣以下筮者尚其占凡易之
占皆至誠先知尚其占則知行法俟命必由至誠吉
凶禍福皆人事可先見矣

易者陰陽而已窮天地之物陰陽盡之矣故古之聖
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蓋無往而非陰陽也陰陽本
一氣一氣往來而二氣分交錯疑合而萬物生萬物

變化而民用興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以之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以此求易則易無遺蘊然
畫卦作易之始亦徵諸此矣故稽之河圖洛書無往
不合故曰易以道陰陽豈不信哉

陽明云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變是值
其畫易之象是初畫易之占是用其辭古未有如此
看者可為讀易之例

易是聖人合天人之道以教人徒謂之天道則違人
事徒謂之人道則失天則要之天人同體道無二致
人事之至乃為天道之盡必皆有自然之則不假毫
髮人力安排人但為習染私意所汨故失其則而鮮
由之苟能精思以得其本實踐以盡其道則天人合
一易道在我四聖之精蘊可見矣

黃楚望論明易以明象為先此意最是其言曰一卦
有一卦之象一爻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
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蓋象非別自一
物即理之形見而可象者故謂之也

夫子象傳發名卦之義彖傳發用卦之義名卦則主
於取象其義皆由於尚象用卦則主於性情其義皆
由於性情辟之一人必先識其面目而後可指其姓
名必先知其人而後可求其性情會形象性情而一
之以議其用而後易之理具是故彖象之辭雖不同
其實象象之義無二致以此上探伏羲文王周公之
為易其義皆同其道無二斯亦學易之當知也

同人取六二九五得中相應之義為同人之至故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至六二爻辭則曰
同人于宗吝九五爻辭則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

師克相遇以一卦之辭而先後忽異何也蓋全卦之體無私心而理自同者故為天下之至同二爻之同有私心而欲同者豈能合理故遂不得與天下大同之義聖人作易教人之意於此切矣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是故隱微之中幽獨之際學易者可不畏哉

君子之學莫先於言行易曰脩辭立其誠脩其內以達于外則所以進德脩業也脩其外以亡其內則所謂巧言令色鮮以仁也上繫終於默而成之所以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所以驗其誠不誠也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言顧行行顧言此學易之要也

讀詩十九首

詩本人情關政事夫人情繫所感政事有隆替故有治世亂世亡國欲治之不同治世之政明其人樂其情和其詩之音敬以清亂世其政乖其人困其情憤其詩之音悲以激亡國之世其政弛其人蕩其情淫其詩之音近以肆欲治之世或亂而思或政未備其人惕其情遠其詩之音勤以深敬以清關睢文王清廟之音也悲以激北門黍離正月雨無正之音也近

以肆靜女桑中還虞之音也勤以深七月定中鴻鴈之音也故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又可以事君父可以達政事可以專對使四方也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謂詩以道性情皆道其志也今之為詩者專事模擬其言而不求其志其何以為詩哉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其果得詩人之情乎今學詩而不求其情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南容三復白圭最是古人學詩之法夫詩之為教要在優游諷誄以得之

朱子云詩須弁協韻讀之便見得他語自齊整此說極好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中子謂詩者人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胡文定則謂自黍離降于國風而雅亡予曰王迹既熄則風俗益下人情日蕩好惡日偏詩雖有作無復感發而懲創矣謂之詩亡豈不可乎孟子之言必有據不必謂雅亡

詩大序或云孔子作或云子夏作此皆不知詩之言也若使知詩則洙泗之旨自可識矣今讀之只是漢人文字朱子據漢書儒林傳爲衛宏所作恐亦是矣小序亦不知作於何人或云衛宏增潤毛公分置諸詩之首朱子去之最爲有見

頌乃宗廟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皆王者事也曾而有頌其爲僭王明矣况所頌始于僖公則知非周典之舊尤明矣槩列于商周二頌間以爲孔子刪定之舊可乎意或魯風而爲漢儒增入後世不考遂列爲三頌豈不誤哉或又謂季扎觀樂

于周時無魯風蓋魯自成王賜周公重祭以來其宗廟樂歌皆頌也因仍後世皆稱爲頌夫子魯之臣子不欲顯正其失姑仍其舊豈剛脩之義哉

古人書傳意有難言輒引詩以明之可見詩之爲教言典辭達意永而味深也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由此觀之則知程伯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真得讀詩之要矣

象山曰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言大道亦主於事以此爲大小

雅之別其義頗明

或曰風終於周公雅終於召曼以爲孔子刪定之微
意謂世道之變必有周召之臣可以復正今考豳風
七月八章言后稷公劉風化之由或爲公劉時詩周
公使瞽矇陳之以諷成王然豳章有豳雅豳頌之稱
則此詩宜附雅頌大田良耜之間或者非孔子刪定
之舊只鴟鴞以下六篇乃周公時詩爲孔子刪定之
意夫治必有本周召雖賢若無文武之君則有成康
之主故變卒以正苟無成康雖有周召又將何施此
後世有君無臣有臣無君世道所以日變日下而卒

不可正者也

七月之詩乃周家所以得民興王之本即大學所謂
小人樂其樂利其利沒世民之不能忘也故孟子論
王政以農桑字畜爲先每告於齊梁之君蓋亦周公
之意歟

或曰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流小雅
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流風之變則風刺皆在
於閭巷匹夫匹婦矣春秋之義世道之責必自貴者
始夫上日失道則朝廷無公議清議之存日在下矣
行露舊說南國化文王召伯之教革商淫俗女子能

以禮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自述已志作詩以絕其人
今詳詩意當爲變風之始非召南之詩蓋文王召伯
之化行當自在位始必在位者是非不辯聽訟不明
故強暴敢誣貞女致其自執如此決知非文王召伯
化行之日矣古今治否只繫賞罰明暗雖文王召伯
治本躬行惡得無賞罰哉若使賞罰已明強暴焉敢
訟之貞女能自守者先王之澤未泯也強暴敢訟者
賞罰之暗風俗之變也

野有死麕蓋淫亂之詩猶存淳薄之口爲齊魯韓毛
所錄誤入召南中實非孔子剛定之詩舊說貞女自
守不爲強暴所污詩人美之穿鑿甚矣只觀詩詞可
見既美貞女自守又何以強暴爲吉士則非好善惡
惡之情明矣若以吉士爲當求者豈應用誘文以後
二章觀之情尤可見

何彼穠美蓋春秋時詩當在王風之次按春秋莊公
十一年冬書王姬歸于齊左氏以爲共姬即襄公夫
人故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舊說以平王爲武王非
矣然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而能肅雝以敬者先王
之教猶未泯也

騶虞南國諸侯仁民之恩足以及物以致草木禽獸

繁盛如此故詩人美之歸功于騶虞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掌廐之官虞掌山澤之官二官能盡其職故百物繁育以爲王道之成作樂及此故云樂官備也舊說以騶虞爲仁獸以比諸侯之仁而附麟趾之義則爲牽合矣

當時列國見於春秋者一百七十有餘其詩列于樂官者邶鄘以下僅十三國而已豈諸國皆無詩而獨此數國有詩哉論周制諸侯采詩貢于天子列於樂官攷其俗尚究其政治以行黜陟則諸國不應無一詩之存况邶鄘已亡而猶繫其名豈諸國尚存而盡

刪之也在春秋則示以褒貶而於詩則無一篇足爲懲勸者哉由此觀之則孔子刪定三百篇者既經秦禁之後十亡七八今所謂三百者乃漢儒搜緝之遺決非孔子刪定之舊然讀詩者猶爲聖人刪定不敢損易往往強爲牽合曲爲遷就遂使詩之爲教善不足以感發惡不足以懲創將誰咎哉

讀春秋二首

孔子作春秋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大倫也其托始於隱公元年者所以著周室之大變以討平王宜曰之罪也何哉宜曰弒其父幽王以自立按史幽王寵褒

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幽王求之於申將
殺之申侯弗與王伐申申侯怒召繒及西戎犬戎追
殺幽王驪山下夫宜臼申錫也初居於申幽王求之
宜臼度其可見則徃見之否則變名易服逃匿山澤
泯絕其迹度不重君父之過可也及申將用兵宜臼
在申不可謂弗知也知則當諫止之不止則當以大
義死之及申事已成則當以大義正之豈可受申侯
之迎踐其位如固有畧無君父之念而反有成申之
兵則申侯弒逆之事謂非其謀可乎在當時遂無一
人以爲非者直至四十九年而終故孔子作春秋而

必托始於此而又不明書其事者蓋聖人至忠至愛
之心也孔子生於東周乃平王臣子爲尊者諱何忍
輒書但其在位日久昏亂失道既不能改過以自新
又不能自強以立政文武之業于此掃地矣故托始
于其末年存其義而不論以使讀春秋者觀於趙盾
許世子止之例以自得之此實孔子不忍之至心所
以爲聖人之制作而非游夏之所能贊後之讀春秋
者於此不明此春秋之旨所以晦也

元年者隱公即位之始年也春者四時之始時也王
正月者周王一歲之始月也古者諸侯雖各有國史

以記時政而皆奉天子正朔以紀年諸侯薨既殯嗣子使人稟命天子天子命之乃於柩前定位踰年正月朔日先謁祖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之禮至終喪朝于天子申其受命大司馬治之國史遂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今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公即位者是孔子削之爲天下萬世法也或者乃謂因其攝位將讓桓欲成其志故不書即位若果有此則史臣策書所能書者又烏在爲孔子筆削之旨哉何者隱公之立內無受父傳國之命外無使請朝王之禮與篡而得國者何異故孔

子削其即位以正王法也其二云春王正月者則策書舊文也胡氏乃謂以夏時冠月周正紀事爲孔子特筆此甚不然蓋四時始春終冬所以成歲夫三代建朔雖不同然正月必爲歲首歲首必爲孟春其序可見也今若曰周月則春秋所書正月爲建子之月矣謂建子之月爲春何夏時之有若又以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以爲作春秋之證則益謬矣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人豈有孔子可私易之以惑當時視聽哉孔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

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既曰從周則三代所欲
損益者未嘗冒易明矣若又以春王正月為孔子特
筆則周當素不頒朔策書所載皆無時月可也然魯
自文公始不視朔有司猶供告朔之羊故子貢欲去
之孔子以為不可隱公四世至文公文公始不視朔
則隱公猶視朔矣加王於正不其時乎何以為孔子
特筆也哉

表汝中贈言

表汝中將之春試過予請所贈言予曰汝中篤志時
敏賢於人也多矣予何以贈之雖然斯道之傳本無
難明世溺見聞不復能反予姑摭其尤惑者以贈汝
中且以告夫同志云

或曰良知之知不足以知道良知之良不足以盡道
必益聞見而後盡也予曰昔者告子見孟子道性善
而疑之以為性無善無不善孟子乃指人心之至善
堯舜途人之皆同者喻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故告子之說
破而斯道之傳賴以明也其所謂情者即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四端就其本心言之則曰仁義禮智就
其知覺言之則曰良知今反謂非人之固有而必欲

外鑠哉夫欲以外鑠爲者蓋由後世以來人以功利爲習不務天理之純以要本心之安惟欲博求聞見之似以遂其速化之私習之既久不復能反雖有明知亦爲所迷故有此說夫豈聖學之源如是哉

或曰知行惡可以合一苟不先知行將何措予曰知固先矣人未之思耳夫曰良知則無不知知而不行乃爲衆人知而能行斯爲聖人凡知之必欲行之則知始於此而行亦始此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昔者傳說歷陳其說于高宗至於末篇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合乎先王成德蓋謂良知人之

固有所陳之理人孰不知但私意間之則行之惟艱苟不爲私意所間即所知而行之則皆合乎先王成德此乃知行合一之要旨作聖之真訣也後世昧之而不明者蓋亦由功利之習勝聞見之說昌也

贈四子別

田子中蕭時化方居道周本洪將歸問所以卒業予曰堯授舜曰惟精惟一此萬古聖學之源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後聖用功之要也孟子深體認之見其心之惻隱者而命之曰仁羞惡者而命之曰義辭讓者而命之曰禮是非者而命之

曰智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之謂情情非
外鑠人自弗思故指其用工之要曰弗思耳斯情也
乃人心之獨知萬善之所由至誠之所根故爲天下
之至一非思則不精非精則不一不一則紛紛而思
要皆意必固我之私而不足以立天下之大本故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明精一真旨不可
毫髮差爽故習亡悟空謂之老釋持案冥心謂之下
禪憧憧不息謂之功利後世聖學不明人每不知下
手之端是以經綸無緒王伯老釋襍用而不知此生
民所以日困而久不蒙至治之澤也二三子苟有志
于此惟日孜孜而不息斯道其在二三子矣

紀言贈浚川子

浚川子將入總北臺過某而問曰子之相知於我日
月其幾易矣今我之行子亦有以贈我乎某則稱所
以佐 天子濟斯世者贈之浚川子則矢而謂之曰
苟盡子之言予若有怠子將聲其罪而罰之某亦矢
而謂之曰苟竭子之道而有不濟某亦自此遁矣遂
紀其言以遺之

今日中興之難甚於開國自古豪傑皆不容易蓋開
國 君臣草莽際會必先同心然後與之戮力故昔

樂憂患無所不共是以言聽計從惟志所適其功易成也蓋中興之時必承積衰之後風俗成於見聞人情安於所習君臣勢分不能皆如草莽苦樂憂患必無當時之情況爭榮競寵貢諛投間自陪曩昔言聽計從實有未易此中興所以難也

前日 朝廷之上諸公之間雖立中興之名實未嘗知求中興之實以定中興規模所以 上下皆無定志以致彼此參商卒為小人間隙之地黨同伐異紛紛至今而未已也為今之計須定中興規模先有以堅其志然後其事可為也

易云納約自牖遇主于巷此實古人深知君臣勢分之遠人情趨向之殊然為大臣而欲盡格心匡輔之道必有甚難而不易致力者故指牖巷之理以示之謂人心必有所明人情必有所至苟能察識如見其牖則必納約如見其巷則必遇主不獨君臣朋友之間亦有然者

度當共濟之人必先盡至誠相愛之心此所謂先施之道使信在言前然後忠告協恭之道皆得盡矣今日經國知人濟變之道只在於至誠至誠之本只在獨知之地獨知之理是謂良知是所謂萬物皆備

於我於此慎察而精思之不使一毫習染之私得間之則為精一之傳致知之學於此纔有一毫倚泊于外便非盡心知性知天之道便不可以立天下大本經綸天下大經知天地化育故曰至誠之道夫馬有焉所倚不倚一字實千古聖賢傳心之要慎不可忽故子思於不倚之下方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言必如此然後能盡至誠之道故贊嘆之無已也其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者堅固之義此一字亦不可忽蓋聰明聖知皆人所有但為習染私意所蔽則眩惑而不固所以不能

盡至誠之道

致曲之誠至於形著而明則彼此親踈皆無疑而共信之信之則必感動變化此乃至誠極功故云道並行而不相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又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知至誠妙用綏動翕合而非常情可測今日治亂安危只在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間其成否轉移之機只在 聖明一心而已 皇天悔禍亦只在此既知其要則協恭同寅委曲盡道皆在此矣果天欲用君子而平治天下小人雖極援結機械之巧亦將自敗而日遠矣果天不欲用君子而平治天

下雖極委曲盡道亦無如之何但君子求道則當必盡弗使他日有遺慮也

志專患得失而事援結者此小人也小人之欲只在富貴權勢不可與共天下之治其情必嫉君子惟欲引其黨類故論人置治皆不可謀而當知所慎但皆承君寵而在寅僚則甚難處於此必欲與之同則是同人于宗而非同人于野則將有失身之咎必欲不與之同則將早見嫉而速見排矣此須精思所以處則必有道惟願無忽

韓魏公云若知其為小人則當淺與之交此言有味

今小人猶未大肆其惡盡逐君子而空者只緣兩兩相持有所未敢近占數事其意可知若不有此君子無遺類矣

知人之要只觀其志如志專富貴但能謀身謀家而在於得失雖有事功風節忠厚委曲及標致文藝之美只是小人之流有為之為惡可望共經綸之業如志專道義但以為君為民為天下而不在於富貴得失而有事功風節忠厚委曲及標致文藝之美則皆君子之道可共經綸之業矣故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瘦哉人馬瘦哉此千古知人之要

也
好名之士其情頗多不可一律然要其極皆從古人
糟粕與時好之間致力然亦有虛實之辯為利不為
利之分其是非賢否最難定擬或有鄉原居似忠信
行似廉潔非無可非刺無可刺可謂賢矣然原其志
只欲一鄉之人皆稱為原人故同乎污世合乎流俗
不可入堯舜之道非有道眼君子不能識也要之俱
不察天理人情之安而無益於人國家於此不察若
欲須之以畷大業必敗事矣且斯人之流於君子小
人必有所不辯其為害可勝言哉

文藝之美者最能動人其患得患失之徒或能美其
文藝固不可信然有好名之輩或輕得失而美其文
藝其志皆不在天下國家皆難共事

科道之選實 國家治亂君子小人消長生民休戚
所關不可不慎 祖宗舊制載諸憲綱不用新進初
仕則知今日選用皆失 祖宗之意且近 朝以來
况有賄賂私結而選者其或不然亦欲多植私門
李所以用之益雜而壞之益甚也此意須

朝廷先知然後求其變通之方慎擇而慎選之則必
得其人譬之珍寶異物世皆為無苟有勢力篤好之

人則不覺其充盈矣

生民休戚風俗推移只繫於守今之盡心不盡心守令趨向只繫於巡按之抑揚與錯故知巡按之擇尤當慎也

先朝巡按欲考官員賢否皆有次第管轄之道必先因正官求其僚屬如在布政司則求之布政按察司則求之廉使各道則求之分巡分守各府則求之知府各縣則求之知縣故體統易明職守易責其有不當則因得劾其人孰敢不公孰不勸懲今則不然必於所私厚知縣推官而私問之或遇浮薄無忌之徒

毀譽必至於失真况又以私心好惡行其間其猶足勸懲者寡矣

今日科道與巡按彈論官員每不求其職守而別有所謂毀譽者故職守日廢賢否益不可辯人亦難於自立矣若使舉刺差繆都臺不以稽察吏部不以紀錄有所黜陟亦何顧忌而不以喜怒行其間也

祖宗時糾察封駁之司皆以律令為準文卷為據指陳必有實跡年月或有謬妄不實憲綱法律皆有明條而並無風聞之說又有講讀律令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按察司則上下皆有可憑而人皆得措手足

其據文卷卽今刷卷之意但當初隨時送刷舉之有本行之有要而非今日毛舉細事以應故事

年來 朝廷命令不惟有司視之甚輕而 朝廷亦不自惜此必有故非止一端實不可不講實不可不慎也於此苟得其要則中興之機思過半矣

民間詞訟必使自下而上其載之法律教民榜諸司職掌問刑條例者皆有深意存乎其間且教民榜開載州縣詞訟除姦盜詐僞外其餘皆於親管里老處具告不許先於州縣蓋以里老與民親近得委曲勸喻使之和息里老如有不能州縣則督其後使無容

奸此意深得大易釋訟安民之旨 聖祖立法可謂仁矣今有為州縣者專批詞訟于里老則失之遠矣舊例民間奏訟必由府縣問結曾經撫按覆勘不明方許陳奏今每有素不經由府縣問結及無撫按勘斷而徑赴京陳奏皆與准行且當時因誣奏誣告之風大行生民不安故問刑條例有誣奏誣告十人已上問發充軍為民今皆不見舉行此所以誣奏誣告之風又復盛矣

古之君子於世也必盡其心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未嘗有必也今之君子則反是

其曰務勢利者則必於仕必於久此患得患失之風所以日盛而莫止也其曰薄勢利者則必於不仕必於不久此尊主庇民之道所以日希曠而無聞也惟吾子勢利素薄必仕必久之心固知其無必不久必不仕之意惟恐其或有故敢申以古道惟願以古道終之則彼我之情天下後世皆無憾矣

贈周仲玉守巨津

周君仲玉為天台令三年陞巨津守或曰仲玉之為天台也廉以律已簡以濟事愛以惠民可謂能其官矣能其官則應躋近地陟華階今巨津為滇南僻壤

滇南為中州遠地豈所以處仲玉哉處非其地是謂無勸仲玉其無愠乎仲玉其可行乎予曰論則公矣非所以知仲玉也夫仲玉之所學者盡手已而已盡手已則無與於人亦無與於天蓋賞罰而予奪之者人也得喪而窮通之者天也已盡則賞之不足為榮罰之不足為辱得之不足為得喪之不足為喪人孰得而予奪之天孰得而窮通之哉故曰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不以富貴而淫不以夷狄而變不以患難而改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仲王之志在此矣則巨津何以謂僻滇南何以謂遠或者之言果知仲

石龍集卷第十終
王哉雖然君子行蔽視乎時審已去就視乎力苟時
可行吾何爲而不行苟力可任吾何爲而不任仲玉
之出處在此矣或者之言果知仲玉哉予書以贈之
仲玉其慎之

石龍集卷第十終

石龍集卷第十一

序

送方石先生應 召序

今天子欲致唐虞之治臣工詣闕言理謂得人爲
制治之本國學爲育才之地其責莫先於祭酒於是
輔臣內議群臣廷議咸以方石先生爲宜蓋先生嘗
以南雍祭酒謝歸十載今進少宗伯主北雍事

天子實致尊賢之誠詔使數至先生數辭皆不允先
生遂幡然將赴闕或謂先生養志泉石絕念富貴
今日之出庶乃撓素心乎縮曰不然君子寓世若櫟



韜光孰不欲澤被天下惟患時之不偶不自媒求鱗以枉其道今當側席求賢之日責任既重禮意既周已無自媒時無柝鑿有何不可尚為逡巡之計以失天下之望而孤

天子之心哉且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公孫龍百奚孔明之流雖王霸之術不同未有不待求而往亦未有求而不往者今先生之行真能以道自任惟義是歸將不以此為先生足又進之以宰天下內贊以致化外施以成治使奸諛欺儉不得而肆賢達中正具在布列遐夷荒服不得而擾災淫水旱無自而妖所

謂禮義廉耻以興而四維卒固為國家立不朽之規模開萬世之太平又孰非先生之素心而云有撓哉若夫圭爵牙纛之為榮固不足為先生之有無亦非所以論先生也

燕市悲歌序

燕市悲歌者都人送東鴈先生詩也云悲者紆其懷而致其感也先生少任俠慕荆卿班超之為人欲立地作奇男子走場屋不利歲貢禮部入廷試第一應授教職先生曰我豈能為是官耶乃藝辟雍以俟既二雍各論方居之先生南人當入南雍又曰我豈

三台文獻館
東雅館南雁

天下有卷二

不可在輦轂下也遂不去竟用是困群公貴人皆知其名但無肯援之者先生亦無撼之東山劉公以黨錮為逆瑾所逐衆愕莫敢近先生為經紀歸裝送之數程及逮繫入獄往來獄中伺其食卧至戊酉夏欲與俱去念親老而止又欲持刃于隘俟瑾殺之凡在都下落落七年歛死者與危難無依而急之者不知其幾辭受之際雖親一毛不妄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侗儻丈夫崛起塵埃者矣是故悲歌之所作歟雖然物各有用鼎不以支車柱不以摘齒豈終無用哉若先生于時終不遇者則皆天也天有不遇聖賢亦何

能哉自今已往天者時者予亦知之蓋將與一二同志裂冠斷帶望鴈山而托迹先生其為我驅虎豹置樵爨哉

送葉一之序

盜起四方蜀先最甚州邑之能完好猶足理者無幾凡仕皆不願趨以為大戚吾鄉葉君一之舉進士選重慶推官重慶蜀郡也當水陸之衝尤人所不願一之受之慨然衆皆羨其難鄉人仕于朝者乃徵予言杜其行予曰君子之仕將行其志也趨而就之詎有所擇舍而去之詎有所避雖之窮荒絕島蛇虺為隣

亦將以行吾志也况重慶在輻員之內乎夫民之情好生而惡死樂安而懼危天下古今同也惟上之人能有以生之安之則民孰不樂其生求其安而忍為盜哉况盜即民也苟謂之為赤子將何盜之不為民也苟謂之為豺狼將何民之不為盜也今為民上者挾欺詐以乖民之信騁嚴酷以撓民之良使之皆翬然喪其樂生求安之心是皆驅之以為盜及盜之興也則為之悉營伍修弓矢利戈戟竭府庫之有啗之使戰窮其力而盜日轉熾然猶不之思也為之怯者曰盜皆豺虎吾何力之能為為之悍者曰盜皆狗鼠

吾祛之易耳嗚呼盜果不可息哉曠日以歲有識憂之于心在位未萌于慮予故言之為一之贈又以告夫司民寄者庶幾重慶之有瘳以斬天下之皆瘳乎

交游贈言序

施聘之出一卷視石龍子皆與游吳人詩請予序石龍子受而弗謝客在坐者啞然笑曰子忘其戒耶猶為多言之好乎吾為子弗暇矣石龍子曰君子之言各致其情耳苟非其情雖王公弗能強豈不見夫嬰兒者手失其母見婦人者輒啼而就之麋鹿牢於園檻望菴蒼為之跳躍抑予豈有嬰兒麋鹿之情而未

遂乎予嘗往來吳中見湖山清越蕭爽夷曠思借餘
皇尋甫里舊跡招志和季鷹之鬼起之千載相與謳
吟于雲嵐煙水間以與世不相識顧縛一官凡情俗
態如蒙溷垢而未去翻思吳遊之樂如層霄碧落之
不可至柰何予言之靳哉施君謂然也請書以期

別甘泉子序

予欲學以全夫性之道知寡聞不足與手大明欲其
友三年而不得求其師六年而不遇自謂終焉棄德
者矣反而視之其身常如槁其意常若失得一官若
負穢或有告之曰越有陽明子來矣子何不知親耶

乃亟趨其館而見之陽明子坐與我語歸而猶夢之
恍若陽明子臨之而不敢萌一毛于私於是乃源源
而見之遂不知有我之百骸九竅矣陽明子曰有南
海甘泉子者在予友也子豈欲見之乎翼日偶於陽
明子之館見之其容簡其心一其示我之言蓄而盡
入其館遂拜之於是二子之庭日必有予跡矣陽明
子曰吾將與二三子啓雲竇帶西湖以居諸甘泉子
曰吾其拂衡嶽拓西雲行與我三人遊之又相謂予
曰子其揭天台掀鴈蕩以候夫我二人者予曰我知
終身從二子游二子有欲我何弗勤且我結兩草亭

各標其號以爲二子有焉何如無幾甘泉子將
帝之命欲之于安南之國予則憂之曰聚散其自此
乎子其舍我矣或問曰何憂也子過矣天地之道理
以同聚物以異散今子三人理則同矣物則類矣浮
遊之間何往而不與聚而子猶疑其散耶曰吾欲之
甚而易之惑也夫自世喪道世之君子白玉于外而
中磻也其不可與道也久矣而吾忽得二子者不啻
景星快見而鳳凰樂觀之今離索於此此吾之所以
爲憂也是何過哉子行矣遂書其言投諸其笥以勸
子之不我違也

送王純甫序

王純甫將之應天教過石龍子言曰向吾與子友朝
夕相觀以心雖不言可也今吾將別去子亦俟時而
適宜有以贈我哉石龍子諾而問曰今有人外刻行
工辭博記志專爲聖人務先知誦古言求探幽蹟不
逃隻字自謂已造乎事理之至而足乎性命之真考
其居則筭焉而弗化其弊也支離而身不與者衆矣
可以謂之善學乎曰不可曰惡可哉曰敬斯可矣曰
今有人知敬爲要而守惟玄靈之府持之不暴悔之
不遺藏能反其本矣求其至則涼乎弗類其弊也禪

而內外兩離矣可以謂之善學乎曰不可曰又惡可哉純甫曰子奚謂可曰察斯可矣純甫曰然吾嘗聞諸陽明先生矣石龍子曰雖然子亦聞內外之辯乎以左樞者巧以鉤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憊爲其重內而輕外也而巧生焉爲其重外而輕內也而憚與憊生焉夫技一也余之所大懼也而願與子察之察之以不倦其庶幾乎今純甫篤志聖賢舍榮盛而就寂寞而余猶以此進之何居

送王崇賢序

王崇賢復爲霍山令過余而論政余曰其學乎遂論

學余曰其政乎崇賢曰政既謂之學學又謂之政吾何居哉余曰學亦道也政亦道也求諸道而已矣道者天地之所自道也斯道也魚得之而沫于淵鳥得之而飛于天日月得之而後明江河得之而後流堯舜得之以治其天下文孔得之以教于世顏淵得之而不違若愚宜僚得之而弄丸彭祖得之而壽釋得之而釋老得之而老楊墨得之而楊墨以及師曠之音輪扁之斲輪庖丁之解牛何入而不得之哉得之有偏全用之有大小故曰道有不同君子知其不同而不強其同但求以自得而已崇賢曰噫吾乃今知

所以治邑矣子又有說乎余曰向子舉進士吾不爲之賀而爲之吊及子爲新塗黜于時吾則不爲之吊而爲之賀今子獲公論復其業吾則爲之吊賀之間子知之乎子知之吾請與子論道矣夫道非茫茫求之則得是故得道者無所不可况一邑哉吾子其勉之

送吳禹城序

或有問於石龍子曰今之從政者何如石龍子曰民輸溝壑桀滑是滋吾不知其爲政也曰若是其可悲乎遂問曰疲民何以拯之曰實有志者能拯之曰奚

居其實曰心在于茲而不自知其在于者能實之子不見夫慈母之于子乎心誠愛之無所不至而常不自知其爲愛今有愛民之心如慈母而民猶不得乳哺响濡以生者吾未之見也又問曰奸民何以治之曰無心善惡者能治之曰無心何以治之曰民之善惡誠僞溷頃刻耳目而可盡之乎惟誠心于愛民者斯無心於善惡而民之善惡不能隱子不見夫樹者乎樹者但欲其樹之成日望其榮茂恐恐然懼剪伐以傷之然後見蠹理者而去之則去者無不當而存者無不遂矣又有問曰吳昧齋守昭爲禹城令何如曰

莫宜焉曰何以言之吾與昧齋居鄉見昧齋登科二十餘載鄉之少長無賢不肖皆曰昧齋老成人無異語老成人多真心惻怛吾是以知之昧齋行過余言別遂書以進之

送族弟叔開序

予舊族之子叔開將歸莆陽黃巷其兄庫部主事伯固請予言以壯之行予久不欲多言謝之伯固曰子不知吾弟耶前年初就室于楚念吾母及吾於茲道棘不得來輒悲戚不已今始遂其來月餘適獲先君贈 敕欣欲捧歸告于墓靈吾弟孝友人也子不知

耶且子吾宗輩世數雖遠而骨脉聯焉吾是以屬之子惡辭子素重伯固遂不得辭乃為言曰叔開信孝友矣然欲知大孝友之道乎粵吾黃自唐忠義公以懋昭德樹家于涵江八世及我祖都監公分澤于台榦聳條縱備懿踵踵兩地相望未替于今噫豈偶然哉陶土斲木尚有自者苟不有作權輿孰從叔開能知所自作者乎思所自作而不事外求舉吾同祖之人而勸之俾各得吾祖之心以演吾黃無涯之慶則叔開孝友之行豈直今而已哉予雖不肖尚願與叔開相力勉之遂書以畀叔開又因以告吾宗人云

送施生存宜序

聖賢之心因言始見六經四子者言也求心必自知言始知言必自為己入故昔儒皆以身求遺經而得之今天下庠序孰不曰有六經四子之學要其歸能得其皮膚者寡矣蓋徒能誦其言而不知求其心或能求其心而不知求諸己此聖賢六經四子之道所以不喪於秦人坑烈之慘而喪於今日也故今日之士散于已而不知後于物而不悟世道以之漸降生民以之日困不亦深可悲乎予嘗有志求之累歲而竟無得適者受官都下始

會陽明甘泉二子者一語而合遂成深契日相親炙或庶幾焉然猶為他事所間一出入無以致其專深靜一之功故欲決去山澤求畢此生而未

能也施生存宜偶聞予語輒棄所習欲從予游予慚而謝之弗可夫存宜朴茂近裏不淫流俗有見如此雖天下豪傑猶喜之于于語之云云告之以善况同鄉親厚如予哉予聞聖學以敬為要敬者天命之所流行也一息不敬則天命於此間矣間則不久不久則不熟不熟則不得為聖賢故欲學為聖賢者必居敬以涵其心即心以究其理循理

以盡其性勉之不息斃而後已其必有得乎存宜勉之

林和靖詩集序

余嘗讀西湖處士林逋詩曰山木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曰志肥幽遁以孤山爲不足隱乎及讀史曰逋詞澄澹峭特既就稿輒棄之或謂當錄示後世曰吾方晦躅且不欲以此名一時况後世哉以今所傳乃好事竊記者曰是真理光鏿采者之爲深矣乎他書又曰逋隱西湖朝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投啓贊其文以自

炫濟短之止以文學薦詔賜帛而已嗚呼是胡言行之殊致逋將不得爲同文仲先之儔與夫自淳古既邁聖道日漓人懷勝私以詭賢窾聲以相嚇故一知所好而競心生焉知尚道德則競在于道德知尚風節則競在于風節知尚功名富貴則競在于功名富貴以至行義經術詞章技能之所在槩莫不然夫競則妬嫉至妬嫉不已而毀言興是以世士美懿鮮或弗虧雖聖人不免獨逋也哉且逋嘗不禮許洞洞作譏訕至今浮薄之口猶誦之何傷也君子惟求自立而已不求自立而欲求人之無毀難矣雖然繇逋之

跡以考通之心蓋通亦違世不恭之流歟鄰老林君
好尚甚雅輯其詩將以餞梓且自謂其文齋云

實翁先生壽序

友人駕部員外郎徐君曰仁馳价以書來曰外舅吏
部尚書致仕實翁王公今年壽七十九月晦日生辰
也將與子弟賦行葦歌棗竹獻卮酒吾子爲通家何
以相我一言乎乃拜而言曰公蚤以文章第狀元出
入青闈爲講官位卿長獲 天子眷寵爲士雅望此
固可爲公榮未足爲公之至也公門墻清夷子孫羅
立閭里嘻响賓祭以無乏此固可爲公樂未足爲公

之至也公歷事 三朝卒以明哲自全優游壠畝放
浪湖山以與煙霞麋鹿樂其餘此固可爲公賀未足
爲公之至也抑公行年古稀而上有太母九十六年
耳聰目明筋力如少壯慈間正則得以盡公孝養之
心而下有令子得聖人之學於燕傳方將龍蛇其身
求天地之化鬼神之妙以爲道以待百世有徵曰仁
則公之壻亦以其學爲時偉人以此爲公之至古今
可多有乎譬諸熊蹯與鮒炙共食食者美之每慮不
可兼或有得者未足以爲難然膾龍膈鳳靈糈爲飯
飲以甘露則有非人所可得者可不爲難哉故曰莫

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矧公遭危疑處權奸懷之以恩而弗居撼之以威而不動人或忌而毀之在朝則引身以求退在野則忘之而無辯魏然高山淵然鉅浸曠然絕谷品彙萬有靡不自茲出非公其誰歎噫天實篤之故公優德而完福也宜哉縮先選部公同年而好公子守仁縮則從而賴其成卽所謂得聖人之學者於是以為公壽

心賀序

柯丈尹陽江封太傅張世傑墓于赤坎祠而考之白沙先生與其徒爲賡歌命曰心賀曰此風何可長此

恨何由申其傷夷狄之變乎又曰臨事誠已踈哀歌竟云云惜其時尚可爲乎宋亡其臣文信國陸丞相與太傅呼創殘掬輜遺觸險巖播長濤當蛟虎之吻載踣載奮厯社稷之難其爲忠也至矣然尊孺子奉婦人制命奸臣自搯其吭掣忠良之肘不正名揭義求宗英深圖遠舉坐失事機其爲智也何如自伯顏入國郡路奔降無一策以收之童子知其不兢潛棲如靡緡如嬰臼可也慮不出此卒沉溟解悲哉矧元旣得志胡官吏師暴其民顛倒先王之禮物贓淫不戒兵疲海上令毀冠裳闔戶悲號非其時也遲之元

主既薨伯顏已死匹夫假趙孤當響應况天下信之
如三君子扶帝胃伸大義以出也雖然決肝膽竭貞
臣之節其心落落要與秋霜烈日爭輝潔掀宇宙泣
鬼神以視虜庭北面誰可少哉此所以深慨于昔者
而重賀之於今也柯丈名昌字廷言

秋泉生詩卷叙

秋泉生畫山水寫真少谷鄭子見而愛之贈以詩秋
泉生篋不示人必埃知少谷者使歌而和之卷成請
余叙憶余嘗與少谷衝雪登紫霄步危岑提壺嘯歌
望滄溟傲睨天地不知有人世又憶嘗與南洲應子
同少谷坐鴈山觀瀑布霏微下浥鬚髮皆濕時聞雷
霆于絕壁澄潭間且少谷又嘗與孫大初乘月汎洞
庭浩歌漁父若神僊中人秋泉生皆能畫之否耶秋
泉生笑而不對余乃爲之叙

西坡翁輓詩序

輓詩之作非古乎死生一往來也往來一晝夜也晝
夜之變寒暑于之推移古今于之代謝蓋即其變者
而觀之乃有不變者在即其不變者而觀之乃無時
而不變則天地猶一人古今亦一日長于萬古不知
所以長短于旦夕不知所以短庸知生爲可樂死爲

可哀耶古之聖人有見于此以達幽明之故故通晝
夜而知所以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獨立與天地參也
况爲歌詩出非其情無益損而爲之悲戚哉夫然則
知三良之哀田橫之吊皆非至歟今西坡翁生能葆
真歿能有傳雖照赫奕驚世惡知喟歛之間不有靈
明獨照往來而不息者哉亦何事怛化以爲之累吾
是知輓詩之作非古今累牘於西坡翁也何有

送林典卿序

林典卿將之解守吾黨之仕于朝者送之國門作而
言曰典卿少爲舉子已表表出色赫然馳聲既與二

弟聯登鄉科人益榮之典卿不自足親師友將尚躋
于古人今不獲一第以有茲命其亦有所取負耶其
將必有所於耶夫丈夫一命而至大夫受之幾千里
可謂榮且有其時矣况解中原天壤一氣一風氣
所萃稼藝茂碩畜牧蕃滋工賈流通所以出焉其人
敦質堅毅易與爲善典卿素蘊每意天下事者無足
爲者茲行因其俗樹其政教其不有以自見乎雖然
昔庖丁一刃十九年解數千牛其鋒如新發硎蓋得
之於術者進之於道矣其言曰彼節者有間而刃刃
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有餘地矣典

卿有志於學砥礪歲久亦嘗有得於道矣乎得於道則於治鮮亦恢恢乎有餘力矣以之自見也何有典卿既行余遂錄其言以爲贈請必進於道而已夫

東岡詩集序

詩關人品察其志之所安以求其性情人莫能遁之矣故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余嘗讀衡門而知隱居者之無求也讀伐檀而知有志者之不苟食也讀七月而知有位者之盡其職也讀陟岵而知孝子之思也讀黍離而知忠臣之情也讀伐木而知朋友之篤也讀抑戒而知君子之進德也即此以求

後世之詩然後優劣可辯也東岡公以長厚之德博達之思出而爲詩簡質精婉有餘韻豈蘭若翡翠嘲風弄月之可同論哉公平生自得甚多此特云其詩耳某人欲刻于武林故贅此以俟讀公詩者謂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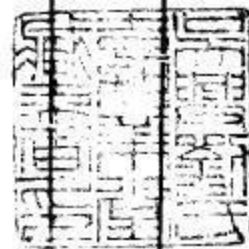


石龍集卷第十二

序

王恭人壽序

歲六月晦日王母太恭人丁氏壽七十肇生之辰也
 其子尚寶丞坊率諸兄弟子孫服其服酌酒于卮崇
 歲于豆跪堂下拜以為壽其壻邑諸生紛等亦各執
 觴賦粲禾進而次之於是族人媼賓皆柔頎頎而登
 遂載螽斯樂然有相有前而言曰恭人今日之福盛
 矣其恭人之德有以致之歟恭人之德乃不妬忌有
 以蓄之耶或問曰不妬忌是乎曰不妬忌惡可易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舟瑾案裏常
在裏

古則有之固以惠天下澤萬世而未艾也今則未見也此人才之所以日衰而世道之所以益下也蓋夫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一念之良氣感聲應化於精神淪於骨髓而萃於子孫為仁為公為恕為貞直為忠孝為至德因緣衍曼其為利也何如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一念之乖氣感聲應化於精神淪於骨髓而萃於子孫為戾為逆為獍為媚嫉為貪黷因緣衍曼其為害也何如不妬忌顧弗足稱耶恭人德性天成柔溫閒則不事芬華得古淑姬之體既相太守公為時良吏及于子孫而又享于其身皆已彰彰大者其他

固弗暇論矣紉余弟也以余嘗與婣賓之列請余著其說以為世勸云

送呂太守序

國家設官縣有令郡有守等而上之然後有藩臬有部使內有天官冢宰酌而告之天子而黜陟行焉是故自內而外天官為重藩臬為輕自上而殺藩臬為重守令為輕然而天子得與民相親以行其教化而治其爭訟課其農桑而出其租賦非守令莫賴故治得其人則一境之民安不得其人則一境之民病故守令者天下之本也漢宣帝拜刺史必親問以考其

名實唐玄宗親選諸司長官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又自爲詩以贈之其所以重之如此其至也國家承平百餘年守令非不擇其人非不嚴其黜陟然而奸宄充斥民日無聊四土之政或弛而鮮舉何也則部使不以民隱爲急 朝廷不以民風爲課乃以迎合巧飾爲賢苛刻矯訐爲能上下胥習抑揚以矣其實予奪而爽于公守令之職猶克舉手民毒此久矣天下何自治哉今年夏六月以南京刑部郎中呂君調陽爲南安守識者咸爲 國家賀謂君廓慎敏決文足潤之將斬歲月斯民必獲父母南

安之治必可觀也君行顧吾臺而別臺諸君俾書以貽之且以上司牧之楷範焉

送僉事鄭君序

今上四年夏六月以南京大理寺副鄭君文川爲四川僉事告行于吾臺或曰天下之治在郡縣郡縣總于藩而監于廉訪僉事則參廉訪而分監官雖下廉訪而權則過之郡縣不獲其政民所仰翹在于分監分監又失其理民無所賴矣然四川自古巨壤道衍而人衆山谷幽深民苟失所雖郡縣之近猶不能翹而尚可翹之分監哉此分監四川之難爲也或曰今

爲政者不知清靜緊要之足久施皆好權而喜奪凡
爲分監必奪郡縣之權分監所以日勞而無功郡縣
所以日冗而廢弛苟有君子必知當務莫先繩糾郡
縣之長吏次于其僚屬郡縣得其人則分監之職無
不舉矣分監舉其職天下尚有事哉或曰君庶簡嚴
正練達既久必能端執憲本公其好惡不拘拘于條
法期會之末矯責于人將見俗可自變民可自安固
有行之於不令之先者矣衆皆曰然又以君尊府憲
副公與先君同年有世講之誼故俾書以贈其行

送黃誠甫序

士有曠千古以爲志超一世以自立者其自視常歉
然未足才效一官不以自負行比一國不以自多德
合一君不以自榮道徵當世不以自高惟日求其志
必要其成不以王公將相而加不以蓬蒿陋巷而損
不以刀鋸鼎鑊而泯不以患難毀辱而摧舉世非之
而不沮舉世譽之而不勸蓋身可顯晦而此心不可
以顯晦名可榮辱而此道不可以榮辱也黃君誠甫
與予勵志以期自立者非一日矣歲癸未之冬予復
同官金陵方晨夕聚首以講聖賢之學乃今年夏六
月天子命守吉安士夫皆爲國家賀得其人也予

謂吉安大郡民人文物之盛足展布有為以君之才
之學行其所志誠不以顯晦榮辱累其心則所以治
于一方者可以措之天下施于一世者可以垂之百
世亦何但獲二千石之良而已哉若夫操無定立之
志而欲應非常之用求易盈不足恃之實以徼阿比
不虞之名雖小試有所不堪何足論于古又何足以
為國家賀哉君行吾臺皆素重君以予辱與之友故
俾書以贈之且勗其志焉

送祝太守序

嘉靖四年某月以南京工部郎中祝君為思南守吾

浙之士咸往賀之或以思南為西南遠地多居深山
濱溪谷夷獠雜處或部以酋長土風所習人情殊絕
不可責之華法久矣為之守者若非賄交則諸酋不
親既涉私濫則終無可治不治廢職黜罰隨之故人
皆以遠為憚吏部亦以遠為輕惟其輕之而人益憚
惟其憚之而人益怠怠而不治此華夷之所以未一
聲教之所以不廣四方之所以多憂邊陲之所以未
寧也今欲治之非得其人不能欲得其人非重其地
不可夫邊郡在古及國初未嘗為輕而輕之乃近
日習俗之弊非制度之正昔文翁治蜀而蜀化衛颯

守桂陽而桂陽變韓俞謫潮州而潮遂右文李廣馮
唐皆治邊郡而虜人不敢侵犯豈非政由人立地因
人重哉但在司國計者權其輕重何如耳今以君
守思南其亦知所重乎君往而用其忠信長厚之心
行廉慎貞恪之道不以人之中外異其施地之遠近
易其守將見思南之治獨甲上郡邊徼之習於此變
矣君之功名亦於此不可涯矣尚何以遠為憚哉衆
皆酌君而別予遂書為贈

褚母壽序

中都鄉進士褚光楚祖母李年八十有六歲九月朔

生辰也光楚屬友人荆山楊子乘常吳子請予言為
壽予聞壽者德之徵而德與壽符者皆天所屆非人
所能為方其屆之必有所事在國則有元老舊臣存
其典刑以楨醜庶而四方用寧在家則有巨翁淑媪
繫其流風以象孫曾而才德攸出然國者家之聚家
者國之分常相為用屆於家者未必非屆於國也矧
淮甸實我聖祖龍興之始地氣運流行於斯為盛
褚母將庶得而鍾之乎鍾于其身黃髮兒齒久鑄懿
慈為薰為染爰裕後昆有如光楚者方出未艾所以
考其流風稽其典刑以為國家無窮之祉者顧不有

待乎楮母於是為可壽矣請書以待之

贈陸原靜序

夫世所謂豪傑之士者道叔於真見行高於獨成其於人也可以從可以無從從之為苟同可以違可以無違違之為立異蓋所歸者道焉耳夫奚求其他此君子所以見道而成行也陸君原靜其庶幾乎陽明先生如景星鳳皇夫人能知之也乃為當路所忌言官承風旨交論其西江軍功為冒又以其學術為偽異說喧騰人莫敢論君獨抗章上言自引為門人而弗辭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

吾安能知至吾 皇上典禮之說如日月行天夫人能知之也而當路力主異議欲考 孝宗人爭附之雖平素號為君子皆歎然風靡道路以目莫之敢異君乃本公羊氏說上言欲考 武宗既而悔曰吾過矣吾過矣欲請改之尋以艱去迄釋服來京適修明倫大典書成君耻其言揚於冊而弗韙也乃上章自訟人或尤之曰吾求天下之理安而已毀譽得喪吾安能知若君者真可謂違眾獨立有過能改歸於道而不流於俗非豪傑之士能與此乎夫自世教弗明人以誦說為學而弗知因心推孝即性求理徂世

儒之蔽陋失變通之時宜迷繆乎心非一日矣且人之秉彝極天罔墜悔悟之機自君啓之天下之失其性者孰不戚戚然而曰吾過矣吾過矣於乎童而習焉長而信之非信之罪也習也始而非今而覺覺而悔悔而改盛德也此君子所以見道爲有功矣歲六月吏部以君補南刑曹副郎將行過予言別書以贈之且將白君義於人人云

贈俞錦衣序

錦衣指揮俞君文靖將總居庸都督桂公請言爲贈余聞守邊之道有經緯有竒正有權衡蓋墩堡城關

爲經探侯衝掩爲緯足食練兵爲正致精發銳爲竒信賞必罰爲衡明賞明罰爲權知此道者則經緯相生竒正變化權衡相倚如山岳如雷霆如淵泉如飄風如日月如甘雨如神惟如符契人固莫測其端我則坦坦施施乃常情常理人皆易見而易能者也今之守邊者異乎爾廢墩堡而事城關失探候而思衝掩耗食備兵以異精銳失權衡以稱賞罰此所以邊鄙日促邊事日隳苟且支持惟賴 國家威福以僥倖其安耳夫墩堡者乃城關之藩籬耕牧之巢穴探候者乃墩堡之耳目衝掩之機牙兵食由此而生精

銳由此而出賞罰權衡所以濟此而有成者也况居庸逼近畿輔為東三邊內轄內之則易忽近之則易危豈不為邊鎮之至重哉文靖行矣予不他及特以邊備為言蓋舉重以相告也

贈韓庶子謫官序

士必有超世之志而後可以立乎世無超世之志則將汨沒于汚俗之中而無以自拔于勢利之表雖幸言舜趨以終日周冠孔裳以終身適以滋色莊而長欺偽貌君子而行盜跖身廟堂而心市井其何以異於世之衆人而可立乎世哉是故君子必貴乎有志

而亦貴于自立也若夫操無定立之志以異阿比之譽持不足恃之實以矯不虞之名可以為自立乎哉予求友四方恨不見其人也久矣迹者 聖明更化考舊章首以翰林為意 命慎擇庶官欲更置其人以備公輔其時與選者僅十人而苑洛韓君汝哲以提學副使入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予雖不類亦獲廁名其間與君出入班行同游館閣同侍講筵日與論議知君直乃其人也方慟得其友思將定終身之交凡數閱月君典試順天同事有趨當路者與君不合摘其程文指有譏切且當路素憚君忠

直又欲別有所構因搜序文小疵陰用傷擠遂黜君
爲南京太僕丞君行人無不爲國惜之而恨謔人
之罔極也君若不爲意者初君爲吏部員外郎嘗以
耿介自持被說謫官久之起爲浙江僉事又以貞諒
守職被說免爲民今者又以諛謫則三黜矣昔者柳
下惠爲士師嘗三黜人謂其可去曰直道而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略無芥蒂所守益確由此觀之信乎爲
士者不可以不自立也夫人不自立則一點已不可
堪而况三黜乎三黜而世不能浼者由其自立之真
也欲以自立非有超世之志則亦世之人而已矣夫
爲世之人而溷以世俗之毀譽其不緇垢而磨磷者
鮮矣此所以士貴乎自立而尤貴乎有志也韓君可
謂真有志之士也乎同選諸君咸賦詩以道其行予
故序其端云

送張太守治台序

歲己丑台乏守廷議以司徒留部郎嶺南張侯往
台人仕留都者走餞之乃即而言曰浙東居天地之
隅重江隔之故論四方之俗則以浙東爲勝台居浙
東之隅重山環之故論浙東之俗則又以台爲勝故
台士之稱節義台民之爲淳朴其來尚矣然邇亦有

鮮耻鬻猾之疑何歟蓋繇爲政之失非台人罪也夫政本于上上好誠民莫不用誠上好愛民莫不用愛上好廉民莫不用廉上好讓民莫不用讓今皆好詐民何以不詐今皆好害民何以不害今皆好貪民何以不貪今皆好爭民何以不爭故知鮮耻鬻猾之不免也我國家張守置令本以親民即周官之意也故守令之職莫先民養莫急民教不得已而有訟又爲之立經法凡非姦盜詐僞人命皆屬里老使從宜以決之或周喻以息之又不得已而後守令聽之又不得已而後藩府聽之又不得已而後外臺理之又不得已而後監司察之又不得已聞于朝亦反諸

有司以詳其虛實有不循序必重罪而弗聽其意無非欲安民而使之生且樂也或有言治者曰必用周官而不知何古何今其爲安民一也反是而多事之求則又伯者之下矣今之爲守令爲藩府爲監司者亦皆知此道乎由此言之則所謂台人罪者又豈台人而已哉張侯昔爲上高令今爲司徒郎皆以仁恕著稱今茲往也豈非台俗之當還台民之當福乎衆皆舉手爲賀故書以贈之

送黃寅卿歸羅浮序

南京戶部主事羅浮黃君寅卿上疏乞老 朝廷嘉其恬退進戶部員外郎遂其請凡知君者皆惜之以為不當去君乃喟然曰世之謂仕者我知之矣勢利為志得失為患觀望軒輊謂之能依違兩可謂之賢違心拂性而不顧撓官害政而不慮群趨閔集以相譽朋附比周以交援我實病之而不能此我之當去也或曰君素貧其祿尚薄且無為橐何以去為君又喟然曰世之謂富者我亦知之矣奉身豈能逾分裕後固知有命金帛盈庭將以厚禍田連阡陌徒以貽累高棟飛甍持快目前粉白黛綠乃自速亡我實覺之而非願此我之當去也羅浮之陰有先人之廬可以棲止薄田躬耕足以給食子孫讀書樂將卒歲我何求哉予聞而賢之乃為羅山之歌以貽之歌曰羅山高兮色蒼蒼羅山幽兮雲茫茫山人出兮久荒涼山人歸兮鶴飛翔陂可田兮溪可梁樵足炊兮採足嘗山中之樂兮樂未央去何拘兮來何妨回視朝市兮塵襜徕美夫人兮在羲黃

贈應仁卿序

南刑曹主事應仁卿考滿將行過予請所為益予曰子之明睿過人書史滿腹廉以律身敏以治獄已足

自立又何益乎曰否古無自足者仁如周公聖如孔子未嘗自足足則驕吝從生美不足觀矧在吾人而可足哉予曰子果不足則學乎曰何如為學予曰人之生也惟性為貴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不以堯舜而增不以衆人而損化于俗而後私意汨之私意之在今日雖賢智不免慎獨所以辯私克己乃以作聖慎之于獨知之中克之于方萌之際夙興夜寐念茲在茲造次顛沛無時而離由仁義行良知不息此謂格至之工天德之學所以拔乎流俗而異于伯術鄉原者也曰情慾意念亦可為良知乎予曰非也夫所謂良知者乃天命本然之良心四端固有之至善不涉私邪不隨意見循之則聖悖之則狂若以任情自恣之心揣量模擬之似皆曰良知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子嘗學于石門子石門子者予友也請以是質之

符節婦九十壽序

秋官主事葉敬之與予言曰符節婦王氏者良佩之外皇母年二十九而寡永蘄勵志婦道母儀咸無缺失今年壽九十三月乙未為始生之辰其考績將行欲迂道奉母氏歸進一觴子於皇母世聯媿好願丐

一言為壽予曰家之興必有黃髮台背昭其懿德永式嗣衛矧闔內為德之基不有其人何以成之故禮重內則女先四行曹大家謂貞靜守節擇辭後言績饋專潔盥身不垢是謂四行予聞節婦少而守義至老弗渝是其諒也奉姑循禮曲致其養是其孝也教子義方卒抵成立是其慈也克家有道晚益饒裕是其勤也諒孝慈勤四行粹也福履壽考所自致也歷年未久以淑孫子符氏其興乎敬之將上其事于有司以勵世風故作符節婦壽序

賀葉太安人受封序

人子之於親孰不欲養極其奉榮極其隆然有命焉而不可以必得故孝子必飭躬修行以崇其德而萬鍾九鼎不與也令聞廣譽以揚其名而桓圭衮冕不與也南京刑部主事葉敬之以郊祀覃恩獲封其母符氏為太安人同鄉仕而在者皆往賀之敬之曰吾母中歲而寡吾與二弟一妹皆幼孳孳孤苦他日事皆未見豈意閱二十七載母尚康強而吾獲從縉紳後以有今日實吾至願而幸得也敢不承賀雖然古惟孝子能事親仁人能顯親吾猶謏劣敢以此為足乎予曰子方親賢友仁遜志敏學雖大著厥德

與瑤案久存文也
卷六載是篇而異文
甚多蓋此係初稿
彼係其後改定者

溥之天下垂之萬世以尊親于無窮亦孰禦之又何
古人不可及也愈以為然請書以為賀

贈鄒謙之序

俗成則不可變勢成則不可止與俗同流與勢俱往
終身而不覺者衆人也閔其俗回其勢卓然而有立
者豪傑之士也學術之弊自鄒魯輟響至周程張陸
諸子而明厥後學者非無其人或取之而外或語之
而雜或高遠而虛或卑近而陋合圭撮而違尋丈至
于今駸駸乎功利之習熾矣功利既熾則人心日陷
茂倫恣私傷善敗類滔滔皆是遂使斯世之民溺於

汚濁墮於塗炭而卒莫之救雖我 聖明憂勤欲明
是道奈何積習既久一日竟未之回惟陽明先生奮
然而起乃究洙泗言仁之教鄒孟性善之說以闡良
知之旨謂致知為誠意之本格物為致知之實知乃
良知即吾獨知之知物非外物即吾性分之物慎于
獨知盡于物則則為物格知至而意誠著知行不可
以兩離明體用當歸于一源以曉學者將佐 聖明
以有為於是流俗之迷方徃之勢乃如醉夢忽醒狂
瀾乍回不幸先生道未大行中路而殂故昧者反以
為恠讟讟而未已東郭鄒君少以高科為侍從被謫

州佐稍遷郎署其於榮枯得失一毫不芥於心惟以斯學不明斯道無傳爲深懼俛焉惟日孳孳若將斃焉而已謂非豪傑之士能乎君痛考將行諸友請言爲贈予雖不類忝昔共學今幸有察察之雅故書此以見斯道之傳有自也

賀畦樂翁受封序

畦樂翁者江右泰和人也慷慨介潔耻隨俗作業慕蘇雲卿安南公之爲人有園數畦翁率婦子手自鋤植歲時釀酒酒熟摘蔬招田翁野叟共之因以畦樂自號其子食祿有官將迎養翁曰古人任壯逸老吾

垂老安能受食槽櫪間也某遂無以強之今年某以考績獲封翁夫婦如其官某喜請予文爲賀有客在坐啞然笑曰子不見夫烏鳶乎得腐肉以爲珍食之于原上見鳳鳥凌雲漢而過恐其下攫則呀口張翼睨若拒之殊不知鳳鳥漠然而弗知也夫千金卿相世固以爲重圭璋組綬人固以爲華然在至人畸士視之則不啻飄塵土苴之無有今某既將以其羈絡加翁之身而子又欲以烏鳶之語浼之吾恐翁將破青天絕煙霧而不顧也子無以辭乃綴其語以娛翁之發笑云

壽東洲何翁八十序

古云仁者必壽仁者必有後夫仁人心也心得其理則氣和而凝凝則貞固而悠久故壽于其身而昌于其後宜也今觀雲都之東洲翁豈不信哉翁少習子史好樹藝治生不求仕進賦性簡儉食粗糲衣緇袍略不爲意躬修孝弟伯父母無嗣事之如事父母終其世不異舉父母病歿醫藥哀毀曲盡其誠且襟宇夷曠人可親狎故在宗族鄉黨雖暴慢異情亦皆心醉而誠服之往者天下多事嘗論大計數端作書欲獻于朝度不可言而焚之晚歲無事與鄉之耆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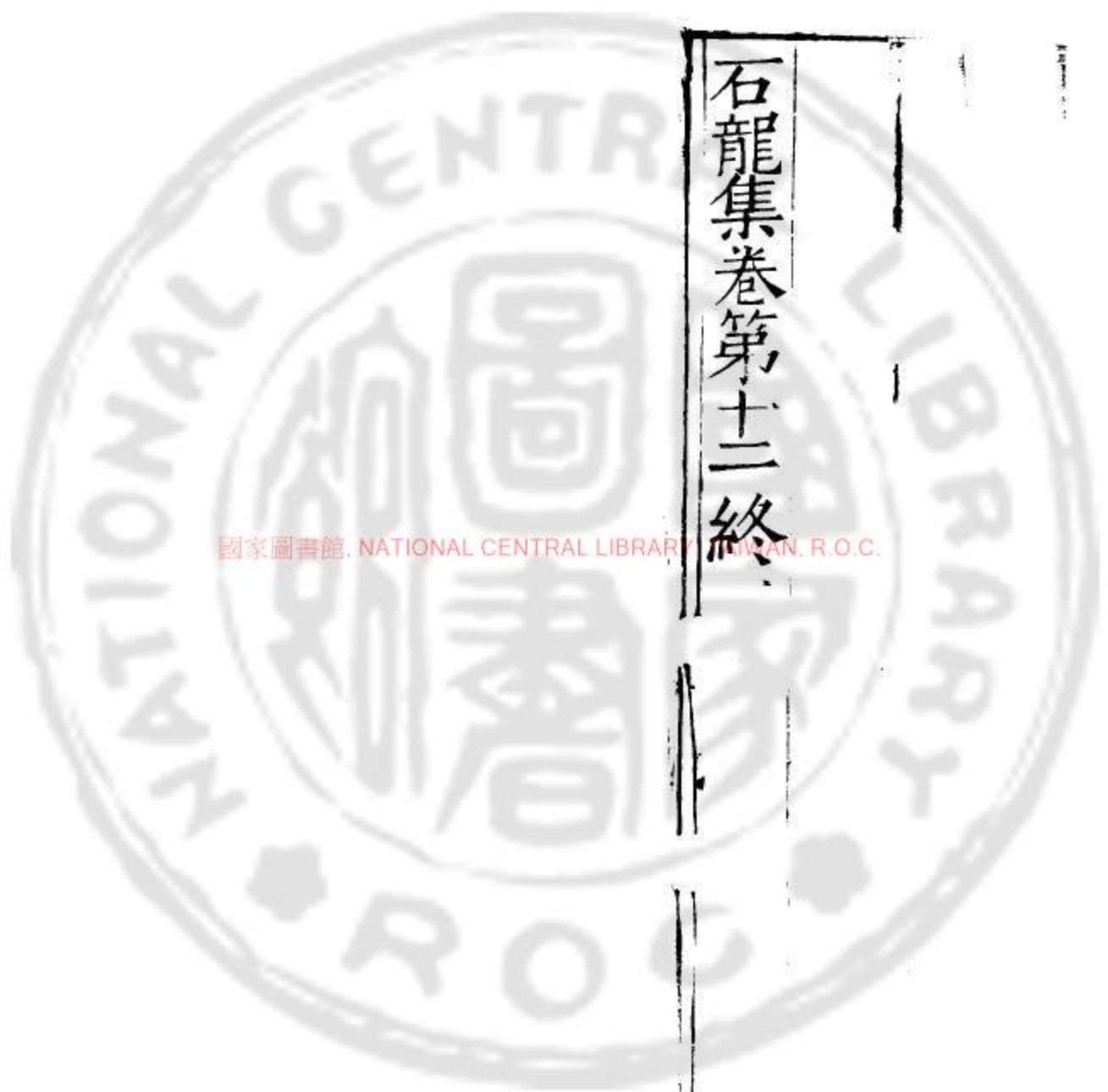
六七人結鄉社行社約法以訓鄉人子弟暇則鑿池養魚種竹交陰日夕芒鞋竹杖行釣吟奕其間今年壽八十康強猶少壯孰謂仁而不得其壽乎且諸子諸孫英偉輩出曰某曰某曰某並舉鄉薦某爲某縣知縣而某與秦嘗師陽明先生得聖門精一之傳勛名事業尚未可涯孰謂仁而不昌厥後乎仲冬十有二日翁生辰也秦友某人某人等請予文爲壽予久與秦游知翁爲詳故書其履社之槩以爲壽

送張僉事之廣西序

國家初制因郡縣以置諸藩因諸藩而置外臺諸藩

以統郡縣外臺以察庶官制雖仍於後世意實歸於
前古可謂簡而有條詳而不煩者矣其後又有巡按
巡撫之設則外臺非監司矣既而撫按收有司之權
則撫按非監司矣既而清戎權鹽及諸有事者亦收
撫按之權則監司又多於有司而有司之職日廢矣
識治者每思有以易之而不能故常異藩臺之得人
庶知所自理幸獲救於什一也廣西乃古桂林象郡
以地則遠在南鄙以人則夷夏雜居視諸藩為有間
故仕者每以為難而人亦以之為陋遂弛其心而不
理其為貪墨者既狃於包苴而不盡其心其為廉潔
者亦惟遠嫌自全而不欲盡其心此所以遠藩日多
事而視諸藩為尤甚也張君冲霄以進士為南兵部
武庫主事予時獲署部篆見其簡靜詳慎則已目之
未幾為職方郎中舉事咸有緒今復進為廣西僉事
其為外臺得人可知矣故詳 國家之制又及時弊
之當知者為告君行其必得所以盡心將挽其什一
以為天下望焉

石龍集卷第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十二

石龍集卷第十三

序

近言序

意以命言言以達意意者本也言者支也夫曰文乃
言意之紀也故意真而言則言則而文明故文乃道
之載也君子以通天地修人紀協鬼神文可易爲哉
古之人非有意於文意至而文成如陰陽之必化如
日月之必明如雨露之必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
六經四子所謂文也下此雖閭巷婦女田野鄙夫之
言亦可誦而感可傳而法其意真也今日爲文皆以

模擬爲工或曰先秦或曰六朝惟欲形似不求本真譬之劇戲飾冠帶幻男女易老幼妍醜邪正悲歡萬變皆非已有而真意益荒由文以究其心由心以徵其事所以叛道害政禍天下有不可勝言者矣東橋顧公悼茲有作爲近言十三篇要皆寫其胸臆之真就其所至而發蓋積意以宣言體物以達政其乃取法于經馳驟于史庶幾不叛乎道昔唐之文承八代之衰得韓退之而變之其文遂昌宋之文因五季之弊得歐陽永叔而返之其文繇興今世以文校士爲害既極於此得公之言爲軌範則公乃今之韓歐非耶予故著之以俟知言者之取也

送梅友王洪實序

世道寔弊人才日衰何哉由夫師道之廢故也夫師之爲道非徒辯析文藝稽訂句讀之謂由其躬行心德以身先人如盂之於水模之於器方圓精粗惟其所成綏之必應帥之必從然後有賴焉今自國學至于庠序及于里社凡任師道之責者能幾人哉蓋國學庠序之無人乃由里社之無師則知里社雖小實天下學校之本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蒙養弗端世之良材里社其可易哉梅友王君洪實幼夫

恬恃廢棄于學予幾弱冠粗知聖道之趨君即慨然許從予游予即致之館穀寢處同之若是數載遂有省乃捐一切勢利之習爲里社師實得家養之方去年訪予金陵司空石湖何公奉常九峰胡公見而重之乃延家塾使訓諸子皆有成效今年其子典登鄉薦將上春官君乃告歸予與司空諸公皆不忍別乃爲圖作詩以贈之故予爲道師道之興廢以弁其端云

姜一愚八十壽序

世稱五福則必以壽爲先然得之有時有地有人焉

夫生太古遇三皇沐淳風被熙景愁苦不入壽獲千齡豈非時乎夫產窮山處遠澤飲苓泉啜杞澗逍遙閒曠壽獲百年豈非地乎文若塞上之翁帶索之叟忘物我齊得喪恬和無欲樂其天真亦壽百年豈非人乎或曰其然乎昔者齊王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之不租閭丘先生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王訝之曰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吾邑人一愚姜翁讀書修潔蚤膺家難遨遊白下開塾授徒卒定居室植產治生足以自奉鞠子育孫皆克孝敬行

年八十雖不獲追上古居山澤躡寒上追帶索葆真
養和偶期羨于浮雲之外然幸生盛世遇 聖明獲
仁政之壽遂耕鑿之富享孝敬之貴則翁亦世之福
民矣今臘月丙午值翁生辰吾鄉人之在白下者相
與觴酒豆肉稱壽請予言先之予幸翁生得其時也
乃為道其平生為之壽

祈雪集序

天人之道常相流通鬼神之情豈終茫昧後世拘儒
曲士不通道要懈於自修乃謂天人相遠鬼神可欺
殊不知一氣之運無往不周一念之誠有感必應蒼

蒼之高乃吾四體之々冥冥之靈即吾方寸之精是
故大人存誠不愧屋漏天地合德鬼神為徒豈其妄
哉歲維辛卯南畿之境自秋徂冬驕陽不伏雨雪愆
期宿麥告枯來稼可虞下民惶惶在位群公咸憂各
致虔忱於臘月二日祈諸神祠是日迄宵晴光朗然
五鼓將作玄雲忽興將曉而雨雨止而霰質明拜祈
拜謁未畢大雪紛集漫空灑迥千里一色漣漣奕奕
萬壑同瑤竟日夾旬遂成三白於是陽瘴宣䟽螟螣
滅沒既而雲散平原晴光澈宇土脉流脂綠滋益發
始信天人之道有如桴鼓鬼神之理如揭日月輿情

大慰益知群公積誠行已之有素也不然何以能爾
乃相與賦詩詠厥嘉瑞賡載盈帙以綰嘗與執事命
綴其末故述天人往來鬼神感應之機以終之

賀戴封君夫婦明壽敘

古鄞封君戴先生壽八十有一配杜氏壽八十今年
八月三日封君生辰十一月七日杜氏生辰仲子鯨
適以南京刑部郎中擢江西僉事將歸持觴酒以獻
請予言為壽予聞三五流精人物受生乖和參錯每
不克齊或壽跖而天顏或貴桓而賤冉或富惡來而
賤伯夷或胤張湯而絕鄧攸譬猶山林之殖草木川

澤之毓禽虫蕃滋零落惟氣所遭而莫知其致雖然
此皆未定者爾若夫栽者必培傾者必覆天地若操
其機鬼神默要其契福履常綏于有德壽考不降于
淫人譬猶黃流玉瓚之相求薰蕕冰炭之不入抑皆
適然之數乎封君之先本吾邑南塘南塘乃詩禮舊
族淵源之來深矣封君早以瑰才琦行困于場屋晚
以歲貢歷任學諭膺受 褒錫其嗣五人訓以義方
四以科第躋臚仕一以常布淑其身而杜氏又以真
德懿範為之相以故耄耋齊齡蘭玉並茁會五福而
攸同駢百祿而未艾夫豈偶得而倖至哉或曰是足

徵茫昧而定天道矣故書以爲壽

贈三子序

予台人也台士之從予于金陵者五人焉曰李汝玉曰馮子通曰錢介夫曰李源甫曰林治徵凡數月五子以春試入京踰歲予亦以瓜期抵京而五子方下第給檄將之南雍聞至俱來予館不旬日而汝玉病偕子通而先歸惟介夫源甫治徵依依若不忍舍適予有北曹之推三子遂執檄告改北雍既予不果留三子又告而之南雍追隨燕冀間關齊魯歷汶濟泛江淮復金陵幾一載而三子畢事南雍欲歸請有以

卒業予則悵然無以爲辭乃告之曰三子之從予以求仁也求仁莫先於立志今三子之往返二雍追隨燕冀間關齊魯歷汶濟泛江淮而不懈者即三子之志歟即其志以究其事求仁之方有異於此乎得其方而不息則仁在三子矣故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世之學仁者每厭卑近而務高遠忽庸言庸行而求光華之顯赫所以仁日遠而道日晦也三子既知篤志而不忽卑近則三子之道將日新矣夫台以風節著稱天下久矣而斯道之來或憂其寡傳今得三子而進之又以告夫汝玉子通

及凡有志而共勉之則他日天下之求道者焉知不自台而權輿乎

壽丘母序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崇安丘母黃年七十其子太學生乾元謁予請為壽或曰夫人之壽有以天者有以人者完厚和久獲之天矣靜惠慈順獲之人矣今丘母其天也其人也丘生曰先君屏山為人性剛負氣居家嚴厲母潛慧溫恭寡笑與言敬事如賓及歿嚴飭門內衣簪弗華動止無容非其靜乎宗族貧乏竭所有以周之鄉閭劓瘡為藥餌以濟之貧

而死者為棺衾以斂之行人渴暑為茗漿以啜之非其惠乎訓子嚴敬雖小過必誡迨下寬恕雖大咎不呵長女早寡二孤幼弱為之撫育使抵成立為之室家某兄弟教育既長遣入鄉校一毫家事弗使經心非其慈乎治家儉約視義為用先君家賴以裕以至賓祭巨細自需內外無一不經區畫咸得其宜俾無怨嘆非其順乎或曰若然則丘母之壽蓋獲諸人矣何哉靜則神凝惠則人附慈則恩篤順則德萃夫德成于已天應於人是故神凝則完人附則厚恩篤則和德萃則久然則獲於人者豈非所以獲於天乎將

由古稀而耄耋由耄耋而期頤膺爾五福以荷百祥
享于無疆其未艾乎立生拜手而作曰此乾元之願
也尚惟誦之歸為母壽

贈石廉伯守高州序

嘉靖壬辰冬以南京吏部文選郎中石君廉伯為高
州守或曰高為南海瘴鄉乃唐宋遷人所居非所以
處君咸謂必有謗嫉于當路為之感感君則欣然若
弗芥意衆乃惑予曰豈不見古之君子立德有常基
建功無二道所以無入不自得而大過人也乎何則
君子之道仁而已是故依仁則道盡修道則德懋所

以君子之道參伍造物覆冒群生先民利用變通不
窮而非九流百家所能同也君子知仁為己任專心
致志惟仁是存恭慎履道惟仁是由搏節無悶惟仁
是憑以故優游逸豫非仁不守貧賤憂感非仁不安
廟朝堂陛非仁不立窮荒夷裔非仁不行故曰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或曰若
然石君其仁乎予曰石君心地昭曠才識果敏固將
履仁而遠到且嘗為餘干令食祿餘三載其貧猶布
衣既而居郎署數載其貧猶夫為縣日惟孳孳惟仁
是求謂之非仁可乎然今高州之行又焉知非天所

以成之將欲熟其仁而樹之于不朽也衆皆躍然乃請書以爲贈

贈符生國信序

符國信歸山中問予聖學之要予曰聖人之道以仁爲至學以知仁爲要仁人心也三才之道備矣然有學焉何也蓋人之生必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性亦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此聖愚之所同所謂性相近也主聲色臭味安逸而習之則人之性流矣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習之則天命之性存矣此聖愚之所分所謂習相遠也於此用力而不敢忽所謂

慎獨所謂致知所謂求仁者也堯舜之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斯之謂乎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精一之學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精一之傳也人心不昧其幾本明但習染易迷流俗易溺迷弱爲蔽則呈見之幾斯間所以有安仁利仁之辯誠明明誠之別因定其等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分原其知則無二行其知則有三者之殊故人而不學則必困困知懲創則必學學知歆慕是爲利仁利仁不息是爲安仁安仁而不厭不倦是爲聖人故

曰及其成功一也斯為聖學之要乎予少有志蹉跎
迨今猶未聞道惟日孳孳整而后已予之事也國信
吾鄉之傑果有志乎尚期其勉以卒斯世

贈羅質夫憲副序

憲副半窓羅君金陵人也曩為中書舍人乞改南京
大理評事以便養亟行及門不二日而送父終既累
今官念母高年不可迎養又乞歸侍不數月而送母
終君子謂君為孝子矣昨者釋服謁選銓曹初授四
川再改山東君子謂君必行其志矣何哉古者求忠
臣於孝子之門故事親孝而忠可移於君居家理而

治可移於官今君心懷罔極瞻言蓼莪感負米之無
及思三公之莫換前後陳乞皆適其時以遂其願謂
非誠孝能手夫孝乃百行之先悖德之本移忠於君
移治於官實非外鑠循性篤情各適所安反本務道
殊途一致為事有源為施有序是所謂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者也矧君以宏博通敏之才濟以其誠
歷試諸難皆有成績今日之用其志有不行哉且今
海內日趨凋弊在在不免而在山東為尤甚雖賴
聖明大孝敷治至仁求理宵旰憂勤以畝中興猶不
能無當宁之嘆蓋 國家承豐豫之餘循積衰之漸

學術不明士習頹靡功利之私淪入骨髓得失之患
迷漫身聞君親之念特依仿之似生民之慮皆假借
之名害政蠹紀同波滔滔而卒莫底極君乃以誠孝
之心行誠仁之道茲行之言但山東之民得所賴手
將見由藩臬而臺省佐我 聖明以成無疆之休豈
但今日已哉惟君其慎諸

贈王浚川入總北臺序

嘉靖癸巳夏四月以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浚川
王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以總大憲薦紳之士及于
武弁之夫咸舉手相賀曰 國家太平之慶萬年之

休其自此乎或曰何以知之薦紳曰吾嘗見之矣公
自給舍以至今官或由降謫而陟擢或由陟擢而降
謫或既降謫而復陟擢其間顯晦險夷什百不同然
其心之所存則必為國則必為民必扶善類必無患
得必無患失不為比黨不藉援結不事媮佞不為疑
屈是則公是非則公非此皆吾人之所目擊也武弁
曰吾亦見之矣自公之為叅贊恭儉恪惠特無能偶
戎伍之弊莫甚於權門私役公則革之而操演始均
軍甲之困莫甚於領船公則損益得宜而皆獲安堵
倉廩之食莫多於軍餘公則節其差而儲積已充船

甲之苦莫甚於內臣需索公則禁緝有方而上下肅然馬船每苦於繁差公則定其次數而豪勢不得以濫用駕船水夫舊擇下民每苦於抑勒公則聽從其願給以工食而軍民皆便此皆吾人之所親被也或曰其然乎允哉其在是矣予曰夫大臣者國之柱石民之司命治亂興衰之所由君子小人進退之所繫况總憲職專紀綱尤爲至重故曰大臣法則小臣廉百官承式萬民軌物 朝廷有道天下和平矧今聖明在上勵精圖治寤寐英賢之日久矣而公以宿學元德涵濡于時亦久矣行同三三元老盡協恭之

宜極同入之道察納約之牖審遇主之恭禱我聖明定中興之志建不拔之規以成不世大業太平之慶萬年之休顧不在茲乎濟川衛指揮劉遠等感激公德以某辱公知己故請書以爲贈

鈴山堂集序

某從大宗伯介谿嚴公煎暇出示鈴山堂集稍讀一過曰盛哉公之文也庶幾時弊不入歟蓋古之爲文者其大先於言行之實其次則在事物之情方其時制度定禮義則聲教明風俗同而道德一故其文精實簡確醇厚含著平易明白使千載之下讀之猶足

典起雖至間巷婦女田野鄙夫出言成章亦非後世
學士大夫之能及其存於載籍詩書間者皆可見也
或有聲牙佶屈如三盤十誥者乃當時榜示因其方
言使之易曉其後史官節畧有若此者豈為文之體
固如是也蓋今之為文者不本言之實不求事物
之情功利是謀得失是計尚模擬者其辭誕騁私意
者其辭昧徇俗好者其辭亂務奇恠者其辭艱崇組
繪者其辭靡惟誕故虛泛而無實惟昧故是非失其
真惟亂故流蕩而莫歸惟艱故蹇塞而無用惟靡故
潘侈而寡要所以叛道失經誣世病國為生民害而

莫之已也公以清明俊朗之才加以研精韞積之深
故其文之峻潔簡練豐腴委曲則嘗師法韓歐故其
詩之冲淡沉婉清新雋永則嘗出入盛唐諸家力去
近習成一家言君子固稱之其亦何云且公宿負廟
堂重望遭逢 聖明以文敷治行當入替皇猷陶鎔
天下之士而滌濯之其為斯文之慶何如其劣不足
知公幸嘗辱教故書綴集末以俟

陽明先生存稿序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間韞諸人心無迹可見
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慎之而實理形

爲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爲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爲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爲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爲明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爲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爲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爲歸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爲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老釋之間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爲學久之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克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

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謦欬之微亦無徃而非實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于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憖遺不獲盡見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唯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

乃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姪檢粹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為釐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為不亡矣

送孫一鶴兵備叙瀘序

嘉靖甲午孟春以吾祠部員外郎孫君一鶴為四川僉事兵備叙瀘將行闔寮諸君以余有一日之雅請所為贈余曰守道不如守官古之遺言也柳子厚以為非聖人之言其然乎蓋世不明道道不易明乃曰

不如守官以官猶可指而力也官與道有二哉夫天下之治在手官官盡其心則天下治矣夫所謂盡其心者豈求于人情之外哉今士習日頹人懷利其身而面苛刻躡名以為賢苞苴自便以為得滔滔皆是而猶可望其盡心哉叙瀘蜀之南鄙山谷叢深在彼為遠雜以蠻部界于諸番其間雖山水襟帶而民俗猶夷自昔致治以為難故今於郡縣衛所之上復思統率此兵備之所由設也雖然忠信之孚蠻貊足行天吏之誠隨地有宜官以行道道以備官盡道所以盡官守官所以守道是故時雖有古今而人情無古今

之異地雖有夷夏而人情無夷夏之殊我以夷狄處之彼亦以夷狄自處我以赤子視之彼亦以赤子自視苟得其情則夷狄皆可爲編氓况在編氓有不化而善良者乎苟失其情則編氓皆將爲夷狄况在夷狄猶可望其循服者乎夫得其情者非啗之以膏肉錫之以爵服失其情者非置之于鼎鑊加之以斧鑕繆其生聚之願乖其好惡之理則人情爲不服况凌暴峻削尤甚於斧鑕鼎鑊者哉此所以致治不易官爲難盡而道爲難明故曰守官不如守道所以深懲其弊也君本東晉舊族高祖恕嘗爲祠部郎中伯祖

洪亦以祠部郎中累陟中丞並著芳譽于當時君承家學尤爲閑雅而加之以敦慎茲行也必能深求其弊盡心斯民實體斯道而無愧于其官矣予於是不能不深望焉諸君皆以爲然乃書以贈

山西按事奏議序

少保宗伯桂洲夏公昔爲兵科給事中上䟽論鄴潞平賊功罪及處置之宜上深然之即命公往按其事縮時領南禮曹携家瀕行慮涉凍河不遑周詢後有所聞皆原同異之言卒莫定其是非迄今七載獲公寮末談議之餘偶出山西按事奏議讀之然後知

公用意之到任事之勤陟降原嶽而得川谷之宜相
度采阻而明險易之實矜測不辜而無非道之于安
定反側而成汔可之德改牧張宮而悉弘遠之規設
邏爲關而盡意外之備授里分田而衆遂安堵之願
哀箠憫凶而人獲涸轍之救以視世之左道僨事誣
上失物不可一日語矣則又知公今日遭遇之隆受
知之深皆由於此豈偶然哉縮每讀前史深慨功業
建立之難必君臣同德交孚如魚水度幾足論不然
或有願治之君而無敷治之臣或有弘濟之臣而無
可爲之君或私心期比遇不以道上下乖睽功業不

稱而卒遺千古之憾此所以爲難也雖然此皆天也
豈人力之能齊哉夫治亂相尋而不可易者運也窮
通感召而有時者命也依道周旋以聽運命而行蔽
者君子也舍道趨利不顧運命而苟合者小人也是
故君子涉世雖貴於遇主而每慎於交際必如伊傅
一德相孚和羹相濟而後可不然則如孔孟歷聘列
國厄窮遯世寧終身而不遇苟不顧此則如蘇張揣
摩行說妾婦竊寵竟以禍世流毒無窮而爲世罪人
何足算哉蓋公以宏才巨識籌畫國經嘉謨屢中顯
比明主以有今日誠曠世之僅見也由此奮庸而

熙帝載將來功業其可量乎縮始惑同異未獲真知
今幸讀公全疏有窺顛末寧弗喜談樂道為之序哉

贈王汝中序

王汝中選南京職方主事將行同志之士請予贈言
予來汝中而謂之曰子學于吾陽明先生有年矣聞
先生之言亦熟矣亦聞西方之學有顯宗者乎即其
宗而顯之斯無弊吾學豈西方比哉跡有可比者不
得不為吾子言之夫良知者固吾先生之教也然亦
知獨知即良知亦吾先生之教乎昔者堯之授舜初
無別語但曰允執厥中而已舜之授禹則加數語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即道也
道何在哉在人獨知一念幾希故曰道心惟微道而
用之則有過有不及此惡之所由生也故指其用力
之方曰惟精惟一精者思也一者道也思得其道則
無過無不及矣故曰人心惟危所以戒而謹之夫道
心人心一也以一心而精之一之此萬古道統之真
傳也孔門致知格物之訓克己復禮之教曾子子思
慎獨之旨孟子乃若其情之說皆本諸此至于宋儒
學之始皆假禪為入門高者由其上乘下者由其下
乘夫禪乃出世寂滅之事視吾聖人經世之道不啻

天淵之懸絕蓋聖人之道皆準天地之生生自然不
爽者為之建立故其言本體也則曰易有太極皇建
其有極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言用功也則曰必有
事焉學有緝熙人必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然禪皆
以空為本故其言本體也則曰四大非有五蘊俱空
其言用功也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無所無無
無亦無其分二乘但有自然勉然之不同其自然者
知其空而空之其勉然者必持公案而後使空之故
由二乘而來者豈能頓然舍空無哉所謂語焉不精
擇焉不詳者也故其論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則曰

心體之虛原無朕兆雖在諸已亦有不得而睹不得
而聞者是為無極太極之妙此學問之所由繆也殊
不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人所不
見乃已所獨見獨見之中有天則焉由之而行所謂
聞然而日彰者是也反之所謂的然而日亡者是也
又其論無聲無臭也則曰心若起意則為有聲有臭
心不起意則為無聲無臭則為無思無為無意無必
無固無我殊不知聲臭即云聲色皆指其外者而言
意必固我皆指其邪者而言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
不思不得得者得其中得其道而已既得其中得其

道即已止于至善過此又何思何爲何意何必何固
何我哉於此而復有思有爲則皆外而邪矣所謂差
之毫厘繆以千里不可以不辯者也夫獨知之有知
覺乃爲良知知之而思乃爲聖功之本此乃聖學宗
旨之至要在今日之當速顯者於此不顯則學非其
學卒皆無成駸駸乎入于邪罔蕩不可救其爲弊可
勝言哉汝中苟於此不爽則吾人之學真足以傳天
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先生之道豈不有光
哉予於是以贈之

贈雷必進序

雷必進舉進士有知其賢者薦入翰林及留京選皆
不果既而授興化推官同志之士咸惜之必進弗以
爲意乃過予言曰崇卑內外皆可置之但得先生一
言爲終身之規足矣予曰仕止無二理人已同一道
窮之所養乃達之所施成己之仁即成物之智故君
子篤志惟求諸己窮通貴賤無入於懷成敗利鈍無
牽於慮遇不爲泰萬鍾九鼎無所加退不爲屈簞食
瓢飲無所損身雖有時而可困道則無時而可貶位
雖有時而可奪道則無時而可辱是以積實于中物
無不動存誠既久人將自格變化推移惟我作程風

靡草偃由我作則用之則為雲為霖溥萬方潤焦枯而不自以為德不用則為獄為淵歛神功屯膏澤而不自以為塞所以君子勉篤其志求盡其道而不以窮通貴賤有間也夫窮通命也貴賤時也成敗利鈍運也雖使聖人處之亦何能強命與時以矯易其成敗利鈍哉茲道也予與必進講之素矣興化為閩文邦昔多君子必進往矣必當有遇必將心識誠孚以成其治則必進之志於此行矣同志皆躍然曰誠哉斯道之不可忽崇卑內外之不足論也且予始祖莆人宗族尚多在莆莆為興化屬邑故予於必進之行又不能以無情不但斯道為望而已也

女孝經序

女孝經作于唐婦人鄭氏卷首表曰妾姪女蒙恩冊為永王妃少長閨闈不閑詩禮觸事面墻故借曹大家為主作此以戒為婦之道其文擬孝經多述經史詳鄭氏姪女為永王妃知其為唐第不知為誰女誰妻也外祖潁州太守鮑公家多藏古書先太淑人少日與小學孝經同受之潁州公暮年猶能成誦藏之衣篋甚謹每舉以訓子孫媳婦輩曰吾自讀此書心常惕然無一日一時敢忽今雖老矣自考平生無一

言一行愧負以相爾父爾翁承開爾家爾輩可不知之於此思致力以爲脩身正家之本乎縮記斯言忽又老矣昨丁太淑人憂家居追思儀刑不可復作檢遺篋見此書猶存乃抱而泣曰吾母平生精神心法不亡者庶其在此可使泯而不傳哉故錄此書刻之家塾示我子孫俾永爲家寶且以著閨門之式焉

邑侯康君旌勸序

新安康君治吾邑二載巡按御史白下金君知其賢檄所司旌勸邑之人咸相謂曰御史於是乎知人矣賞罰其昭乎曰何爲然哉曰賞罰者勵世磨鈍之器

熟言作孰

也上自唐虞三代下至漢唐英辟罔不以此爲先務故能成至治有天下豈倖致哉故古之施賞罰者必稱天以命之謂之天者至公無私如水之付器隨形而克如日之普明因物爲光 朝廷以肅百官以正勸斯勸懲斯懲各相黽勉孰敢怠荒是故民樂生業物阜平成王澤流而大化洽矣譬之谷聚淵盈而氣無不播日轉星輪而物無不化故曰體天之道豈不休哉今邑侯康君豈第宅心公勤揆政凡厥攸行皆是安民而致治於是御史庶得其實聿行旌勸咸曰至公無私爲知人之明賞罰之昭也邑人請書予故

識之為旌勸序

史孺人王氏八十壽序

嘉靖癸巳冬仲進士溧陽史恭甫奉 詔南邁拜予
言曰明年祖母太孺人王壽八十際竣事過家將稱
觴為壽敢丐一言予曰壽由乎天匪德弗畀太孺人
脩而獲此何哉恭甫曰太孺人為先大父贈給事中
慎齋府君繼室時先伯父及先君皆幼太孺人撫育
不啻已出不數歲先大父棄世鄉族無良欺孤弱寡
太孺人外禦強侮內訓蒙稚靡不盡未幾先君獲登
科第官給事中推封為太孺人不肖孤生孩八月先

母王孺人棄世賴太孺人鞠育克保厥生未幾先君
憤誣謝世家門多故鄉族之無良尤甚曩昔復賴太
孺人挺身雀角析理訟庭卒獲安堵不肖孤又獲登
科第皆太孺人之惠則吾祖母之所以稱于德獲乎
天者無不至矣予曰有是哉婦人之性一室彼我而
太孺人子非已出愛同已育及于厥孫為恩尤篤卒
至成立竝迄顯榮所謂以德獲天者非耶矧遭家門
多故排難解紛習坎心亨不有實德何以能然皇天
無私視德加倍今茲眉壽萬福夫豈偶致若然則恭
甫之請予之為文皆所以為世教也又豈史氏一家

之為慶哉爰書之以為序

長湖章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以記政令著人材志以道民風本土俗譜以詳統系別親疎其歸在於昭其得失賢否用存勸懲寓鑑戒而已譜法原於王者之賜姓已復因姓以為氏是故封為諸侯則有姓列為世大夫則有氏此古先之遺典也嗣是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謂之大宗自別姓之祖以至於百世之遠雖族屬有分散遷徙必

皆宗而祀之不敢易也五世則遷謂之小宗自高祖至於玄孫服盡則遷者也其法以族得民列於鄉閭比黨而聯屬達於天下迨夫宗法廢而譜牒興矣在漢則有官譜南北朝有氏族至唐柳玘顏瑋宋歐蘇氏始具譜法家規則猶宗法之遺意也月吉宗老屬族人於大宗之祠以讀法申教誡書其得失賢否用存勸懲寓鑑戒其為功與國史郡邑之志等是故君子之於譜牒恒盡心焉吾郡別駕朱君本姓章氏予觀其家譜讀徐豐城吳康齋及君所自著諸序而得其為譜之法邈長湖由於上村而序系詳矣別南樓

之冒方岳州而宗文明矣詳其喪祭冠婚歲會之禮
以及其先德銘表記序諸文而得失賢否昭矣勸懲
鑑戒寓矣予故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
志也其為教均其為法益得氏族宗法之遺制予於
是得君治家之政矣君茲方以教家之法施之吾郡
則政平俗美可幾也繼始自今凡為章氏之後人者
能由予之說以求君立譜之意隨其出處語默皆是
以為教是亦君陳之所為政矣易曰同人先號咷而
後笑此之謂也書以序章氏之譜而歸之

石龍集卷第十三終





石龍集卷第十四

記

少谷亭記

石龍子結茅紫霄之明年少谷子自閩來訪相與論
 聖人之學以及天地萬物之奧極於無窮少谷子俯
 而津津仰而喟曰吾逐跡泉石之奇寓情風塵之表
 以求吾志吾已謂吾至矣今繹子之言吾腸胃得無
 穢乎膏肓得無病乎吾其滌臍洗髓以與子游子能
 為我居乎於是芝谷主人者躍然起曰吾事也即日
 伐石構亭於叢蔭哈呀之間以居之亭成少谷子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坐援琴而歌歌曰山之阻兮石嶙嶙山之幽兮澗
云云携手于行兮寒蘿蓀永言無竟兮共夫君石龍
子憮然曰自吾抱茲志于此求共業於天下惟王湛
二子豈意乃今復有少谷子乎少谷子猶繫四方之
後杖策欲行曰余友有江浪山人者語之必來其揭
斯亭以候之子尚邀二三子余漉精苓通日暮且至
期與吾子老馬遂勒茲言于石

回風亭記

太守建康公治台之暇作亭於後山之麓杵垣鋤圃
種樹時竹適燕閒也時維歲徂晉安郅繼之僊居應

元忠及余來謁登之而飲酒半有觴而起曰壯哉亭
乎玄陰既極其將回景風之和乎於是各執觶而言
曰迥而和者公之惠也公之惠者公之德也請名之
曰回風夫曰回者以言前此未始回而回之自公始
也台之爲州也居山海之隅自三國以前陸無隧川
無梁草木茂密虺蜮禽獸居之是爲太樸寢及宋元
名節風興蔚然爲冠裳禮樂之墟無若有倡之者方
今文化大被而囂浮刻核虫毒狐譎之民反爾者夫
豈山川之故斯民之辜哉厥有由矣自公之來也燔
之剔之長之蓄之而後頽弊之風將復返而淳馬善

人舒舒憮夫惴惴曰吾恐民也吾隱憂民也何幸乃有今哉吾僂民也吾墮民也吾芒芒民也何幸乃有今哉公退然遽曰豈遂至此哉願因吾子之言龜龜矣遂命鑄諸石以事之終焉

茶瓜小會記

越隱君子肖齋朱公以杜少陵詩句扁其延賓之所曰茶瓜小會傾圯已久其孫御史守中作屋於居第之左復取爲榜屬余記之余因考求知公學古好修與群從兄弟同產人勸析之輒泣不忍至不得已而析田宅美者皆讓從兄自取其荒陋者鄉人化之至

今俗尚淳素在在聚饗而朱氏行義尤篤焉夫茶瓜非物公以其誠故一時名流皆與之游竟賴成德其得有如此者矧守中負豪杰之資究心聖學虛已精志以來天下百世之士共明斯道其爲得又當何如耶是歲仲秋余與僊居應元忠晉安鄭繼之會稽董文玉訪守忠及蔡希顏于白浦之上止宿于此盤旋晨夕則登龜塗二山臨錢塘瞰溟海近而梅市歌橋秦望禹穴遠而天目天台富春吳松太湖與海上諸山翠岑霞巘高蹤遠影指顧可有倦則歸卧夜聽巨濤如崩山壞壑嚮在枕畔

遊永康山水記

從剡入永康與石門子遊壽巖行見五峰相亞意即壽巖石門子曰否此俗呼爲翁窺巖者請爲易之其巔然而出者曰天柱其覆而左者曰白鍾其踞而右者曰維摩臺又左曰石甌又右曰蟾蜍行度一舍沿溪折入見大石插空嵬岷不可仰視群木森茂雜然其間又行從木杪見樓閣在石壁中梯石而升弛檐而休倚檻見東南一峰突起曰雞鳴少進一峰竦出而俯曰覆釜覆釜之西一峰尤傑曰桃花北一峰稍低水時時下滴曰瀑布瀑布左連大石壁下梯石望

之高濶數百丈若晴霞爛然曰固厚壁上下皆洞其一即所居樓閣謂之壽巖時日欲晡谷中有雲氣籠木蓊然蒼碧日穿木葉入照洞中光景甚佳西上塗聖僅存煙痕荏苒皆宋元人書遊觀詩及歲月姓名陳龍川朱晦翁呂子約嘗同遊乃龍川親書其上又有兜率臺三字亦云晦翁親書石門子設酒茗閣上飯罷西行又一洞中置觀音像旁設大士像十八洞口有四楹楹間有粉壁屢經塗治新故數層見題詩畫竹皆剝落不全惟胡彥恭詩及鐵木普化耳會兵識字無恙洞廣而邃可居又西有石峽飛泉直下上

有龍穴祈禱輒應同遊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後至遂與論學皆懼然有省石門子欲即此建麗澤祠日落歸僧廬宿焉明日去方巖出山口見一峰昂首北立曰天馬下有村塢石穴中有居民垣竹茨牖儼若太古踰澗南行谿石窈窕上有一屏名青玉循青玉右行至一岡坐望方巖如方城向夕餘霞隱映路從削壁升石堦八九轉未至見崖端中開一門既登如行雉堞樓橈間忽而青山蜿蜒中藏寺宇如平林不知爲方巖絕頂世傳有胡侍郎則嘗讀書其中歿遂爲神宋徽宗時睦

賊方臘寇永康鄉民皆避于此賊顧絕澗大藤緣將至赤蛇噬藤中斷賊皆墮死澗兩石並起百餘丈中僅一線名千人坑賊乃緣間道登據夜夢神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皆爲胡公靈異其民至今崇信寺後有石洞可坐又陰崖巖絕有小石洞爲胡公讀書堂日已暮乃下復至壽巖留連不去擁蒲燃燈又十餘宿霜風益急木葉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子實相繼復來論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珍孫桐皆奮有志他日去石鼓寮程舜夫載酒于路邀坐其叔父池亭天欲暮促行四五里至山口

風雨至崖松黝黑白煙橫飛窅然不知所入遂過靈巖洞在山上南北通明可容千餘人由洞後石嶺登入黃葉蕭蕭客皆凄然倦即洞中草鋪燒地爐環坐夜久乃卧明日天晴出洞南仰視洞上蒼峰矗立崖端柏枯死小樹綴石若藤蔓下垂掩映屋瓦丹碧可愛稍西一門下出崖半棧石為道曰飛橋下望陂田自成村落東行有井深可百丈僧云昔有龍飛去復由後嶺下沿溪望北山崖石數處松林鬱鬱皆可遊不暇顧再至石鼓寮翠壁參差入谷中小洞邃寂即晦翁欲屋曰東萊讀書處也西南見瀑布下注其下有潭泓深澄黛斑魚數尾游揚自得聞人聲即逝石門舜夫鳳鳴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携酒共酌久之不忍去又云東萊嘗買田四十畝今屬方巖寺故籍猶存可考既出僉謂當紀以俟來者

書園記

書園潁川王侯先公自老遺侯葺修處也其地夷曠無山谿繚垣以為谷築堤以為麓鑿溝以為溪引水而豬小者為池大者為陂分土畫壤以為丘畦循垣種柳以為林樾橫木作橋插竹成蹊以限方隅通來往於是畜魚于池植蓮于陂蒔蔬于畦藝菊于徑而

樨杏李棗柏竹之屬凡可資盤飧供賓友適遊燕者無所不備乃結屋於中置几案列圖書蒲團木榻以收其有暇則開門徙倚北瞻燕恒西望衡霍東眺蓬瀛南俯江淮不出衽席皆與冥會其間古今之興衰聖賢豪杰之代謝以及逍遙遼邈之情四時朝暮煙雲物態悲歡感慨無不繫之既而侯學成而仕一再轉而倅吾郡沉毅老成爲上下所重余又嘗讀其先公遺誡則知茲園之助於人也豈少哉侯欲記以示其子孫余則記渾履茲園者常知所有事也

遊石佛記

石佛在鴈蕩之陰路從南閣入行至溪口見大石累累高度百餘尺橫亘溪上若無路以入天雨雪同行皆有倦色余獨興未已猶憇道邊石上遙望大石下洞中白水流出發起揭跣沿流步入視洞中崆峒深寂斗折蛇行其中若楹若防若牖若堰若門若坻水分流其間間滙爲潭泓凝澄碧或溢而流或高而墮或曲而奔潏然悠然窈然不知其去行且半里復見天宇兩山夾澗水中流山上怪石聳出雲表不暇覽計又行四五里仰視巨石兩兩高數百丈上覆復合中空一線僅尺許入可數百步如丹闕開闔于層霄

縹緲間曰顯聖門瀑水自門內絕壁高澗瀉下平布
門下流去門右西上有洞深濶數十丈攔崖而登石
髓下滴疑為三像是石佛之所繇名也由此左折上
見石碣宋永嘉令葛逢與僧某人同遊所記於此縛
松梯捧挽可上北望石峽澗水所從出峽中稍進可
至常雲俗呼為百降尖有石浴桶天橋飛湫之奇出
則有湖南版蕝之勝皆在數里之間不可殫也

遊散水巖記

人皆知龍湫之勝而不知有散水巖遊散水巖自蕩
陰章氏之居行二十里餘崖谷壁立拔地數千尺懸

瀑自崖端垂下直擣登潭若白虹橫空匹練孤懸照
耀于丹屏翠壑喬松古柏間觀者莫不心駭神眩余
從瀑下援葛上崖半坐洞穴中視瀑水如明珠縵箔
當戶窺見旭日曛暉祥煙繚繞妙不可言又從崖半
行過東南隅有石天牕儼似樓閣欄檻上有梁石橫
若楣宇憑檻而眺奇嵐疊障皆可攬有故記以補鴈
山之遺

道姑菴記

嘗聞南溪道姑菴之勝而未始遊一日山人章氏過
余偶坐語及輟鋪隱几聽之終日脩然若可飛步而

至遂將終身曰其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菴在大石洞中洞適當谷之窮崕崿幽邃玲瓏寥廓可坐千餘人東西各有石廊數千餘步屬于洞若解宇欄楹夾廊巨木萬餘挺森茂鬱密蒼然黝碧黃熊紫狻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嘯于交柯積蔭間見人視不去左右水聲瀉瀉自懸崖墮澗中至者皆慘慄股戰不敢入必多人榜戟然後從廊下樹陰行道姑不知何許人嘗於此修鍊僊成而去遺跡尚存姑記以俟他日遊焉

耕樂記

鄉人某以耕樂為號求為之記曰耕之為業早作而晏息夜思而晝勤濡足塗體蒸背洽汗雨暘不憚寒暑莫避虞其虫螟憂其亢潦如閔嬰兒常恐其疾視他為庸猶有暇逸一歲四時三時不輟其為勞也至矣何以樂哉曰人之憂樂以心夫內苟可樂雖囚羑里而演易厄陳蔡而絃歌困陋巷而不憂不然登眺新亭而動山河之慨嗅花山陰而增時事之感宴會滕王而來與盡之悲况耕也哉夫物無小大美惡皆可樂也心無所奪故自知其可樂也心有所分故不知其樂也志於耕而樂於耕豈不可哉予不能詰乃

識之

竹山記

尚書刑部郎胡君秀夫一日過予語曰湯溪山邑也吾居又湯溪之僻也環吾居皆山也而竹山最高爲衆山之尊吾廬適與之對曰暮啓戶若揖讓焉吾翁因之以自號予固知吾翁者蓋記之予聞竹以比節者也山以居仁者也翁皆欲有之乎翁少而奮勵克艱世故不誘于利不汨于俗卓然自立以視于竹不有可乎翁終歲愛默靜含天倪益全厥德頽手委順以視于山不有可乎傳曰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不改柯葉語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君子之道固與之俱化矣則夫自一家以至于一鄉敬翁之德仰翁之行視之若模範馮之若著龜豈不猶望蒼翠於雲表對巔屹于長空乎由是觀之則翁之爲竹山竹山之爲翁皆不得而知也乃爲之歌曰山之岑兮竹山之幽兮雲遙遙懷古人兮徒煩勞美夫人兮心勿切秀夫曰吾翁志也遂書以記之

鍾氏合宗祠堂記

合宗祠堂者太平石庫鍾氏之邦置也鍾氏世居海

上玉環之島宋末有諱松者始遷于此傳世蕃衍阜
貲豐腴克濟詩禮為鄉巨室立祠堂于居側歲久而
圯尊祖無所宗散莫紀軌物墮壞宗人咸懼將畧興
造十世孫耀乃割前陳橋右私地與故兄緩之廬率
以先事又率少長各視其力鳩金裒材相作協舉遂
成暈宇約椽稱宜更名曰合宗祠堂夫古者天子建
國以為藩屏諸侯建宗以維人心故宗法始于大夫
有百世不遷之宗以統群族故曰大宗有五世則遷
之宗以別親親故曰小宗今曰合宗則兼大小而有
也祠堂凡若干楹中祠始祖所以樹大宗也旁列諸

宗近祖所以分小宗也次以無後之親所以盡收族
也各自為櫝若異室也祭以冬至孟春蓋祀始祖先
祖之道也他時各以其親遷于其寢蓋盡親親之常
也匪踈以遠毋慢以瀆可謂酌古得其中矣於是申
訓飭別嫌疑明長少習威儀將無不在而尊祖重宗
之道於斯至矣噫世衰俗漓室家具薄父母燧火新
遠兄弟滔滔皆然以視鍾氏合宗之舉固不難哉雖
然人情之常敬暫易著禮久則衰豈不有崇私廢公
就惰因陋以敗初心者乎萬或有此必知祖考弗眷
天道不宥誠可畏哉可不為鍾氏子孫戒哉所謂宗

人曰蕃曰軌曰璉曰寬曰洪曰砥曰世符曰世邦曰世考是也曰緩即縮外舅傳子世則無嗣曰耀躬祠克孝亦無嗣豈天道之未定歟又率田二十畝供祭物備修葺詳載于后

巢雲記

謝貢資善醫自號曰巢雲請予記之予見巢者飛鳥搆木以棲常在深林樹杪之間雲者觸石以生膚寸而起飄飄宇宙往來無心托此者皆高世間遠之人貢資業醫方狎物以施濟以此自號何哉或曰豈不見古有學射于空石者乎謀國于曠野者乎蓋心之

神識必虛而後明必靜而後精欲其虛靜非勵志高遠不能夫藉空石曠野以虛靜者猶能射無遺巧謀無逸策矧真能勵志高遠者哉夫醫寄生死以之利人亦可利己稍存利己私意棼然心欲虛靜得乎心不虛靜欲神識精明得乎不精不明將用以殺人何利人之有貢資于醫不藉利己故自號巢雲托志以進其術耳此貢資所以精于醫也雖然貢資不以今日所至者為足又欲由此而深造之則巢雲之義蓋不可少矣故記之

學易軒記

予官南臺下居龍廣山之麓結廬以翫易乃名為學
易予弱冠讀易求通辭義探賸雖深精蘊未得每切
高堅莫及之嘆既而漸更世故三十而後仕仕三載
而隱隱十餘載而復仕今年未五十衰病日侵自計
平生多歷困蹇備嘗險阻於易之道或潛思於橫逆
或研志于悔吝或精誠于饑寒或窮慮于疾疚懲忿
窒慾動心忍性無所不至乃今始知古人作易之志
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履
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
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何莫而非處

憂患之道乎非實踐不足以明行故取諸履非謙不
足以察禮故取諸謙非知微不足以進善故取諸復
非常久不足以一德故取諸恒非損已不足以去害
故取諸損非益善不足以盛德故取諸益非安困不
足以達道故取諸困非疑定不足以辯義故取諸井
非巽順不足以適權故取諸巽蓋時之所遭與事之
所遇不同故有九者之名其為懲忿窒慾動心忍性
則一而已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未見周公夜以繼
日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豈非學易之要乎故曰君子於此洗心退藏于密

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欲學易者舍此何以哉故識之
斲畢吾生朝或有聞夕死何憾焉

南臺經歷司壁記

國初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中丞及經歷諸御史等
官以持風紀以定邦是又改爲今都察院改大夫
中丞爲都御史改經歷諸御史爲屬都御史掌院則
總治其綱諸御史列道則分治其職其爲風紀之重
也人皆知之然而典司章奏承綜上下四方内外事
及凡差委刑獄之繫於院中者所以酌量當否籌運
機宜則皆經歷之責人猶未知其重也若經歷得人

則一院之事治不得其人則一院之事廢而不治是
則經歷之官雖卑繫於風紀之重而關於國體生
民之休戚者實不少矣故憲綱所載其選用之格同
于御史須用公明廉重老成練達之人不許以新進
初仕及雜行充用凡有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
暴橫者許與堂上官御史互相糾劾其不輕而重也
昭然矣夫何法久而弛官久而曠文或用非其人不
思責任之重依違窳怠漫不可否猾胥賤隸得倚爲
奸薶文美法靡所不至積穢蔽蠹難以枚舉都御史
體當尊重而數遷體尊則不下親遷數則不暇問於

是踣弊不振有如此者非一日矣殊非風紀所宜予不才病廢山谷繆為富道論薦來補茲司睹茲廢墜夙夜兢兢懼弗克舉爰考職美之槩書之于壁以俟後之觀者庶幾有感補于不逮以不負朝廷建官之意則予之責可追矣

善養軒記

金華胡君秀夫為刑部郎寓居覆舟山之左奉其父竹山翁母王氏于養予獲游君父子間辱知最深一日坐于燕寢君請名之子為名曰善養君遽遜曰謂之得養猶不敢當以善名之吾何居哉予曰否夫所

謂善養者非以萬鍾為豐非以金紫為榮非以珍竒為奉非以趨諾為敬惟立乎大者德成于身道淑于世俾為父母者見而有之又足以自樂夫是之謂善養君何弗可哉雖然凡為父母者孰不欲其子賢而尊榮之也為子者孰不欲其身賢而尊榮其父母也然而有能有不能有得有不得唐堯周文豈不能肖其子而丹朱管蔡亦得肖歟虞舜夏禹豈不能令其父而瞽瞍象母亦得令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命也今君篤志務學以求遠到固未易量且翁與夫人慈則可健進德成道又有賴矣既有于前善有其本復

勤于後善斯用懋謂之善卷顧不可乎於是記為君
勗之

復廣福觀記

廣福觀者宋丞相忠定史公祠堂在焉公初為餘姚
尉邑人德之為立生祠此觀之萌也其僅三畝公歿
公孫轉運使寘之增葺棟宇遂成琳宮乃置守觀之
產以屆羽士寘之子永嘉令桀卿又益之子孫歲時
瞻拜不失至我朝正統田始奪於富人其孫通訟
而復之迄成化觀又毀于回祿久而後葺宇制失舊
乃棲公神主雜諸星官故人得睥睨觀遂已廢其孫

某又訟而復之其孫給事中立模慮其久而又廢也
請予記之諺云王公畫棟朝不卜暮匹士寒爐易世
永存然視五侯第宅金谷臺榭世皆不見睢陽雙廟
昌平遺祠至今與思豈不信哉按史公嘗薦江浙士
十五人如陸九淵楊簡葉適袁燮諸人皆為時選而
九淵則為學宗視其所舉其人可知矣且又嘗白趙
鼎之無罪明岳飛之久冤及辯陸慶童之戮尤為鑿
鑿故史稱其宅心平恕非實錄歟但惜不能相君恢
復以此少之今公祠尚存子孫猶昌果其德之食報
乎其亦別有道乎未遑他求只以公家論之尤可驗

矣世云史八行者皆謂公祖貧無置錫葬于館人然原史氏之盛謂皆其積德民到于今稱之至如衛王魯國當時貴勢熏炙天地顧今何在哉蓋公所以能昌其後獨久其祠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也由此觀之則世之欲富貴而輕失其本心於此可監矣故書為復廣福觀記

忠誠堂記

臣治禮官私署方作退思之堂而朋黨之議與將有去志上不旋踵而悟疏拜上上若曰縮素秉忠誠其安心于位命下而堂亦適成故以忠誠揭之

蓋將彰聖德於無窮垂訓飭於不朽非徒欲自勵已也夫忠者人心之盡誠者人道之至盡忠則無私盡誠則無偽人臣之道其有遺乎顧臣即無愧于此乎今之為臣者非不知勗此之為貴也但勢利之溺深學術之迷久高者志功名卑者務利祿功名之不已故希譽邑莊之日隆利祿之不已故苞苴私營之日盛二者不已故愛君憂國之意荒不知愛君憂國而為臣必知夙夜無寅恭之思在公多瘝曠之職私意橫流天理滅矣所謂忠與誠者何有乎國亦何賴而高爵厚祿之也今也有人心乎君心

手國然而處積衰之極當中興之艱其將若何而卒善手惟誓死以甘心歷苦寒而不回其庶乎忠誠之無媿而仰答 德意之隆 敬書諸石以俟來者共馬嘉靖己丑臘月朔日 禮曹私署頓首謹記

修南京禮曹私署記

藝祖開基金陵既設百官公署于都城又置九卿私署于諸署之側名曰品官桂房獨禮曹不存柳樹灣故有官宇歲久而圯惟明基可認意即禮曹私署不可知也工曹嘗即其地置二署餘皆淪於民居邇歲禮曹始貨二署西北間地將復之猶以棟宇未備莽

鹵湫隘不堪止息每假人居室予承乏禮侍適缺尚書久視部篆乃以堂阜之積幾三百金買地貨材爲尚書私署又以其餘合俸入共一百七十金於其地增葺以爲侍郎私署共三十楹其後之堂曰忠誠取詔語以表之其前之堂曰寅清取書語以著之所以照 上德勗臣職也其居之軒曰三友有松有竹有梅欲與之勵歲寒也竹間之亭曰洗俗居之塵慮可祛也三友之北有軒曰春意桃杏環植也忠誠之北其堂曰拱北 宮闕 陵寢在望也凡在繚垣皆植松竹或他卉蓋使居者無吏隱弗忘山林庶幾進退

之道不昧云

重修南京禮部記

南京禮部歲久署宇大小傾圯時節秩禮之行職官政令之施皆若弗稱予視而恐乃經營修葺移檄工曹度材鳩工分屬治之工告訖稽于舊天順戊寅樂清章公綸為本部右侍郎嘗事修葺有碑略記其事蓋公初為禮部郎中於景皇帝朝諫易儲被杖幾死久繫獄中英廟末論公忠鯁始超為本部右侍郎未幾改公吏部成化庚寅復陞本部左侍郎而為茲記閱今六十餘載歲適庚寅又事修葺若有數焉

頽薄劣生鄰公桑梓生平仰公孤忠盛節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乃今繼公官此修葺之年偶符作記之歲不能不為之興感夫士之遇世富貴一時名德千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况斯人聲跡所在焉知他日不曰某嘗仕此某嘗為此或興師資或存鑒戒豈不重有感於茲乎噫可懼哉因識自警并識董役名職以俟將來攷之

南京禮曹尚書私署記

凡以官居稱者類在都會闐闐中欲為高明游息之所雖臺榭欄砌極人力之巧必無山林岑寂之真禮

部舊無尚書私署適缺尚書予獲視篆廼以餘皂四十六金買柳樹灣龍窩故地越明年積其盈得二百餘金度材鳩工盈縮其宜而治棟宇共五十餘楹閱數月而成其堂曰秩禮其居曰凝和其軒曰停雲文別爲堂曰龍窩書院前後各爲園前曰日涉後曰佳山園中之亭曰見古池曰濯纓池上之館曰虛明然而暈宇垂阿常接交柯之蔭月檻風櫺或臨泓澄之浸鳴鳥吟蟲朝暮入耳山光野色四時在目蓋地本鍾阜之麓居城東南之隅澗壑縈迴林樹參差窈窕幽深繁華聲利之迹於此而遠外之青龍諸山蜿蜒峙列咸若獻技爭能于茲恍若在藜山大澤而不知爲都會闐闐之間且去公署爲近出可免驅馳塵市之勞入可得澄神滌慮之適視諸曹私署爲勝故記以俟居者其亭云見古以其瞰于古檜古池古黃楊間也

詹氏大宗祠堂記

玉山詹村者詹氏世居之歷宋迄今生齒日繁至莫能紀或將視爲路人十七世孫憲副翰視之而懼於嘉靖丁亥冬勸率族人裒貲買地于其村之大園躬爲大宗祠堂中祀始祖承事公配以二世祖殊及祔

其世孫之爲先祖者又於左右別爲小宗祠堂四以祀諸宗近祖請予記之或云其僭又云非禮予曰噫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先王觀漢之時則享帝立廟以收天下之心大夫士庶則祀其祖以收族人之心且成周以九兩之法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故知立宗者乃大夫士庶之事而非天子諸侯之所
有夫有宗則必有祖故祀始祖所以合宗宗法之行實由于此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古行封建故以諸侯之別子爲祖後世封建不行則以遷地爲祖今詹氏之祀承事以遷居玉山祀殊以定居詹村祀先祖以今諸詹之由昌有事始祖先祖則配以諸宗近祖有事諸宗近祖則各遷其寢蓋亦人情之不容已天理之不可泯者也由情以達于義由義以行其道固所爲禮夫何僭乎憲副喜曰吾之舉也既得禮矣蓋將脩明宗法以惇族人庶幾寡過遠于刑辟俾皆爲聖世良民實吾願也予曰噫君子之道本諸身脩身所以教人成己者所以成物今君遜志時敏以求其道則所以爲教以明宗法者至矣予亦何云故書以爲記

空明小隱記

空明小隱者余弟宗博歲脩之所也吾邑北山有洞曰小有空明洞天在紫霄之下杜村之上石壁拔地數千餘尺洞在壁間磴道而入飛跨木杪僅如一線鳴瀑懸其左澄潭映其下近視則靈巖兩山拱列如門墻杜村平疇鋪展如庭院遠視則吾邑諸山翠巒丹巘與海上之晴嵐雪浪常若揖讓而環顧者其中則澄江九曲晶渺如練洄沿旋折猶蘭亭曲水可坐玩而流觴也宗博結屋洞上絕壑時往來洞中若可忘世而超然也且宗博善書能爲歌詩余故友鄭繼之過而止宿題曰空明小隱宗博遂以空明自號爲

卷付其子承道持至京師請余記之余別故山久矣念行道無期方懷遠去展卷思山中風景如在目前但恨未能插翼而飛宗博當灑掃蒼蘚拂拭煙霞以俟余歸而共老焉乃爲記

天真書院田記

書院之興始必由人仕或于斯遊或于斯生或于斯或功德被于斯必其人表表有足重者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泗之風聲聚四方有志以講其道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者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旣沒故於斯創書

院以講先生之學夫人皆知之奚俟予言先是正德
已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
危于死浙爲江右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
先得之故陰置內使腹心畢真鎮浙計爲之應因先
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既速敗浙賴以寧卒免
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
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于先生門人行入
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
僉事王臣主事薛儵有事于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
十畝欲備蒸嘗葺理既而諸生廩餼不給會監察御

史張子按浙暇日躋書院而嘆曰先生之功存于
社稷人固知之先生之功覆于茲土人猶未盡知之
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子命紹興推官陳讓以
會稽廢寺田八十五畝爲莊屬之書院張子謂不足
乃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屬杭州推官羅某及錢塘知
縣王鈇買宋人所謂龜疇籍田七十畝以益之於是
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宋因書院而爲學
校今於學校之外復多書院盖怠常勵新之意與予
嘗登茲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迴折引滄渤之冥
濛北攬西湖南望禹穴雲樹蒼茫晴嵐窅靄於是愴

然而悲情然而感怵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廢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脩乎張子茲舉也爲益於浙多矣且張子按浙青揚濁激善勸惡懲允得其體徐子督學正已率物先本後末亦允其體矧茲又立政立教之先務者哉張子名景河南汝寧人徐子名階直隸上海人主書院舉人劉侯請記之乃爲記

石龍集卷第十四終

石龍集卷第十四下

記

先五世祖統五府君碑陰記

緝先世多淳德美行迨我統五府君而德益共行益顯其焯焯大者先文毅公嘗撰述爲墓表矣緝復訪輯遺漏皆可爲子孫法者記諸碑陰府君緝之五世祖其曰晉一府君諱煜者又府君之高祖也宋末倭寇起海上弟燃戰敗自殺鄉族悉遭殘害吾黃氏惟存晉一府君一人晉一生啓一府君諱軻建讀書堂葉水心先生題詩刻石尚存啓一生富二府君諱文

質富二生衍三府君諱德深兩世皆兄弟同居不分
衍三府君父也歷數世咸積陰德府君生而仁厚平
恕一日行道傍拾得遺襖中藏白金數十兩府君驗
視之曰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乃堅坐伺之無何見一
婦人號哭而來府君詰之婦人曰吾夫與子以逋租
久禁于獄茲易產得白金若干兩欲以償官在道誤
聞吾夫已斃遂倉皇失去今夫與子既不得金死矣
妾亦當投水先死耳府君再三訊問良是遂悉還之
府君次子禮孚嘗贅小閭薛氏女其女素驕悍以反
目呼集其父若兄箠擊其夫幾死夫不勝憤自經死

女父兄懼甚謀買舟竄入海島府君聞訃亟至尸所
臨慟已乃杖其尸而詈曰吾望汝無極今乃以夫妻
之憤而傷其生是不孝也令薄具棺衾火化之以釋
訟或曰不太薄乎府君曰我非不知骨肉之愛不爾
則無以安其家與比閭之人平生厚德類此甚多嘗
挈杖出道上人有呼府君之名而罵者府君若罔聞
知讀書不事華藻約之躬作詩多不留稿獨傳其竹
杖詩有曰風雲有路行不得憑渠伴送歸黃坭亦風
颯可誦縮每閭族長老談府君詈尸事曰府君常言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真府君實行還金事縮得之

村社師應輻蓋傳諸其故祖番易先生云府君它細行尚多可書茲不具述凡吾黃氏子孫其率視乃祖之德無間出與處咸求無愧於爾先又誦之以告鄉人可語者此縮記諸碑陰意也亦吾文毅公表墓意也嗚呼念之哉

高祖松塢府君碑陰記

縮童時讀先文毅公彙撰祖德錄置書嘆曰懿哉吾高祖松塢府君之德雖在布衣而名聞朝野雖生今世而無愧古人吾何脩而可以無忝之哉矧其錄若傳若墓表若哀輓諸文詞皆出一時名卿如商文毅

李文正謝文肅鐔手數公以及王舍人允達楊主政君謙咸爾雅可觀復仰而嘆曰微吾府君固無以致斯文若是盛也於是斐然有製作之志願自始讀至于今茲倏將四紀晨夕自勵靡斯須敢寧幸遭遇聖天子列官侍從亦且謬有所述以薦道諸先進功德而於吾府君猶有遺行未盡表非縮夙昔嘆慕之志也縮故曾叔祖延平先生嘗謂縮曰松塢府君縱盜事有三錄所載發困卻避者是在村庄時事其二在家卧至夜分有隣人穴壁盜貨府君覺啓戶窺見之鄰人挾貨走疑府君識其面翌日來以微言餽府

君府君第應曰不知後鄰人盜他家發覺逮繫獄始
自言其事其三隨奚童行山徑見族屬盜山木戒奚
童慎勿言延平之言若此有聾耳三太公者云亦同
又故黃經歷孟曰吾昔為隘嶺所吏見戍卒云爾族
世家洞黃四山皆黃業我戍擅登山樵採取道踐禾
田族人咸憤恨來告府君薪樵人之所急爾安得禁
彼因往來無路故踐我禾田乃於禾田中開一路以
畀之後幾百年戍卒益恣肆為患竟致訟理禁毋樵
採云或有憫于緡者曰府君平生讀通鑑見奸臣賊
子輒罵不絕口其嫉惡可謂嚴矣盜與奸同類而乃
屢縱之不問是何好惡不相倫耶緡應曰王舍人論
之悉矣蓋奸邪者害天下惡之大而發困取貨不過
竊吾一己之私過之可容者也府君之嚴於嫉惡而
恕以容過殆如此既以答問者因表其事記諸碑陰
以告吾黃氏之子孫焉

曾祖職方府君碑陰記

先君子嘗語緡曰吾祖職方公之不大用命也夫先
松塢府君精於言命蓋預知矣時緡記憶于心亦不
知其言之悲也追今考按家乘及叅諸故老傳聞益
知職方公履屨之詳然後知先君子言之可悲而劉

孝標辨命之論不為虛作矣職方公生而體貌豐偉志氣英邁從鄉先進讀書為文遂絕等夷正統初登進士尋奉使廣西卻其餞遺名聞于朝未幾拜職方主事剖理繁劇綽有餘裕士望大歸之 睿皇帝征麓川特簡公往西蜀選兵 勅任隆重又召至 廷面諭以行已而所選兵皆驍勇整肅迄竣事無一人敢譁者皆是君相益器之以為天下有大事公可屬每廷論有所選舉輒及公時公官職方踰八年矣舊例京官滿九載始得推恩封父母公因固謝弗欲遷至虛郎中位以待公居無何而公疾作且愈值友人

徐給事簡死公為治歛穢氣冲口中遂復得疾與徐同竟卒公卒距滿期未盡八月竟不得推封以榮其親嗚呼豈非命哉昔管輅年四十八為少府丞以死梁武帝嘆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此辨命論之所由作也以公揆之其不及輅又遠矣公才高而復優於德其為職方時閱戎籍哀人之無辜而除其名戶者甚衆鄉人以事至京者即貧窶調其貨財隆冬或與之衣盛夏必留過伏暑遣之歸他如聞旅哭救鄣匠窮途之厄務周旋始終如此類不可枚舉及屬纊之日囊篋蕭然至無以為殮賴寮友賻贈以送死故臨終

顧諸孤而言曰吾平生居官無長物遺汝但留筆底
方便或可與汝輩作受用耳嗚呼公厚積未食其報
而年僅四十有二時論方歸而官止六品此其可悼
謂寧如輅而已哉然公雖不自食其報而昌我後人
乃大發於文毅公亦竟也 恩先世以終公志矣縮
於此又足以見天道之可徵而辨命未必為確論也
故備述其顛末記諸碑陰且以為知命之左驗云

先祖文毅公碑陰記

嗚呼士君子用舍顯晦惟視其時而已故自疇咨風
微蔽賢咎興在漢唐宋若董仲舒蕭望之陸贄韓愈

范希文諸賢咸不得大用或用之而不究皆時也竊
先祖文毅公年未成童父母繼亡于京弟妹俱稚抱
骸携弱萬里歸襄視禮盡情忍饑任勞屹如成人于
時鄉族多竒之弱冠讀書精詣卓絕輩流與謝文肅
公共几硯毅然以古人為志公輔自期鬻序多竒之
及登進士益勵厥志官屯田主事以正矯枉顧為同
官所搆堅白不入磷緇蔽譽益起僚友多竒之用是
擢為文選員外郎郎中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
或賢不果進不肖不果退必愀然為已憂詳慎精密
不市私恩不賣直名疑然端重有如山嶽自太宰以

下咸倚為重凡有私請亦以公為辭如是者蓋十有五年不少變天下陰受其利不可勝計滿考需次久之欲倖進者忌無奈何乃嗾內臣司選伺者撻拾公過數四無一可指反嘖嘖稱賢郎中由是獲陞右通政專理武職錄黃無所自見又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視其篆釐革宿弊稽大江上下諸州縣蘆洲及新張洲被豪勢侵匿者奏歸工部又請厲官一人專督其事永著為令自此工部內外無窮工作之需咸於此焉取給又節浮費以償貧商之負於是上江二縣疇昔借累逋逃之商皆復其業其他建白甚多凡

蠹政害民事一切禁革天下縉紳無賢愚皆知公才德不器小大咸宜要皆以宰輔望公矣且公天性內剛外和無矯言飾行意度坦易器識宏深不以人之逆已而怒逢已而喜平生所為誠無有不可對人言者甘嗜儉素不喜華靡位至三品居處服食如寒士終身不屑以生事自累田宅有無粟帛多寡一無所問凡可以益國利民則不避險難不畏權勢見之必為為之必盡其心昔三原王公恕為冢宰用天下公議振拔幽隱各稱其職乃以公為首選每異以自代嘗兩以吏部侍郎薦不果用蓋自成化以來政歸

內閣與司禮監交互用事百僚奔趨其門視其好惡以爲賢否故當其時之稱才德真足爲大臣輔相而無愧者往往不獲大用縱用之亦不獲究如三原之終於見排公之卒不獲用尤爲天下所惜向所謂蔽賢之處晏翔公孫弘張禹裴延齡李逢吉夏竦數人當之而已以今視昔抑又甚矣世道可慨此其大者故特表而出之記諸碑陰以俟柄用人材者得爲嗚呼豈徒爲公一人已哉

東洋新路記

黃巖縣南官路自店頭鋪至栢畧十里而近始由東

北行沿河迤邐抵清心堂渡橋復沿河西岸過陳家埭抵院橋然沿河地勢下諸水所鍾行至陳家埭百戶池地益下水益鍾路夾河池之間春夏水漲路常在水中行人稍不謹溺而死者十常四五官長猝至則操舟以濟之嘉靖丙申巡按御史汝陽張君景行部過而問焉知縣新安康君載以書白于巡按檄守巡蕪湖周君易固始李君磐及台守晉安許君繼屬推官崑山楊君偉與康君相度新路地宜路盡院橋由之入栢畧鋪或欲移橋直接東洋予過見聚語乃呼謂之曰橋橫大溪昔造甚固今欲移之且溪流湍

急能保其終固乎於是移別橋於橫溪上折行接院橋乃歲十二月康君與湯丞寶李史銓躬率夫里令在官之老鮑章等度分其地計以尋丈概木為準俾各畚土移石不旬月而東洋新路成明年春淫雨連月行者暮夜謳歌猶白晝履高原也邑諸生張池王照乃致康君意請為記或曰斯足記乎子曰斯有國之大政康君其知職矣昔周卿士單子聘于楚假道於陳火朝覲而道弗不可行歸而告周王曰陳必有大咎由此言之斯舉也謂非康君之善職一邑之大政可乎夫古今天下不患不治惟患無其人或不盡其心耳苟得其人盡其心譬之五行錯履而天道以周四時不違而歲工以成其於致治也何有是役也巡按命之於先司府督責之於中而康君成之於後靡不盡其心焉皆可紀也乃書之為記

先祖考妣遷墓記

先尚書祖考文毅公卒於弘治辛亥六月歲十二月先父宮詹府君擇葬於委羽山來鶴亭下祖妣夫人蔡氏卒於弘治己未正月歲十二月府君奉以合葬所葬地有水不吉縮常往來不安于懷欲改遷吉地未果迨嘉靖乙未縮丁先妣太淑人鮑氏憂歸登山

營度二三處皆未愜意至丁酉正月始獲卜于茲山之北乃協堪輿家所謂靈龜引子取有上穴穿穴深數尺則見土色外苞丹赭中韞雌黃玉堅脂瑩蔽石卯百餘枚又協所謂離龍帶坤倒盡離氣借丙向壬之法若有神相而默授者二月二十有一日縮與弟約奉柩安厝時淫雨浹旬封築略不謹流澌滲入又若有靈牖之使覺而速脩之於乎豈偶然哉此實先祖平生盛德豐功之所致皆我後人所不可不知也故識之爲遷墓記

先考妣遷墓記

嗚呼此吾先考宮詹府君遷葬之墓府君姓黃氏諱甫以文選郎中致仕卒於正德丙寅三月十五日是歲十二月葬于委羽山本源菴故址先祖文毅公墓下因水漬玄堂改葬于山之東石筭畧裏嘉靖戊子歲以縮官加贈詹事府詹事云後七年乙未三月十七日先妣太淑人鮑氏卒于家縮以憂歸於十二月日與弟約啓封合葬見石槨仍漬水又去墓東百步擇地起墳因先考柩濕不忍葬乃葬先妣處其左以俟至冬啓封且窆見墓中氣寒且靱昏視柩漆玄綠之色若瘞數十年者張紫微所謂蝕尸地非耶

縮約哀痛罔知所措忽於稍東南屏下得一地亥龍
壬穴丙向即謝師鈐記所謂燕巢者是也開穴五土
四備間以雜采鮮明細潤若粉若肪若赤玉白埴雌
苗若硬石砥硤視諸堪輿家所說皆合嗚呼吾先府
君位不滿德時論惜之太激人內行貞惠作則閨門
凡皆足以昌裕我後人是故造物者秘茲善地留以
妥安遺靈是豈偶然之故哉故備書之使知福地之
不可以強求要歸諸德善耳矣

重修黃巖縣利涉橋記

黃巖為縣背負大江而當甌越明括四通之衢舊嘗

置渡舟以濟往來繇卒迫程賈旅競日民以為病宋
嘉定間知縣楊圭始易渡為浮梁曰利涉橋材良而
工密貫舸承梁紐以鐵索旁列欄楯為制甚周行者
便之又置田一千二百餘畝以待葺脩水心葉先生
記之備矣粵歲滋久漸失其舊田又分屬其半于新
邑太平及縣官歲徵多為吏胥工匠所侵漁於是材
日劣而工日窳風潮激蕩乘脆履朽遂至顛隳漂溺
者往往有焉予居瀕江則見行或立瞪坐或恚嗟驚
耳駭目莫有能念而復之者今新安康君載來知縣
事予偶語及之君惻然曰斯吾職也吾忍坐視之哉

乃稽往籍謀善制僦工集材修築兩堤鍛蝕易敝不數月而新橋告成牢壯周緻行者無虞人咸悅而嘉之縣諸生范驥等請予記厥成績予謂古之為政者凡以俾民樂其生也故為田里俾之耕耨樹畜為宮室俾之蔽蓋居處為溝洫渠井俾之灌溉汲飲為城郭俾之藩衛為廛市俾之貿遷又為舟車橋梁道路俾之濟險阻以致遠然後為禮樂政刑以維持防範之蓋靡所不用其至而治化成康君之為縣也邇正遠邪澆良有辨積歲巨盜公私交相盤結而不可致詰者君悉捕而除之其黨有氣力者雖撼之不少顧則君之為治也可謂得其理矣矧茲橋之修尤惠民之急務予故書以為記使來者之有考也

少白堂記

少白堂者吾弟空明山人所營隱居之堂也山人素居在邑今營隱居在三童壘三童者晉任旭開書堂于山中見三童子日來受書去踵至三峰而滅跡以為三僊壘繇以名也四面峰巒秀矗若王公擁蓋大士持寶幡列騎從御龍象旁趨而環顧之者二溪迴合中夾一山盤礴正踞曰黃家壘俗訛曰江家壘非也山人作堂拓基掘地得井埋石曰黃家井山人亦

黃姓若預有以待者亦異哉三童之山在邑之西山人之堂適舉之中西方之山金屬故少谷鄭子為名其堂曰少白取讓太白之義也堂成于嘉靖丁酉之歲新秋既霽予與旗峰葉子來游山人款之于堂遍之亭館宿之樓上信信不去竹陰松下溪湄石畔或坐或卧或語或歌無不恬然而適悠然而得與竒勝以相忘也予忽憶昔年初冬薄暮偶至一山山僧開堂松竹掩苒而蕭疎排簷拂檻寒風颼颼落葉墮石上作金鐵聲燒地爐擁坐佛燈明滅心地湛然至今念之愈切愈不記竟不知為何地何山恍然以為夢中往來數歲猶不明為真夢而真見也今得山人之居而見之庶幾其非夢歟遂書為少白堂記

石龍集卷第十四下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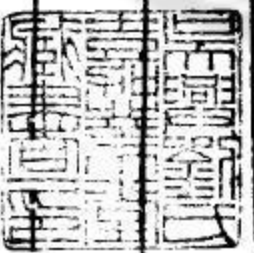


石龍集卷第十五

書

謝陳御史招應舉書

縮無似不敢妄有所干執事不知其不可欲等諸豪傑之流壯其志以引其歸將與之應舉以進之此固君子大公之所用心縮何幸有此遇哉縮聞士不可以苟遇亦不可以徒遇既有知之之明必有應之之實心有所懷敢不為知己者一言之縮田野鄙人幸蒙朝廷以先祖有旦夕之勞蔭為國子生以世其祿自受恩以來恒惴惴焉惟恐負盛世之德以



隕前人之光顧其力有不足者潛深伏奧行且念遠
去以求不相聞於人偶及相知勸勉因復就舉有司
競于蒙昧雖拜失不知其辱一日讀家書得橫渠張
子曰世祥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
不恩遇之不窮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服勤任事
長廉遠利似述世風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
工聲病辭有司不知求仕非義反羞順理爲無能不
知蔭襲爲榮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王荆公曰
凡士未官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復事科舉僥倖利
達學者不由昔周元公以蔭補官不失爲亞聖張敬

夫呂原明亦以蔭補不失爲大賢抑何屑屑于此哉
綰嘗反覆思之芒背駭愕以見聞之晚而嘗辛勤爲
舉業爲悔今者既知何可耻其過而作非捨其同而
求異九品之官易得一畝之宮可懷果於此焉無似
雖貴極卿相富之萬金誠亦無重乎人而亦非身之
榮故今爲綰也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宜行則行
宜止則止其所不能與非其分不爲也蓋有命焉而
綰之不與於科舉也誠命矣綰聞有貴賤之分有聖
賢之義分之所在雖聖賢不敢違義之所在雖天子
不得沮所以古之君子不應諸侯之求而從胥吏之

呼虞人不以旌招為榮而甘心于喪元蓋分與義使然也非苟為異於人正以擇其是非之明合乎大中至正之道也人不此之思及汲汲皇皇于非分之求得則喜無以勝不得則戚戚不能存旦夕是皆中無所主不深于斯道者也是故君子脩道進德行當極其大念其重苟非其時窮且老而死無悔焉顧某何如人亦得以此為言者惟執事愛才樂善惓惓為世道計將導之大且重者不但以一第為寵而已也故敢肆其說如此伏惟矜其愚遂其志則所以進之者大矣豈勝恐冒不宣

寄方石先生書

久違函丈無所依歸兼以弱質雜于末俗頽風常以不能樹立為憂夫各言爾志固聖人之訓也縮幼負不羈之氣中屹昌大之志自習句讀凡於書冊所載忠臣烈士殺身赴義之偉未嘗不神超骨聳感激思奮雖風沙萬里剖心斬首寧不悔也既更歲月稍識道理之方輒以聖賢為必可學而至乃於所坐置一木牌書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其背又書曰勤敏自強研精抑氣朝夕觀警皇今學不加進行不加檢求之愈深愈知其不易且鄙拙之性不能諧俗以求歡

悅時或憂思太過形焦神悴輒成一疾只得就閒習
靜以理血氣人事每多踈忽故言出謗歸名至毀隨
夫豈衆人之過亦皆愚陋所必致也夫君子小人異
趣小人所尚者利小則蠅蚋奔趨得殘腥腐瀝於盤
盂間以自甘飽大則金多爵顯騁其私智以為功名
歌童舞女以恣佚慾君子則高顧遐視曠絕千古得
其志行其道雖貴之千乘富之萬金不足為榮不得
其志不行其道雖簞瓢屢空桑衣覆肘猶自怡懌此
豈衆人之能測哉夫有夜光之珠非隋侯不能收之
有荆山之璞非卞氏不能別之是以君子不求多譽

而惟知己之難遇也縮幸受知先生非一日矣別逾
兩載不獲承教私心憂懼不能自安故敢以書為請
惟望痛斯世之寂寥閱斯人之難遇不以天之厚我
者終我而已俯賜一言引闕葺于塵埃之中使上有
以繼絕學下有以開來世報德有日斯文幸甚

與王東瀛論禮經書

不敏之資索居一隅既無師友漸染磨礪之益又無
古人運甍嘗膽之勤每以荒落自懼誤蒙獎借悚息
不知為報竊念高誼不可虛辱敢以一事請確當今
經書雖云粗具而禮經特為缺訛何則周衰諸侯放

恣而禮最為所惡故秦火而禮已亡其七八今之謂儀禮周禮及大小戴記者實皆漢儒掇拾傳會以為干時進取之資然多糜文失義其非周公孔子制作刪定之遺經可知矣宋紫陽朱子為儀禮經傳欲成一家之典然不過據陳言于尺素因訛謬以踵襲及其門人黃勉齋傳之吾鄉戴大監至于吳草廬為三禮考注等書亦不過因朱子之舊而略為區別豈足以盡制作刪定之意故敢忘其僭陋欲精求二聖經世作述之意存其同以去其異別為禮經一書實不敢便謂真足以窺闡奧但思古人伐檀之志冀

以歲月尚或俟聖人之復生也

答王東瀛論學書

縮繆辱教獎感激之餘有不容已干言者敢舉質疑夫學有人己之分以為君子小人之別其謂為己自動靜語默以至取舍去就自執用操觚以至蒞官臨民皆求不失吾性以立吾誠而已使有毫髮為人即非君子之學不可入堯舜之道矣今士子類竊聖言以利其身而滿天下之風俗壞天下之心莫此為甚不必深責異端即此乃門墻夷狄可以謂學也昔者儒先所以竭其平生以自學懇懇以為教者惟懼

人欲易深天理難明卒爲小人之歸也縮之所以惕然朝夕而深憂者亦惟此而已蒙喻一貫之說實聖門要領敢謂不然但今去聖人日遠學弊道喪已久所賴人心之靈未盡廢爲古人之學僅存方策苟非先知所學爲何事深潛篤實以辯其志徒事誦習驟欲語以一貫幾何不爲按圖索駿刻舟求劍茫然無所歸宿也鄙見如斯不識高明爲何如

贄西涯先生書

縮聞天於斯人不苟生故人不可以虛生艸木禽獸之生亦人之生也人得賤之者艸木禽獸弗靈而人

之靈能主之也人而弗靈則亦草木禽獸耳故其靈者天所厚也天所以厚之者固將有以責之也古之君子誠知其責之重皆在于我是以畢其力之所能爲與其心之所能盡者求塞夫天之所以厚我之意以不負天之所以責我也然天之所以責之者豈徒以其位哉孔子之生必責之以作六經明斯道孔子亦以作六經明斯道爲已任孟子之生必責之以正人心息邪說孟子亦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今也但觀其責任之所在則知夫天之所以生之意矣竊惟夫世之人之不思也未嘗以此求之而曰此必天

之所自設也非我之所能也未嘗以此學之而曰此必聖賢之所爲也非我之所當也未嘗以此行之而曰此必古之所有也非今日之所宜也嗚呼信斯言也世道之衰人才之弱從可知矣縮不肖不足以語此但平生立志不屑卑小惟思聖人之道載之方策存之吾心譬如源泉行地鑿井而有可求之理將以此求之亦不知天之所以生之任之爲何如生不生天也任不任人也我但盡我所能而已彼我又何暇論哉夫百鍊之剛水可斷蛟龍陸可剽犀革匣之不用非我之罪惟其所未至與所未爲者則固不敢以

自譏也伏惟明公執事行全而才備德盛而文博幸霑其餘足以遂人之願故敢以此有望焉昔者孔子之道大其辭第字之遺其門者初未嘗擇其人品之高下學焉皆能成其性之近故子貢謂事仲尼如飲江海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縮竊仰觀明公執事今日之所請江海也縮屢欲一霑餘潤猶恨未得群飲之路故敢以舊所爲文一卷奉贄文雖其下或者可爲測量之一助惟明公執事矜而教之于冒崇巖不勝恐累之至

謝東白先生書

昔朱子嘗歎斯道之孤以今視昔則又孤之甚矣幸者天啓先生遠承宗旨尤以誘引後進爲心雖駕末如縮且收之門下懇懇教以斯道俾得窺堂序之宏道路之坦不敢自立常人之後此心何心伊尹所謂子將以斯道覺斯民孔子所謂誨人不倦孟子所謂樂得英才教育之者皆此心也縮何幸身獲遭遇之哉但當黽勉竭力斃而後已以面無負可也雖然子夏孔門高弟猶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心未能自決况不肖如縮哉縮即買舟東歸雖欲親炙無由迷途茫茫良心幾何其不

爲紛華盛麗所悅者又幾何也以此憂懼至於涕洟故不得不復有所請縮聞之鑿枘之伎至僉輪扁乃有不傳之妙撥調之術至秒僮僕乃有入神之巧烏有六經四子之大道以大賢君子身心體驗之艱難可無獨得之妙與其巧哉夫巧與妙者固不可以語人亦非不可以語人但不遇其人而不語耳苟遇其人因其可語而語之心領神會之際必有授幾觸類之靈躍然動于其中人既受之我實授之斯道之傳斯民之幸也我何吝哉若因其久之不傳遂以斯世爲無人則斯道絕矣豈不重可惜哉誠以道之不傳

由於經之不明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究其所以
不過割裂文義俳優其語言以爲場屋謀身之資甚
者假以爲濟惡文身之具又禪六經四子之道晦而
不顯則六經四子之道不亡乎秦火而亡于今日矣
何則昔人謂東房溺於名數以爲世豈復有易孔鄭
專於訓詁以爲世豈復有詩書董仲舒流於災異以
爲世豈復有春秋大小戴氏之雜取泛記以爲世豈
復有全禮夫經之無非真無經也以其說之之偏學
之之繆是以云爾又豈有昏塞不救之甚如今日者
哉縮小子不度其力妄意有所望者蓋以六經四子

之道爲吾心舊物舊物失而必求此人之情也今夫
執萑挈瓶往而水火于人而人不之吝者非其人之
性好於施以其有餘故也伏惟先生念其有餘憐其
舊物指以當究當窮之義可灼然爲終身用力之地
者俾書諸紳縮歸山中溪谷深靜有屋可蔽風雨饑
寒困厄量不足累其志他無所營爲正可杜門兀坐
以思先生之言日肆其力庶幾濯去舊習以來新見
大爲脩已經世之資縮之幸何如先生之爲賜又何
如哉

謝林南川書

縮久聞執事得白沙之傳自髻鬣已知趨向蹤跡東西無由瞻晤每懷缺然去年視家尊來京師知執事猶在太學博士之列竊喜數年相聞不得相見相望不得相即者今必獲所願矣豈意未完之軀易爲疾病纏綿舍館至昨方能出拜門下辱不以不肖爲不足與又許之以有志教之以聖賢所當務如此高誼皆今世所未聞在古或有之者也縮何幸獲遇之哉出而思之數日感然愈不自安蓋執事所以待縮者非常人而縮實以常人自處執事所以望縮者千百而縮實無一二焉昔夫子聖人也尚以德之不脩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已憂今縮視聖人不啻下之萬萬而又不憂其所可憂反自怠自逸如此不惟有負於知愛而亦深有負於所生况光陰迅速將漸老而無成可不懼哉雖然今欲學者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亦惟求盡其性分之良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下使之沛然復行於當時云耳縮有志未度其方惟執事不以其狂妄爲嫌有以與之詩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飛鴉尚然况於人哉苟得集執事之泮林食執事之桑黹必當懷執事以好音矣

寄林南川書

別忽一載音耗不聞如坐井中鄉邦朋游號為有志
不過講習舉業將鉤聲名媒利祿而已回視身心不
知為何物於是使人益念斯世之孤益痛斯道之絕
欲就其人而問之不可得也昔者陳默堂貽書羅豫
章曰聖道甚微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與聞於
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豫章着意詢訪得李延
平以授之而後斯道大明綰雖不肖不自量力竊嘗
有志於斯道但不知執事所以得於白沙者何如倘
不吝教斯道之幸當何如也

寄吳行齋書

甘承去附問達否久不承動定心切懸念家居極欲
勦進苦乏朋友講習俵然內顧此心日覺茅塞甚為
可懼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此心惕然但見一切毀譽得喪不啻飄風過耳向會
鵝湖云執事春秋曾有注解但恨向者不克請教夫
春秋載聖人經世心法於此有得則聖人之學過半
矣執事究心於此必有以灼見聖心而無疑者惟望
不惜示及豈勝幸甚

寄儲柴墟先生書 三首

縉無似謬辱獎借以鄉先哲方正學為儼夫正學文章大節炳炳天地雖當代偉人猶不敢望後塵况不肖哉縉實深懼思有以塞之詎料奉先君歸無幾遂爾見背憂痛傷心久失報謝春間劉大尹還任蒙惠吊奠感激不知所云縉竊惟先君之友海內雖多然求終始如執事能幾人哉向者先君居銓司辱公退輒述執事言以不肖兄弟為先君慰先君亦自謂可望今不肖兄弟蹉跎如昨而先君不及見其成否痛恨當何如也切惟先君平生心跡惟執事所知不以利祿嬰情亦惟執事所信豈料求歸未得適遭小人

非罔之汚為讎忌所訕雖先君貞白之志無累於至公而讐忌之語亦不能無疑於恒情尚賴大人豪傑肝膽相照不以此致曖昧其間但先君官小事微不能赫奕動人自列史官暴白不朽縉所以深恨而尤懼也切念古之君子能顯揚其親于無窮雖賴仁人為之發潛闡隱亦由其脩身履道自立于光明正大之域足以先之惟執事究昔日之愛其父子者矜而恤之以厲其成固先君之幸亦不肖之幸也
近閱邸報恭惟進位中丞雖未足即盡大用以為君子道長之賀然大用階梯拔茅連茹之非自此占矣

夫位日益進則天下之責日益深責日益深則所以自盡而副其望者日益難以難副之望居難濟之時雖以聖人處之亦未見其有餘何則君心之非未易格也小人之私比未易去也天下之事如毛如蠟未易舉也佞然獨立將何可為雖然以衆人居之亦何難之有但在執事自有不得苟同于人與之浮沉者故以為難也今欲為社稷長慮却顧實未易以一二計莫若於無事之時廣求天下之才如宋陳古靈之用意收其名定其價薦之于朝布蒲席位以待有用之日使朝廷享薦賢之用天下獲薦賢之福則執事

所以塞天下之望孰有大此者綰嘗讀古靈薦劾其薦三十三人當熙寧元豐間大儒大臣半在其中品第措置雖微不同要可謂知人也矣綰每為歛衽敬嘆今綰方卑賤實知不當以此為言但漆室杞人之憂自不能已于懷敢僭及之惟執事亮之蒙欲綰近作觀者哀苦中久踈筆硯偶有寄西涯先生書敢鏗請教不吝批示尤愛

向奉書惟恐狂妄獲罪今反與其說合于前賢何幸如此夫求才固在於誠好然亦當知其區別不然則將以野鳥為鳳凰燕石為白玉矣古有所謂常士有

所謂國士有所謂天下士有所謂不世出土槩謂之士則高明將日遠而翦葺將日進矣夫鈎璜為餌所以釣鮪鮪而非所以釣吞舟之魚巨桴為餌所以釣如山之鰲而非所以釣鱸鱸今或有國士矣有天下士矣有不世出土矣則將何以來之又將何以用之不然此世之豪傑所以恒不遇而天下恒不獲其人也辱教蔡公介夫王君伯安當親炙者縮久聞其人及今益慕竢釋服後即當裹糧摳衣以趨之矣謹復

答問士中銅器書

承示銅器蓋近古器也其製前有頭頸昂而婉後有

尾腹旁有流下有三足頗象漢時鏹斗鏹斗有數種皆尊貴家私燕所用以待斟酌此器形似鳧鳥知為酒器蓋漢有鳧罇鳧壺此鳧鏹斗也鳧罇鳧壺不列於宗廟犧尊之間而特用于燕飲以酒能亂性敗度猶水入之必溺狎之必濡鳧能不為水所濡溺以方人閑於禮則不為酒所淫蕩因以寓戒古人制器尚象必有深意非若後世偶爾為之若別用之器又何取於鳧今出土中果為漢物質當翠色瑩潔如玉不是則非漢物然亦不下數百年矣謹復

寄潘南屏書

在京蒙借觀中秘書感謝曷忘縮歸不幸先君見背
痛毒之餘學問益荒寒鄉舊雖盡名文獻今士習日
弊爭事功利千百中有能一二矜飾虛談已為至高
其他業不過舉子亦自為抱負非常可誰語哉昔孟
子論尚友謂友一鄉之士為不足至于一國至于夫
下猶為不足必尚友古人而後已蓋孟子之時墨翟
兼愛楊朱為我蘇秦張儀之縱橫又有告子許行白
圭子莫之徒各為異說以亂生人故孟子論尚友如
此豈無謂哉縮不敢自方古人然視友道之衰有如
今日能無感乎聞執事嘗講于白沙之門化于寡妻
能知科舉為外物非深有得者能如爾手故敢以此
問于左右惟執事察而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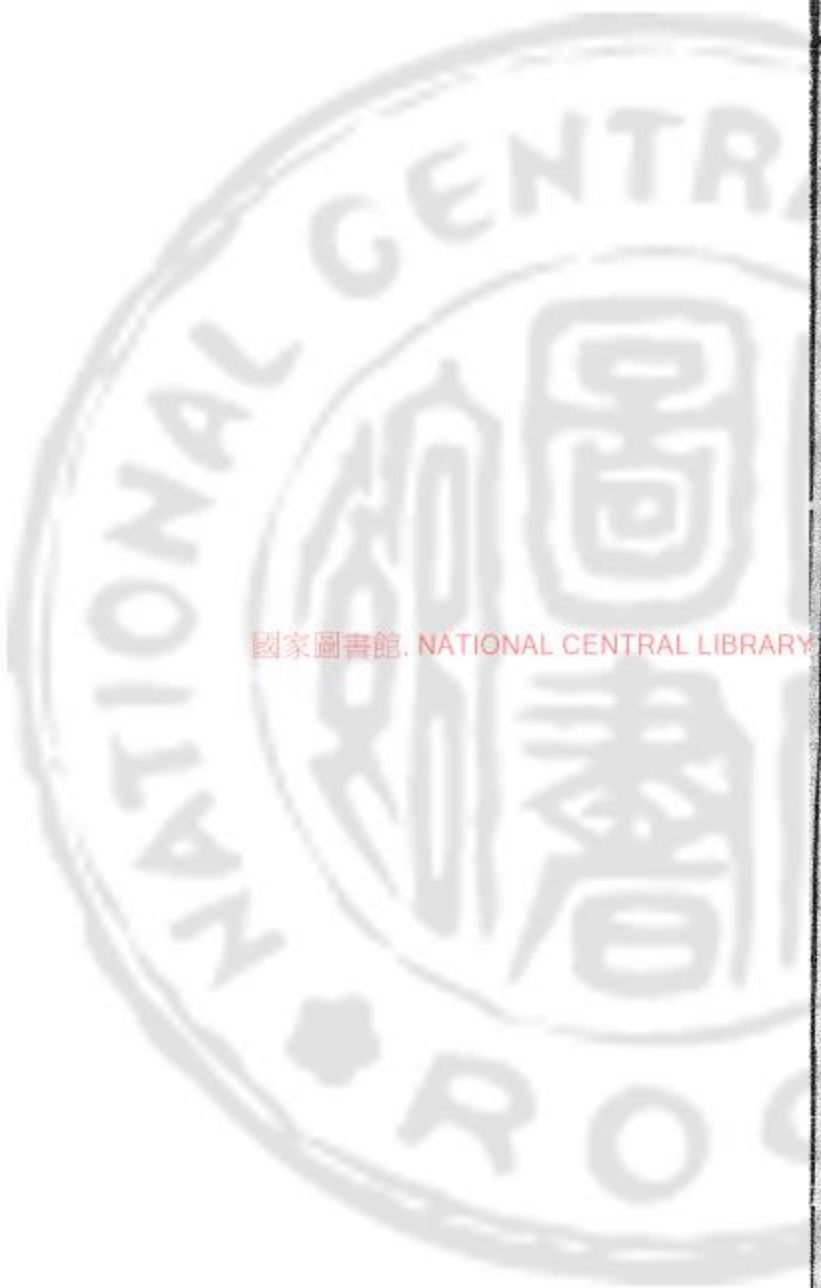
寄陳石峰先生書

縮罹酷罰忍不即死辱聘奉告几筵益增哀感比審
有揭陽之行初聞不勝憂駭徐思乃知君子之常本
無足憂惟先生見道分明擇義不惑既有以致之則
必有以安之豈復為之動心哉雖然使言聽計從消
患于未形世陰受其賜而不知為誰之功此又古人
所賢今日所以為慨也先生其如命何憂苦中百凡
不多及惟亮察幸甚

寄劉檢討瑞書

綰質弱不知爲學幼失小學之本長迷大學之方年
十六始知爲舉業又三年乃厭其卑近求古人文字
讀之見其思致深遠議論開闔可喜意若有得因取
片紙書之略能成篇遂有文字之志及向拜謁止于
文字而已道則槩手未有聞也不知其非每肆支離
之談甚可咲也至今始悟於道若窺毫髮但以涵養
未深本心未明求其不惑於是非不搖於喜怒不襲
於智巧不牽於外誘難矣惟思有道就而正之倘執
事矜而教之斯道幸甚

十五卷終



石龍集卷第十六

書

上西涯先生論時務書

綰聞士有為知己死者夫苟可以死也其未至于死者敢不盡其心以為報乎公固以天下士待綰矣綰可不以天下士為公報哉今公之事有大於天下者乎大于天下而不盡其心奚所盡其心也曩者

先帝棄天下公與二三大臣皆受託孤之命翼今上嗣登大寶遠近聞者莫不舉手相賀謂有老成忠壯如公者為國股肱必能推素所蓄積引君當



道蚤更新化以慰天下人神胥望山川改容以俟者
幾兩載于茲今乃宜聞不聞人將疑其失望且云
朝廷上下有不同量諸公皆去公獨欲去未可而在
始則甚惑惟懼公一日亦去則國無人既而思之
知公前日之志在於終濟天下不有其名者也群公
之志在於速靖一時急就其名者也蓋公能用其愚
群公不能用其愚公能用其忠群公不能用其忠此
群公所以一奮而輒去公所以從容而有待者在此
矣古之大臣固不以吾君為不能而必去亦不以吾
道為必行而必留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立乎其位

仕止久速各隨其時故身無牽制而心常奮然以有
為否則山林丘壑何往而不適哉居今之世志之非
難行之惟難縮常念當今之故叅已然之跡中夜以
思矍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者幾誠恐太平無事之
兆端不如此不知公為善後之術將何道以先之縮
聞唐虞之際亦多事矣惟其君臣能知制亂之道通
其變于未窮卒底至治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不爾則如晉之張華專恃維持謹守故常延以歲月
天下大亂身卒不免為可哀也惟公明審二者而早
圖之今千瘡百孔直漏補弊要非一端所能盡縮則

敢撫其要者言之其一曰古之大臣知治亂之機在于一人一人之機本諸一心故必先勉其君以為學夫學所以去人欲全天理不學則人欲之萌如奔流誰得制之此傑紂胡亥楊廣之徒終蹈滅亡而不悟者也今上厥初嗣服小人得以他技易其聰明他道啓其非心豈非不學故也不先慮此徒以危言激之遂欲於君側取十數奸寵而殺之為計不已踈手自昔君子欲去君側小人反為天下之禍者何限今欲少遏其橫尚不可得况得殺乎孔子曰君子信而後諫不信為謗已群公不此之思何其昧耶為今之

計只宜於群小方萌之初但知邪正之辯而不立邪正之名率諸元老徃召其儔諭以先帝之意曰若皆先帝所選養青宮之素倖不患富貴之不極惟患有富貴而不能保今上春秋方富行義未彰大臣未和百官未輯四夷未撫庶民未孚得則治否則亂特毫髮耳先帝臨崩目不能瞑惓惓惟二三老臣是託若豈不聞乎今水旱頻仍災變屢出民窮財竭怨咨載路盜賊方熾邊報復急若常密邇何不一言於上以有盈成之業而若亦得以保其富貴顧猶蒙蔽之乎萬一事機有失雖欲一飯苟活不可

得况富貴乎如此詞懇義正雖未能改其惡亦可小
沮其心而無他於是專勸 主上以講學擇經德明
備之士朝夕啓沃弗使間斷則天理可明人欲可消
彼輩雖奸將無隙之可投 君德既正然後圖而去
之未晚也且周之成王乃中才之主幼而踐祚太公
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及左右近暱咸選
正人開其聰明養其德性所以卒致成周之治豈偶
然哉其二曰自古帝王皆先脩其內政而後及于外
政夫閨門無法王化無本天下何恃而治周道之盛
今古罕比然必關雎麟趾之化行而後江漢汝濱之

俗變周公六典所以致成周之盛者廼以宮正宮伯
至閨寺嬪御皆屬天官冢宰其旨微矣及其衰也皆
由于閨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此不脩文王之
道而廢周公之法故也今 天子新立中宮初冊奈
何以五六刑餘外持 人主之命內挾 母后之權
威懾中外勢傾上下一時皆為蒙蔽不敢指摘其奸
是以宮庭雖無醜議家法必致難守安得不為慮哉
自今脩之猶未為晚舉 祖宗之舊章求前代之覆
轍或論於經筵勸講之際或奏於 皇后 皇太后
之前庶交相警戒早為持守失此不救 人主之血

氣寔盛情欲之愛日益深聲色之悅日益盛內庭近而易親恩常掩於義外庭遠而易踈義不能勝乎恩比其已極雖百伊周不可救矣其三曰椒房之戚實關衽席之恩此人情之易厚苟非明哲之君至德之后孰不有所私金帛之賜足極其富爵命之加足極其貴富貴之極而不驕者鮮矣况常人之心知求而不知足知貪而不知止如漢之呂王晉之楊賈唐之武楊擅權專政致危神器覆宗赤族皆其驗也故古者帝王婚媾不以微賤上匹至尊必擇先德之舊家法有承賴其陰佑以培基本綿無疆之統今之外戚

貴極人臣富可敵國貪猶無厭有識為之寒心近雖稍收歛然無藉之徒尚盈門下抑之則怨縱之則無所不為且多知禁密之情 國家無事則已苟有毫髮其常懷怏怏之心將一日萌動挾其膏粱愚闇之人肆為非禮深可慮也反覆其故始之不由德族繼之 寵遇太隆以至此耳適聞 今上擇配攬戶之家何不以此為監邪未幾果聞造屋聞置莊每用幾千萬銀例照皇親略無撙節爵命之加無異前事而前日之貪橫將必不遠與之同矣此皆 祖宗已來外戚所未有者今事已遂將何咎哉漢竇氏初寵於

文帝周勃灌嬰請置師傅教之由是長君少君終身退讓保其富貴王氏之盛梅福亦嘗與成帝言之成帝不用卒致篡竊今之外戚既無先德之可承又無家法之可守惟當早選師傅以教之或別置尊官於宗人府兼攝外戚別其賢否論其爵賞察其奸凶制之以法使無所縱不惟外戚之家可保富貴而母后之德亦於此有助矣其四曰古設閹宦專便閹內役使他無所為刑餘之輩必鮮忠良小用猶為不可况可以攬天下之權哉漢宣帝以霍光專政為戒故輕宰相之權而恭顯遂得肆志至于元帝而天下

蕩然蓋權在宰相雖專恣猶得斥其非而去之在閹宦蟠據在中人莫之測或傳內降或托御筆諫官不敢執九卿不敢問而令甲之行常為所播弄夫前日閹宦皆祖宗舊人縱有所為猶知祖宗法度自今已後前日者皆老死晚進少年皆代之彼實不知祖宗法度但知威福在已悍然橫行無復如何此尤可憂也貞觀之制內侍不立三品只供內庭掃除不任以事本朝太監不過五品亦不許任事視貞觀最為良法奈何至今玉帶蟒衣儼若侯王天下操柄盡歸掌握今欲正之固難一朝而變議者謂莫若章奏

之進所奏之可以封目先投內閣內閣計所奏請
至尊於退朝後親御便殿更番上直侍列計處若遇
安危所繫刑賞黜陟之大雖內閣亦不得專必召進
九卿科道集議可否務合天下之公衆論既翕然後
決自上裁行之唐太宗每與大臣議事必令諫官
憲臣史官預聞之有不當諫官得諍之憲臣得彈之
史官得書之有勸宋仁宗事當從中出者仁宗謂曰
事正不欲中出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臺諫
得言改之易耳人主尚爾况闈宦乎其五曰 朝廷
之有言官猶人之有耳目必耳目司聽目司視而人之

用完人無視聽則不得謂之人矣 朝廷而無耳目
可謂之 朝廷乎晉侯問於叔向國家之患孰為大
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
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故明主知此必虛已以納
其言優容以作其氣罷黜以激其不諫重賞以旌其
能言言有不合縱加薄責旋即超陞猶慮其不言未
聞轉喉觸諱動即禍隨內外遮邏骨鯁一空朝野相
視咋舌噤口不敢論天下之事豈有指鹿為馬之心
將復萌乎夫言官所繫不止通否塞亦將以折奸人
之萌救內重之弊若反為奸人所折內重之勢自此

固矣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脇御史臺可廢也抑
不見盜將有意主人之家物必先毒其吠犬吠犬既
死不為之防盜必大至故主人方一吠犬之死即為
意外之憂急求數吠犬以繼之使盜知主人已覺而
不來此良策也今之所憂有異此乎况言路風采消
委已甚苟非豪傑焉能有振當擇素通古今貫達義
理忘身徇國不顧已私者使居其職專責以言養其
鋒銳猶可及也若或不然徒以備位欲正君而不知
正君之術欲彈劾而不知彈劾之方欲議禮制而不
知典章之源欲論機務而不知成敗之幾其好名喜

誇者或激剝以成禍患其巽慝不振者惟循默以待
陞遷或伺死虎以繫之或窺腐鼠以攫之甚或排正
人以報私怨或引非類以布私恩夫豈不為奸人之
資重為天下患哉夫言不言不足論惟言無不濟天
下斯為難也其六曰 祖宗立法皆試之于民雖有
缺遺天下久已安之且四方異土風俗殊尚故治各
有宜若強其所不宜使同異之斯亂之兆也近者有
司每以意見逞能非由講習思慮之精妄將舊制彼
此移易日變月改徒見耳目之紛更而不知何者為
適從以致奸民因之而愈謬奸吏乘之以為雲春秋

書曾作丘甲用田賦重其更端之始為民患也此乃
往事猶未為甚今官豎竊權於內必將施暴于外流
毒初出如川方興不至引用非人大為紛更不足以
行其志若不申明舊典定為中制責成有司謹守固
持以遏其機紛紛變亂為生人之害其有窮乎自昔
敗亡鮮不由子孫變其祖宗之制唐玄宗無太宗之
哲而不守貞觀之舊卒致天寶之亂宋神宗無太祖
之明而輕變開寶之章終非南渡之禍夫創業之君
所與共事之臣皆身歷艱難慮患之深立法之密有
非後世所及後世雖有才智終不若其更涉之多天

下至大庶事至夥苟非歷試其艱深明其故誰得輕
變之哉是故不知立法之意未有不亂法者也知立
法之意至不得已而後變之斯為善守法矣其七曰
君之為君者以有民也得其民得天下矣失其民失
天下矣民未有失天命未改雖有智者不能謀之勇
者不能奪之若使飢寒切民之身仰不足以事其父
母俯不足以畜其妻子則人心離散非君有矣民既
不為君有君何藉以有邦哉西漢傾危之勢不絕如
綫光武乃以一旅中興蓋人未厭文景之德王莽不
得以革天下之心邦本固也東漢之衰雖有先主孔

明之賢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卒之不能復有漢鼎蓋
人厭桓靈之德曹操孫權又得以革天下之心是邦
本不固也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曰
養老曰賑窮曰恤貧曰寬疾曰安富所以致其蕃息
結其歡心淪入骨髓故民常戴其君君常得以有其
民也今海內旱潦常半官疲于徵歛民困于追求鬻
妻賣子流散四出雖有年穀之登常不免飢寒之苦
賦役日急一日前日之所謂富民今已退為窮民前
日之所謂窮民今已委於溝壑廟堂不知省守令不
知恤皆謂祖宗積累之深有足恃者漫不為慮馬周

曰當脩之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直至
論也其八曰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王者所
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窮者義也伯者所以陷溺人心
貽毒後世者利也推其至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人
類所以別于禽獸皆由此也若狗人欲而忘天理則
孟子所謂不奪不厭雖有天下其能一朝居乎蓋自
孟子以往真儒間出義利之說漸晦于世雖有老師
宿儒尚或以義為利以利為義所以傳之于人謀之
天下國家皆不免功利之末流之于今遂無可辯以
龍斷罔利盜名欺世為能事以刻核攻訐浚髓剥膚

為有才以奔趨進取為當然以學古求道為迂誕持論以矯激兩可為能言臨事以逐謬詭免為得策隱忍苟容則為有德締交阿黨則為善宦榮華莫大于戀祿羞辱莫先于去位賄賂公行于上下浮薄尤工於學校爭訟太半於齊民有司不省治本特以簿書錢穀為大務胥吏罔知國法特以漁獵剋剝為生理交征于利相習成風人心穢濁恬不知恠何以異於秦隋五季之亂也失今不救求利之害其有窮乎惟在上者身先仁義以絕求利之心公行賞罰以正趨利之俗使天下曉然皆知明揚寵拔必徇公守義之

士放逐廢棄必謀身務利之徒如立表示人人知定向交脩於仁義之中以振拔乎功利之外則風俗丕變而治效可求矣其九曰天下之所賴以存者綱紀綱紀之大有三明用舍公賞罰敦倫理持此三者斷而行之所以齊人道調萬化者也今賢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賢暴官汚吏未必去清德懿行未必彰賞之不足以為勸罰之不足以為懲人之犯法視為泛常慢不之畏倣倣成風愈罰愈犯以至父子相賊則懷忿而讐怨婦姑不悅則反唇而相譏諸父昆弟告訐肆行男女內外齟亂無紀夫常制於妻妻或殺其夫

小兒嬉戲罵其父母都下之人時常醉酒詬及
乘輿強者欺弱富者凌貧剛拏力攫恣所能為官長
視小民如猛獸常懷抑伏小民視官長如寇仇每含
憤怨此皆危邦之陋綱紀之失莫甚於此竊惟
朝廷天下之首綱紀所自出若提其首下無不從所
謂賞不必徧及於人而人自勸罰不必徧加於人而
人自懲夫賞常行於君子而罰必及於小人此朝
廷綱紀所以立也賞常行於小人而罰或及於君子
此朝廷綱紀所以廢也齊桓公始用管仲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管仲死信豎刁易牙遂至身死而不救

唐玄宗初任姚崇宋璟以致太平末相李林甫而海
內大亂則知君子小人之用否所以關係于綱紀者
何如哉其十曰 國家太平既久民生不經塗炭憂
愁之苦心思淫逸勞之則怨擾之則驚焉幸者 國家
無事無以啓其非心若使一旦少有驚變勤之以饋
餉加之以飢饉眊眊狼顧偃蹇驕怒各將逞其孽芽
或有一二奸雄伺候其側假托名義拍 朝廷之過
失執生靈之詞說攘臂呼號鼓舞而起當此之時我
之將帥不足以應之武備不足以制之亦聽其自為
而已近者 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聚衆劫掠白

日殺人有司皆以小事不聞略不加意及其猖獗之甚偶得剿獲又以為功盡行陞賞甲子之旱僅兩直隸浙江山東數處飢殍盈道流民充斥焚室廬殺妻子群相搶掠嘵嘵怨呼有司往來旁觀莫可誰何尚賴天祚國家一麥成熟即時安集不至大患又有海寇漳州人者不知姓名駕大船數十艘聚黨幾萬人僭擬旗號出沒温州福建沿海境上招誘奸民不時劫掠前年於温州殺金鄉衛指揮一人軍士數百人又前年殺黃華巡檢司巡檢一人弓兵數十人有司皆以遠方小事匿而不聞翫以為常既不及時剿捕

又不加意防禦其勢駸駸豈終為海寇者乎又近日蘇州民施天常寇害為非蟠據崇明海上亦因有司姑息玩愒所致今雖偶爾捕獲然四海之廣踵之豈無其人元末敝邑方國珍與蔡亂頭以王伏之讐逼逐入海為亂之初亦甚細微遂不可制終為張士誠陳友諒之階豈非遠方哉凡事未有不起於細微而生於所忽星火不滅終必燎原蟻孔不塞久且潰堤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牯元吉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凶羸豕孚蹢躅皆言絕惡

者當防之於幾微也羸豕之孚誠在於躡躅又言止
惡者不可徒以一時偃伏而忽之況今 國家未能
無故誠恐勝廣巢角之徒或萌於草澤而鉏耰棘挺
之類或起而應之可不慮哉其十一曰群公卿者皆
前朝所任之舊臣長養成就於數十年者也不惟中
國以之為表瞻外夷亦以之為觀望猶山林之有虎
豹樵採為之不入江河之有蛟龍舟楫為之恐懼如
汲黯寢淮南之謀于木息諸侯之兵遼人懼司馬之
復相金人問龜山之安在則知不出樽俎而折衝于
千里之外者豈必在于荷戈持戟之列哉故曰正人

于當化于

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以奸臣之言
一旦驅逐殆盡誠駭視聽不能不長奸雄之志以起
外夷窺覲之心其所關繫豈不大哉古者卿大夫既
老月朔猶朝於君所與聞政事天子有事持珍味問
於其家其重之如此雖國家無事尚不當輕去以起
衆疑况今內本空虛外變將搖此正任用老成之際
不宜輕棄况其中又有才德為天下望乎惟能委曲
調和於內求其為衆望所歸者復之可也其十二曰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聖人安不忘危之意也
國家以威武立國置衛所錯於郡邑以待不虞可謂

有其備矣奈何休息既久上下苟安軍律不明武備廢弛韜鈴不識而謂之將戈盾不分而謂之軍其罷職替官雖有比試考校之法但不過臨時崔倩以應故事大者以養勲階小者以守祿位優游飽食勇無足用謀無足取其平居無事驕心惰氣凝滿眉目使一旦有急雖人與千金亦莫效用如此養兵何益西北防胡最為要害其兵常戰特為精強非他處之比近年以來各差內臣鎮守使都御史總兵皆處其下反為所制動輒拘忌其怙勢作威規利自肥多帶私人散處各邊或打攬糧草或結放私債糧不足則虛

串以入納草不敷則分束以備數債不完則扣糧以自償軍能克捷賞歸其家營田肥沃借為私莊軍丁力壯擇以耕田老弱創殘留之守營小大倣倣百蠹紛然諸邊幾於不守然夙沙衛以辱齊師魚朝恩以陷唐兵豈盡如此故連年邊報失利先帝在日雖切留意終無以祛病根在京諸營者天子自衛之兵所以防肘腋制外兵者也尤當精練以待徵調今亦以內臣提督號令不一將無專心教演不精兵無素習甚者罷廢殘疾半於其間無所揀擇又以河南山東兩直隸軍赴京班上操半年一換新者未去舊

者已回參錯道路曰而為非未見演習益困兵力况
非盛時故事宜悉罷之選集精壯或別置輔鎮以備
輦轂之虞夫兵者非衆多之為強唯能擇良將校變
通明賞罰蓄勇銳之為強昔齊威王烹阿封即墨遂
起兵擊趙魏衛三國兵盡走齊國人人震懼以致安
強賞罰明也方今文恬武嬉之餘正將惰卒驕之日
雖曰治兵不專于嚴然烏可使其褻而不振故申嚴
紀律亦變通之所宜先者穰苴斬莊賈三軍股慄然
後少施以恩病者為之求行爭奮孔明必殉馬謖為
法不可廢李光弼以嚴代郭汾陽人謂之得體孰謂

姑息養兵如今日猶可望其効用于危急哉竊謂鎮
守提督之類不去則帥權輕帥權既輕雖有良將不
能成功名况授非其人何以措手足而脩武備哉惟
熟籌之于廟堂求得人而任之寬猛惟其所施庶
幾可也其十三曰保社稷安天下莫先於人才人
才之生錯而難見故宜廣取而不可限求今用人雖
有數路惟進士則大用之否則雖有豪傑亦無以自
見夫所以大用者正以其才其德豈徒以其能舉子
之文哉今日舉業所選之士果皆足以當他日非常
之用否也士必素養而後可以當大事古之豪傑能

立非常之功名者皆其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然後
仕而行之如韓信一見漢高祖即為畫取天下之策
如指掌及為大將出百戰滅項羽無一不酬其言范
文正公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
于心至上執政一書終身功業其本末皆不出此其
所以精于心者豈一日哉今用人惟重於進士使天
下之士方當少壯精力有餘正可以講求脩己治人
之道惟知進士之業為當務乃一切從事於浮詞淺
說之間疲神竭慮勞勞卒歲惟患其業之不專不足
應主司之求及其用之且限於簿書期會行之不勝

其掣肘然又束以資格考語之法夫資格限年躡級
考語萬人同律持銓衡者憑此以驗賢否論黜陟雖
有美才特志困不自見故士皆卑卑小節怠而不脩
至今議者乃有我朝人才獨不及前代之嘆豈真
有不及哉取用之法使然也苟能撤偏重之弊去資
格之拘慎藻鑑之明行不次之擢使士之出者皆得
以行其志天下之大豈無非常之才足為邦家之用
而猶曰有不及哉夫出類拔萃而能包括一世之用
者代不過數人豈如群才之可多得周止亂臣十人
唐虞之際尚止數人故孔子嘗竝嘆以為盛今以海

內之廣廣詢博訪但能得一二人養之寬閒之地作其精華果銳之氣則他日非常之用自足應之不窮矣其十四曰世道之衰由於學術之壞學術之壞由於選舉之非法當今進士選於舉人舉人選於學校學校選於民間俊秀讀之以六經語孟之書明之以濂洛關閩之說試之以經義論策之文固非前代墨義詩賦之比宜其得人之盛遠超漢唐宋而過之詎謂人物之下器識之卑反不能及何哉今徒取剽掠浮詞之末而失其涵濡體驗之本不知聖人所以為經者以心傳心將以明天理辯義利於分毫而已今

之學者專為求利祿取富貴之捷徑偶或一得不啻筌蹄之已忘雖其不忘亦鑊冰刻脂之攻排優齷齪之語名為正理其實視墨義詩賦反不及之遠矣昔朱子嘗嘆當時科舉文字之弊今日之弊有甚於朱子所嘆者其憂又何如也今天下之人但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害夫楊朱學為義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於兼愛原其設心豈遂至此孟子嘗推其禍為無父無君以闢之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矧以聖經為學假之媒利名似實非昏蠱眩惑皆為患得患失之鄙夫其弊可勝言哉三代之法自鄉黨達於王

朝其所以居而教之無異道取而官之無異路故士各得以德行道義自奮平居惟憂德業之不脩而不憂官爵之不至此得人之所以盛也兩漢以來雖不能及乃有賢良孝廉之選故董仲舒素固之徒由此以進及至隋唐始專以文辭取士不復有尚德之舉宋沿唐制其盛時猶兼采時望而去取之其後糊名之禁行科舉之法益壞傳習至今士皆不必論其實行進退之際惟取決於三日之虛文雖行檢若狗彘屠沽販賣皆不必擇以至誣經詭聖能希主司之意莫不中選遵理道拙華藻者莫不屏棄以一日之長

得登一第清官顯爵擅之終身無不如意乃使習對偶為童子皆斐然有卿相之想而不知慚噫使古之聖賢如孔子孟子顏子者生於今日其所自負如何亦肯與今日之士同其用心相逐得失于此哉雖然勢極而反亦理當然使後代之論者謂選舉之法始壞於某代某人卒復於某代某人顧不盛歟若欲選舉得人莫先於正人心欲正人心莫先於明學術必使一時學者皆遵小學大學之方以求聖賢之道實有得於心方令為舉業許以應試取之之法或如周之鄉舉里選或如漢之特舉實行或如宋之兼采時

望然後試以經義論策不必如今之對偶虛文命題
必明白正大不因以所難務擇其真切者為上格中
不必多亦不必限以名數庶幾所學皆實學所得皆
真才不至如今日人才相去之獨遠也綰生長東南
幼而讀書有志天下之務念父祖世受 國恩尤欲
以身為報乃蒙 先朝曾收育于仕進之列但以學
之未成屏伏閒曠朝夕自治以俟其克不敢即叨升
斗之祿目今天下之勢跡雖未形機則已露辟之人
身外貌雖壯衣冠雖好五臟受傷四肢百骸無有不
病以此憂念至深夙夜食息不敢或忘故敢吐其一

得之愚以獻自頂踵之思但知欲忠於 國願報
於公不復有所避諱亦不敢冀其言之皆是在昔伊
尹周公攝位行政人心貼然流言相扇雷風感變此
何道以致之是其胸中至誠所存者有以貫徹天人
之際豈區區智術所能然視戰國縱橫諸人其才知
非不美其謀策非不優特所發非本心詭偽遷就求
合人主一時之私以遂其欲終必至於滅六國亂天
下此不誠然也惟公推二公之心積至誠之道持守
之堅不以利害死生而得間上有以格天心中有以
感君心下有以孚民心一轉移間使天下為康為寧

為福為壽不使世有遺策人有遺用遺後世之憾皆
公平生所學所志竭節盡忠報君愛國不可後者惟
望不以草野慮廣為倨侮芻蕘放論為難聽曲加優
容不錄其狂妄之罪擇其是者而納之是則 先帝
顧命之重幸甚 宗社神靈倚賴之深幸甚天下蒼
生仰望之切幸甚

再上西涯先生書

綰嘗讀公文章知公乃今之歐陽子也歐陽子之門
有曾氏蘇氏皆能明歐陽子之道謂今之昌黎子至
今人皆信之無疑今綰辱公門下猶不敢以此稱天

下者夫豈不能正不欲以曾蘇自足况公負天下之
重有不專于文章而止者可徒以文章稱之哉故敢
以今日事關安危為一書獻于左右雖不如曾蘇稱
道歐陽子者然所以圖報不朽欲為公慮完其身名
者實不敢謂後於曾蘇之用心也公果不以踈遠視
之不惟救時弊於目前固將興王道於將來但緩急
先後持之當循其序行之當知其要易蠱之九二曰
幹母之蠱不可貞說者謂母為婦人非剛明之資當
以柔巽輔順從容將順使之身正事治若伸已剛陽
遽然矯拂則傷恩反大安能有所入哉比剛陽之臣

事少主處疑國道當如此也夫推大車者非一臂之力支大厦者非一木之能况濟天下可以一人為哉周公之輔成王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急求天下之賢惟恐不至隨其輔理以致成王於有過之地諸葛孔明之相後主必引一時名流以集衆思廣忠益雖闇弱如後主終孔明之世而無敗此古之大臣所以能盡其心不負付托者也公苟先其急者則耳目所不聞思慮所不及皆將駢入交至於公矣奈何施謨之不附天下之猶難理哉苟竭其心而不得則江南山水之間皆公所以保全名節者也天下後世又何尤焉公亦何施而不可哉干冒崇嚴罪宜擯斥不如是則無以明願報之心致愛國之誠惟公矜其愚而亮之幸甚

石龍集卷第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第十六終



石龍集卷第十七

書

上王太守救荒書

此方之民百年太平之民也今恐不得終為太平之
 民固有望於明公蓋明公此民之父母此民明公之
 赤子也明公下車之初嘗言其志民莫不信而仰之
 不料乃有今日旱暵相仍虫螟延接川源焦竭菜穀
 枯殘墟市薄烟火之色門巷稀舂磨之聲人意皇皇
 不知所為招徒嘯黨糾結稔奸寡集則借食多集則
 搶奪書則稱饑夜則行劫旗號流民搖惑人心其設



意無狀甚矣居民不能自安終夜叫呼若遇月明與
在城郭猶或庶幾一至村落陰黑之夜殆不可聞目
下尚然更至窮冬開歲常歛之月又將奈何况今官
帑已空民貲告盡上無所取下無所出饑迫之形日
急稍有桀黠如呂師囊方國珍者乘時倡亂特易易
耳夫亂豈有根小跋扈而不謹則大陸梁乃階梯也
然或倉猝之際下邑空曠所倚控轄在於府城府城
焚蕩至此明公目已覩之嘗見鳥巢於林其林將伐
鳥必飛鳴回翔如欲救者獸藏於藪其藪將芟獸必
徬徨返顧如欲爭者為其遊食止宿之所也况人之

為靈不止於鳥獸於父兄鄉黨之所有如是者其為
情宜何如此縮前日所以不容自默輒告明公驟聞
其言孰不謂書生不知務造此恠誕明公獨不然休
廓宏遠專真懇實不恃己之聰明惟人言是聽且動
心改色即問計將安出縮方感激敢不決其肝心為
明公獻之夫事不患無計患不知要與勢耳何者已
之誠心與時難易是也苟無誠心雖有良法美政高
才敏識皆不足濟聖賢功業每患不能以無聖賢誠
心也明公既有是心天必佑之利鈍成敗固不足計
死生禍福亦可以輕為之在我者當如是更何為疑

夫時之難易由人之欲不欲苟能審之使其必欲可不遺力而翕然矣今人各自危憂無以守則保甲諸法固易行也欲行保甲在即其居聚使之為保保內令各推其可為保長者一人可為保正者一人可為保幹者一人又推其次幾人為甲長甲長一人每率十人籍於官以總其數每保之中又月各為籍一本刊格眼官用印鉗予保長掌之使記其人作業出入有不帥者聽舉至官輕重治罪有犯及至他方犯者保長不記於籍知而不舉送者罪其保甲其素為影跡之徒亦書其名於官寬其治附之保內使探消息

奸可不禁而息如此若無以濟其飢則勢亦終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即日用飲食之需也今欲為濟饑而官無所有欲為勸借而富民皆貧何如於保內使各計虛實如某人家丁口若干糧食若干足穀幾月日某人生理足給某人無可以給擇保內之屋可為公共者借為義倉量其貧富借出銀富者多不過一兩貧者小不過五分一保約可六七百人約銀可一二百兩如有不足官須措置與之俾籍於官以俟稽考又給批文俾自擇行義領略糴穀以為倉實如遲請先發預備倉餘穀量分各倉為倡使保長保

正主之其猶足自食者未給其絕食者人日與粥二
食十日甲長具其數於保長開倉一給人各有食可
守安心無他以待麥秋餘歲之來歲餘於種田之家
每畝取穀五升或一斗還倉然後官與保長均計諸
倉之入以償所借之銀其全食於倉者戒不取償富
而知義者勸不取償得留其半造屋一座求為義倉
而行朱子社倉法然無甚費富者得獲安枕貧者得
免流離且富者常設酒食集衆為守又憂不能而費
已不貲貧者雖有此亦度不足以活一家之命如此
喻之為勢甚便必不難成然後一甲之內又各選其

勇健者教之武藝使為蔽捍然此之兵各知愛其家
室護其鄉里使守必堅使戰必勇其視所謂機兵虛
應故事萬豈當百哉其有稍識古今料量成敗壯健
猛勇皆世遺才叔之保甲或有不測亦可以消其勢
而易制之周禮荒政曰除盜賊則盜賊固不可以不
加意欲禁盜賊非嚴刑不能傳曰刑以防其奸又曰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則刑之功亦大矣然饑荒之後
人心易喪奸盜必多古有取死囚於獄沉之於水給
為奸民以懼之者况真為盜獲之於官者哉夫盜獲
於官不能置之必死獲者畏讐盜益以肆即此機微

固長奸致亂之根底也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書大饑說者曰是年秋有陰沴而冬大饑蓋振業之者有準備故書以為戒矧此兩年虫旱之餘民已至此之極寂然不聞其備良可嘆也然今四路告饑則不止於一處矣事事可憂則不止於一端矣可自安哉昔者方膺為亂滕子勤欲為台州防禦人皆以台去睦遠不必慮子勤曰寧使有備而不至不可無備使至乃明言也伏惟明公念初志之所在哀斯民之斃極早賜採納俾此方之民終為太平之民固此邦之幸乃明公不朽之功也臨紙屏營惟冀為斯民照察不具

答邵思抑書

近承手翰足見進學之工僕屢致問左右俱不卜沈浮書中微旨似於吾人有不察者且吾人學問惟求自得以成其身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實無門戶可立名聲可炫功能可矜與朱陸之同異有如俗學者也苟求之能成吾身而有益於得雖百家衆說皆可取也况朱陸哉苟求之不能變吾氣質而無益於得雖聖言不敢輕信况其他哉故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吾何求

哉求得於此而已矣若朱有益於此則求之於朱陸
有益於此則求之於陸何彼我之間朱陸之得親踈
哉且僕於朱書曾極力探討幾已十年雖隻字之微
必咀嚼數四至今批抹之本編纂之用皆可驗也請
兄於陸書姑讀之久看所得比之於朱何如又比之
濂溪明道何如則可知矣世皆以陸學專尊德性而
不及道問學故疑之曰禪凡其有言槩置之不考有
誦其言者輒命之曰禪不復與論是以德性為外物
聖學有二道哉殊不知象山每以善之未明知之未
至為心疚何不道問學之有又其言曰束書不觀游

談無根何不教人讀書也但其所明所知與所讀有
異於人者學者類未之思耳僕於武林一會吾兄即
知吾兄心懷條暢識見高明甚不易得區區畏愛不
淺故敢肆言至此然門戶之分斷非僕所敢望於吾
兄又聞魏君子才學行絕出僕極傾仰但與陽明時
有門戶之馳淺陋念此不堪憂悵惟恨無由一訊其
故然求吾道乎此時真所謂不絕如綫海內有志如
吾徒能有幾人只此幾人而又分裂如此不肯合并
切磋深求至當往往自高自止轉相譏刺如世俗斯
道一脈豈不自吾徒壞也陽明素知其心如白日決

無此事魏君雖未接嘗得之李遜菴及見其數書虛
已平恕可知亦必無此竊意為其徒者各持勝心或
私有所懷巧添密勦推附開合如昔宋陸門人以自
快一時却不知此道塞天地亘古今無物不該無人
不同可獨為陽明子才之私象山考亭之有也吾兄
明燭幾微身居其間何不據理一言以使共學吾兄
之賢何如也惟冀始終教誨敢不誠心領益不既

復李遜菴書

邂逅京旅獲聞高論至今不忘邇聞擢憲敝省喜慰
無量數年之間法立仁流誰不瞻仰益知君子之學

有本而師友之來深矣昨蒙惓惓豈勝感激但縮方
在告公居當路非趨見之時故敢以書求益久不回
示豈以縮不肖不足領也抑有難言而置之度外也
近者京師朋友書來頗論學術同異乃以王伯安魏
子才為是非是伯安者則以子才為謬是子才者則
以伯安為非若是異物不可以同子才舊於公處見
其數書其人可知伯安縮不敢阿所好其學雖云高
明而實篤實每以去心疚變氣質為本精密不雜殊
非世俗謗議所言者但未有所試而人或未信向者
公嘗語縮曰凡遇事須將已身放開一邊則當灑然

自得其理縮每誦以為數字符及讀易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然後知公言之有自實與伯安之旨無二子才素講於公學問根本宜無不同蓋皆朋友用功未力好起爭端添駕為疑以致有此誠可慨也昔者二程之學似不同于濂溪伊川之言若有異于明道邵張之緒若不同于二程但其大本之同相觀相長卒以同歸而皆不失為善學他如司馬呂文韓富諸公雖功名道德各有其志然皆為深交篤契為國家共濟豈如今日動輒分離也至于晦翁象山始有異辯然亦未嘗不相為重至晦

翁門人專事簡冊舍已逐物以爭門戶流傳至今盡經纂輯為舉業之資遂滿天下三尺童子皆能誦習騰諸頰舌或及德性即目為禪乃以德性為外物聖學為粗迹道之晦蝕一至此矣殊不知古人所謂問學者學此而已學不由德性其為何學賢如子才豈宜有此縮知必不然矣况為學此時不啻曉天微星併力共圖猶患寥落磨泯頹而不振况志之未篤工之未力各相排擯銷沮阻喪實乃自壞此事關係非細區區朱陸之辯姑置之可也朱果有益於此則求之於朱陸果有益於此則求之於陸要皆自成其身

而已辱深愛敢併及此倘得一言子才只以天地為度各通其志各盡其力斯道之幸何如

復王純甫書二首

僕卧病山中與世隔越忽邵思抑寄到兄手書有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不知何以有此即欲脩書請問度或無益姑止未敢昨再得書知不終棄喜慰何如且令僕言以盡同異尤知與善盛心夫聖人事業廣博極乎天地其道雖大其本只在一心蓋一心之眇君臨百骸道德仁義由此而備禮樂刑政由此而出六經四子由此而作累于私則蔽而昏反其本則明而

通蔽而昏則無所不害明而通故無所不用用之則三極之道立害之則三極之道廢今欲學聖人惟求之吾心而已不知反之于心求其累與害者去之徒以博物洽聞為有事旁尋遠覓為會通是乃逐物而滋蔽也故古聖傳授皆以克己去私為至要私去則心無所蔽其體清明而天下之本立矣故曰皇建其有極也非若釋老專事生死不恤其他昔者朱陸二先生皆欲明此者也但所造各有淺深偏純之異不可皆為已至不思裨救其弊以求自成自得之妙從事紙墨為按圖索駿之誤卒墮俗學之歸以貽輪扁

之笑昨兄書云講於子才叅之論語集註無有不合
僕不敢易但謂兄更能以我觀書深求至當以為先
賢忠臣豈不尤妙僕嘗曰苟求之能變吾氣質而有
益於得雖百家衆說皆可取也苟求之不能變吾氣
質而無益於得雖聖言不敢輕信若朱有益於此則
求之於朱陸有益於此則求之於陸何彼我之間朱
陸之得親踈哉今若不求其至不究其是妄立門戶
以為異自矜功能以誇耀各相離合以為黨聖人之
學決不如此吾人又可以此謂之學哉僕雖至愚戒
之久矣卓越如兄肯為此哉僕亦何疑承念敢云惟

兄其許之幸甚

向日一箋未蒙回示深用企仰吾兄嘗稱魏子才者
雖未識其人向已聞其畧矣知子才愛玩易傳僕於
易亦嘗用心但求下手之實苟非心地精一則不能
立天下之大本本既不立則將何變易隨時以從道
哉且易為潔淨精微之教舍此不求不知所謂潔淨
者何所而所謂精微者何有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未有體不立而用獨行顯微而二致者陽明向與吾
輩所講先此用力而已自謂元無不同子才以為不
同諒子才必自有說吾兄必得之深矣便中乞不惜

詳教使僕得究所以同不同之實以俟同人于野彼此之益何如風便謹此附請伏惟心炤不具

與林以吉書

初春顧使君人便曾附短狀冀必徹覽今世士習之弊在學校師長不得其人為士又不知尊師取友以成其身益自在家庭已無特立之志及居學校其所汲汲惟利達登科而已所以人才日衰世道日下今吾兄身任斯道之重以此表率以此風勵以此甄拔然有不變者寡矣變一方而天下皆變其為幸何如風便謹此申候惟冀亮察不宣

復二泉先生書

潘大尹來蒙賜教及張叔成律呂書解知公所以愛縮至矣敢不深佩縮無似亦妄有禮樂之志編討窮探已經數歲初謂有得既而思之此皆古人糟粕於我何有故悉焚棄傳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則知禮樂在人可易言哉昔者文中子謂魏徵諸人雖遇明王必愧禮樂徵革不服後事唐太宗一日語及禮樂方知其可愧夫所謂可愧者豈器數之末有所難哉誠以先王德業不可易臻後世風俗不可易變於此不能雖英

睿如太宗才辯如徵革竟何益哉今縮雖云遜志學問實於大道未聞焉敢議此蒙教益當自勵叔成書亦未敢議其如何俟有所得當更求正鄭主事繼之便敢此申忱繼之與縮知己凡百衷曲必能道一二不喋喋

寄陽明先生書四首

登舟月餘默驗此心惟宿根難一時或鬱鬱不樂竟不知為何事此道在人誠不易得苟非直前擔當難行能行非忍能忍惡可得哉相去日遠疑將誰實行將誰考言之不覺淚下世事如此先生歸計亦宜早

決嘗見世之父兄責子弟以榮勢至死心猶不滅堂堂天地如此人品古今有幾不求自成真可惜也臨風不勝瞻戀

辱教知近悅甚慰甘泉有書云其鄉士風之薄難以久居縮謂士風之薄實與吾學無妨且吾人出處以義豈因士風之薄為之進退縮之居鄉亦甚不易今亦自孚近於山中構一菴更結二亭各標尊號以俟二君子共之偶成小詩數首敢錄請教

初春鄉人歸辱手劄并祭徐曰仁文令人悽然益念斯世之孤不知何日得從陽明之麓以畢此生也縮

領教入山頗知砥礪邇來又覺向者所謂齷齪所謂主敬所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皆非古人極則工夫所謂極則工夫但知本心元具至善與道脗合不假外求只要篤志于道反求諸己而已夫篤志于道即所謂允執厥中是也於凡平日習染塵情痛抉勇去弗使纖毫溷于胸臆日擇日瑩隨其事物之來無動靜無內外無小大無精粗無清濁一皆此理應用故無時而非入德之地無事而非造道之工昔者孔子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不踰矩進進無已只此志之曰篤也故語顏子使之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至于卓爾此乃聖門極則之學與極則之傳也若徒知靜坐主敬觀玩光景而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動靜交違滅東而生西也夫終說靜便有不靜者在終說敬便有不敬者在終說和樂便有不和樂者在如此用工雖至沒世無所稅駕乃知篤志一語真萬世為學之要訣也近世如白沙諸公之學恐皆非聖門宗旨宋儒自濂溪明道之外惟象山之言明白痛快直抉根源世反目之為禪而不信真可恨也伊川曰罪已責躬之意不可無亦不可留胸中為悔象山則不然曰舊過不妨追責益追責益見不好又曰千

古聖賢何嘗增損得道只為人去得病今若真見得不好真以為病必然去之去之則天理自在道自流行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也往年見甘泉頗疑先生拔病根之說凡遇朋友書過及聞人非議輒恐亂志只以靜默為事殊不知無欲方是真靜若欲無欲苟非勇猛鍛煉直前擔當何能便得私欲淨盡天理純全此處若不極論恐終為病縮近寄一書略論靜坐無益亦不敢便盡言及此向見先生送甘泉序云孔子傳之顏子顏子歿而不傳惟曾子以一貫之旨傳之今日恐亦未然夫一貫之要只在反己

篤志而已顏曾資稟雖或不同其為一貫之傳則必無二鄙見如斯不審日來尊見如何山亭改搆相知至者皆有賦詠敢錄聞覽更望不惜一言以慰山靈幸甚

鄙陋山居八易寒暑不覺髭鬚種種豈勝愧慨聞隆勛絕世位寵不卜可知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此不獨人君之象凡為臣子處功名位望之極理亦如此况危疑之際事勢可憂不但亢龍而已昔孔明謂劉琦曰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今奸欺盈朝欲為宗社深慮而事權在人惟在外可以終濟明

括煌煌君子其留意焉

寄甘泉書二首

元忠迺至金華書甚慰聞太夫人壽獲康健尤慰仍奉北上固知非先生之得已古有跡溷衆人之心超萬物之表此理在人自知毫釐之間天壤懸隔亮不在喋喋承喻鄉族難處故鄉尤甚縮方喜於此鍛鍊不知久當何如叔賢謂陽明此時不宜仕論恐未瑩君子出處何必盡同但要此心終無不同耳前歲舍親歸奉手教知襄事已畢甚慰復聞有鄉寇之警深切懸念縮索居窮山孤陋甚矣口加深省方

知學問之難惟在立志夫釋老以生死為事一切不染然猶極其勇猛竭其精勤然後有得吾儒為教只在人倫之中仰事俯育何所不關惡得頓然無事一切無染于心苟非篤志日用事物各求當理徒事靜坐心能真靜性能真定者鮮矣惟先生精造日新必有獨得之見便中不惜示及釋服日久時事益非度未可出陽明不知何日歸越共尋宿約以樂斯志向結二亭今并為一亭題曰二公比舊略寬可以坐卧頗得泉石之幽鄭繼之來曾宿數月講明此學極為相信方叔賢曩在京相聚甚難得聞同卧西樵其樂

可知

與趙弘道書三首

吾人氣質稍異俗流讀書粗識門徑就其近似一二
詭遇獲禽人皆為好遂信不疑不知蹉跎歲月竟未
聞道平日不見如何惟日遠途長事事切身遇真逆
境然後疵病百出方知不足不知過此又何如可懼
可懼

承喻出處不知三月果得行否亦可更從容否大抵
吾人不患難出亦不患難處惟患胸中未有定宰萬
一事出不意便不禁當以至狼狽卒疑天下豈不可

懼此正君子謹始所當知者苟有真宰則待價而沽
歷聘而行當久即久當速即速強此之衰艱彼之進
韜光朝隱以俟其時何往不可恐學未至此孟浪而
曰我師中行不欲一偏是惡可哉承惓惓故敢及此
謔云凡人飲水冷煖自知然決行與否惟吾兄自裁
承喻僕更無別處一切皆委之於命惟閉戶緘口不
涉世故日讀我書養我性分求俯仰無愧期以卒歲
僕日來自髮漸多甚覺光陰之暮惟懼已事不了一
旦或死真可惜也外物毀譽功名通塞皆任其去來
窮思極想於我何有也相見未涯致此聊當面語

石龍集卷第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龍集卷第十七終

石龍集卷第十八

書

與鮑繼之書 三首

西陵別後兩接手書深慰寤寐之懷諒今抵家已久
人事當得暇矣僕辭執事即同南洲至白洋會蔡朱
二兄留數晨夕所論學問互有警發恨不得與執事
共之執事英稟過人於此學一聞輒了若以世眼觀
之豈不甚難但孔門論仁每不易許人必如顏曾之
深求密造方能得故孟子論歷古聖賢至德成才
足任萬世之重必言其勞苦窮餓過失謗尤涉危履

險拂志困心非人所能堪所能忍者然後憤悱懲艾
痛切至到所以深詣遠造一得永得執事蚤歲雖云
歷涉多故屢遭謗尤亦未易及此况執事初志亦非
為求道不過欲立名節為文章為時高人而已惡可
即自以為足哉僕所慮於執事者在眾人之慮固弗
慮矣但謂執事所造既高世俗汙利諒無能染明游
之賢必無執事之比則將日見其至日自為是不復
有所不足則悔尤益鮮警勵日疏本無驕吝而驕吝
生矣至德至道豈不有間僕每苦朋友不實用功不
足相觀凡高明者皆坐此病雖諄諄語之猶不之悟

豈天於斯道真有限耶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
曰加我數年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聖人聞道
寡過如此之難今日吾輩反如此易也僕今所勉惟
平心觀理不執已見不掩已過不矜小善不避疑訕
深求古人所至以責其志之惰以索其心之蔽冀有
所得惟執事思日孜孜懋篤厥志大有所進以輔其
不逮幸何如也

僕索居茅塞讀執事諸稿如乘風冷然尤勝面談交
際編足識一時名流殷靖江孫太白恨不得一面當
交之冥漠矣方棠陵落落高興其何可少亦恨前日

不得渡江一叙明歲取道過閩必至其家人行再此
附忱

近至越會陽明其學大進所論格致之說明白的實
於道方有下手真聖學秘傳也坐間每論執事資稟
難得陽明喜動于色甚有衣鉢相托之意執事可一
來否天地間此擔甚重非執事無足當之者誠不宜
自棄近有一書欲執事一出非為明時可仕實欲因
此相聚究所未究以卒此生耳天台道中見懶樵忽
憶去秋之時偶成一絕錄去使知懷念蒼松秋雨去
年路一樹懶樵相對青
之漫詩成回首處閩山萬疊
海溟溟自越取道過東陽入永康訪應天禛以家事
迫歸不得至閩償宿約不勝悵恨附此相報

與應元忠書四首

承喻自脩鄙意正欲如此用工其於為名為已處尤
當深省若欲急小利安近功亦不須如此說苟欲遠
大成就此理不明將來為害非細僕念初志只欲高
絕自居一切不染殊不知人之有身焉能即離日用
事物遂爾清虛所以義理不精處事無則謗尤感應
固其所也令郎對句甚好血氣未定發露太早將來
無受用還使含蓄只以忠信寬平養其德性漸次導

其志意他日自有成耳愛深不覺覩縷可愧可愧
初見人情難處便欲委曲以勉多口既如此處數月
驗來只是徇物終不成道理且心身亦役役無了不
若一意聖學專精以求義理久亦自得吾果有得即
死無憾而况身外之利鈍哉久不承教聊代面語
接人閱歷山川與經憂患之深胸中覺有見處不知
何故醉夢中過許多時光也可恨可恨大抵人心之
蔽實有不自知者真無奈何所謂理障智障固不待
言便所謂欲障亦有錯認而不易辯者若非悔吝疾
疾動心忍性之至何以能開明而頓悟也兄幸毋忽

石門書中所言想必浙士夫有使為者未可知也吾
人處此更無別法只求盡道理而已語默出處一由
於道更有意意外之來則皆天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有何疑何慮哉僊佛所得與吾儒果有不同務此果
能害事此僕近日於自己深隱病中驗出者非面莫
既幸試思之

寄應天尋書

向辱闔第尊幼相愛之厚歸即為人事碌碌不克脩
謝甚罪學問路頭吾人講之已明只是不克着實用
工故若有若無病根在中精神外散便謂聖學不若

老氏有超凡之功必待學此有得方可下手不知墮
入優悠日復一日卒無所成甚可懼也殊不知心乃
神府氣機其為靈妙無窮但為物欲所障故不能盡
其交變合一之用前日因閑話多未得痛講反使吾
兄致疑其間歸而思之深恐有誤敢此奉白如更有
疑乞不惜極論

復聞考功靜中書

遠辱尊翰捧誦三四如聆欵聲慰澆無任縮巖谷病
憊世故遺落殆盡徒以世受 國恩每有一念不能
已于心者竊惟 主上狩游 儲宮未建 宗社所

繫事有至大至重者諒執事固已思之熟矣不知柱
石諸老將何為計然度無他施惟知人慮備宏密規
模深防小人謀身之變天相 國家必有機會當自
有無窮之福誠非區區所能料者但恐事出倉猝在
臣子積誠誓死不容以不豫者敢一及之不審高明
為何如承部檄查取賤恙纏綿兼以荒陋實無可用
幸優念少容調復何感如此蒙惠會錄已領

寄方叔賢書

自京別後屢奉書而不見回報不知達否每憶執事
明果之資入山日久必有超然之得非區區可致也

生近於省察存養一事頗見分曉但猶懦弱不能實有所進因思古之聖賢所以過人者只篤志之難也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及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後世豪傑曾有如此專篤者乎故又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聖人豈欺我哉生歸已七載鬚髮亦時有白者歲月逝矣真可懼也

復鄭繼之書

近承寄賤兄弟書意各深至非君子篤厚何以有此五舍弟八月間因感傷寒遂兩不穀書至已不及見

道死三四日耳且書中有人不學心何以長生之語使舍弟見之警切何如惜遲數日益令人悲恨無已此紙已令裱粘於舍弟哀冊之首使子孫他日見存亡骨肉之情縮今冬方與南洲北上出處心事兄所知者語默之宜兄書已盡更無事喋喋至杭就王運同令親問動靜略知一二甚慰

寄陽明先生書二首

承示著察之教警勵何如但能精切此志不為他物所雜則行必自著習必自察此意亦時見得然亦無別事可見只覺心中有分曉不放過才雜毫髮便昏

昧蓋著乃天理昭著察乃文理密察所以昭著密察只常見自己過愆而已不知是如此否近於人情紛雜中驗之頗覺間斷時少莫非啓迪之功但不知向後又如何耳黃提學意思頗好議論皆近裏相向之意亦與他人不同其他欲俯就與之一處者亦因時事人情略覺數端故敢云云亦非止為一事而言幸察之

近日石齋與石潭之去其詳可悉聞否原其事情所處惡可謂 朝廷之過此事全賴 聖明若天地包荒只依諸公所處 國事當如何耶雖諸公如此悖理如此黨比欺忤至矣然猶從容斟酌略無纖毫憤懣之情此分明堯舜之資但惜無人輔翼擴克此心以為蒼生之福今不惟不能擴克反為摧挫抑遏以使得消沮疑阻豈古大臣引君當道之理如是也世道之衰天理不明至此極矣為恨何如亦無恠乎桂子實所謂強臣抗君者也御史毛玉江西勘事專迎當路之意敢公然醜正如此其又可慨何如也

寄塔高洵書

行時辱承尊翁及世仁厚餞且遠送其情何如欲往陽明先生門下受業此意甚好已備道之世仁明年

必當與小兒同往一拜以為終身依歸凡人立志實不可不遠大若不如是立志則必孤負所生縱有聰明亦只埋歿為庸人而已且舉業與聖學原不相妨若以聖賢為門面只在門面上做工夫果是兩事焉有一心而可兩岐此所以妨礙也若實有志欲為真聖賢講真下手工夫則將無施不可反為舉業有助方今海內豪傑雲集歷歷皆有驗世仁其勉哉天涯日遠言不勝悉

寄席元山書二首

歐陽子曰事固有難明于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今

日大禮之議事異當時實有不待後世而明者但人懷阿私或因之激搏以附名不究實理不顧國家安危紛紛如此良可慨也終亦不患不明但目前黨分乖離未易翕合昨聞再下廷議惟先生淵海為度包含其參錯將彼此章奏明白其理著其誠慮與聖祖深微之典鑿鑿為天下萬世法者明詔天下實理所在何患不明然又相機視要處之有道則自定矣向聞有以利害相動欲中變其說者卓然不移非曠世人豪誰能如此以視朝云是而暮云非及不敢出一語為天下解紛相去猶天淵矣縮初晉

謁論此即蒙教云且不可且疏縮云欲得致書當路
使其默改公私各全則喜動顏色如此深厚老成之
意人孰知哉縮嘗即此數端談于識者無不深服以
為真古大臣之用心也猶不知扶持為蒼生造福願
欲以私擠之此何心哉陽明先生曾與潘御史壯道
及先生平生頗為知己英雄心事固不患無知者私
室之建禮當親盡而毀當何如處之觀德之名或云
當去當如何易之 今上聰明仁孝不世君子遇知
素未有如今日者必有以成一代之大治實深望焉
大禮私議一篇并知罪錄奉備採擇縮病每乞告不

惜引手得遂一歸甚幸

昨法司進本官來附上短狀并知罪錄 大禮私議
曾垂覽否此禮本繫天下萬世之公今皆為私事而
各有憎愛抑和於其間以致 朝廷之事乖張至此
真可慨也近日再下 廷議諒必有以昭明于天下
萬世者但群情汹汹欲行其勝心將以害人以壞天
下 國家不顧不知何以卒善識者謂必多得善類
庶可息也其間尚有甚可痛心而難盡言者

與羅峰見山書 三首

別後極切跂望曾附數書達否今日與二兄共論此

禮各期以身明之不可相負庶幾昭白於天下萬世
若於辭受去住之間略有疑滯不順當然之理則為
相負必矣終屬不明入京見忤必多須當從容包納
切不可效其攻擊肝隔懇悃不能自己

大禮既定豈料小人又復如此變亂諒二兄與元山
必能力救不致壞此盛典但 聖心尚未可回奈何
縮與致齋因思吾黨勢孤中心不能自己各具一疏
以畢初志倘以此獲罪皆其分也實與去年獲罪者
不同矣元山不克具問會間乞道下情西樵聞得請
若未行亦乞拜意此禮在二兄與元山當以死爭諒

不在縮喋喋惟情亮

大禮再下 廷議蒙二兄不避艱險以成 國家盛
典至為難得但諸人側目包藏禍心日猶未已惟多
得善類庶可解也又據傳聞在吾人亦有不協須知
廉藺之慮幸甚當此危疑不敢不言

答薛子脩書

蔡簿來辱教劄深慰承喻煩劇難處僕謂無往而非
執事進學進德之資蓋為學只在立志志苟立則無
所不益志不立則無所不害故孟子論自古聖賢成
就必由於困窮拂鬱論人之德慧術知恒存疢疾而

又論孤人孽子之達必本其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執事今所遭亦如此乎當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只要處之有道常存此意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所濟多矣日來朝中諸事實傷大激其過亦在一二吾黨不究實禮不知小人情狀反為昌作以助其勢使成此禍豈宜歸過君父此理誠不可不深察僕為此不敢顧其身名利害曾具數疏建白稿奉覽

寄王定齋書二首

在途附數書達否大禮雖云改定揆之天經終屬不明只若欺罔之為只以臣子事君之道論之豈

能自安恐終必有變不知如何且春秋譏僖公之躋聖祖著兄終弟及之訓統緒之說甚明其義甚深惡可忽也善哉宋杜太后之言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此事關係不小今諸公只務牽合求勝以行患得患失之慮而不思宗社無窮之計真可慨也况又改入繼大統為入繼太宗夫宗法始於大夫而不及天子諸侯此理亦甚明乃不深考窒礙何如此亦別無所據只以綱目追尊悼考小注為正不知此注甚不可通既云宣帝追尊悼考為非不知宣帝當考何人為是况引伊川數語乃論濮議非論悼考惡可

執以斷千古公案反為聖經 祖訓皆不如且此書成於敝鄉趙訥齋朱子晚年欲改而未成只以朱子與訥齋數書觀之可知欲言甚長筆不能盡

西山之行誠出 簡命青陽之盜諒不日殄滅矣自古敵無大小地無難易惟善兵者能慎密思審于未戰未取之先使足知彼又足知我以為先勝先取之方然後動無不遂矣蓋前日之所以難者但彼能知我我實未嘗知彼所以動即無功而彼益得以自固也縮每見四方盜賊所以久而不敗者嘗有腹心耳目在吾城郭在吾左右在其巢穴前後惟善用者能

得其機而應之無窮也招降之說決知未可輕議惟真得其不得已之情方可用也知愛無已偶有所見敢漫及之惟高明裁照幸甚

寄應元忠書三首

羅峰諸公所論 大禮僕誠以為是更無可疑然今日紛紛之說只緣不知人君之職春秋大統之義耳孔子書躋僖公其意謂何不然則兄弟名分正所當正何故譏之僕前後所具疏兄皆見否前疏之意重在解禍後疏之意專明此理遠隔無由晤語心極耿耿

天下事惟在理初無彼我同異張桂二兄之來禮雖欲成其是事則必處以和向日只緣吾黨不知上下和同以成至治只事黨同伐異以致紛紛果誰之罪歟今以臣子愛君之道論之當如是耶吾兄負天下重望素懷忠愛之心必當據理和同弗使君子自相矛盾徒增君父之過至禱至禱

近奉數書皆出愛國愛朋友之情但恐匆匆辭不達意不審高明能亮之否也諸公所執之禮餘不暇論姑以觀過知仁言之 聖主此意本由孝弟至情所發縱使未當亦不至於傾覆 宗社人臣論者縱

有未合亦不至於大奸極惡今皆錯認苦苦攻擊不已以致君臣上下皆成怨惡言者愈力而 聖心愈疑張桂諸君所言雖是亦未必便能信重如此只諸公逆之已極故益見重矣今不悟此猶以其言為未足日加鼓動以能言為賢為有功愈肆攻擊日增君父之過何益之有况繼統與繼嗣之說大有懸絕關係 國家興衰治亂不少且此等事亦 國家所常有者但一時難以盡言耳今槩自議者為迎合希寵而不察其理之是非與憂慮所在其如 國家何且 國家百餘年來 乾綱下移禮樂征伐久不自

天子出凡百黜陟皆大臣當路所執今既知大臣當路惡聞此議不得已與之相忤而又欲以此冀望利達世有如此愚人哉僕已甚知非進取所宜只緣本心有不能以自安者故具三疏各有微意實欲明其理以解其禍且有納約自牖之意存乎其間鬼神可鑒也敢鐸清覽幸查所上歲月次第衷曲皆可知矣

寄濠菴先生書

初夏三日拜第下載蒙賜教感荷曷忘恭惟鼎旃入朝群妄稍息善類少舒 聖明得倚以需至治不啻大旱之望雲霓矧縮屬愛門墻其為瞻仰又何如也

竊惟當今之事非才非誠決不能了先生之才無愧古人先生之誠益當自盡久速利鈍一付諸天則將何事不濟也結累疏乞告不蒙吏部覆允出處實為無據伏乞俯念素愛得賜處分俾遂畎畝何感如之

寄胡秀夫諸兄書

僕歸只謂終焉而已在家方得安樂不意元山論薦朝廷遂差千戶來取纂脩禮書初聞亦欲堅謝既而鎮巡藩郡各差官及縣官日夕到家敦逼不惟執不容辭一時度義亦無可為辭者又令人持書質諸陽明亦云義不當辭且元山後題本內又反覆說破衆

人欲辭之意不容終已遂勉強出門既不獲辭今已就道今亦無可說者惟心乎 國心乎天下固僕素志亦兄輩平日惓惓共勉者益當奮勵惟誓死竭誠以圖自盡成敗利鈍則付諸天辭受久速則付諸理不敢毫髮自私以俟他日相見無負此言庶可自立人世可瞑目以死以終交游之道吳秉韋再三道兄書中意友朋相愛之誠可謂至矣盡矣感激何如

再寄胡秀夫吳惟新書

吾人所學當以道為重出處語默惟道自憑然今日之出當以 國家天下為重者非重 國家天下也

為道故也若徒云當自重以立吾人赤幟則非道矣何以言之纔有立赤幟之意即是為名即是自私纔自私便是意必固我則心地迫隘無以弘道便不能與天地同體生民立命心乎 國心乎天下矣世所貴乎聖賢之學而氣節功名一偏一曲之士所以不可同日語者正在此耳此則吾人所謂誓死竭誠而懋勉者亦在此耳辭受久速亦此是決故曰一日可榮乎其官則敢一日居乎其位一日不可榮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居乎其位過此而別有所為即所謂希寵苟富貴之徒又何但吾數人而已哉雖然天下

國家事非一端人非一情非廣心大量休休有容涵
毀譽忘得失積誠日久惡可成也今日諸公皆云有
志而卒不能成天下 國家之務負 聖主之德壞
天下若斯之甚者正坐于此則又不但營私樹黨之
為害也昨發書後有懷耿耿不能自已再此喋喋惟
情亮而共勉之

復應天尋書

承諭陽明先生喪事所以為斯道慮者懇切至到豈
勝感愴服制僕已據王魯齋師友服議為之諒於道
亦可弗畔矣反場築室之說但 時王已有定制况

僕忝卿末遽欲為之必須題本則該部必難覆議
朝廷亦難裁決則反為驚世駭俗斷非所以處吾黨
而衛斯道也且斯道之續絕明晦只在吾人真實用
工所在必不在形迹貌似之間况僕童年學道白首
無成方切愧懼之不暇又焉敢以當子貢之責哉餘
凡俱俟面確魯齋服議敢錄奉覽

復天尋問師友服制書

承問師友服制昨錄上魯齋之議已悉而猶云有未
明者想必冠經之說有未了故也今只用白深衣不
須緣邊腰間加總麻小經頭上用白幅巾加總麻褰

積冠乃臨喪時用之平居只用如常素服喪期各隨情淺深自定或總或期或功或三年皆可也又承問師友之別蓋五倫中只有朋友字樣故師亦在朋友之中又何疑焉謂之師者以其能成己謂之友者以其能輔己此師友之所以分也故禮云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又云師心喪三年如喪父而無服此師之禮所以重於友也大率古人朋友之喪皆服總三月此乃通制今因人倫不明朋友道廢故朋友之喪亦久不為之服驟然論此故不易明尚容面悉

石龍集卷第十九

書

寄羅峰書四首

小人忘君騁私為謀畢竟至此若非西樵建白之
明聖明悔悟之速一時善類直無駐足之地國
家大事或自此去矣可懼可懼遭此變故而我公公
忠貞白之心益彰顯不然何紛紛傾陷竟無一事指
摘尤加欽服縮亦無以稽述但惟人心尚未可測事
變終亦無窮惟望我公益當以此為監益堅素志益
擴休休之容必求聖學之真以明其體使心無蔽礙

必行王道之純以通其用使人無怨尤餘皆聽其自
然或有議者云可因此去其門禁之榜以盡古人下
賢禮士之美因集衆思廣忠益慮以報 聖主之德
圖其萬全垂之不朽縮亦於此不勝惓惓至願縮無
似疾病日增惟日切林壑之思昨曾有疏乞休如未
蒙允尚期數四得請幸乞垂念早賜俯就足徵至愛
某人來伏承手教并惓惓之意深感元崖跡若狂妄
心實至忠公為救解非獨元崖治亂之機繫此不小
狂瀾之回實有不可勝言者更望俟時納約必使
宵旰釋疑是祝竊觀近者揣合逢迎之風日長投間

抵隙之情日深且紛更刻核爭相為事所以傷天下
壞 國脈者將無不至知公處此為益難矣惟願積
誠體道順人心以遵 成憲舍已集忠不自有其功
名則將無所不濟人亦無可尤者天下後世必有公
論使縮亦得依藉末光以逃紊亂之罪而免覆赤之
禍為幸為望何如哉昨見傳來 敕諭有儲嗣未立
之語或者天啓 聖衷偶發此言將成 宗社萬萬
年之基未可知也且 前星未耀耗神靡文亦所當
戒諒公赤心必能相機納忠有不待喋喋者
朝廷綱紀已振天下已安君子願治之心遂美然而

衆人之情獨若有所拂者何居蓋往時內閣與中貴
交通天下利權盡歸于此雖上有英辟不能覺下
有豪傑不能救今公貞潔輔佐死生利害一無所動
苞苴請託一無所行舊日交通汚壞之習一旦滌濯
無遺風清弊絕政善民安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誰
之所為是公之功莫大於此也然而公之憂亦莫大
於此蓋人情樂於有所招權樂於得所附麗其所附
麗不在內閣則在中貴雖言官論列撫巡舉措亦皆
視之以為軒輊故進取謀利之方無不雙今公遽爾
改其途轍使內無所招外無所入猶孺子割其乳哺

豈得不內外側目以窺之且有昔日不聘之徒又皆
翹足以待此公之憂所以莫大於此也然所賴首
聖明一心相信之篤而已昔者唐堯之世治逾百年
不意而有四凶在朝故當時同聲所賢者惟四凶之
徒元愷諸人一無所及故堯乃別命方岳而舉舜堯
既得舜而任之舜乃首誅四凶悉舉元愷諸人為九
官十二牧以期共治然四凶之黨豈能盡去則於舜
之新政必有所不便其所深忌而欲辨者必元愷諸
人故舜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命龍作納言而戒
以夙夜出納惟允然後其治可行也今天下之勢有

異於此者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惟公臨唐虞之成跡念詩人
之豫患為今計者其要莫先於進賢進賢之急莫先
於九卿九卿得其人則百官之職必舉公可不勞以
收其成功他日之憂亦可於此免矣於此不得其人
則百官之職皆廢公雖日勞於上何益哉他日之憂
其得已乎縮鈍劣不諧于俗惟思一去為足但念受
國厚恩及蒙公愛之深思無以報敢此喋喋

三代以還其間英辟才識勛業非無其人然求其一
意聖學身任皇極則不見有如我 皇上者人生斯

時亦為至幸况為輔相相得猶如魚水如公者誠曠
世僅見可不為難乎但承平日久人才積衰一時未
見能同心血誠以思共濟然光陰易邁機會易失有
識又不能不干此而慮也惟公益殫素心早求真才
布列樞要共圖至治以成我 聖明不世之業縮雖
即死蓬蒿亦何憾哉

寄見山閣老書

昨聞 召命喜極不寐望早命駕以慰天下幸甚經
此一變人心世態皆已畢見回視曩昔所謂親愛獻
忠其不為游說禍孽之助者能幾何哉可懼可慨吾

人於此真所謂臣薪嘗膽之秋不知何日化此積汚
卒成 中興之業保全首領死于牖下其樂何如

寄方矯亭書

上都別後常切傾念及聞有南容墓之 命喜不能
已日冀書劍之臨以終教益每見辭疏固於鄙心有
惕然者但揆吾人事 君大義尚有未可故不敢不
遲遲以俟其兆庶他日蓋棺得以自安昨見胡秀夫
云書劍已至頃刻可會喜益不禁未幾又聞有歸思
實於鄙心未安專此奉留惟冀慨然以大義自任弗
以向日紛紛小嫌為芥則吾道之光何如哉

與王浚川書

慎言錄一冊讀之終卷襲襲造道之文鄙吝之心鎔
化多矣其曰學當以聖人為槩不然則局此言當為
性善同功百世之下尚將優劣中說正蒙而傳矣但
甲子寒暑之說鄙心猶有未了了者尚容他日請益
謹此奉納不具

復聶文蔚太守書

自陽明先生云亡深懼斯道之孤昨聞執事以官行
志毅然擔當經綸宰制日見不窮斯道之明非執事
其誰望哉但習俗已深君子之處甚難每每令人增

慨雖然其在吾人亦復何為惟益自勵日有孳孳斃
而後已辱惓惓敢吐所懷通問幸時惠教

寄吳士美命憲書

遠承教笱喜慰如獲珍貝又見與胡九峰書云求其
本雖病無害不求其本乃為大病此足見為己之實
且云根本工夫不在於意思描畫間此尤見用工之
切既云不在意思描畫則必非沈空守寂決當從四
端下手夫四端在人就其發動則謂之情就其知覺
則謂之良知於此無須更放過謂之慎獨謂之精一
謂之依仁謂之集義謂之由仁義行豈假絲髮安排

而可以意思描畫哉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乃所謂善也此乃孟子論性善骨髓世儒學不足知
此故註解獨忽於此所以使今日之學事考索者則
墮於支離談性命者或淪於空寂皆不知性善之實
良知之真妄意揣摸以為道之根柢豈不遠哉此情
之在天地人人固有本無難見雖強梁如莊躄盜跖
邪蕩如文姜南子方以克淫為快而所謂惻隱羞惡
之心乃炯然不能泯于中此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
為善乃所謂善也此所謂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者
也人患弗思耳曾子所謂毋自欺者不可欺此也子

思所謂隱微而云莫見莫顯者正指此也學者苟能於此深信不疑方可謂之篤信於此實用其力而不懈方可謂之用工高明懇到如執事必已瞭然不在喋喋但承至愛敢此質疑尚冀有以教之幸甚

寄羅峰九首

當今天下積弊已極人情物狀莫齊皆果暇論只有正君致治為要二者之要又只在五六大臣用得其人則君心自定治化自興但今日士習積衰難於共事此風未易率變苟非真才至誠同心為國老成持重足鎮其勢則必上疑下譖彼同此異輕

車熟路孰能挽之宗社之慮可勝言哉縮每度今日此言惟公可以聞之亦惟公可以行之故敢汲汲于公是告惟望公精思而蚤圖之至禱

闊別多年幸承一會言若太多其實衷誠之積有不能已者非此則無以明愛國愛公之至知素如公必有以深諒者竊謂先務之急只在進賢進賢之基則在格心然今日格心之難又在於忠邪誠偽之難辨人品高下之難明何則昔者聖明嘗倚任楊石齋楊遂菴二三公矣而二三公者率莫能變謂聖心弗疑可乎既而聖明翻悟信任我公及見山諸

公以為千載奇逢而諸公又不同真合慮以定中興規模以一天下之心以成天下之治各懷已見互相同異使人情至今不定謂聖心弗疑可乎聖心既疑此國是所以不定衆志所以不一積習之所以難變而治功之所以日遠也為今計者欲使聖心灼知忠邪誠偽而無疑人品高下而不惑莫若先將歷古聖賢豪傑鄉願鄙夫王霸功利立心之不同成敗治亂之相去因事納約使知所辨然後隨事舉論其人以明進退黜陟之機則將不勞而合矣於此有合何事不濟又何太平之不成也失此不為不

惟中興之効日遠而天下之亂必將自此基矣何則聖明英志決非默默而已其急功趨利之徒必將有所開導迎合以遂其身圖與一事則增一人增一人則增一蠹况今諸邊之空虛如此四方之民窮財竭如此民風之弊壞如此士習之積衰如此其為可憂殆有不可勝言者於此日增一人以為腹心之蠹謂之治乎亂乎此縮之所以戀戀而未忍去惓惓而不能已者惟此而已惟公精察而早圖之則宗社幸甚而我公身名亦不朽矣別後無時不念在左右聞公日事貶損不以寵澤

功名矜伐深得古人謙虛益忠之理喜慰無任昨者
又聞 星變之咎世事不無可慨然在我公又觀此
一番人情益當恐懼修省講求身心實學弗事纖苛
之察弗為靡文之具尊賢容衆愈積至誠期悟 聖
心以圖太和至治則天下後世必自有公論縮實於
此不勝惓惓願望之至惟公其諒之羅憲副質夫才
識忠藎堪以大用恐欲知敢聞

聞以 星變致咎俾公東歸世事之慨何如雖然君
子處此又何為哉唯有反已積誠以俟其定而已夫
欲反已積誠苟無必為聖人之志慎獨思誠講求心

地實學則終為功利夾帶毫髮難以強為已苟有得
則感應之機決自不同正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不賞而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聖心有不感格人
情有不大定天下有不太平哉如此自盡縱使終身
不出亦無不可不然雖或 聖心悔悟不旋踵而
召公又將不旋踵而疑公矣此實縮肝膈至言區區
平生芹曝所欲獻者公幸勿以書生常談忽之則天
下之福何如斯道之光何如

兩承舟中手教知公惓惓報 主之心未嘗一日少
間深慰深慰公去 國月餘而彗星至今未滅更當

誰咎 聖明必將自悟矣此實治亂一大機括關繫
不小在公只宜益自脩檢益自積誠以待其定務求
精一直傳為真稟堯舜契期必成 聖主為直堯舜
斯士直為堯舜之士斯世直蒙堯舜之澤乃公所以
為報也如此立志則平日功名之可矜 寵澤之可
恃靡文之增飾復何有哉夫名寵文飾之心毫髮不
去則決知非精一至誠之本欲為真稟堯舜契可乎
捨此不務而欲致君堯舜丕變士習天下唐虞決不
能矣不能致君堯舜丕變士習天下唐虞而欲釋天
下之疑謗難矣疑謗不息雖或 聖明悔悟再召公

起則群小益易側目是之公益增其憂危而已吾人千
艱萬苦依依而不忍去者果何求哉更何望哉此實
縮肝膽血忱至此無餘蘊矣惟公弗以常言忽之至
懇至禱

昨留都諸公共遣人至丹陽迎迓不及追至常州又
不及而回今托趙知府具禮雖屬衆意而浚川之意
為尤厚物不足言但君子相信比之常情風彩自不
侔矣故君子貴其相知小人雖多有何益哉由是觀
公平日所親信而最汲引遇事變而不操戈者能復
幾何且縮每思公之忠誠潔白世直無幾然天下猶

不之信名譽杲彰何哉只緣君子正直無所阿媚而
小人讒譖反得親附故也故曰鴟鴞入林鳳鳥遠去
豈不信哉不必別觀只觀公三黜三召而人情盡
可知矣願公弗忽則天下太平之機在此矣縮故不
復忌諱傾其肝膈言之益真以臯夔望公而不敢以
常情度也惟公其諒之幸甚

聞彗久不滅若有再召之機識者皆謂不若靜處以
待况公功名至此已極即如此收拾亦足不朽若復
輕出上下或有未孚不知後患又何如也須寧耐以
卜人情孚否如猶未孚不如不出之為愈也况吾人

所志在濟天下他非所慮靜躬積誠俟其咸孚而出
則所濟多矣此事固曰在我而實係國家氣數非
人力所能與者倘不得已而出沿途迎送及當自損
者須痛加檢點恃愛敢爾云云惟公其深察之幸甚
恭惟 召命甚嚴促駕知不可緩但念公昨者之去
朝紳方以為慶今公之來其環視側目之情更當何
如此公之孤危又有甚於前日而公之禍福誠有不
可測者不知為公慮者將何卒善維愚不知時宜無
可為忠但謂君子之道皆求諸已今公之當求者何
去矜以成虛已之德去躁以致沉潛之功又知親賢

遠佞以善養人而弗以 君寵為恃又知靡文無益而專以 宗社蒼生為慮且惟辟威福切不宜收之于已只宜歸之 朝廷付之公論而已蓋公前日眾口之所以易譖眾情之所由深惡皆本於此於此數端知所深慎則公之道盡矣於此自盡何所不濟其他禍福一聽諸天如或不濟猶足寡禍縱使百黜亦不為害此縮區區肝膈所願忠者惟公諒之弗以多言為罪幸甚

承儀真手教知前後微忱皆蒙見諒此實 宗社蒼生之慶豈勝深慰大人之治只在正己正己之要只

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知之地四端所在萬理攸具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是也於此致思則曰惟精於此歸縮則曰惟一惟精惟一乃堯舜學問之傳也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乃孔門學問之事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指點精一用工之方也夫非思則不精非精則不一非一則此心之動紛紜無已其可建皇極而立天下之大本乎於此有立大人之道盡矣縮向者嘗敢進言於公曰公欲成

聖主為真堯舜必公自為真臯夔蒙深然之今欲為真臯夔舍此無可為矣此縮區區芹曝敢為公復獻

之唯冀不棄芻蕘而俯察之幸甚

寄王定齋中丞書四首

別來極用耿耿所不能忘情者惟宗社生民一念而已諒在同心不待言而喻毋思古今中興時不可失得之則為宗社生民無窮福失之則為宗社生民無窮禍今日之時其可失哉分陰真可惜也外寄羅峰一緘專論用人之要敢錄奉覽

昨承手教及鄭莊之作惓惓之情不一而足邇者又聞有星變之咎及於元臣此事稽之占書頗為無謂不無世道之慨但在君子則無往而非恐懼脩省

之益又復經此一番則人情益可知矣故曰隱憂啓聖豈不然哉有書羅峰及致齋亦嘗以此言之會間幸常以此規勗則宗社蒼生之福何如也

昨羅質夫行附上小柬達否人情事變又復至此聖心憂勞為何如也世道之慮為何如也縮自陳疏辭加懇切非因今日而有所畏寔素心然也春月在京多蒙諸公雅意欲各致一書申謝適值此時又所不敢相知會間乞道此情人行速百凡不克悉

曾二次使人至途奉迓不見消息而迴昨致齋人來方知南歸之詳甚慰君子竝黜世道之憂何如然公

論在人終不可泯惟望益深保愛益進經濟以需旌
召不宣

寄王晉谿家宰書

向者在京深辱厚愛自顧薄劣何以克當緝往年濫
與諸公為薦剡敢及我公所以悉此心之知盡報
國之誠而已方今天下承豐豫之餘循積衰之漸士
習之壞莫甚斯時共濟之難亦莫斯時為甚所以
聖明勤勤求治已餘十載而成效日遠豈不在茲幸
者天啓淵衷前言偶合獲簡我公任居家宰士習
之變人才之興豈不於我公而深望哉於此得遂所

願獲覩四海康阜之盛以固宗社萬年之基綰印
投閒槁死林壑為樂當何如也

與王公弼僉憲書

小壻正億誠為陽明先生一綫之緒幸賴周旋保全
至此感慰何如此後教養俱責在僕惟求始終庶他
日相見冥漠可無愧也在浙家事當留情者還望加
意至禱王禎先歸謹此申謝尚容子行還日更悉

寄方西樵閣老書二首

綰嘗竊觀天下勢承積衰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將來
寔有不可勝言者雖賴聖明在上憂勤日夕猶未

足以挽之只緣人情溺於習俗粹未可變幸者我公
入輔左右出典銓衡與一二元老共濟公忠納約自
牖進退臧否將無所不可舟次邂逅亦嘗以用人為
今日先務諒素蘊如我公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不
在喋喋羅憲副質夫才識忠藎堪以大用向夕亦嘗
語之不審猶記否

綰受知門下固非一日受教之深亦非一端然綰倦
倦仰望惟幸今日 聖明在上而公為輔相則所以
畢素望而慰平生者端在此矣然人心猶或未一士
風猶或未變則 宗社蒼生之計尚多可憂諒公必

有以深慮而納約者綰不能不於此而深望焉茲胡
少卿便謹此申謝兼承台候伏惟尊炤不宣

與致齋司馬書二首

昨又聞有星變之咎及於元臣此事稽之占書頗無
謂不無世道之慨但在君子則無往而非恐懼脩省
之益今又歷此一番人情則 寵澤之不足恃功名
之不可矜於此尤可知矣惟深自貶損尊賢容衆弗
事纖苛之察弗為靡文之具講求身心實學愈積至
誠期悟 聖心以圖太和至治則庶乎其可也他亦
無可倚賴無可謀慮者惟吾執事會間幸常以此規

勛則 宗社蒼生之福何如也

昨者吾兄之言實非得已可謂竭盡忠愛者矣朋友與有光焉但念 聖明在上為臣子者叨沐厚 恩不能上引當道乃為身謀旅進旅退其為慨恨何如又見初一日邸報定齋公以失寫職名下獄督責之故想亦有以致之不然豈 聖明肯為此哉縮以公事至鳳陽留此奉迓欲言不悉

與韓苑洛廷尉書

昨貴省解羊官歸曾附小啓達否願司徒回又辱手教豈勝感慰天下治否惟在君子小人之進退世事

每每參錯尚幸執事勉進則治機從可望矣但不知天意竟何如也

復王浚川尚書書二首

伏承下問二事其一虞道園作安敬仲文集序所云縉紳先生者此必指許曾齋蓋道園嘗云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則知為曾齋無疑矣其劉靜脩所云當時有陰用老氏之說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 國害民而又特立物表不受其責且以孔孟時義程朱名理自居此

實不知其所指蓋必其人得君顯用方有此責若猶
閒散隱晦在下則不須如此說然元儒之得顯用又
以孔孟程朱自任者惟姚樞許衡竇默而已吳澄雖
有可譏其稍得見用乃在英宗至治之間靜脩卒於
世祖至元三十年其非指草廬明矣豈姚許諸公靜
脩或見其情而尚有不足者乎夫專以節量為責恐
當時諸公亦有不得已處况元之世祖起於夷狄未
嘗深諳華夏之道人倫之美實賴諸公啓渥之懇粗
知趨向且阿合馬王文統之徒又嘗陰排密沮其間
則諸公在當時亦有難盡責者但聖人之學自南渡
至勝國實未有真得其道粹然無疑者此縮又不敢
執一說以定之也鄙見如斯未知如何惟冀高明有
以教之幸甚

昨承下問敢以所知奉質蒙示道園謂縉紳先生既
指魯齋則靜脩亦指魯齋矣但云以一身利害節量
天下休戚其義未明欲縮再條析者蓋聞斯道之在
天地其用與舍實關生民休戚然聖人之於天下也
惟聽於天時行則行是為天下有道故曰其言足以
興以道殉身時止則止是為天下無道故曰其默足
以容以身殉道然其於人也則曰中人已上可以語

上也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也是則聖人之於天下未嘗不節量也但聖人之心則無所不盡必不得已而後有所節量要皆盡其當然而矣惡可專以節量二字為老氏之術哉夫所謂老子之術迺是得盡其心只顧其身利害有所不盡方可言也今若不究其時與其心之得盡不盡而槩以老子之術目之則聖人語默行藏之道自此晦矣昔孔子論殷有三仁比干諫而死微子抱祭器而去箕子狎狂而為奴三人跡皆不同惡在其為三仁孔子究其本心皆出愛君憂國之誠惻怛忠藎之至皆有不得已故皆目之為仁夫豈形迹之得異哉今觀元政固多可議但以曾齋所上世祖前後諸疏讀之亦未見有不盡者或靜脩在當時親見世祖之事在曾齋猶得以盡言者或有規避而不盡故如此云云又非縮今日所能逆斷也尚俟他日力學有得更當請教

荅胡秀才書

辱簡問甚慰所示學論及上東石書意思皆佳但頭腦猶繁亂愚意只於慎獨一著着實用工毫髮不輕放過久久自當明白聖賢言語皆自貫通此非一時筆舌所能盡者須俟他日相見更悉行人索書甚速

草此不一

與林子仁書

平生所學幸今致用不審曩所論者皆能一一得力
否此只於獨知處自考如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已
苟自盡窮通得喪一聽諸天更無毫髮可靠托者所
謂至誠之道焉有所倚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
斯而已區區平生受用惟此而已

石龍集卷第十九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

書

寄甘泉宗伯書

縮去歲自京歸至維楊崇一諸友以書邀于路云陽
明先生家事甚狼狽有難處者欲縮至越一處縮初
聞不以為然至金陵細詢方知果有掣肘難言之情
又躊躇數日方托王汝止携取孤子至此教養將陽
明先生囊橐所遺帳目煩諸友及親經其事者與王
伯顯王仲肅并管事家人逐一查對明白立一様合
同簿三本一付越中一付孤子之母縮亦收執一本



俟孤子成人之日查對毫髮不許輕動目前只令家人以田租所入供給且縮居黃巖海濱去越幾六百餘里而重山阻隔兒女遠適豈人情得已哉或者反佐伯顯為浮言是可慨也不審先生亦曾聞否諒素愛陽明先生此情必有不約而同者敢此馳告庶他日相逢泉路可相質也

謝杭雙溪都憲惠茶書

林壑高風正切傾仰辱惠陽羨露牙煮以金陵八功小酌一甌清風颯然此身恍若在雙溪上矣謹此申謝不宣

荅楊完書

遠辱使問又兼鷄酒之惠豈勝感感聖學只以忠信為主但於庸言庸行之間驗之良知如何方是忠信如何不是忠信於此苟分曉則作聖之功在是矣承惓惓故此脩復

寄羅峯閣老書

入朝已來向不得的人不聞動定之詳日切懸念昨者北臺簡用浚川綰實不勝為公私賀益朝廷之進君子自此始矣喜慰為之不寐惟公念中興之艱思共濟之難篤同人之道盡協恭之宜痛講

積衰之故先定下手規模于已以漸納約而堅聖
志更求天下之真是經濟二三君子共之以成宗
社不拔之業以默消小人陰沍之道此縮之至願至
望也縮所以依依未忍去者惜此而已於此又或不
諧而有阻忤更無可望縮亦自此遁矣縮故以此自
矢而不得不喋喋惟公其深諒之幸甚

荅黃致齋書

未得入閩消息正切懸念吏來獲手教及途中諸作
得聞近况深慰深慰大抵世味只如此登庸視謫宦
相去幾何若以道眼觀之元無差等若以世眼觀之

便有許多分別此世情所以日迷日競日營營而無
已也執事既於此有省則於學於道思過半矣不必
待入深山履窮谷而後覺也昔舜之居深山與木石
居處豕游其何以異于深山野人但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異也此段工
夫視之甚易而甚難然人情逆順世味濃澹義利公
私皆於此焉分曉執事既有省必有以實見其如何
亦無題目可理會只在良知獨知庸言庸行之所可
見所謂習察所謂行著即此是也僕年來無他進只
覺於此不敢放過此舜與野人之所由分別天淵懸

絕亦只在此而已恃知愛不覺醜縷唯執事試思必有以教之幸甚

復馬柳泉中丞書

昨者晉謁承欵教勤厚豈勝感謝漕河繫國家無窮之慮黃河為宇內數千年之患若有以處之此功誠不在禹下故縮蓄此心為此議久矣而實未嘗有同其憂必欲見諸行事者辱惓惓敢錄其議并小集奉覽惟冀必有以潤色之縮亦得附托不朽矣

寄魏師說書

向聞時事紛紛豈勝慨念今甌既破矣亦復何云然

篤志問學以光斯道則原無顯晦窮通之得間也吾兄志力素定固有不待鄙人之喋喋者

與錢洪甫書二首

別去豈勝馳念陽明先生文集必如此編緝使學者觀之如入叢山如探淵海乃見元氣之生羣材衆類異物奇品靡所不有庶足以盡平生學問之大全隨其所好而擇之皆足以啓其機而克其量斯不為至善至妙者乎

价來辱教深荷道誼至愛所論講學一事僕謂必於有講固非必於不講亦非但當隨其分量淺深因其

語默之宜有以投之則無不得但恨僕學力未足及此故見其嘒嘒也得教懿言發多矣尚期策勵以圖後功所命從臯事自能留意九峯鶴山未及會相見能一一介索歸速率此不悉

復應石門司丞書

舍姪來辱手書知南洲已赴廣西之行此固君子敦仁之道但不知此兄日來性度如何彼處當路能一一相諒否况西南多事土俗又非中土之比不知素昔篤愛如石門者何以為慮僕自度非語默之次故不敢率言惟吾兄無惜相告亦朋友始終之誼也姪

女幸再締姻好甚慰僕受國厚恩曷報固欲無已若時必不可亦竟東歸而已相從丘壑講求素業尚有日矣

復應南洲大參書

昨獲陳經歷附到手書知桂林消息甚慰傾渴承道來此雖無以教之得朝夕與處精神志意頗覺與昔不同亦可賀也縮不遠將進表餘無可告會晤未由瞻遡日達

寄聞石塘大司寇書

春月在京深蒙教愛南歸日坐碌碌久失申謝此心

缺然夫治道必有一定規模則人有定志然後持守之而行故太平之業可望今時復紛紛使人皆無定志虛度 聖世光陰真可惜也此言不敢聞于人人惟知愛敢云

寄王順涯祭酒書

夜來所論出處之道大略盡之小人之所窺瞰者必有隙則可從傍指撥以乘之若苟無隙將何指撥而可為也况監學中事實無難處只盡其道未有不宜夫道者忠恕而已盡其道者盡其忠恕而已此吾人無隙之道也所謂忠恕者規矩準繩皆在其中實非姑息依違之謂也今之君子不患不知自立惟患知其名目求其道而不真必有所造作又從而拘泥不通以致多口為隙由非忠恕之道故也昨言有不悉者敢此申告

與羅峰書

贈浚川紀言及治河私議敢奉尊覽此議專為 國家經久之計若只以目前論之黃河有一派由孫家渡趙波閘而出徐州小浮橋者於此疏導亦可稍殺豐縣魚臺等處淹沒但恐黃河既歸于此則漕河必自徐州之濟寧皆竭况久亦有變尚容面悉又河間

地方亦有水患聞之人言云但知疏導上流以引水勢而不知開通下流使入于海敢并瀆告

與閩人邦正提學書

舟次匆匆情不能悉別後豈勝悵然正億孤危之情奸人機變之多皆執事所知不在喋喋但僕負此重托虞慮尤深其家人輩望時致丁寧萬萬倘仲行至南其家人往來之間亦望以意外之慮祝之幸甚

荅韓苑洛中丞書

入京正切傾仰辱賜手書腆儀豈勝慰感縮處南六載甚安只意自此遠遯遂將沒世詎料進表在途

忽聞今命人皆為喜縮實深懼蓋大臣之道古人所難知爾之問聖門所憂况薄劣如縮不知將何卒善平生知己如執事必當有以教之弗徒坐視幸也皇子誕生實宗社蒼生之至慶矧忠赤如執事宜何如為慰

與羅峰書

縮數年但以門下相知之故致疑於人險巖歷涉不啻萬端未嘗稍變其心以趨時好今幸公三召進用聖眷方隆衆皆稱道頌美之不暇而縮獨以愚顛得罪因來謗搆又致別有附托之疑此實世道之

數吾人賦命之蹇更復何云雖然縮之愚賴誠何心哉天地在上鬼神在傍及天下後世必有知其心者必謂縮之於公始非私好而有所阿終非私異而有所薄實欲以天下蒼生為己任而必欲以古大臣之道責全於公也蓋以公遭際之時實千古君臣之所難不可失而有孤也則知今日天下之愛公敬公孰有先於縮者哉况君子所為固衆人之不識衆人之情斷非君子之所同有言藉藉亦無恠乎其然矣久則公必當知之不在今日之喋喋也蓋縮平生所學所知只欲求盡其分今同僚之與亦各盡其分而已實非有所附托而然且君臣朋友大分一定必無變遷故交雖有時而可絕國雖有時而可去而此心之愛則無時而可已故曰不潔其名不出惡聲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惟公其察之如不蒙察尚俟他日蓋棺必有他人能檢點者亦不在今日之喋喋也因傷風重畏寒不克即拜門下請罪謹此申忱惟冀尊炤不宣

荅韓苑洛中丞書四首

大同之事其罪實不在多人而必當有深任其咎者但僕於事變之初衆口交和曾已料度至此反覆極

論以為 國及當道忠謀豈料諛邪鼓搆反致當道
見恠居官僅三月而罰俸者二月其他曲折難以盡
言今事勢至此雖極難處但好生惡死人之至情有
罪與之以罪無罪與之以生然未有不深感而誠服
者此今古人心之同惟患上之人不肯實以此存心
耳奉天之詔所以致六軍之泣亦只在得人之情若
得其情何事不濟為今之計敵虜撫人二者俱不可
偏廢若不知此雖或退虜決不能保其不來若果下
詔須得其人奉行足敷 朝廷誠意于人方可望濟
不然則亦具文而已更何望哉夫臨敵忌於易將此

為得人者言苟非其人何患速易於此不思而猶欲
回護其人焉能頓忘掩蔽遮飾之情其誤 國大事
必矣况大同百萬生靈及羣有司本皆無罪雖亂軍
有罪原其初亦止於謀殺主帥其罪只在本身妻子
皆無與也惡可繫律以謀叛謀反謀危 社稷者哉
此言甚非得已細思事機今日雖失將來尚有可圖
敢此奉告惟高明其裁之

執事前後所示揭帖皆切計也但當路者猶不以為
事奈何以僕愚料縱使即然執事之策尚恐宣府精
兵久困冰雪今在虜圍其中心向背尚未可知將來

事變有不能不深憂者况猶未肯快然即從執事之策其為可憂可慨何如之今度虜兵之盛如此知未可輕戰且觀人心事勢則大同疑為虜庭而非朝廷之有矣其所深仗者只宣府一城而已不審執事何以撫御之於未形以為國家固此捍蔽以俟可為之日人回速率此申耿耿

辱使驅馳持手書見示為國之公朋友之愛婉然可掬願薄劣何以當之乃事幸賴聖明昭鑒曲垂保全實出人情意料之外萬死何以能報其詳閱諸邸報可知敢錄附上使還速率此申謝

縮以菲薄繼承簡托處置重鎮之事實夙夜憂懼惟恐不堪到此幸人心相信得聲罪以申國威以覃無窮之澤成茲久遠之計皆仰賴聖明在上及我執事指教之力縮何能哉承教獎與大過又示夢寐中語君子樂善之誠一至於此其何敢當其何敢當

與桂洲少保書

昨承尊頤惓惓之情曠世僅見感刻何如彼不忘情私憾縮久知之只不能為人作私門客欲以國士自處調和其間以為天下之慶彼此之福故有今日事然進退隱顯自有定命以義得禍固所甘心更復何云

答歐陽崇一司崇書

蒙教惓惓足徵深受敢不銘佩但恐事機在人雖平
日號為相知亦不能無圓枘方鑿之不入決知行道
之有命治平之有數而非人力之強為者不識高明
以為如何小壻正億蒙周旋北上感激曷勝至京即
出痘今幸無恙慰賀何如

寄盧希惠書

僕辱先公相知且遺愛之在吾邑而不能忘者恒切
于心墓表略述所知實恐不足揚先德然盛美大端
要不出此及觀古人記載之法亦只如此而已

寄桂洲少保書二首

人回承教豈勝深慰既至大同所見比所聞殆不同
蓋 國事之誤雖多而未有如此之甚大者尚幸
天祚國家 聖明震怒得此解圍不然稍遲旬日大
事去矣雖啖誤事者之肉將何及哉至今言之猶可
寒心縮既受 重託苟死可以報亦所不惜細察事
機只上下懷疑積日已深一時未易洗滌譬之厝火
積薪之旁遇風即發深為可慮縮今惟以誠心處之
彼皆深信但度吾黨可共事者甚少使人益費力耳
俟有次第另當詳報聞奸人仍令人在京訛言敢先

具一疏奉慰 聖懷此間凡百不能一一敢以勘事
條件及告示文移請稿奉覽

向日差去官回拜領尊教一一俱悉此間事縮不敢
不仰體 聖心以畢死力但共事甚難人各有懷又
多畏忌頗為掣肘倍費力耳此間人心只緣積疑不
解故兇頑每乘機竊發不知有 朝廷法度久矣臨
事者又不知孚以誠意詳刑敕法使淑慝分別故致
事勢如此縮今無他惟以誠意孚之則積疑自解人
心自服然後因事用其人故得獲週年倡亂渠魁三
十三人其餘同黨俱逃外城禍亂根株自此悉拔

國法亦自此明矣此正馬謖所謂攻心之要也今具
招題 請處決疏內頗明積亂之因誤事之禍諒

聖明在上必在察悉此豈縮之能哉是皆仰賴

聖慮先得我公指教之力也今賑濟已畢所勘事亦
將完其初只知卻求侵欺官錢數多今備查方知劉
源清之貪汙亦復不減此二人者真 國之大盜也
况敗事如此誅之真有不可勝誅者但恐受其重賄
結納者將曲為回護又將駕禍於縮縮死不足惜其
如 宗社國家何今邊事廢壞已極因循姑息玩以
成風近有明是失機妄殺稍自營幹只得冠帶閒住

而已亦有明盜邊糧巨萬監追一年半載分文不納
又得軍前取用若此之類不可枚舉方今 聖明在
上而人猶敢欺罔如此若復得計則將來諸邊視倣
又何如哉縮昨曾對衆委官自誓云今日明知邊弊
如此關係安危如此若又不盡其心以欺我
聖明即當死於此地決不敢還 朝復命以立
聖朝矣

答張東瀛司馬書

承喻大同之事蓋今日方命之罪實當有深任其責
而不必盡在大同之人夫拒虜必先安內安內必使

情罪允協天理人心之公此實今日至計苟能盡此
將何人不信何事不濟哉况謀殺主帥律有明條雖
犯人妻子亦在所原况一城生靈之無辜哉此謂
國法此為 天討執此而行雖使北虜聞之亦將自
服况我大同之人哉縮於事變之初即以此義告之
當路不意反信讒構不以縮為忠謀至愛而遂以為
惡搜求法外欲加之罪尚幸 聖明在上已洞燭其
情想不久當有明白縮之一身不足惜其於天下
國家亦非細矣其詳諒閱前後邸報可知

與樊中丞書二首

功臣為奴家屬既拘在監早解來京為宜所勘事情
吾人蓋以 宗社生民為重權門願以賄賂媮姪為
厚不復知有 國家大計極欲曲為變亂以行其回
護但賴 聖明在上有不司盡欺者想必聞不在喋喋
罪人家屬俱解到京甚慰此後事體只在公平詳恕
省刑薄罰處之則人心無有不服地方可未保而無
事也諒皆執事優為不在喋喋

寄甘泉先生書二首

奉違既久聞教日踈企渴之情當何如也雲中事謬
承 簡命偶人心孚信獲擒首惡以明功罪粗免罪

戾實皆平日得聞君子緒論之所及也過辱獎與愧
不敢當

大同之事焉敢言能求盡此心而已承獎教豈勝愧
感但賞罰者 國之大柄信者 國之至寶今於成
事之後每欲顛倒尚賴 聖明在上敢申論之稍得
彷彿然猶不免失信而快缺人心世事難任如此奈
何奈何將來有事何以用人而責人之効力哉

與錢徐二司馬書二首

三級之例貴部所定往年曾以此陞其人矣今若吝
之則人心之失不少况生曾以此許之方肯用力生

之失信是 朝廷之失信也關係豈細故哉且喪命破家人孰肯任設身處其地則可知矣夫功疑惟重况此功實昭然明白而無可疑者今強生猜疑苦欲屯吝誠不知其何謂也若此數十人而不謂之渠魁又以何人為渠魁哉幸乞公道一言免費唇舌為國為民利實博哉

大同之事只緣渠魁未除十餘年來人人危而憂之天下所共知也設使昨日縮承 簡命只箇苟且了事不思擒此數十渠魁及驅之出城謂大同之事至今了乎未了乎萬一再變則前日姑息之說復昌洗

城之疑益固人心再失決不可回崩潰四出為宗社生民慮何如也使當其時更令何人可再主張以止其勢此縮所以深憂忘死必欲使人了此以副簡命者也方夫擾攘之際既奉 欽命握兵數萬欲擒渠魁是猶掩竄以取獸其勢似難而實易但任非其人不知其要故自難耳及夫機宜已失事勢既窘不得已而徹兵乘此之後不提一旅不持寸鐵欲擒渠魁是猶入穴以覓虎其勢似易而實難稍不慎密稍失機宜諸人身命有了遺乎今反以此謂易此誠縮愚之所不知也

寄周子亮書

行時適雲中初歸允奪不克趨送此心缺然辱托先
慈誌銘近始就稿稍慰孝思然闡揚之大則又在吾
輩達到自力豈淺薄所能與哉

寄穆玄菴太常書

養痾丘園日適其趣視塵埃中汨汨奚啻清都而視
泥塗也方切懷仰適承手翰豈勝深慰令郎公移已
領且令給引為照待長可來監讀書

與人論學書三首

縮樸拙人也平日惟自守而已顧二三知己之外雖

里巷之親未嘗有知其心者猥蒙執事察于群蒙之
中謂其心有近道者特舉之以勵學校諸生謂當取
法又承屈衡茅問所學者何如徒以一時慙縮不遑
仰荅然盛德惡可虛辱縮聞孔門之學雖資稟有明
睿曾鈍之不同然實體深契直見聖人全體本根惟
顏子曾子能之其他文學如子夏政事如冉有堂堂
如子張篤行如高柴謹言如南容勇往如季路孝弟
如閔子騫皆得聖人之一體故傳之皆有弊惟顏子
曾子為無弊顏子早死而無傳曾子傳之子思至于
孟子孟子沒而又無傳至宋諸儒始由釋老入門而

後求聖人之經經又多為漢唐儒者所亂故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者有之流傳至今所謂學者其論德性存養之工不入上乘之空無則必入下乘之驢橛其論禮制皆溺于漢儒之附會而根本于叔孫通之繆妄其論經濟皆出于後世之雜王雜霸而源流于管商之術數乃以遏性絕情為本體以私心好惡為察理故分動靜為二心靜則謂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動則謂耳有聞目有見心始知覺故靜則命之為存養動則命之為省察殊不知人心之靈無時而不知覺寤寐之時形體雖息心之知覺則未之或

息其所謂知覺者乃蒸民之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惟茲天則存乎人心最隱而微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是故為學之始於几平日所習嗜好意欲之足累此心足蔽此天則者必精思痛條纖毫不容于意則氣機不雜思慮無妄而天則明矣天則既明則通寂自由無所不照譬之苗除草害草木去蠹蝨生理自得天喬自遂此蓋得於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者必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是也不然則偷竊依倣之私或作或

較之仁惡可為自得哉以此誤身又以誤人以誤天下
國家豈不哀哉縮之始學甚勞久無所得一日
讀孟子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於此思之曰飢
渴非所以為害惟溺于飢渴而不思其當食飲之則
乃所以為害也自此有省故云云如此惟執事其正
之幸甚

小童歸辱劄教及二令兄文集深荷至愛承招固所
願但自伏疴丘壑跬步不他出故敢以書請教來教
謂光風霽月雖足形容有道氣象而識者猶嫌涉於
清虛初學必當有執以致交養之功此言甚是但門

路頭緒亦有當明者不敢不一明之縮初年之學只
守舊說專求典籍將十載而無所得乃專求諸心及
讀定性書見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是故君子之學莫若
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以為真聖人之學在是矣
如此用工又幾二十載而無所得乃思大學所謂致
知者何在一日讀大學傳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懣思而有省乃知所謂忿懣恐
懼好樂憂患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情所謂人心是也

其中有道心焉於此致思乃所謂致知者是也又讀
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反覆體驗乃知其
所謂毋自欺者即所謂致知之工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者秉彜有知是非不昧實致其知必見如此謙
者成德至善之名乃所謂自謙者卑以自牧是也又
曰故君子必慎其獨者丁寧天則之所在以示學
者於此必不可忽也夫毋自欺之一言此真孔門之
適傳千古論學之無弊者莫此過也以視後世諸儒
之論可同日語哉自孟子已還竝無一人以此為致

知之要此所謂聖學久晦而不明也由此有得而見
于言行是謂依仁是謂率性之謂道者也於此有志
是謂志道於此專切是謂篤志乃知平日之所謂篤
志求道專切用工者皆坐釋老空虛之歸而非吾聖
人之所謂學所謂道也此言微執事無以發之尚期
深造卒底于成相見未涯惟尊炤不具

辱示格物之義足見新工區區每體此義舊說俱有
未當凡工夫只在一處無有兩處之理夫獨知者人
心本體也致知則是格物工夫格物則是致知功效
習察即是致知行著即是格物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於此戒恐乃致知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得其中
和乃格物也物者吾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事也格者停當而不可易也事至於格則至善矣故
上文云在止於至善即下文云致知在格物也此一
在字實管上文三在字大學之道只在盡性盡倫而
已故曰在明明德在親民盡性盡倫必皆至于至善
而後無餘蘊故曰在止于至善在格物也此謂成已
成物皆止于至善也於此存心以求其中是謂至善
於此用工以求其道是謂允執厥中中即道也道即
中也既無賢智之過亦無愚不肖之不及故盡道盡

中則物格矣故格物二字只可言功效不可言工夫
也古人言格字極不容易學問到得格處即所謂聲
為律身為度矣故言則謂之格言行則謂之格行人
則謂之格人王則謂之格王故曰動而世為天下道
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
之則不厭以此事天則皇天格以此事鬼神則鬼神
格以此治庶民則庶民格以此御夷狄則有苗格以
此事君則君心格故知格字之義實為至善之名灼
然知其為功效而非工夫也故學問工夫只有致知
而已自書自致至沒世不忘五節專論致知格物之

義其曰毋自欺者致知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致知之實工也此之謂自謙者致得其知不待勉強而謙謙以自教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此提撕致知之所在也小人不知致知故間居而自欺人皆見其肺肝則愈見不致知之無益也然此獨知之地人不睹聞最為隱微即其自知而言則莫見莫顯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過也惡可欺之故曰其嚴乎苟能於此戒恐以至於德潤身而心廣體胖此致知之極功也繼之以淇澳烈文二引詩則備以格物之在於一身及于一家及于一國及于天下以及萬世者

言之然緊要只在一獨字知於此致力則心體歸一亂慮不生故曰知止知止二字實千古作聖心學之秘訣也夫人之心必有所止若非其所自止而強欲止之思慮稍動即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不可遏矣今欲為聖學而不得其止之訣則此心必不能定能靜能安釋老空虛公案之說惡得不為所惑而不從事其間哉故自昔儒先以至今日宗旨源流鮮不出此而反使堯舜以來列聖相傳致知格物之學晦而不明只緣不知知止二字故也不知此訣則致知之工無所措故以格物為工夫而不知其為功效也二

者既不明謂其有物者則滯於物專於物上窮究其理必俟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方謂知至殊不知天則之在人心者毫髮不爽終天地不可磨滅因其自持公案梏其心官不暇致思故見物理不明不足以應天下之物乃謂人心之知固有不明豈不繆哉謂其無物者則以物為外物而必欲克去其物謂之格物必使一物不存一意不起方為無私方為無意必固我謂之無聲無臭至矣然後良知自明方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殊不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謂物者

實不外吾性分之物其謂則者實不離吾獨知之則惡可外之離之使克去之以至於無此乃觀音經所謂四大非有五蘊俱空六祖壇經所謂本來無一物之旨非吾聖人之旨也近日海內學者多宗此說皆自為得聖人之適傳殊不知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知知止二字真不可忽若知所止則此心自然能定能靜能安故慮即得之慮者思也即所謂致知是也得者得其道也即所謂格物是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於此真能體認努力而有得學問決不差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區區平生苦盡心志竭盡心力偶此有見幸無
忽之其他義皆有說不能一一尚俟他日面悉令郎
來承奠儀深感茲回附此致謝

荅應石門書二首

李侯璧來辱手簡足見惓惓僕坐冗而侯璧行速不
遑脩復此心缺然聖人之學不明久矣論心性則必
入於釋老論經世則必流於功利此習溺人已深誠
所謂如油入麵雖豪傑明智誰能脫此誰能覺此言
之至此愈覺老波恣切但非一言兩語之所能悉近
荅人書稿附上一看亦可畧知一二

僕年來更涉益深磨勵益切歷驗空無之說為害誠
不可勝言故知釋老之道決與聖人之學天淵不侔
氷炭不入盍自唐迄宋釋道大昌其時儒學之士無
不漸染細考先儒要領雖有上乘下乘之不同其實
皆由此出傳流至今其說又熾若僕往年所力所說
俱不免此皆吾兄所見聞而深知者今見朋友要皆
以此為據但文以聖人之言其源流所自只本六祖
壇經本來無一物一句為宗謂心體本無意無思一有
意有思則為私故以不起意無聲臭為直體又說物
字為私物格字為克己工夫必欲格去其物方為能

化而不滯于物然後良知自明物來順應殊不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有物有則者惡可使克之而無其當思者惡可使之弗思也既無物則良知何在既不用思致知何措故并良知致知皆不是又何體用一源知行合一物來順應之有此說溺人已深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藏多少弊病於其間所以斯道久不大明而大行者此也善哉晉人于寶之論西晉清虛之弊正有似於今日可不深念而深戒哉僕豈得已而好為同異者哉此理實難以口舌爭惟各務躬行以求古人齊深亮之幸甚

答吳維新書

向日過杭因在縲絰不克會晤少罄衷曲此心缺然厚大章厚儀惠奠先妣存歿豈勝哀感仲賓誌銘甚得史氏之法且精力有餘議論壯實視他文為勝由此占執事之疾其將愈乎仲賓昔日借僕銀五兩煩語其家此銀可不必還即以之為助矣价回率此申謝情炤不次

寄方西樵閣老書

憶昔綰去雲中不久聞公亦飄然南歸東門祖帳綰不獲與如悵惘何綰此行實出萬死一生之計擒稔亂之魁正其法以了國家事以報聖明簡命之恩既歸廟堂無復我公公忠及知綰之深及遭咻誅至今未已此情可誰語哉繼此綰亦罹先妣憂歸條及大祥茲友人家弟林禮卿判貴府幸有以教之

答廣德朱知州書

蒙令姪不棄過損與將每愧薄劣無可為益豈意又蒙執事謙虛垂愛遠致華緘嘉貺愧感何如區

區雲中之役本以撫賑勘罪受命自殺張文錦以來渠魁皆在所以易亂區區欲盡擒之以拔除歷年深患以安杜稷仰答聖明不世之知是時赤手無寸鐵誠所謂出萬死一生之計事機稍不密馬革不得裹屍故不得不慎之又慎夏斷事者亦區區擇之共事初謀渠亦不知直至臨期方知比紀振諸人爲最先渠亦不得不慎密豈意當道以此見惟誣加考語當路遂以此黜之略不問其舍死勤王之勞區區亦曾與某白因憂歸付諸無用世事每如此可慨恨何如也幸在治下且渠極道盛德得垂

青愛尤感

與孫太守書

綰無似繆辱高明明惓惓之愛又下問躬行之實則
執事更出衆見於茲可占綰嘗謂聖人之學自有
真旨決非世儒註解衆人口耳所能識者必有篤
志躬行君子涉歷歲月之久更磨尤悔之多然後
可明也此道不明已千年綰之不肖何足與此向者
不自量方嘗於蠡測之餘僭為大學中庸古本註大
學刻已將畢俟他日奉請益也

答陳子愚書

來書所問足見憤懣奮發之誠前後云云已盡蓋功
名為事原不離道能明其道即此便是聖人所謂
出處仕止又何功名之可外哉今之為功名者果為
道而求之乎果為富貴而求之乎故曰學不志道則
志非所志心官有思思非所思此功名所以為外物
也既欲外之又欲求之所未在外此所以為障蔽而
我之知有未悉也其所謂心動氣揚勃然而不可遏
者靜而考之果何心哉於此潛思則必得其當志不
當志當求不當求當外不當外之實矣既得其實而
志之則學有其本矣學有其本又何外物之為疑哉

區區早年從師取友講習雖勤緣不知此故過失愈多悔尤愈甚因懲悵之深返覆思之乃知平日之學不曾志道而談釋說老及矜飾虛名之自誤也自此有省遂覺才進今惟日孜孜斃而後已亦不知將來所進為何如也吾友英邁有志辱倦倦敢以所知奉復倘 諸友會聞出此相質是亦切嗟之誼也

答秦子元書

辱手簡足見立志真篤此學雖講論千言萬語皆無用只要見得路頭明白立志懇切不懈怠而已譬之學棋象士車馬砲卒如何行如何着如何取勝不

過數語以授學者即可了然自明人孰不知而不能也但稱爲妙手及無敵國手苟非其人專心致志寢食起居嬉笑怒罵以至於夢寐皆在於棋必不能深造而精進于此也觀此則可以論學矣求价索歸速冗冗言不能悉

復王汝中書

辱書論諸事俱悉但云大學古本註至善之旨有所忿懣之說細體會終未能盡契於衷僕不敢佞於此不得不盡言以告此蓋諸兄習聞禪學之深一時未能頓舍且從來未暇致思聖學故也夫聖學者所

以經世故有體則必有用有工夫則必有功效此所以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也禪學者所以出世故有體而無用有工夫而無功效此所以虛寂無所住着而涅槃也故為禪學者略涉作用稍論功效則為作念而四果皆非謂之有漏其道不可成矣聖學工夫則在體上做事業則在用與功效上見故大學首章言大人為學之道提出三在字以見道之所在在在格性在在格物格而后知至善盡性盡倫必止在至善故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善盡性盡倫所以盡性工夫必在體上用體何所在在在人心獨知之中既有知覺

必有思慮思慮略動則必憧憧往來其體亂矣不奈其亂故高者不得不在上乘討虛靜下者不得不在下乘求止息此說流傳既久雖高材明智有所不免往往互相譏闢而不知皆墮其中凡既涉此雖是妙說巧持只是禪宗落空在聖學何與哉縱使道盡躬行妙悟雖或七八分彷彿亦決不是動容周旋中禮而合聖人知止時措之宜也傳之他人決是差誤下稍頭決是不同此等所在其實似是而非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胡安國所謂禪與儒學句句似字字同若在此識得許汝具隻眼僕非敢便謂識得只是自少

妄立此志亦嘗聽諸公講論誤入禪學數十年辛勤磨礪久之始覺其非偶爾有見故見得止字親切方知書詩所云止字及大易所示艮卦之義皆深契於心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故向因諸兄所論而敢云止字足包至善至善不可包止字蓋心知所止則至善在其中徒云至善而不知所止則憧憧雜亂而無所寓惡在其為至善也此僕所以將二止字看得明白上止字雖無體用而工夫全在體上用下止字專指體而言而貫定靜安三字定者心不憧憧而能止也靜者心如止水而能明也安者心隨所寓而能

安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此正對對憧憧徃來者言所以灼然為聖學之心訣也其云忿懣恐懼憂患好樂即所謂喜怒哀懼憂之情者細求人心七情必不可無今欲無之乃是禪學宗旨但於此致精一依天則使發皆中節方為聖人經世之學是非明賢否別貴罰當達道之行通於天地矣不然空無適莫及至臨事意從境起不為莊周田子方之猖狂自恣則為墨氏之兼愛否則為楊氏之為我否則是非不明賢否無別貴罰不當而天下解體矣將何與於經世哉此僕血忱之言惟諸兄其諒之勿徒以虛言相高而謂

僕之好異也

與張僉憲書

向暮承高軒屈顧恙中多簡慢此心缺如也不審
施還何日極切瞻望敝縣清水混水二閘專為城濠
而設原與灌田及通濟無干其委山閘一帶河港則
是從來天設通濟水道只緣清水等閘兩岸居民貪
啗小利欲塞委山一帶河道將東浦一帶開深盡邀
通濟船隻以為私利况黃巖地理龍脉發自邑東方
山惡可深鑿且由十里舖經石湫橋委山閘至西橋
港入澄江實是抱衛一邑腰帶之水實不宜壅塞又

况黃巖太平兩縣通濟舟楫只有委山一處河道若
或設閘閉則往來舟楫皆不通矣此實下情至切
無由上達者今里老呈縣申詳臺下伏乞俯賜垂察
豈勝均感

寄甘泉先生書

縮不類每承教念尤見久要盛德因思當時京國盍
簪及從游之徒自陽明云逝皆在鬼錄今僅存者亦
零落星散而不可覩惟先生巋然若靈光獨奠而縮
亦白髮蕭搔以追隨言之傷心可慨益知自勉者不
可不及時也悵望芳切適舍姪承芳赴南雍謹此并

拙稿上請教

寄倫白山書

去歲施生劉歸道承惓惓及惠華緘厚貺不一而足
極知愛顧之隆自省薄劣何以當此惟執事偉度曠
世知人拔俗必有以深契而厚諒我者綰之感激何
如也山居閒寂事無可告茲二先兄舍姪承芳赴監
先兄止一子臨終舉以為囑幸蒙俯念綰之感激又
何如也

石龍集卷第二十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一

題跋

跋南郭子

南郭子者皆即事物之小者近者以發夫大者遠者其文平實有據不流詭異噫世之作者多矣然必自有所得而後可言不徒作南郭子其真不徒作者歟其言曰富貴吾忘所不及典籍吾老不去也此所以終居物外心無所累諳練既久約而發之有如此者其為自得多矣

題方孝聞先生手簡

先祖舊藏遜志先生墨蹟若干幅有一柬與禮齋者
乃遜志之兄孝聞先生手筆名字下剜去一半存者
一半視之乃聞字之半戶及讀之有漢中舍弟小舍
弟之語漢中乃遜志為漢中教授時所稱小舍弟乃
季弟孝友也則知為孝聞先生者無疑蓋人但知其
弟之可重而不知其兄之可重也昔遜志有云某所
以粗通斯道為薦紳之後者非特父師之教亦吾兄
訓飭誘掖之功也按脩史私錄云先生字希學濟寧
太守愚菴先生長子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輒稽顙
禮䟽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于外祖

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扶而後
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偃偻然守禮益確親戚鄉閭
莫不稱為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子奉尊
撫幼衣食賓祭喪葬昏嫁費用百出經理補葺以身
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學五經
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親睦而
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文為詞理深意遠存心
仁厚接物和恕里中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相率以
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優長通
達世務論議甚偉由此觀之則知世之知其弟者果

未知其兄歟故并著之以俟論世者之有徵也

跋王捨割股詩後

割股非聖人之教不惟三代無之秦漢亦未見也其來起於晉學佛之徒炷頂鬻身世之孝子慈婦往往效之為割股取肝之事噫豈人之情哉蓋耳目之習然也雖然聖人固常以性之固有分之當為者教之何人不知守而反於異端之信耶夫人之孝皆其情之不能已者故雖異端之教難如此者尚肯為之况實無難者哉吾於此益知人皆可為堯舜但惜世教之未明也一坡楊翁作詩記王捨事捨田夫也求其

事雖非中道推其心實可謂愛親真切者矣不謂孝乎澆時薄俗乃有途人視親疾痛患難漫無憂戚視捨相去何如一坡好德悼時宜其於捨喜談樂道之也吾黨又可謂非聖人之道而置之乎

題觀物卷

開化胡用良蚤遊燕冀嶺海間以其所經繪圖為卷將侈其美客有見之名之為觀物徐可大為携至都下請諸薦紳先生各出所見蓋已盡夫用良可大復為之請於石龍子以石龍子嘗為觀物之學者欲為新說以遂用良之道石龍子撫卷三仰青天不知所

云乃為歌曰成象博兮覆載沕日日東出兮復西沒
倏千古兮萬古生不已兮如蟣虱吾生奈何欲觀物
可大默然曰信子之言則世皆不足觀乎石龍子笑
而不答遂書其言而遺之

題大閭楊氏家譜

大閭楊氏家譜乃其祖大理寺正某所脩有宋大史
金長史葉夷仲林公輔王蘊德序跋諸公皆名人皆
與之游其人可知矣或又謂其不妄牽合為可法噫
則是譜之足重于世非但此矣後百餘年同里世姻
家黃綰觀而識之正德乙亥孟秋望前二日也

題華山對雨圖

華山對雨者太守顧公謫湘南時事也古鄞陳曾南
圖以詩之以寫其幽思羈旅之况公以賢才忠智忤
權奄辱而不雪遠而見踈此曾南所為悲也雖然畎
畝鑄舜者也爰里鑄文王者也及凡今古仁賢何枉
不有鑄之者公又何傷而不知天以之鑄公耶公鑄
之於彼乃今用之於此天其有私乎私吾台者非私
吾台也將試之以及天下也吾於此卜諸則荒陬遠
壤陰霾風雨其既鑄公矣

題文徵明詩墨

余每讀文徵明文辭而觀其書與畫為之憮然曰美哉徵明止技邪余曩聞徵明之先君子守温州卒吏忙為賻數百金徵明謝不一顧若恐污其身以垢其先人者噫世有志節如徵明者顧甘心斯技而已也古蓋有不得於此而托於彼以匿焉者徵明豈若人之儔歟吾又不得而知也此卷徵明之詩書寄太守東橋以遺其壻俞商用余故贅于此俾藏之以俟徵明見而考焉

題鄭水部碑狀後

余少侍先君于京邸有同鄉鄭水部者以病告歸行

至杭而卒先君每語必惜之余時不知所謂後二十
年偶與林典卿尋幽漫行郡南平嶺之原見荒丘蘚
碑躋而觀之即先君所惜鄭水部墓也遂與典卿考
論吾邦之士始知先君意蓋有在也今年歲暮余在
郡城有携卷來館者即水部之子視之乃文肅謝公
所為碑檇散陳先生所為狀讀之益詳其平生於平
水部蓋有志為善而不究厥施者也矧予於此又重
有感焉故書以歸之

題喬白石篆石碁子歌後

涯翁酬方石先生石碁子歌大司馬白石喬公作小

篆屬太守顧公刻石以綰嘗遊三公之門故謀之又
令家弟約併錄方石先生和篇蓋墨李謝二公之詞誦
於世矣今兼白岩公之篆豈不益珍哉且篆筆失傳
久矣時有為之亂毫燔頰若刮刷用而不適神韻索
然涯翁始極研究見古篆畫中懸一綫遂爾妙悞汎
掃糺燔濡吃生毫如作楷草獨臻古雅白岩公則師
而闖其奧者也記于此以俟譜書法者况三公勛德
節概又自足相重于世也耶

題倒杖註釋

堪輿家有云倒杖法者即周禮土圭遺意以日喻向

以影喻竿竿立而影倒其倒必隨日所照自然無易
以見山川之融會疑結皆有自然一定之理而不可
以強為也素宗善為之註釋蓋能明此者歟故著以
俟知者

題重刊遜志齋集後

道藏天地散于萬物著于日用豈在言耶非言則不
彰是言所以彰道也有聖賢之言有君子之言有百
家之言有文人之言聖賢之言言其道六經四子皆
仁義也君子之言言其志望道之未究也百家之言
言其術衆流所以異也文人之言言其文辭勝而漓

真也吾鄉方先生者其志大其行方其節廉其辭宏其氣昌蔚乎君子之言也所著有周禮考次武王戒書基命錄宋史要言遜志齋集將以飭治不幸罹變殉義死而弗傳晦已百年先司空與謝文肅公搜校其集而刻之索於山盤水滌不無殘錯訛偽又四十年太守顧公以吾友應南洲趙竹江二子再加刪訂刻于郡齋一代彝倫之矩非徒空言要旨允蹈而足徵若斯時斯人之不遇其命也噫

題羅太守諭民文

甚矣習俗之難變也自大朴既散人騁其私各溺所

安雖賢父兄不能詔其子弟猶以草木為滋味不知鼎俎之為珍猶以厠溷為清都不知人世之為潔蔽陋邪罔甘觸刑辟滔滔皆是良可悲哉故古之君子篤躬以先之明其好惡之歸使皆知所趨然後寓之以賞罰使皆知所勸懲然後可驅而之善善久而浸浸而相化相化而後風俗淳廢一不可也我太守羅公之為諭蓋欲皆知所趨也遂使山海之民知所諭者必不可于必不忍違將求治康乃公之德有足致哉邑社之人相率為詩以頌之余故書其端以俟熙熙更書為天下則焉

題東川集

昔者逆瑾用事，震燄烜天，遠羅忠良，皆以言諱行路，以目莫敢吐氣。獨廷評吉水羅公抗疏直論，無所顧忌，猶孤鳳鳴于羣鷲奮擊之間，左右縮頸，慄不敢盼。咸謂必死，幸得元老陰救，僅獲放歸。予時寢疾京旅，恨不識面，既而逆瑾伏辜，予謝病入山，忽十餘載。真人龍飛，捧檄聯名，甚慰宿跂。未幾公守茲郡，仁嚴條理，隨物間見，信非君子不能也。予謁公堂上，登之與語，各露肺腑，欣若平生。乃出所著東川集及語錄觀之，知公所自得者非一日矣。於是書之以俟覽者。

之有考也

題霍山代卷後

大宰白巖公在奉常，往旅中嶽公祖少司空為給事中時，亦嘗有事于此。舊碑殘泐，公復修之。士林稱異，謂公後先職望光映茲山，非偶然者。綰獨不然。昔孔子作春秋，譏世卿。孟子論故國，以世臣為重。孔子譏者，謂不足以繼述。孟子重者，謂典刑之有存也。司空以端脩重雅表於先朝，今公又以清溫之德為國重臣，蓋可貴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獨茲一事乎哉。

赤壁圖跋

讀赤壁二賦信哉東坡為奇逸之才有凌駕千古之
氣然猶惜者不免于功利之心豈家庭學術之染有
以蔽之耶或曰東坡不幸不遇無以盡其才或又曰
幸而不遇故不見其偏之害夫然遇不遇皆不足論
才之成不成實在我之責故人貴自成而尤貴乎擇
學術之端也太守南濱先生曩予同舟北上論古今
人物優劣每形欣慨各求勉戒既而出處異跡南北
不相聞二十年矣迺今始會于毘陵先生置酒酌予
出赤壁之圖與衆歌于几上予覽復有感書訂久要
更求益自勵焉

讀鄭少谷詩

閩中新刻鄭少谷繼之詩末卷有哭朱白浦侍御詩
云哭友魂初返兄今復訃音杞憂元不寐顏樂祗須
尋江海投膏意乾坤攬轡心成言俱寂寞勝事竟消
沉邦國賢豪盡關河涕淚深瓣香與絮酒咫尺吊山
陰即繼以憂字為題詩云擬將新句詠銷憂味罷重
增雙淚流柱下朱郎成永別江東黃尉竟何求青袍
事紫悲三試畫省風煙感四休搖落江山客途裏石
門脩竹夢林丘少谷予知己友也其謂黃尉者蓋指
予也少谷志欲以斯道康濟于世嘗與白浦期待及

予白浦又嘗薦予予被命之日少谷寄書拳拳以此為言故於白浦之歿即念及予也豈意少谷亦絕筆于此予竟遂去讀之悵然泣下故書以誌之丙戌二月晦日石龍山人綰識

鍾石山房詩引

橫林大溪之上有石突起若鍾費子結屋后顛大溪曲屈三面抱石而流又外環靈山鷺湖芙蓉五峯之奇費子讀書其間於是鏗錡之音日警于耳崒坳之容日壯于目泓澄之色日滌于心費子乃起聖智與遊於是精會神融千古莫遁費子遂攸然而得頽然

而化楚爾乃出復觀上國擅詞林將之白下眾自異之皆為之歌予聽而善之乃鳴缶擊筑使反和之眾皆歡曰是不可無紀故書之歌端俾刻于石

題唐仲珠西白卷

崦人唐仲珠家傳堪輿以其術謁陽明先生先生進之于學而術亦以攻仲珠乃以學問予予聞吾鄉國初有葉拙訥先生少失學年三十居父喪始集喪禮因讀小學凡讀不為章句必思其義而實踐之遂成篤行之儒迄老謂人曰吾平生於小學之言無一字敢愧之先生肥遯授徒故吾鄉曩昔風俗之厚未

必不繇此也今仲珠學于陽明先生之門既已習聞
良知之說當知良知之所當致者實不外乎日用彝
倫之間則當知小學之當急務者又豈有外于良知
者乎予故以此勗之蓋欲仲珠求其未足以為他日
越溪之拙訥西白嶧山仲珠祖居所在因以自號陽
明先生為之書於卷端予故附其辭云

知罪錄引

予疏草私錄名之曰知罪蓋予食君祿見有不可於
理與分當言者憂之不食或繼以不寐輒疏而
皆不自知其為罪也既而人有以罪予者予亦不得
以無罪辭雖然又豈予之得已哉故錄之以著其罪
以俟天下後世之知予罪者而并以有關素履之言
附焉其心一也

諸葛公傳引

縮少慕武侯而學之恨無以詳其平生且恨陳壽作
史不足知其心偶於故篋中得南軒張子所著傳讀
之甚喜然猶有未足者故別為諸葛公傳以便尋繹
先師謝文肅公及前輩夏赤城先生見而識其端今
忽餘一紀回盼追惟可勝慨哉

題應天成悲感用

正德辛巳予訪友人應天尋於永康之壽巖過其居會諸昆皆朴茂若淳古長兄曰天成尤謹飭予雅重之固嘆應氏之盛忽閱十餘載諸昆相繼凋喪天成亦逝世一日其子兼持其墓銘挽詩之冊視予讀之而悲迺為題曰悲感蓋予方慨世風之衰而懼後時之下况重以代謝之感其為悲也能自巳乎

題先文毅公與齊立齋先生書詩後

予嘗觀風俗之於世運厚則一時皆厚薄則一時皆薄匪由氣數實人事習染使然也予又觀高曾以來凡在姻朋僚舊閱數世其情猶一日而未嘗有薄者

及于今雖姻交僚好之方新轉背頃而楚越不謀矣不獨一方一家天下之勢皆然也語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斯言其諒哉今讀先祖文毅公與天台齊立齋先生詩及手書益可見矣蓋立齋之父駕部先生與先曾祖職方府君為同僚故先祖以此遺之而詞意深確篤至如此想見其時風俗惡得不厚立齋之孫河內訓導獻之以詩與書裝為卷請予識其後予撫卷不覺泣下此實予子孫視為儀刑者豈獨齊氏之當珍藏而已謹書以歸之

題高宗呂卷後

予昔抱病山中少谷鄭子自閩來款與語聖人之學有契與予曰惜乎高傳二子不獲共聞予問為誰曰高毅宗呂曰傳汝舟木虛既數歲少谷子下世以遺孤托諸二子而二子間關險巇不顧患害翼長其孤乃有存亡易心者將弃二子以快其私二子處若固有弗以自摧又數歲鄭氏家難迭作有司有反其好惡者佑淫以虐柔良鄭孤不能自存流落天涯高宗呂跋涉冰雪追踵至山中時以歲暮予以太淑人襄事在疚宗呂指鄭孤視予悲不能語予亦泫然為之慨曰世衰俗漓人惡衰歎而樂榮盛見害則避見利則趨滔滔天下皆是孰能視亡若存守其信義我不以危難久近而少變有如宗呂者豈不為君子者哉豈不為君子者哉遂力疾以語少谷者語之宗呂欣然有省携鄭孤而別尚期與木虛同來書以贈之

題族兄南溪挽詩冊

予始祖都監公緒初居莆陽涵江五代末遷居吾台洞黃莆陽始祖則桂陽刺史公岸都監公八世祖也故在莆之黃凡為刺史公孫子者皆予族也江海相逢仕宦相值必往來親愛而無間也德府長史南溪

先生科刺史公二十五世孫予都監公十八世孫視南溪為昆弟南溪沒且葬墓木拱矣其子文潛持其冊曰南溪挽詩者視予為之泫然曰斯人也信可哀矣矧予猶同祖同宗者乎夫挽詩之作有誠偽苟其人德無可稱而強為之者偽也苟其人德有可感而自為之者誠也蓋予與南溪相遇必親親之必洽非一日矣故予之知南溪亦非一日矣南溪實厚重長者言貌恂恂能容忍而懷忘不形遇人無親疎必盡其誠其在官在家皆有可稱述者故曰斯人也信可哀矣斯冊之作皆其誠歟予故為之泫然書以俟知

言者之有可考且以訂其宗次以敦宗盟云

題王氏三節婦冊

臨海錢介夫持王氏三節婦冊來視予展而讀之曰此吾台之懿觀也豈徒王氏為榮已哉蓋三節婦其二曰趙氏皆日溪師古先生之女也歸王氏兄弟宗孝宗制早死二趙氏同矢志孀居並為節婦予嘗聞日溪先生始刻正學遺文二冊其惓惓歎惜忠義之意可知以是父也宜其有是二女也其一曰金氏乃宗制之孫漳繼室寔介夫之外祖母也金氏無子止育一女撫其前室之子猶已出以守志厥女嫁錢氏

生介夫嘗從予游焯有譽聞予觀南郭子叙節婦引
斧自戕用沮他適之議噫亦壯矣以是母也宜其有
是孫也惜平有司不以時舉俾三節婦無籍于朝
且予又聞桐城陶氏四節婦皆於歿後舉旌門之典
他日良有司有援陶氏故事為之請樹焯榘表厥宅
里則三節婦者又天下之懿觀也豈徒吾台為榮已
哉庸書諸冊以俟

書寶一官箴陽明先生三劄卷

道無精粗大小惟深造而自得者則隨所遇而徵而
動而變而化也予觀陽明先生與寶一官三劄所
語皆家常小事然而情理孚當則徵矣寶一官及里
社貧負議姻諸人皆信服奉行則動矣寶一官表章
于卷諸士友皆題識而服膺之則動且變而化由之
矣予觀訖撫卷三嘆而書之

石龍集卷第二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石龍集卷第二十二

傳

林節婦傳



林節婦金氏小坑金天祐女珠溪林宗權母也金林
 二氏皆舊族小坑珠溪故黃巖南鄙今隸太平節婦
 年未三十而寡獨懷孤稚方八歲稍長遭忠臣王叔
 英事起坐親黨謫戍隆慶節婦低徊赤立惟姑在堂
 父母憐之曰汝之不他者猶望此孤兒今戍萬里其
 生死莫測欲誰守乎節婦曰吾豈不思與兒偕行但
 不忍斃其老饑其鬼然人異於物者必有此心也父



母愛我何忍使我亦物也或夫有靈兒獲生還吾笑
歸地下見夫足矣縣官以女戶立籍掃地翰影內外
子立敬盡事先孝盡事姑姑死葬之蘭泉織紵以供
賦後林氏之不償者實賴焉久之子以癯老放歸母
躍執子子舞拜母投血嬉笑如隔世拜見者未幾節
婦就木其子復完家室乃作景節之堂以昭其德鄉
先哲葉拙訥程成趣林石盤皆爲紀述予故稽而爲
之傳論曰古貴節婦賢於烈婦何也豈不以巨痛一
時之易畢而持循歲月之爲難也想夫寒燈孤幌春
雨秋虫人情不堪金石或變而能秉心一致之死不
與可不謂之尤難也哉

王翁傳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淺彩作禽虫蔬果華艸間出
山石林藪莽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憩或嬉或色或聲
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茆
屋竹樹雲氣點逗人物洒洒益可翫於手技耶臻斯
也予每見翁作人甚珍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
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耽耽若有事嗒焉

似忘揮而迅注而留衆妙翁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
於乎此翁所爲妙也可觀哉故爲傳示其子翁諱乾
字一清初號藏春更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既死尺
幅人罕之論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生予初
不知其說既而觀王翁操觚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
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
翁盡哉

林府君傳

林府君諱瑄字士輝號五峰台之臨海人也以氣自
雄不妄與人非衣冠不行里巷好義喜施與人謀無

踈戚必盡誠自爲諸生能執義範其儔每爲師長郡
守所重塞于命不獲一第顯庸於時晚始以貢爲建
州司訓嘗攝建安縣事興作工役不擾于民當道有
索謝之不應適白水洞盜發防禦有方急調兵糧旦
日而具上下皆愛之在建幾九載偶疾輒棄官家居
絕跡城市卒年六十有七子四元叙元秩元倫聯發
解元顯未第元叙嘗遊陽明王子之門方勗志聖學
以帥諸弟云論曰元秩常語余先君孝友出於天性
先祖將終召諸父析產先君退然慰以母苦後竟以
其居讓諸伯於乎昔晉王祥以孝友起家其後江左

衣冠盛于天下林氏其昌與矧今元叙有志聖學者
手

二張先生傳

先生諱璣字士璇號存心少孤力學嗜古性至孝容
肅氣和言必忠正接後生必教所以立身嘗游靜學
王公之門公與正學方公不幸同死 國難親知不
復敢稱引惟先生能不失故步以歲貢入太學嘗持
部檄督宣歙等州筆竹謝絕賂遺楊文貞公在內閣
以靜學故詢知召見以語祭酒李忠文公忠文歲割
俸贍之授定州同知居如僧舍誠愛入于民心而其

嚴正莫敢犯內艱去拜起移涿州其治涿如定有地
數百頃以稅重而廢奏減其稅使耕之至今懷其利
善政纍纍不傳者多矣秩滿遂老行李惟故簡敝裘
百姓擁哭不得行同官憐之醵金贖追候數百里竟
謝不受呼爲乾張故有田八十餘畝易爲官資及歸
破屋僅庇不問有無年八十三而卒子七人六皆天
惟末子鄉人稱曰木菴先生者在木菴名尺字守度
年十四而孤時故居以易益不自存族人使爲釋童
木菴曰我固儒子飲水讀書奉先志斃足矣爲人錄
文字躬樵蘇以給浙江布政使秦公敬涿州所遇士

也。行部至台，與其墓召木菴為椽吏，固辭厚遺之，亦弗受。問所欲，曰：讀書。秦深賞歎，俾與其子同學。後歸，隱不仕。涿州垂沒時，求一綿襖，弗得，感痛遂終。身不衣絹帛，結數椽，復鬻之，鑄父墓碑，慎交遊，接物以誠。鄉先正若復軒逸老方石諸公，余祖司空咸稱其清標雅德，實老前人。前後郡守山陽葉公贊、姑蘇顧公璘，皆禮之。顧又榜列以風六邑。今年七十有九，無嗣。論曰：吾鄉自徐八行父子一德，至今復有二張相繼，廉白信自力，繼志者難也。余讀詩至伐檀，未嘗不撫卷哀其志焉。二徐無後，二張亦無後，此天道之不可

曉者悲夫

高節婦陳氏傳

節婦泉溪高端表妻長沙陳氏女也。五世祖某為四明同知，少嫁于高姑。老家貧，養常不給，必求其奉。雖菽水亦致其誠。越七年，夫死，一女甚幼，遺腹方五月，哀痛不欲生。既而生子曰慰，吾恨者在此乎，可不死矣。事姑愈謹，數歲姑歿，盡鬻其產以葬。居喪，築戚人益不堪，有諷他適者，遂以死誓。自此縞衣素食，不茹葷，不被色服，不為慶事。治家循理，有法，戶內無叱咤聲。晝夜績紵以植家業，教子與女皆成立。年六十，清

并理葉久卷文是卷
十可載的冬異文
校以爲勝蓋先生改
定之化此系初稿

苦之操愈堅一甥幼失父母撫之成人不異已子甥
姓黃名某縮之再從叔父也請爲之傳論曰吾鄉端
女之操獲昭管彤雖不無然幽沈溝壑抱志以歿身
者豈少哉若縮姨母鮑氏族母二陳氏花塢趙氏婢
阿桃及節婦而世典咸漏真可慨也故類著之以俟
夫君子

靜學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諱元彩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少孤隨
母嫁陳氏故亦稱陳氏居亭嶺今屬太平洪武中爲
僊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陞翰林脩撰與

正學先後被 召或云正學薦之上資治八策曰務
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
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
穢抑鋤強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急於去疾或傷
其體膚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宜變其血
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初在漢陽
聞正學被 召貽書曰子房於高帝察可行而言故
高帝用之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
何不得間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於文帝不察而
易言且言之大過故絳灌之屬得短之此賈生不能

用其才也入 朝與正學期身致三代未幾 太宗
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學死之先生募兵廣德將
進遇尚書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為遂退館于祠山作
絕命辭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難周粟豈不佳所
見良獨偏又書其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
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以辭累金置道士棺中夜沐
浴冠帶經于庭柏月出犬吠阜隸啓戶視之則先生
死矣道士以其棺斂之葬于橫山道士姓盛名希年
黃巖人阜隸上其狀妻某氏捕死于獄二女死于井
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士奇為布衣主塾漢陽村

落先生行部偶至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
聲乃入其塾視之文貞避去見案上詩文題曰此公
輔器也及邀致薦之及讀文貞他文曰予素與先生
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
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
中何幸遇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
學聘為訓導不就則鄉老所傳及簡所云乃漢陽時
事府學之聘蓋亦先生薦之至入 朝而又薦之又
云鄉有張璣者嘗遊其門正統間歲貢為 國子生
文貞詢其後鄉吏引見待之甚厚後為定涿二州同

知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其人使教之久而無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抱之痛哭以金若干與而遣之不知所終孟範後為治中亦云文貞薦之弟元默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鄉有金寬者識之告太宗捕斬之剉其屍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論曰先生與正學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卒皆無成殉義以死及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而遁死果天命然乎人事然乎余於是益感君臣

相遇之難又益信 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為之三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深遠矣

黃節婦傳

節婦陳氏彥道黃府君妻也節婦年十二招彥道為贅壻時未可婚勒之事田不堪辛苦潛去具松酒肆為傭聲影不聞或謂飼于虎或謂葬于魚腹人皆謂已死父母欲嫁之有同里張姓者請再委贅節婦聞之泣不肯父母欲強之乃自縊垂絕叔母李氏覺而抱救之曰女待黃誠是誰可強哉乃剪髮誓曰生不為黃婦死必為黃鬼衆知其志不可奪遂聽之居十

二年彥道忽自吳松歸遂歸我黃氏又七年而彥道
死生二子家貧無所賴猶有他言者嘗曰若非人耶
今可有是哉衆不敢語織紉衣食長其子以立其家天
性溫良尤克勤儉又能周人之急有田家夫婦俱死
只遺一女始抱將為子息既而思曰我鞠即若已出
豈宜為婦遂以奩粧嫁之彥道於綰為從曾叔祖世
居太平之洞黃孝友都公之十五世孫節婦族在車
路祖父皆田舍翁節婦卒年七十有四贊曰易云恒
其德貞婦人貞吉從一而終節婦之道蓋有得哉雖
然初要以言未及恩義凡人孰不為可嫁而即斷死

以守始終不易且父祖田翁畧無前聞處已揆物悉
合矩矱其質美何如哉然而厲俗不及噫可慨也

古迂先生傳

古迂先生姓陳氏諱杜字直夫越山陰人祖珪坐革
除黨人成交趾父簡內徙京師生先生幼嗜書家貧
嘗借錄于人不專記誦而求實踐舉進士燕山岳公
正一見而知非凡士乃薦于大司馬王公竑將特用
之謝曰同年皆未選獨先美除豈所安哉岳益重之
既擢南京御史憂曰今政事日弊御史之當務者何
限不知所務何以為御史請改選不獲編脩章公懋

黃公仲昭檢討莊公杲共論鰲山事觸諱調外任先生歷疏其忠獲改內職又論荒政及論陳文謚法未當悉見施行又進網維治道六事一曰勤聖學二曰明賞罰三曰變士風四曰汰冗官五曰重臺諫之選六曰均內外之任不報散賞江淮還至儀真聞父喪官邸泣血步行數百里不息有司強與之輿不受及歸葬廬于墓側既釋服創祠堂講宗法藩臬及四方知名過者必造問皆得益至京例留北道以母老求南便養金御史忠言事謫戍遼左以妻子為托先生受而周旋之且教其子祺卒成名士御史謝文祥以

論大臣失體謫官給事中董夏御史胡深以論銓法不公被杖先生連上章論救之又論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及成國公朱儀等不堪留守及論庶官常祿不宜折豆識者皆謂知體居母喪守禮廬墓一如曩昔起復補河南道御史上遣中使汪直往江南取花木先生論止之未幾陞江西僉事首以劾駐息訟為事寇聚嶺北督兵討平之廣東布政使陳公選為管市泊宦者所誣詔械京獄幽閉舟中至江西而疾革先生往視之守械者不可先生剖門輿至故人張公元禎家共治藥餌既卒以禮斂而歸之為總服者

三月遂乞致仕時年四十七生事蕭然閉戶讀書不入公府祠墓之外不問他事構亭清江之上曰鷗沙日坐其中若將終身尚書張公悅特薦于朝先君時典選部屢薦于家宰欲為憲使不可補福建僉事上疏辭謝而公檄及門廼出梳滌宿弊禁止暴征按指揮陳鎬等七人賊罪輿情甚快會赦疏免屯稅民咸惠之分巡漳南遇旱禱雨輒應民擁謝之先生曰天也吾何與乞致仕不報陞河南副使唐王府誣奏民占欽賜莊田遣大臣與中使勘其事下先生訊詳曰若為欽賜當有璽券若無即民田也惡可

奪竟歸諸民王讎之不顧河南奏饑孝廟特出宮羨金數萬遣大理丞吳公一貫往濟屬先生講民利害別官淑慝先及無告招集流亡給牛散種緩刑弭盜無不盡心全活殆數百萬具公上其功孝廟勞以金帛趙王堯先生入臨至門闈者奉幣請服曰朝制諸王無服臨畢長史請宴曰今非宴曰世子降階曳留曰世子喪主請無失禮既出長史以世子饌幣來饋先生以禮責而歸之都御史林公俊薦以自代冢宰倪公岳舉為大理少卿俱不報嘗署提學帥先古道考校有方習為變累疏乞老巡撫孫公

需與巡按交章論留之。又請加褒職，俱不報。先生無素積，俸餘不及百金，悉均宗族。先生平生狷介，特立忠孝，自盡教子弟，必先孝。第爲人交久而益篤，信古好學，老而不倦。沒二十年，浙江提學劉公瑞舉祠鄉賢。縮久知先生于過庭，恨不及識面，故爲論曰：世有色莊取仁，壟斷希世，矯利于人，咸稱爲賢，以視孔子所謂幸而免者，相去幾何？若先生正道直行，邦之有道無道，已之窮通，得喪始終，一致其處心可辨矣。然其清不爲激諒，不爲訐斯，爲粹德君子，而世何難能也。

曾翁傳

曾翁江西吉水人也。諱德，字伯崇，號鈍朴。其先南豐人，後徙泰和，居五世而徙吉水。其六世祖曰申伯者，生首堂省堂，生竹隱，竹隱生如心，如心生禮元，禮元生梅隱，美丰儀，好學問，蚤涉艱危，備嘗世味。生子五人，以和敬稱于鄉，而同爨者三世。翁父紹庵爲梅隱長子，翁則其適孫也。承其世德，敦龐雅重，度越流俗，遁身畎畝，祗服耕稼，間出賈於荆漢之間，克敏作勞，盡其子職。諸叔皆爲私蓄，獨紹庵不介意。至兒女婚嫁，或不給翁，則悉力營辦，以慰其心。諸弟或以地訟

翁即割已地使相易以釋其訟他日祖父既逝兄弟
析居而荆漢之賈爲人所逋貸其地水旱民多饑餒
即投券棄之徒手而歸家適廢落亦晏然不爲尤怨
其子存仁爲主事言事被謫及其復官並不爲欣戚
曰命也惟正斯吾子也及受封誥獲如子官人多
以此榮之翁翛然不失布衣之舊存仁今爲主客郎
中達到未可量也請爲傳故爲之傳論曰君子之道
廣大而不可以器量也然世降道漓人鮮完德苟能
以義爲質約以爲守則亦寡過也矣若曾翁者不尤
諸叔之私而身營婚嫁以終厥父之讓又能輕割已

地以釋昆弟之爭捐其資券以恤他人之困甘居貧
匱正以望子不以冠冕自多榮枯嬰情以視知義守
約豈不優哉而猶不爲君子者乎

少谷子傳

少谷子者閩人也姓鄭氏諱善夫字繼之少負才名
不遇師友學凡五變而始志于道就其所履考之可
謂今之豪傑非邪蓋少谷子初業舉子欲從今世成
功名乃自忤曰舉業足盡此生乎遂克意爲詩文將
追先秦莊屈唐杜諸人之作研求步驟既得之又自
忤曰文辭足盡此生乎遂慕東漢以來至于南宋高

每疑其久居其地
十可載歎多異文係
改定之也

人逸士孤風遠韻之可激者而追蹤之又自排曰風節足盡此生乎遂慕西漢以來至於盛宋將相名公鴻勛盛烈之可垂休者而從事之又自排曰功業足盡此生乎遂慕堯舜以來至於孔孟脩已經世之可參立者而尚友之曰道在是矣吾將沒身於是乎昔者歲在壬申予官後軍知未足於道將隱故山求其志少谷子爲戶部主事督稅吳江之滸墅予過而遇之握予手與語竟日而別別猶眷戀曰吾亦自此遜矣子不我棄其將訪子于天台鴈蕩問字予歸六載歲在丁丑而少谷子果來遂與坐凌峰步石梁倚天

柱面龍湫倦則歸紫霄卧予所居謂之石龍書院者時天晦大雪浹旬不止人蹤盡滅予晝伐松枝夜燒楫拙與少谷子對坐劇談堯舜以來所傳之道六經百家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律曆之源流及二氏之所以同異極于天地之間無一不究少谷子亦盡出其平日所著述者以質予又貽書其友孫太初高宗呂傳汝舟諸子使之遜志而同歸故太初之逃老歸儒皆少谷子啓之也少谷子又自謂平生知己莫予若者但恨相遇之晚遂忘形而不忍去予兄芝谷主人因爲少谷亭以居之南洲應子亦來會凡數月而出

至台城台守金陵顧公欲重勝會乃作玉輝之堂以延之少谷子時以起疾將趨朝予乃與南洲子送之渡錢塘而還少谷子又與予期曰吾爲父母贈與未獲有此行行當不遠再訪子于茲山以共老焉少谷子入朝爲禮部主事陞員外郎三載考績乃推封厥父母武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欲東幸泰山遂從南狩廷臣莫敢議者少谷子特爲疏論其非禮并指斥權奸之所以逢迎及狩游意外之虞詞極剴切率群僚共上之武皇怒杖之闕下或死或竄或削籍爲民者而少谷子瀕於死者亦幾矣既

而告歸果再來山中又同入鴈湖湯登天台卧于龍湫華頂之間糧絕殺盡則掇山花乞僧糜以食者各旬月而去既而武皇晏駕今上入繼大統予與少谷子先後各被薦召少谷子則貽書於予曰今上冲年百無玩好一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日所急者知學之臣以講明古帝王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然後可以責成唐虞之治今日四方徵召多是丘林冲養君子今日所闕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直宜處以論思之地勿泥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信附使有道君子得

安其位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不見於今日也既而聞朱御史白浦之卒則爲詩哭之即繼一詩題曰憂其詩曰柱下朱郎成永別江東黃尉竟何求黃尉指予也以白浦嘗薦予故於其卒而云云其於斯世吾人之情之責望何如哉予出陞南京都察院經歷攜家過越聞少谷子陞南京刑部郎中未幾改南京吏部郎中有書期將至越訪陽明先生先生聞之喜留予候之月餘不至予至金陵而少谷子訃至訃者曰少谷子出經武夷陟絕巘闖陰洞不知其疲且襲寒醫誤用藥遂病革速輿歸至家二日而卒

卒年三十有九乃歲癸未臘月晦前二日也發其藏蕭然無所有歛而葬之者皆福州守汪君文盛別駕陳君鏞之爲也少谷子器度溫厚而剛果超邁而淵密清介不爲激抗貞信不爲諒執皆天資之近道者也視其貌瀟灑清曠碧鬚蓮目若神僊中人至其自勵實足如粗糲耐煩勞馳風塵其取與可以謝萬鍾而不顧揮千金而若芥其與人交小而一語諾之間大而死生患難之際未嘗或爽又每有千里命駕而不失鷄黍之期之風其處家弟妹七人少孤撫之成人而竭力爲之婚嫁又以其田贍族母及姊妹之孀

居者又舉母黨之不能葬者二十二喪其居官澆弊則寬商船之稅而不虧國賦治強猾之罪以惠于良善禮部則毋執典秩以贊于其長如論曆元歲差之未定日月薄蝕南北分秒之難齊皆鑿鑿有見足發古人之秘誠可謂超絕古往出乎風氣而不可一世一方之士目之若使天假以年充之學問其於中庸之由禮樂之文進于聖門誠有可觀者矣惜其壽不永齡未見其止而止于斯已也所著詩文有少谷集者人以鄭詩鄭文稱之刻行于世又有某集某集者則錄而未行配袁氏子男二長曰鳴梧次曰某天女

二長曰某適進士林應亮次曰某適某人應亮以子與少谷子相知最深請爲傳乃述而論曰古之聖賢所以濟非常之業立萬世之極者固其天資之絕人亦其有志而又有師友之成學問之功有以致之然則天資也立志也師友也學問也于人可缺一哉世有如馬遷賈誼陶潛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皆天資絕人惜皆無志于道又皆不遇師友之真講明聖人學問之功故其所成僅止于事功風節詞章而已又如慧可惠能馬道一呂巖張平叔白長庚亦皆天資絕人生不逢時厭世溷濁而逃於釋老

而已他有所有志者又皆天資有所不及所以斯道之未大光至治之未大明也豈非世運氣數使然乎今以少谷子天資之美而又有其志蹉跎于世五變始有所聞而又遽止於斯其爲斯道斯世之慨之憾又何如也噫

蘿石翁傳

蘿石翁者不知何爲人也姓董氏諱雲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其先汴人始祖曰健爲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家於澈浦其後曰仲真者遷海寧之錢山澈浦世隸戎籍其兄源長當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澈

浦初學爲詩不解隨俗營生業獨好吟咏遇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竒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愕可慨可慶一於詩以寓之家徒四壁一毫不入于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游往來賡倡遇佳晨輒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返放浪于形骸之外凡所欲之或衝風雪或冒零雨或乘夜月雖豺虎交前鬼魅伺途衆不能從亦獨行孤往不顧吳越好事家每懸榻俟之乃紀爲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不計囊橐有無兄貧則捐已產粥以給之海寧

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鄔魯者以田易值易畢魯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死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亟稱屢嘆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趨聽數日乃悔曰不爾可稱人手遂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游聞皆笑之但曰吾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且讀內典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乃喟然曰今日客得歸矣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又號白塔山人澉浦

廢寺有鍾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貨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屬續之日視口早晚曰吾其歸與又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信爾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目其子舉人穀以予與蘿石嘗有一日之雅乃以九杞山人許台仲所為誌寄王宗範請予為傳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品各不同其事每不相為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一之其志其為其品始定若蘿石翁者始嗜吟詩習之垂老晚乃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欲為儒學既而又逃釋老遂以歿世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為何

品者也雖然就其所至而言則羅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其賢於人也何如哉

李節婦鮑氏傳

節婦姓鮑氏諱允勤溫之樂清揚川里人家母太淑人姊也父諱恩號簡菴厚德博學舉正統丁卯鄉薦授夷陵潁二州知州皆有遺愛母趙氏有慈德節婦生而靜淑年十九歸太平庠生李嵩嵩性輕鷲驕懦少不如意輒恣罵擊節婦辭色自若事之愈謹嵩溺愛一婢因惡節婦乃欲其死用巫蠱術以破釜鐵若干片硃書節婦庚命擇煞方釘埋之以詛節婦或告

之節婦弗信曰惡有是哉越數歲嵩病躬事湯藥手掬糞溺不怠又禱諸上下神祇請以身代嵩病危見鬼物日來撲執恐懼自鋤出所埋硃書鐵片畚置墻陰節婦見而知其情乃持告其母丘氏乃大怒呼諸子婦告之曰輕薄子如此絕行命必不長且待媳婦如此之薄若死媳婦必不俟七七之終而嫁矣既而嵩死節婦時年二十四乃斷髮自矢曰吾夫薄行乃其自失一醮之恩乃人大倫惡可因此而有二心遂守志終身丘氏以嵩死無子只留節婦田八畝歲食或不足則躬織紉以自給事丘氏克盡孝敬無違年

七十九而終鄉閭遠近咸知其節屢舉旌表竟以寡
力沉沒噫可慨也論曰世衰俗偷民喪日喪其於父
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間順之而合則無不厚逆
之而離則傾陷相賊無所不至於此而不失常非至
仁君子其孰能之節婦遇薄倖之夫處笄匱之極猶
勵志守節不負一醮之恩之死靡他視絳衣谷風所
咏嘆者誠異世同軌若原其情其處豈不為尤難哉

石龍集卷第二十二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三

行狀誌

謝文肅公行狀

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少警敏能為韻
句年十四其叔父逸老先生授四子毛詩輒悟大意
將冠遊邑校與縉先大父少司空友大父樹立堅特
罕比獨先生相與砥礪慨然以古人自期天順己卯
發解第二人甲申登進士第與今少師長沙李公大
司馬華容劉公同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益肆力學問
學士末新劉公莆田柯公典教皆深器之成化乙酉

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賜銀幣陞俸從六品癸巳
被 旨校通鑑綱目先生因指歷代得失為疏數千
言以進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
書不能推之政治因論時政之失宜求賢講學見諸
行事不為二君之徒好甲午被 旨入讀中秘書條
上西北備邊事宜略曰河曲一方近失聲援夷狄伏
為窟穴夫大河為關輔之限而授降東勝又大河之
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
况延綏經榆林至寧夏二千餘里列堡二十有三馬
步軍二萬三千有奇老羸半之是以徃歲寇掠如入

無人之境東自孤山柏林諸堡中自平夷懷遠諸堡
西自靖邊清平諸堡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
安邊諸處直抵環慶花馬池諸處直抵固原以至土
門塞門山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 朝廷久為搜套
之策疑而未決及此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
夏以為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
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守其不攻者策之上也
又曰今用將帥皆晚唐之債帥也戰沒者士卒而名
數不聞克捷者士卒而賞歸權勢刻減之暴辦納之
艱怨塞胸腹得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用乙

未秩滿陞侍講入預 經筵反覆推說皆人所難言
庚子丁外艱再罹內艱守禮如古壬寅終制謂人曰
初心冀祿爲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明
年癸卯吏部趣起復堅以疾謝捷門讀書暇則侍逸
老登眺方巖鴈宕之上仕進之念泊如也 孝皇初
新庶政於是廷臣交章論薦會修 憲廟實錄 詔
起之先生未決大父與長沙公貽書來勸遂行入
朝供事兵館書汪直王越開邊事最直庚戌陞南京
國子祭酒以廉節爲教士皆刮條有以請托自愧者
又疏上國學事宜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

復會饌均撥歷其論祀典略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
瞻仰教化之原龜山楊時程門高第實行延平之派
新經之闡足衛吾道而不預從祀臨川邵公吳澄生
長於宋而顯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夷夏古今大防
忘君事虜跡其所爲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
臣固不能無惑况二人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
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疏請致仕不許明年辛
亥仲子死先祀無托遂致仕諸生以狀歷部臺請留
且疏留于 朝先生嘗抑諸生之納粟馬者至是舉
則多所抑者一時薦紳榮其歸皆祖于郊外家居幾

十載惟讀書求志日不少懈勢利一毫不嬰于懷天下之思其人想其風者皆謂可望而不可即而薦者益力 孝廟於是深知先生欲大用之戊午會國子缺祭酒吏部以先生名進 上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兩具疏辭疾長沙公在政府貽書諭 上意乃行次越得疾徑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力求致仕不許又疏投台州府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潘府言當速起以盡正人之用使者拜至有司勸駕吳世忠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

命其為教如在南雍時地震 詔諸司言事因上章論維持風教四事而論黜吳氏及納粟馬之害尤切連疏乞致仕六館師生上章乞留廷臣吳世忠張芝吳薜薦益力被 旨不允癸亥 上命會輯通鑑綱目并續編為纂要先生為潤色官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說皆有據任職三載念祖母趙氏守節未白俟滿考請以本身 誥命易為趙氏旌表例死者不旌上特破格行之仍給 誥命既而復疏乞致仕半歲之間疏凡五上辭署印至再四 上皆以溫旨勉留又不能奪方許養疾命驛歸俟疾愈以 聞正德戊

辰吏部上其名會權奸用事遂令致仕先生歸六歲
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六正德庚午二月二日也有
司以 聞贈禮部尚書 諭祭 賜諡文肅 命進
士桂萼治其葬葬其里賜畧大夢山之原先生性孤
介簡朴無華節操堅厲慎取予有防畛晚始寬涵有
內居常坦坦雖庸人孺子得親之及遇事則斷斷一
定不可奪志耻温飽布素䟽食將以終身嘗曰吾無
他長惟安分知止而已故其平生不吝義退不榮倖
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
揆已奮而決去此其出處大節本末甚明夫豈偶中

幸致者前時學士大夫務希世進取巧躋捷攫揚揚
得計由二三君子天下乃始貴名節尚廉耻嗚呼先
生志不究才不盡用澤不加於民惟流風猶悚動後
世先生之功可少哉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之輸常
爲祭酒故有先生獨不然盡籍貯于公不私銖兩乃
措之廢墜如南雍構二樓庀故典刻板北雍增號房
寘官廨修 文廟開廟前衢奏均屬官與諸生之貧
者有餘貯之以需會膳之復行諸生至館用賂教官
謂之班錢爲禁止之又捐已阜銀以振教官之廉者
平生不喜與內侍往來在纂局有內侍之執權者每

設食恭禮丐一言不可得見義必爲先公有遺田若干畝斥供先世祠墓祿食稍贏輒買田代之分給諸弟置家塾資宗族貧葬又買田分諸姪而又躬方巖書院築牛橋閘與贈親故婚喪患難之不瞻者鄉郡先哲行義著述靡不蒐輯表闡或求其祠墓繕之老居田里有以自樂每聞朝政改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未嘗不感慨深嗟而掩袂也於書無不讀其所爲文甚多尤長於詩蓋其精識絕人論議歸于一是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 國朝名

臣事略尊鄉錄赤城志及文集詩集論諫錄總山集百餘卷先生裔出晉康樂公宋經略使鞅始遷黃巖縣學西元末高祖孝子溫良再遷桃溪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即節婦考世衍封編脩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贈淑人從叔父省寶慶太守所謂逸老先生及其弟玉城山人績皆以學行重于時先生娶陳氏繼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天興寅側室焦氏出女二長聘綰叔父從俱天次適金忻孫男一必祚興義遺腹子以蔭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綰

竊惟早歲受業受知先生特深世契尤篤非綰無以
據其詳故必祚以遺行見屬義有不得辭者謹為狀
以告立言君子庶先生大節百世之後有考謹狀

先祖文毅公行狀

先祖文毅公姓黃氏諱曜字孔昭後以字行更字世
顯別號定軒晚號洞山迂叟其先楚春申君黃歇之
後至漢江夏黃童香生子瓊瓊生琬傳世至諱大綱
封定侯居光州固始十五世孫諱知運為永嘉守生
子諱元方為晉安守避五胡之亂遷晉安侯官黃巷
十二世孫諱岸為唐桂陽刺史封忠義公遷莆陽通

江忠義公八世孫諱緒為昭武鎮都監使五代末避
王審知諸子亂遷黃巖洞山山今分隸太平歲久族
蕃人因呼曰洞黃自都監至文毅公十六世世敦儒
術或仕或隱皆鉅人長者曾大父諱與庄韞德貞晦
父祖嘗三世同居產至是昆從求分異田廬美者讓
諸昆從而自取其荒頓者大父諱尚斌號松塢性狷
介而敦尚長厚嘗讀史見奸佞必掩卷奮罵盜有發
其家藏者見則卻避以掩縱之鄉人倚信至權量衡
尺皆視為憑父諱彥俊以進士起家為職方主事才
德節行為時推重與松塢並贈南京工部右侍郎母

浦口金氏贈太淑人公生于外家浦口俗生子三日而祭時冬月無魚金氏令人蕩舟破冰忽大鯉躍入舟中人皆異之少端凝如成人不妄言笑始讀書輒以古賢哲自期年十四金太淑人歿于京邸扶櫬歸營葬事周慎無遺逾年趨省至張家灣聞職方公訃一哭輒死翌日始甦而奔喪徧求名碩詩文以圖不朽欲肖遺像莫及遍訪畫工有工善相知職方公必不壽嘗竊肖之乃重購以歸弟妹幼弱撫育以長皆成室家厲志問學不間寒餒稍倦書姓名于掌以自擊讀書集怡樓上諸母以盂蜜盤糝菜饋食糝用蜜

公方發憤誤認硯墨為蜜食已人見其唇墨視盂蜜猶如故又嘗夜誦至徹曉賊有伺於門者不得間乃唾牖隙而去曰秀才誤我立一宵公亦不問而誦讀如故歲歉食麩粥先老婢北人不習治麩雜芒粃不可口日盛一器埃其疑畫為四塊讀倦剔其芒而食日暮盡四塊弟妹不能食以麩易米食之執友建寧守賀公憲知其賢舉為松溪縣訓導入京試不利公咲曰士貴自立奚以薦為歸為邑諸生始與文肅謝公鐸定交謝公亦貧囊出入起處必與之俱或寓旅舍或憇道傍或共鋤圃或共炊爨亦相講習不廢其

在庠序超然思遠于俗流董務為姱揚二公淡如也
同校有婚事諸生往賀里中富人見諸姱揚者皆優
禮獨慢二公雖同坐杯酒亦不至公若周知識者已
知為遠器領景泰丙子鄉薦登天順庚辰進士初讀
卷官欲置之首甲第一宰臣有私忌者託以姓名音
同惶恐不便傳臚乃置之二甲第五人皆惜之公人
物脩偉人皆擬其得顯擢職方公同年居要地者比
有公未嘗至其門曰既成進士何官不可做而猶事
干謁以求進耶屯田時號濁曹官此多敗要地者惡
不附已遂不俟選期特奏補為屯田主事公益奮勵

居將三載竟以持正不阿為同官所忌嗾惡吏誣奏
下獄經八月而白同官坐是落職公由是聲譽大起
獨署司事宿弊盡革陞都水員外郎差督造江南段
疋謝絕私饋雖鄉人仕其地以尺帛來贖亦却之時
適議 慈懿皇太后山陵公憤其事曰治葬吾職也
輒草數百言欲上會事定乃已既而吏部文選官
坐事外調輿論推公乃自江南召改文選員外郎八
載遷郎中公嘆曰形端則表正源潔則流清銓司者
天下人才根本吾既居此可負厥初心哉又嘗謂人
曰 國家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濟

饑才聚於平時乃可備用日開門延客以詢訪為事
或勸當遠嫌者則曰 朝廷以銓衡寄我貴得人也
我若杜門謝客與輿情闊絕但據眾人愛憎之言惡
知妍醜之真况閉門而不閉心特沽名耳吾不為也
又曰一人之不職一方之害也雖小官冗職吾可忽
哉每公退不入私室置衣冠座隅坐于廳事讀書手
不釋卷客至則衣冠延坐及四方郡邑道里遠邇風
俗美惡獄訟錢穀繁簡及守令政事得失悉加蒐訪
纖悉靡遺又察其言之誠偽與其鑒識高下因以觀
其賢否客退私記于籍日置袖中以便檢閱間涉請

託正色不應未嘗少貶以徇權貴所與語之人苟見
其賢則不啻若自己出苟見其不肖雖密且故不以
私故日開門延客而不肖私謁之跡自遠即所薦有
知而來謝者應之曰用人事有 朝廷有家宰吾安
能為力在銓司日久歷事家宰數人舉措或有不當
公執之甚至推案憑怒左右皆匿公拱立不去顏色
愈和俟怒止復言又推案憑怒則又拱立如前家宰
悟竟從公後有私請于家宰者亦以公為解其見嚴
憚如此內閣有任子將選而死乞 恩求一京街掩
棺公執不行曰 朝廷名器所以勵天下非賻祿類

也嘗 朝罷司禮監用事中人立堦禁城樹陰中使
邀公語公徑趨出家宰有故人為方伯者每推舉為
都御史公不應其人抵京家宰使來見公見輒長詭
公乃扶而謝曰君重臣而行此禮某何敢當明日復
推舉公復不應問之則曰無大臣體段家宰諗知其
故遽謂其人曰汝誤矣然薦賢求才汲汲惟恐不及
凡公所汲引之人驗之于後不為名公鉅卿則為清
脩高節之士一時名士翕然皆以此歸重於公雖在
庠序巖穴稍聞才德亦惓惓留意恐其不達幸其既
仕則委曲成就之不幸或坐累每陰為援揀其人不

知也又欲盡舉廉靜深造如周時可周梁石陳士賢
張時敏胡希仁諸公為提學以變士習而海內嚮風
求新胡某者始為河南訓導公習知其孝及任滿來
謁選得遷教授公銓注其地南北遠甚胡欲迎養母
則道艱不可往撫膺日泣或謂之曰黃郎中不可以
私干而可以情懇胡懇之公始記憶曰吾適誤也自
檢劾為疏於 朝竟改便郡凡下品選人各量其鄉
土道里與之近地曰小官祿薄萬一不偶則妻子皆
為他鄉殍鬼凡鄉人之選者雖親舊之情未嘗稍失
而舉錯之公亦未嘗稍貶但各量其宜至今天下無

私厚之議在鄉無遠嫌之怨可謂至公而曲盡者嘗
為會試考官有勢家子暮夜持金來謁公叱去之終
不言其姓名滿考例不復職每推陞即為司禮監內
閣所阻需次居間幾一載時 朝廷設東廠俾邏伺
過失最能為禍福一日冢宰尹公旻遇東廠中貴與
之語嘖嘖稱吏部黃郎中之賢尹問何以知之曰人
有持其短長者吾密令察之毫髮無所有以此知之
因曰為郎中幾年曰九年矣復嘖嘖曰吾復不知其
官九年也尹喜因免之內告乃推陞右通政始獲點
用尹初聞即過公令投一刺致謝公卒不往曰有命

為後先在文選者率驟遷輒敗至或并累其上之人
為天下笑公獨循循滿考又越歲而後遷公去文選
僅一年而尹公以子龍事敗株連甚衆卒不能免蓋
尹為冢宰亦每為士論所否但公輔之以正故無敗
事初談綸張頤輩皆以巧附權幸欲驟陞公力爭謂
其邪佞庸下若用之必敗後果如公言衆益信公為
知人為通政專清武職錄黃又五年始陞南京工部
右侍郎公至南都適缺尚書獨署部事按制考存彙
剔宿弊部政為之煥然舊以沿江諸郡縣蘆洲屬之
工部每歲徵課以資營繕歲久乃為守備及勢家奸

民伎匿有司無措乃責無辜細民陪賦被鬻賣妻子而竄者然營繕浩繁公帑匱乏則令上江二縣舖家借辦積逋動數萬計而二縣之商皆不償存公乃曲為規畫節量盈縮以償逋負而二縣之商稍安乃潛稽舊籍䟽請復之并稽新漲洲及諸郡舊洲備造圖籍悉歸工部又請 勅二道專委屬官一人理其事著為令乃委郎中毛科理之科亦盡心不孤所托於是凡有營作皆在此取給至今賴之楊池廬和安慶九江諸州郡歲解各密廠蘆柴諸遠州郡解戶多為攬頭尅騙致累貧困且積柴日久朽腐不堪燒造乃

䟽只以應天太平鎮江三近郡令納本色蘆柴餘令納折色價銀公私俱便又能江提舉司及瓦屑壩竹木局等衙門所轄地場十餘處亦為守備及勢家奸民所侵匿亦稽舊籍奏 請復之度量頃畝歲賦黃麻桐油以備造船之用率為定規後科竟為奸豪所嫉陰嗾守備蔣琮誣奏下獄公力奏釋之部署灾燬撤舊更新甲於他部而民不知擾有劉主事者管庫藏以餘銀數千來饋公驚訝將白其事劉慚而退以其銀需於官有抽分主事在職貪婪及解部課價多於前額公曰利民以自貶增額以導利皆國蠹也欲

奏黜之卒自愧引去殿中掘地得古銅鼎綠色如玉
皆異之公曰此非常物若聞守備必取進御徒茲
人主玩好之心更令天下求此豈不為民害耶亟命
工刻文廟二字備而守備親視果欲取獻以文廟遺
器而止甲字等處千餘間坍塌詔修理工費以數
十萬計守備度歲金不敷欲借貸應天府居賈及令
湖廣四川採辦木植時方災傷公力爭不可遂為區
畫奏以蘇松常揚漕五府贖贖緩金助用民不知擾
而事集江操船壞守備欲易底版用杉楠因以規利
時杉楠正缺公奏請用松所省亦數千計內官監裝

載版枋之類用馬船往往夾帶私貨搔擾傳路公奏
請禁約減其船隻凡蠹政害民如此類者悉奏罷之
有詔令大臣舉堪方面公初舉知府樊瑩再舉僉
事章懋樊後為刑部尚書章為南京國子祭酒時稱
得人公去吏部久人益思之行人吳叙御史陳璧余
濬交章請任公銓衡御史曹璘亦以公與何尚書喬
新張編脩元禎陳檢討獻章林員外俊諸公同薦冢
宰三原王公恕欲引以自代兩薦為吏部侍郎沮於
內閣司禮監不果用後當推舉預示吏部不許推公
王公曰如黃某不用豈天下公論寧推而不用吾不

可以不推也又數因會推舉薦尤力竟不得用然物
論在人駸駸未已要皆以鈞衡望公弘治辛亥六月十
七日以疾卒于官生宣德戊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
六十有四蓋自成化以來 朝廷始不親政政歸內閣
與司禮監交互用事百僚奔趨其門惟視其好惡為賢
否故當時之稱才德真足為大臣而無愧者皆不獲用
如公者天下至今誦之蓋重其難進而惜其用之不究
也雖然藉公久為文選用入惟公小大皆當其職以故
四海清平 國家無事久安極治惟此時為盛人亦不
知為誰之力公卒之前十餘日先君適以工部主事祗

承公事至南都獲躬歛扶喪以歸 朝廷遣官 諭祭
賜葬委羽山之陽配淑人蔡氏與公合葬後三年督學
憲臣檄有司從祀鄉賢祠 今上中興追念舊德 贈
禮部尚書 謚文毅及綰推 恩加贈蔡淑人夫人公
天資篤實內則剛明果決外則溫厚含蓄心地坦易無
纖芥殘刻意器量宏深不以人之觸已而怒逢已而喜
或有橫逆之加處之不較無矯言飾行接物一以至誠
下逮臧獲僕隸未嘗有欺遇之甚莊而使之甚恕時有
小過宥而弗問人故不惟不敢欺而亦不忍欺篤於倫
理六行無缺平生所為誠無有不可對人言者視公事

如家事不避險難不畏權勢凡可以益國利民見之必為為之必盡其心不屑以生事自累由宅有無粟帛多寡一無所問教子孫敦本務實不以外物榮枯為意性甘儉素不喜華靡位至三品居處服食如寒士雅好施與親故以負告必周之嘗以舊宅之直讓其弟以餘俸之金恤其妹又以先職方遺田三十畝歲出束脩為義學以訓族人為通政南遷有屋一所當貿易增葺更新視舊直十倍之三或勸增價取償公曰吾聞年尚書賣馬不多取直吾可多取屋直耶南都務簡蚤休齋居必讀書雖燕居亦左右置几一公自居一夫人蔡氏居

之而相敬如賓閱書有闕內德及家人之道必詳釋近喻以曉夫人又嘗夜讀或問曰尚欲科舉乎曰不然聖賢行已治人之方悉在於是且讀書則使心有歸宿不致外馳晚益寬容有轎夫醉跌墮公于地從容整衣而起略無辭色醉者驚懼伏罪公笑曰汝誤耳非故也復有狂生醉酒來見公坐與之語溫恭自若及去人問曰此何人公不怒公曰如其人我即慢之則為失人苟非其人彼自狂耳於我何與弘治初言路大通衆以為賀公獨憂曰是誠盛事但恐言者務于求名言之過激宦豎之黨疑懼益自封結則言皆無濟上聰明不世惟

當朝夕勸學適正人崇成 聖德為將來出治之本可也識者躋之其慕古好學之心至老不倦聞天下有名籍古典必重直置之雖多費不吝鄉前輩葉拙訥先生以古行聞公為請于有司俾祀鄉賢他如郭饒陽擢李考功茂弘皆鄉先正常稱其遺烈以勵風俗方遜志先生遺文散逸匿藏民家公為會粹梓傳又輯宋元以來前輩詩文為赤城論諫錄及赤城詩集行于世且撫其行實為尊鄉錄所著有定軒存稿若干美存于家子男三長即先君諱備仕終文選司郎中以綰官贈詹事兼侍講學士孫男五紹繹綰約紉曾孫男十有七人其所

與交海內之賢雖多惟同鄉謝文肅公及陳公選林公鶚謝公省終始無間林陳卒皆為撫其子或經紀其喪輯其事行以傳公平生深默不事表襮然我 朝論銓司之賢必以公為稱首謝文肅公有曰公居選部不市恩不賣直凡所舉錯不獨人莫之敢干雖上之人亦或以公為辭而若有所憚每公退過予望而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不肖者之不得退如此十五年始終不變叅政戴公豪有曰孝弟絕倫恬淡寡慾盡忠事君羞為詭隨秉義飭躬耻為狷介有光明正大之心精詣卓絕之才剛勁不可屈之節而處之若無尚書

王公綏嘆其銓司十載門可羅雀民部兩考室如縣磬
吳文定公寬為傳論曰昔毛玠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
清正之士能以儉率人一時皆以廉節自勵今觀黃定
軒之為人蓋近之噫諸君子之言皆實錄也正德初兩
浙會修 孝廟實錄士論咸以張忠定范忠文為比縮
憶自弱冠先君輒命縮摺公事實為狀歲月侵尋迄今
三紀始克追成先志敬書一通貽示子孫俾世守之且
用以備 國史之遺缺云謹狀

先府君行狀

先君姓黃氏呼甫字汝修初號艾齋後更方麓其先
楚人春申君歇系孫漢封定侯諱大綱居光州固始
其後避五胡之亂遷于閩晉安至唐忠義公諱崖遷
莆陽涵江八世孫昭武鎮都監使諱緒遷黃巖洞山
東南大海之上歲久子孫蕃衍因呼曰洞黃族祖諱
聰為宋德化縣令諱恪紹興間累官諫議大夫謇直
有聲諱石中嘉定丁丑進士官著作郎與黃勉齋孫
竹湖友實淑考亭之學他不仕而隱益務種德自都
監至先君十七世世脩儒業黃氏之慶實深於此高
祖諱與莊載德貞晦嘗二世同居產至是始分田廬
美者皆讓群從而自取荒陋義過薛包曾祖諱尚斌

號松塢剛介明達博學力行讀史見奸臣賊子必掩卷而罵又喜掩盜竊之耻一鄉之權量皆視爲憑人故以龐德公目之祖諱彦俊正統丙辰進士官職方主事性至孝友才操爲時所推父諱孔昭天順庚辰進士南京工部右侍郎名德重于時母蔡氏封淑人先君生而靜重稍長遊執友克庵陳公寶慶方石二謝公之門踰冠入邑庠勵志清苦先司空居選部聲稱方赫益自退避人不知爲選部子領成化丁酉鄉薦有司例贖悉却不受或被誣法得死者八人爲白其寃釋之以數百金謝謂曰五口義當然何謝之有登

辛丑進士第初授職方主事改武選管武職錄黃日與宦者共事事不苟同宦者群肆凌侮有不樂者遂以疾告歸過留都見司空喜曰此真吾兒也方石先生聞之以詩爲賀曰落落驚聞不措風少年豪氣許誰同居數歲司空使之仕始出改工部營繕主事差荊州抽分便道留都省侍僅十餘日司空卒獲躬斂扶襯歸司空子惟先君一人人謂慈孝所感服闋補車駕主事親王之國車船費數十萬先時府屬與中官互爲奸弊莫可究先君悉充請損其半又立票給車船戶令往還繳銷以驗冒濫怨切齒不顧文選

缺員時論以先司空嘗九年爲郎前後莫並必其子
可冢宰耿公特奏改文選主事尋陞員外歷郎中守
職慎去不爲恩怨近名汲汲以用材爲事苟知材德
不以隱顯崇卑有所輕重如僉事陳壯員外郎祝萃
儒士蕭子鵬輩人猶未知皆力薦之雖弗悉用必自
盡嘗曰先公居是官實以人材爲己任敢忘先志未
考滿以例得受正五品 誥命其文曰性資敦厚操
脩罔懈又曰念爾父嘗居是官人以是知 廟堂之
論有在也已未以內艱去服終謂人曰本無宦情今
可止矣人曰公年方強止非時乃出爲稽勲郎中未

幾復爲文選郎中其時首相及冢宰太少皆同鄉又
以鄉人在中貴者內持 宮闈之命每欲以私授其
鄉人且立南北黨分之名先君每與之爭給事吳蘄
王蓋蔚春吳世忠諸人以言爲其所惡欲擠之先君
力爭不可遂爲所疾且諸公皆以權術籠結上下外
假公直內蔽多私雖在朝之士莫測其端及相與歆
羨以成風習時同列好進者皆競務投合亦相率爲
機械陽示親愛陰蓄禍毒以行攘奪之計先君每歸
而嘆曰 國家百餘年淳風自此壞矣後將何極日
鬱鬱不樂遂以成疾乃慨然曰二十年夙心今茲決

夫吾豈與時人競進取也即上疏致仕或曰合引疾
又曰當援例進階以行曰吾無庸此遂以舊官致仕
其後果肇正德初政之禍人始知先君為有先見先
君既獲家居杜門不出日惟閱書課子孫而已曰吾
無他能唯安分知止乃平生之志正德元年三月十
五日終于正寢先一日猶正襟危坐家人泣勸扶就
枕而逝先君儀表豐偉容貌儼然其簡重出于天性
居常拱手端坐其座不正不坐行無趨踣立無跛倚
雖祈寒盛暑無惰容雖倉皇造次無妄語雖宴褻劇
喜無苟笑望之凜不可犯而心地坦坦忠厚質直無

纖毫涯岸平生不能欺人亦不疑人欺不務取名以
皦皦之行區區然為矜為衒者恩當施人則施力當
自盡必盡不揚已不求報若設機弄下石之事即強
之使為亦不能也故識者以厚德歸之言納不出口
而中有分辯寬容無較隱惡藏短而孜孜樂善如不
及交友不妄所與皆海內端人生景泰庚午十一月
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家母太淑人鮑氏慈嚴楊
勵家政斬斬繇是始增脩先業置室廬家人乃有托
先君平居常若無事者今上嘉靖綰躬叨侍從與脩
國典蒙 恩賜先君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子男五紹繹綰約紉孫男十七承芳承
文承箕承孝承廉承武承德承仁承祐天承亨承翰
承遜天承敬承禮承忠承孚承惠孫女十婧適王宏
娟適高洵嬋適施坦嫦適余讓婉適應本餘幼曾孫
男八應召應台應選應節應澤應洋應遷應昌應涼已
於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委羽山之陽先文毅公
墓左先師文肅謝公為墓銘猶懼幽美弗彰無以遠不
孝之罪揮淚述此惟哀其誠賜之一言庶昭不朽謹狀

貞七叔墓誌銘

府君姓黃氏諱位字汝端父諱暉祖諱瑾號桃溪居

士讀書敦行重于鄉曾祖諱尚斌贈工部右侍郎學
德無愧古人薦紳尊之謂松塢先生是也高祖諱與
莊父子一德縮與府君同出其後府君居洞黃山中
粵洞黃自唐末至今幾七百年世以讀書耕稼為業
府君則專務耕稼者也配林氏子男三欽綺欽練欽
紱女一適陳瑤綺以今年九月二十日葬府君于洞
黃焦坑之原銘曰松塢有言逐末嗜利非吾子孫惟
士惟農四民之本守之弗去古風攸存有效其一不
廢先人猗歟賢哉歆歆終身

張恭人墓誌銘

予少游京師聞太師英國公家法竊羨之前歲叨毅
後軍爲公屬吏益得其詳今秋予以疾告將歸公長
子錦衣君欽以幣言曰吾妻穆氏之喪以十月癸卯
將葬于蘆溝橋先塋之鄙墓中之石欲取一言於執
事者按狀穆氏諱叔祥封恭人其先齊郡瑯琊人祖
肅錦衣衛都指揮父弘恩榮官正統間以孝行旌娶
杜氏生恭人幼而醇爽祇孝愉怡針釜間事不習而
能錦衣君初室顧氏卒請繼室父母喜曰此閨閔家
肖子孫可托女矣遂以恭人歸張氏生一子而殤顧
氏生子嶽及側室魏氏生子崙皆鞠之不異已出崙

幼苦雉髮待其寤蹠一而剪之事舅姑及祖姑確敬順
承皆獲其愛尤爲太師所禮二姑之歿哀戚備至蒸
嘗之奉必躬必潔家宗外內迄于臧獲各心得之門
內事無不脩勤儉弛張皆足爲法於乎賢哉夫婦人
居止閨閣有善雖丈夫俊偉坐與之馳衽席之上生
人之始家國衰隆所繇張氏鉅家恭人盛族人則驕
盈不暇寧有是哉知張氏媿美 帝室又將涵膏郁
芬膏而發之有以助哉乃爲之銘曰生而豐順以成
歿而寧令以終于匪育恩無窮善遺家福逾崇噫天
實相之誰之慶

徐府君墓誌銘

徐府君諱廷玉字汝詢其先汴人宋建炎間諱琛者
爲參謀軍事扈從渡江居餘姚之嶼墩其曾孫良徙
馬堰孫原貞以孝友啓家生府君家貧不堪凍餒府
君少則慨然曰康身康家康國一也其身與家不能
謀而能謀國者吾不聞古曰爲富不仁不以其力掩
取之者也爲仁不富非舍其當爲而求饑餓者也古
之負才德而餓死者吾亦不聞遂治生配胡氏孝靜
柔和嚴飭內範終身人不見其唾洩中年家大裕故
府君行義而實有相之者府君偉儀度美鬚髯氣豪

自信好面攻人過不顧其喜怒鄉人不潔望之而匿
里婦聞聲輒走以故惡者目以爲敵陰巧中之有司
不察置獄旣辯知其誣將釋之竟憤死於乎疇善報
惡天道不爽其理妄邪跡君之平生爲善明矣顧蒙
溷垢死非其所天道未定也府君生二子文炯文瑩
二子之子九人璧璽珽瑞珍瑛璉璞珮璽珽珮皆聰
選官諸孫之子十八人祥愛言受孚爵爰豸餘幼愛
即都水郎中曰仁游陽明王子之門志求聖學將以
施于世則前日之未定與其心未究者其終負耶府
君歿且葬餘百年曰仁始考幽墜有事其墓爲狀告

予使誌之銘曰古誰爲善不食于躬偃王之隲厥後
有庠有類其宗執義弗酌以昌厥孫既晦益昭越山
之陬石道之丘我以銘之爲善弗憂

司訓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彥良字某高祖松塢翁之子翁幽德比龐公
八子皆讀書若桃溪處士之介職方公之重易齋之
通爲時建杓然其他亦皆循循如也府君生最後悖
謹䟽越翁歿桃溪職方皆逝府君甚貧鬻田以給受
業於猶子司空公砥礪自爲淹邑庠久之應弘治乙
卯歲貢 廷試第一去爲延平司訓舉職有同官者

加以橫逆輒容之不報其人以事罹于法顧援之甚
力爲少保劉公璋及前後守土所賢垂蒲致其事以
歸曰吾願足矣歸而猶貧曰吾願足矣遂號爲坦然
居士府君少時見家藏尺籍曰此皆吾黨人舊氏實
此後必有按爲口實者輒焚之鄉族有憤者輒諭以
弗爭且曲爲解之晚又以時節爲族會戒子弟弗使
爲惡配車路李氏皓首相敬猶賓子男四曰昉曰瞻
曰煦曰瞳女二長適張冕次適金許孫男八曰侏曰
儲曰俗曰代曰僕曰侯曰某曰某曾孫男三欽旒欽
某欽某享年七十有八生於景泰庚申正月十六日

卒於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以閏月八日葬于洞
黃下輿大巖裏之原銘曰吾宗之老維鄉之憑維風
有遺以昌其承

應節婦墓誌銘

台自三國歷宋至今千數百年女德幸見稱紀僅六
十餘人不幸幽沈溝壑泯泯不知其幾若僊居應太
母其幸歟太母姓陳氏父從謙應府君某之妻也少
端靜不妄笑言通孝經小學論語年二十歸府君性
嚴事猶尊賓徃役暴卒昇歸抱屍號絕若不欲生七
日水漿不入口歛葬終喪誠禮無遺府君田二頃積

貲素豐族有利者諷使再適誓死撫孤利者無得日
肆凌侮計可撼之久之又假稅役侵剝歲饑遂散積
絕累又爲蹊田盜券詭奪百出始貧饑不堪活或日
一炊織絰口授書教諸孤長遣從師暮歸必對讀夜
分反覆曉其義教以孝弟忠信及善惡果報之理弛
然待盡里曲皆哀而敬之弘治庚戌子某以情事聞
于朝下有司覈實詔旌其門疾漸間遺囑曰清
苦此生既及兒孫成立報夫地下足矣時年八十平
生甘于澹泊未嘗自享一牲肉食不過二三筋居處
肅整子孫服食動止稍非禮輒笞責曾孫擊鼓相戲

曰鼓不亂聲門內寂如無人終身寡疾見子孫飲藥
裹首即不喜府君生時愛乘白馬葛屨俟其自斃埋
之甚窶不忍鬻年邁步履如少壯夜必篝燈績數刻
方就寢治事有法家業物毀而晚復裕子男三長曰
曇次曰旭季曰昌旭媵李氏出李薰義相守昌孝行
重于鄉尉分宜廉潔爲士林稱孫男七曰沼曰湘曰
賢曰敏曰河曰良曰賓曾孫男若干曾孫女若干良
舉進士爲翰林編脩克志爲學其成未量弘治壬戌
欲葬從府君兆或云曾爲穴以俟人莫知之啓歲宛
然見者益嘆貞志之素定也於乎府君歿太母終二

十八諸孤方孩分宜公生始週他日事皆未見其視
泯泯者相去幾何而乃有今日天道於人其終負耶
太母之德豈但子孫不可忘耶銘曰貞臣志女賴已
尚有一於國國必隆有一於家家必昌今有見者流
斯光鐫之片石埋其旁後千百年鬱其風

石龍集卷第二十三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四

碣銘 墓表 碑

知縣應君墓碣銘

君諱恩字天錫姓應氏曾祖某父某皆晦韋布其先
自僂居徙縉雲宋末有諱歸孫者贅永康大田竇氏
遂家焉至君十世矣君為人襟宇夷曠雖遇仇讎亦
與權洽中弘治乙卯舉人初授永新知縣丁繼母憂
服闋拜領高安縣胥徒囂雜皆為民害君按籍留用
祛出千餘人撼將復入罪其魁者十餘人遂寂然倉
庫之後馬戶之丁前令例於此取贏不為非義君皆



革之凡公解之圯城郭之廢脩治一新而盈縮必當道傍并有死人居人來報君疑有讎索其人而鞫之果得其情又有童子因渡而溺君即渡稍鞫之乃與童子爭婚者賄令殺之咸服其明寧濠之亂高安密邇南昌君能爲備中丞王公賢之乃令分部克復省城有功錄于朝將用之而卒君之爲政以節才愛民爲本太守嚴酷君每不顧喜怒與爭太守銜之縣庫被盜遂置獄令君自誣君無解只禱于城隍俄而得盜乃白後太守入壽寧濠陷不得出君多方求之與君手劄有不合理輒掩不示人其厚如此配婁氏

子一曰琦淮王府典禮女二長適通判趙懋德幼適進士徐昭孫男五孫女一從弟尚寶司丞典弟知縣照其壻懋德及舉人李釗進士胡經訓導周桐皆受業于君今皆瑰偉有志於道不但科第人物而已琦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之原丐銘于予銘曰
淳風日漓猥狙呀呀孰居今世爲德不陂倚維長者一方之儀以錫我類青藍攸化變魯于道濫耳何施山川出雲厥究孔都

呂府君梅安人墓表

進士呂載道布衣時與余游常念其祖屢隱翁與祖

母梅安人。替德弗光。輒泣下。以墓上石屬。余明年載道。獲策名。余意足。自顯揚。可弗爲。未幾。有訃其死者。余曰。嗟乎。載道。天負之矣。吾人又忍負之也。憶載道。嘗語余曰。吾祖端樸。寡言笑。恂恂如鄙人。終日衣冠。非吊問。不出戶。居近縣。平生不跡其門。隣人亦數月不見。少失父。恨不及養。每語輒垂涕。二弟一妹。撫成立。有遺產。悉與之。無所取。族有貧。必調之。有持器誤墮。碎于市。引歸償之。御下有恩。善飲酒。多而不亂。喜歌誦古詩文。無飾行詐言。故人信之。有爭視以爲平。梅安人克相之。性嚴。有法。宗戚至。必察其寒溫。饑渴。皆得其情。好施。予或不足於施。若有失者。子讀書。常夜績。以伴之。讀少。盍以桎木拍几。警之子。男三。長曰貴成。進士。終宜黃令。次曰某女。一適某人。孫男三。曰經。曰綱。曰純。經即載道。有大志。將尚友古人。不幸止矣。孫女一。適舉人王度。曾孫男若干。曰某。曰某。翁別號誠齋。諱巨。字世鴻。宋忠穆公十二世孫。父祖皆弗仕。梅安人世出黃壇。爲鄉舊族。於是爲表。以慰載道于冥冥。呂氏後人。其可忘耶。

迂川葉公墓表

迂川葉公墓在崇國寺東山之麓。公葬于此五十年。

其孫慎請予爲表公諱址字從哲迂川其號也父諱
志遠有隱德始祖希良自僊居小同遷于今太平之
鷄鳴至公五世矣予聞長老云葉氏之興皆由迂川
蓋迂川嘗教其子弟讀書至夜分不寐察其勤惰躬
煮茗粥伺其倦而飲食之故吾鄉一時稱讀書之盛
莫與葉氏並者若其弟陝州判官培貢士埴與子南
京刑部主事鳳靈姪漳州訓導鳳翔梓潼訓導鳳岐
皆所造就也公心地夷曠容貌溫恭交誼甚厚孝友
睦嫻老而彌篤家有盈餘不務廣田廬惟樂施與見
貧賈患難必恤之梁道有壞必治之暇日則道古今
成敗以戒其家人喜飲酒樂吟咏以陶其情爲詩淡
而有味且質直不阿雖樵夫牧豎亦就而依之配長
山陳氏賢而有相生子鳳鰲鳳鸚女一壻任爽側室
何氏生鳳昆鳳靈孫男八兆革彩楷平慎重默曾孫
男二十有二玄孫男十有二駸駸未艾信乎積善之
有餘慶也用表使有徵

薛助教墓誌銘

國子助教薛君志將以求道行將以遂志駸駸乎聖
賢之域年五十一而卒其弟尚謙以狀來請銘曰此
吾兄平生非子無以托按狀君諱俊字尚節號靖軒

世爲揭陽龍溪之薛壘人高祖良曾祖田父驥號讓齋俱有隱德母曾氏第五人曰傑曰侃曰僎曰偉曰僑侃即尚謙行人司行人僑進士子三人曰宗鎧曰宗銓曰宗鎧宗鎧與僑同科進士貴溪知縣女三人長適陳某次適鄭某次幼君自少穎異端成不事嬉游五歲從師授書入耳即成誦又能盡誦諸童所授書放塾歸有伐樹橫道者衆穿樹隙而去君獨立埃道通君善問難師或不能對嘗更數師師皆無以教聞鄉人陳琨有理學往從之遭鄉達韋公某于途拱而嫉韋異之造館賀其師曰此子他日必大成年十

九補郡庠子弟家貧以徒爲生束脩所入悉歸父母凡游其門皆循循雅飲一日讓齋謂曰吾老且病諸弟稚弱萬一不諱將奈何君對曰俊在大人弗憂弘治甲子領鄉薦報至讓齋卒君居喪哀毀盡禮既釋服雖遇吉慶不用聲樂事母益謹教撫諸弟愛而有法終身不析居一錢寸帛無所私正德戊辰領乙榜授連江訓導奉母以養携二弟一姪延師教之祿薄不給不以爲歎諸生有餽辭受惟義又察其貧者而周之日夕親爲講解居七載士習民風皆變雖僚案亦爲之化提學楊公子器知之以聞清古田二邑僻

陋鮮才委君選其秀充學員皆得人又爲之備其祭器助其冠婚及還咸賻弗受邑宰持金贈之亦弗受揚公益重之待以賓禮乙亥陞玉山教諭去之日囊橐蕭然玉山士習尤獎君至人循弗信久而漸變諸生有其莖相燃者恐君知而改之學宇穴廢君白當道脩治凡工役皆聽君自處於是神官經閣業舍門庶煥然一新而無甚費丙子陽明先生過玉山君遂執弟子禮問行已之要先生曰自尚謙與子游知子篤行久矣試自言之君曰俊未知學但凡事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先生曰依理而行是理與心猶二

也當求無私行之則一矣君乃有省自是所學遂進是歲聘典湖南文衡未幾陞國子助教時已病聞母喪輦漿不入口奔至貴溪宗鎧官邸而卒病且革猶與宗鎧講學實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也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葬于府治東廂九龍山之原於手君遂止于斯手昔孔門論弟子之入道而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嗟他日又曰不得中行與之必也狂狷乎何哉蓋聖人之學以無私爲本至誠爲極其愚魯辟嗟與夫狂狷雖不無氣質之偏然皆非私心所爲研磨而至故皆可以入道否則巧言令色鮮矣

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鄉原者但爲德之賊而已惡可以言道哉君氣質樸茂孝友仁恕久而彌篤接物和煦愛人猶己人或有不求傾囊無吝皆出性情之真而非色莊取仁矧篤志勵行以幾于道奈何天奪之壽而未底大成於乎悲夫侃僑宗鑑皆陽明先生門人云故爲之銘銘曰

志匪由命行匪由天不來斯道實非已愆其所未盡以俟來者之進

教授應先生墓碑銘

教授應先生歿且葬餘三十年其子綸以墓道之石

丐銘按狀先生諱廣平字志道號益閒中景泰癸酉鄉試以乙榜爲廣德州學正任滿復爲濟寧州學正丁外艱釋服改徐州丁內艱釋服改潁州又九載陞大名府教授閱四載廼老所至以身爲帥雍容脩飭人咸孚服燕居偶飲必具衣冠乃變陋習士風丕振文彩可觀諸州皆誌其績始廣德僻壤久稱乏人循循誨誘於是科第迭出念違甘旨分俸歸養從弟曰珉猶子曰博曰敦甥曰張曹少失怙恃携而教之珉學成登科博敦曹皆成室家晚與鄉達居者爲真率會治家有法內外井然處鄉耿介不徇流俗或有過

面折不貸人知無他亦不怨其先求康人曰宗翰始
遷黃巖至先生十六世高祖曰肖翁元黃巖州學正
曾祖曰虎祖曰大賓太原稅課局大使父曰諤廣平
府教授累封僉事年百歲祀于鄉賢兄弟六人皆稱
善士曰欽廣東按察司副使曰祐蘇州府通判配蔡
氏有淑德子男五曰傳曰纘曰練曰綸曰佐女二長
適陰陽訓術蔡從學次適施菜孫男十孫女八曾孫
男十四曾孫女六先生之墓在永寧鄉黃巖山之原
銘曰

台南崑邑多稱世族繫彼應氏世濟醇朴顯隱無貳

先生維脩吁嗟不作伊誰之感遺風有存求追孝德

潁州太守簡菴公墓碑銘

公姓鮑氏諱恩字光元號簡菴其先台之僊居人梁
八部侍衛大將軍諱伍遷居溫之樂清楊川里沒爲
神血食里中六世祖諱叔廉讀書知義元兵下台州
揭旗山頂曰台州雖已降溫州不願爲之氓元將怒
縱兵屠戮一族皆盡五世祖諱約已甫三歲家童抱
匿深谷得不死後生五子族復盛父諱恒號雲石讀
書信古工詩律有雲石集藏于家嫡母徐氏生母應
氏皆有婦德公幼敏絕人七歲能詩對句出語驚人

太守建昌何公文淵見而異之選入郡庠與狀元周公旋宗伯章公綸方伯鍾公清薦憲昌公洪並許穎脫周章折節下之中正統丁卯鄉試業太學與荐皆當世名士桐廬姚文敏公知置家塾天順癸未科場災公體肥重入必難脫前一日忽病幸免成化戊子銓試優等授夷陵知州爲政仁恕流民爲盜令嚴驅逐荆襄多富賈新籍部使不察槩欲逐之號哭振野諸州望風奔令公獨曰我民牧忍置民如此極也執不從使者怒去冠繫之欲坐以法公不顧皆賴以安冬月斷囚見寒者引附火老病者輒推已湯糕食之

讞死獄情具必泣內艱去民泣田爲立生祠喪除改潁州政視夷陵不易居一歲以病歸綰嘗閱夷陵圖誌有謂文章太守處事有條此實錄也後寓黃巖遂定居焉囊橐蕭然曠不爲意公篤行出於天性事親不違顏色母病糞遺床席手掬淨之一弟克愛至老不替親朋情誼久而彌真官舍嘗書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言于屏以自警有詩云懶將客氣爭頭角羞把民膏作面皮或持金帛干以公事輒嘆蹙曰若何陷我于罪人禍不加天殃尚及也平居容貌莊嚴接人則和中心誠怛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與鄉人飲酒微

醜歌古詩琅琅中音節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六經之外百家紀載皆成誦偶有及陳剛中與呂微之乘驢談驢故事數十者問能記幾何因語五十不輟其博物類此嗜吟詩尤喜爲律一韻累千首又多爲長律人皆以鮑長律目之賦歸田一百韻友人東海張公弼見之咲曰此真鮑長律也弘治戊申五月十七日卒于黃巖新第未卒前兩月忽夢章公具舟促裝遊蓬島卜之不吉携所著簡菴稿數帙謂家母曰汝子他日必有立者吾以此托之無使弗傳配花塢趙氏有慈德子二長曰鵬爲縣學訓導次曰鵠側室林氏出女二長曰允勤適邑庠生李嵩年二十四嵩死冰槩自守鄉稱節婦次曰允儉即綰母太宜人先選部其壻也孫男八曰雲爲武學訓導曰雷曰震曰霽曰霍曰霖曰電曰霖孫女二曰月媚適楊恕曰月娥天曾孫男九曰文業曰文舉曰文英曰文衍曰文邦曰文衢曰文道曰文銓曰文衡弘治丙辰正月初五日葬于楊川接待山之原綰懼著德弗白謹撫其槩爲之銘曰逐物媚俗人弗以愆矯利巧宦時譽其賢曷晦才德乃不遠騫嗚呼今世何咎望焉

張木菴墓碣銘

台南隱逸木菴張先生諱尺字守度父諱璣爲涿州同知守官廉潔沒無以歛先生少孤無田廬族人驅爲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受水坐斃足矣何事外道既而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公敬涿州遇士招爲掾弗應遺之金弗受問所欲曰願讀書延與其子同學後卒歸隱念涿州垂沒欲一綿襖弗得終身感痛不衣絹帛老結數椽鬻鐫父碑與物無求交必有終鄉先正復軒逸老方石諸公洎余祖司空咸稱其標節郡守山陽葉公贄姑蘇顧公璘吉水羅公僑皆待以賓禮頌又榜列以風六邑年八十有七卒

無嗣余時乞休山中與弟約往率其姪孫彬歛之葬于百家山之麓涿州墓左訃聞邑大夫晉安王君欽請予表其墓以白金若干兩付鄉人牟某蓋亭樹石乃爲銘曰

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人兮多介廉孰父子兮同一德夏先生兮繼貞恬夜臺寂兮泪空霑清風悠兮白雲潛永千秋兮在茲崦

叔祖孔美墓碣銘

黃中字孔美綰之族叔祖也少而穎異長益端飭與兄鵬並馳舉業俱爲邑校廩膳生既知方欲薰師友

求遠到不以縮不類欲俯問以究其道縮方役四方未遑遂抱志而歿歿年三十有一其兄先之而亡其友林文相等哀而葬之墓于泉溪梅嶺之原請爲之銘於乎惜哉乃銘曰
生也斯毅吾不知其受卒也不造吾不知其咎宗門之衰世道之憂鑄銘斯石庶幾有考

應翁與配李氏墓表

尚寶司丞應君天彝令猶子兼持書與狀謂予曰吾父母墓于前倉之陂替德未彰敢於執事而託按狀翁諱粉字尚端姓應氏世爲婺之永康人父曰思行

室李氏初育二女不孕傾貲施與久而育翁兄弟二人翁甫九齡而父沒十五而母喪哀毀誠至殯葬盡禮門戶多故堂兄尚道實右之恭審聽從事之如父小有過尚道責之不貸惟益謹戒寢能自立尚道喜曰叔父有後矣迄長身垂耳頰如渥丹見者目而異之立心寬厚制行不苟沈重朴實不尚華飾言恂恂若不出口遇事謙抑如不勝或遇難處必咄咄達旦以求其濟故應接鮮敗而終身寡怨喜飲酒客至輒命觴共酌酌則必醉醉而益臧以早失怙恃不及養每遇忌辰則哀慕如初喪弟曰尚才克篤友愛或

有小忿退即怡然姊適朱氏早寡而貧謂其弟曰姊
今孤苦吾與汝安乎迎之歸養撫其子教之如已子
至處宗族親戚鄉黨敦慎委曲無遠近親疎咸得其
懽初喪亂相繼家業散亡迺躬勤儉逐日以豐拓田
築室倍于父時鄉人爲之較曰其父云兒孫自有兒
孫福莫爲見孫作馬牛今果然矣邑校文廟圯僉事
洪公遠令縣擇行義董役縣以翁應翁久不入城府
辭不獲已供事指使纖毫必當竹頭木屑無私甫畢
役得腹疾數月而卒餘無所語惟囑天彝讀書成立
配李氏諱佩系唐宗室即始李之族女幼而淑慎李

擇爲翁配舅歿事姑婉順克盡婦道及姑歿助殮相
喪一本于禮時鬼物爲妖殆至鴨鷄腹下贅肉如臍
衆駭莫知能止安人烹之而嚼之諸妖遂息翁好客常
預數饌以俟雖日再舉無難色及于奉先尤致誠恪
烹饗必躬然後敢祭凡有喪與疾病問恤無倦尚才
長娶婦視無彼此獨綜內務出入惟公閱十年始析
卒無間言教育子女必正日食惟蔬食偶有肉計嚮
與之弗得自縱衣常傳服弊必補綴未成童衣不許
絲帛食坐不許列案諸子暫遊郭舍或相譴侮知必
痛責曰爾胡效人浮薄子耶翁教子甚嚴平居不輕

與語不借顏色諸子有過先責安人受而不辭誨加
諄切既而翁卒安人益督諸子各務所業盡倫諧族
惟恐有墜晝夜悲號勞瘁日甚如此數歲雙目失明
始以家事分屬諸子各令炊爨又自爲爨令蒼頭給
侍曰爾欲養我不如自養之安也目雖無見猶日筭
櫛而織紝如故或有勸者曰我性樂此不爾無以度
日及天彝舉進士兩爲兵曹主事獲 贈其父如其
官 封其母曰太安人適值良鑿鉞治雙目復明天
彝移疾歸侍見之喜曰我何意年逾七十失明十年
再見天日又得被冠服之榮哉但恨爾父不及見耳

優游數歲偶以微疾而卒翁卒於弘治壬戌之九月
享年五十有三安人卒於嘉靖丁亥之十月享年八
十有三子男四長曰勳次曰烜次曰燾次曰典即尚
寶司丞天彝是也女一適同里周章孫男十二曰蕙
曰鏗曰田曰可曰璿曰在曰璜曰珠曰琅曰墅曰鶴
齡曰珩孫女五曾孫男十九曾孫女五天彝有大志
初官兵曹即告歸從楓山章先生游學令詣南洲應
子因與予友日究所未至乃自不足復登陽明先生
之門遂爲高第安人嘗勗之曰諸兄不仕治生致富
汝仕而貧幸親師友尚友古人以善爲富顧不多乎

汝尚懋勉吾復何憾傳曰言人之善必本諸父母今於天襲益信哉吾於是表之

司訓味澹鮑君墓表

後世專以科第論才資格用人苟非豪傑足奮青雲之上振拔寥廓之表則無以見于世况下此雖敦篤忠信足以善俗寬平通達足以集事然而華藻不及履歷不著則亦槁死蓬蒿而已此所以士生後世爲不幸也味澹先生少負才器爲邑諸生所謂敦篤忠信寬平通達而拙于華藻者歟屢試場屋不售成化丙午隨例入粟欲爲國子生至京例止乃就遂安伯

辟爲侯門教書訓導未幾以病告歸數歲而卒年四十有九此則先生履歷之槩其視蓬蒿以沒者相去幾何於乎此固先生遭遇之不幸悼世者亦不能不深慨于斯也先生姓鮑氏諱寵字全祿味澹其號也其先括蒼人有諱漢者爲台州路判官遂家僊居之花街九世孫諱仲純遷黃巖之迂江今隸太平又十三世至先生父諱克振號鼎軒以讀書好義重于鄉子一曰玄道先生之鮑與綰母氏楊川之鮑爲同宗故綰嘗稱先生爲舅云

縣丞楊君墓表

人無顯晦仕無崇卑苟克己以脩其身盡心以事其職則雖晦亦顯雖卑亦崇將垂芳金石流光竹素何必王公而後重哉楊君全字復初寧國宣城人少以才選爲郡從事最爲通判陳公紀太守涂公觀范公吉所賢及歷試諸司皆以恭謹見稱銓補黃巖丞脩事舉職號爲疏通偶缺令君署邑事民有任黻者數十人與松海戍卒爲無賴潛入海中爲盜殺人無慮數百莫測爲誰有司以幽遠不問有賈船被害知風密告君悉爲計擒而戮之又有曰王八大王者恃其勇健囂訟盜取無忌夜割漁人罟還賣其人明知不

敢問君亦以計捕而斃之當道誤聽愬牒欲以罪君民爲訟之而白迄滿九載遂乞休去民欲留之不可噫浙東西郡邑幾百餘承平以來有事于土者何啻什伯求其懲惡激善皆得其情而不爽者鮮矣間有一二差強人意又以諛譖黜鑿鑿如君而又得善其終者蓋未之見也於此尤知世之致美無窮者誠不在於顯晦崇卑間也君歿葬于其鄉上干之原其弟序班某率其子某請予表於墓上之石予謂君在吾邑善政尚多皆不暇書特書其尤著者爲之表

白雲趙先生墓碣銘

文獻之稱吾鄉舊矣至國初貞成郭先生躬行率
物傳承私淑葉拙訥諸先生某高祖松塢府君曾祖
職方府君兄弟而教益明鄉間在在皆有巨人廉介
忠信孝友嫻睦足爲楷範及成化弘治遺老猶存某
爲童稚每於里閭族間得觀瞻焉雖一語一揖亦
聞訓誨足知向方但敦朴之過或類于愚浮薄及爲
訾笑自此人學流通又一二勢利之家偶獲富顯轉
相慕效至今遺風蕩然莫或存者於乎悲哉白雲先
生姓趙氏諱元銘字廷時某外皇母從弟蓋某所謂
媼黨得觀瞻者也先生之先閩柯山人諱徵明爲福

州司戶石晉開運二年棄官避亂浮海至樂清大塢
居焉今隸太平八世祖諱林成宋國子司業六世祖
諱宗式宋金華教授五世祖諱文藻宋景定進士高
祖諱師閻智略恢傑方國珎延爲幕賓不赴以軍功
爲元副萬戶曾祖諱溥祖諱父諱惟恢皆以行義
重于鄉先生少從應復軒志和林燕逸某李頤軒某
學與林亞卿鶚陳敬所彬葉一得元紀爲同門友讀
書務踐履不事章句孝弟嫻睦之行一無可愧而尤
嚴閨門之別接人恭慎雖迨感獲亦無惰容少膺家
難年長未娶定婚盤峰江氏其父卒衆欲徇俗借婚

先生不可迄三十二而後娶初寓武林有邑女以果
潛具意有所欲即移別館樂清蔡知縣家巨富其女
初與伯兄議婚未問名伯兄卒欲以先生諧禮堅謝
不可戶支糧長每至輸戶家獲餼持以自隨一茶不
以擾人輸納有餘即還之嘗於廣盈二倉輸米五十
石獲串訖倉官又誤以串遺即持還之鄉人親戚貧
乏輒賙之死則爲助殯葬兒女孤貧爲之婚嫁假貧
不計其息凶年則焚券以屆之晚而家落亦不倦屢
被疆暴侵辱略不芥意人有問者則曰狗或咬人人
亦咬狗也一日行海濱遇醉漢欲負置於水鄉人不

平欲搥之先生咲曰此人變常不宜與較至夜其人
果嘔血而死江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
盡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
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孥詢是良家子即擇
善配嫁之其鄉居民或先世佃僕今以富疆故相凌
犯先生退然自守不與之較先後郡邑大夫如袁公
道丁公隆葉公贄陳公相特加禮重歎曰忍難忍事
順不順人可謂群鳥之鳳衆獸之麟袁公丁公皆躬
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採薇縣官
強一見雲氣尚蒸衣先祖文毅公慎於許可居選部

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林泉誦詩讀書凡所以脩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爲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何有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詣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平居手不釋卷雖隆寒盛暑衣巾未嘗去體偶夜半思所讀書中意味輒起持書坐待分曉或有所得以至忘食鄉人皆以先生言行無愧古人故以趙古人稱之平生寡疾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我將死矣昔我年三十時於黃堂祖源

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手語我曰子有僂風道骨言行不苟我今惠子當知之旨復期再會回首而老人不見逾十年果會又期紫微山相會我昨夜夢到紫微山得非數之終乎言畢而卒生於永樂甲辰八月十五日辰時卒於正德癸酉六月十六日辰時是年臘月初八日與江氏合葬其里積穀山之原子男二長曰崇福次曰崇祐爲四會縣河泊女三長適鍾慶遐次適賀秉中又次適林夔孫男九茂杰茂極茂旣茂槁茂榦茂梁茂棟茂柄茂木於手悲哉斯俗日下斯人惡可復覩斯風其孰振之哉廼爲銘曰

白雲英英海嶠蒼白雲悠悠天宇長彼美人兮今何
鄉思不見兮悲心涼大塢積穀聞馨香後百千載遺
流光閭閻醉夢覺徬徨庶茲末俗回黃唐

石龍集卷第二十四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五

誌表碣

梁長史墓誌銘

嘉靖癸巳孟秋之夕予次舟安山吏迂道旁問默菴
梁君音耗曰君卒矣予灑涕弗已欲徃哭之顧進賀
萬壽遂收涕不果令价持書帛致吊既有禮曹之命
其子紹儒持狀來京邸乞銘於乎悲哉吾忍銘吾友
耶盖君夙負豪邁中勵遠志其所自待何如而今止
是予忍銘吾友耶君諱毅字仲用母太夫人夢白虎
踞床而吼生君奇穎絕人七歲見壁間文字一覽成

誦坐客皆驚父憲副公深器之十歲習經史肄業郡庠十四補郡學生明年憲副公即世哀慟不食大夫人以禮喻之始食著學曲阜山谷中正德丁卯鄉試第七登辛未進士第慨然有用世之志時陽明甘泉二先生與予始講學京師君趨陽明之門執子弟禮因與予及顧箬溪王順涯諸君友講究窮研晨夕不離一日陽明問天下何物至善君應曰惟性爲至善陽明稱嘆又一夕與陽明同寢語至夜分陽明慨風俗日下聖學不明君爲泣下其篤志如此明年二月授吏部稽勲主事六月調考功主事替議黜陟深爲

冢宰遂菴楊公所器僚寀亦推其才是歲 魯藩歸善王陰畜異志養士馬將屠東平爲不軌東平人有覺者貽書於君君與遂菴謀告于大司馬移檄山東使之伺禦守土以事不先發恐責有歸乃屬巡按御史劾君離間 親藩言出虛誕君因與奏辯 命逮繫御史究問適魯王奏至云歸善不孝疏與君詞相同 上怒徵歸善詣 御前會都官鞫問御史被鞫強執不服君毅然曰爲 國家臣子受寄一方既不

能彌亂于未形事敗又不直言反欲爲罔乞就獄對理 詔從之事既得實 上念親親處歸善以不死

廢發 高墻其長史及與謀皆謫戍法司乃以御史
及君請同落職 上特命君復職調御史外任科道
回護體面喧然交章劾君君避衆怒乞致仕 命下
吏部遂菴覆奏曰徒薪之勤非火至誰策其勲拯溺
之勞雖徒人亦在所許且又欲均謫以息衆怒 上
不許未幾考察京官以君黜補壽州同知在壽三月
力求民瘼爲之更置巡按御史朱諫見君執事恭謹
凡遇糾紛必囑君覆訊壽之士民乃有梁青天之謠
明年風雨浹旬淮水泛溢水與城平軍民遑遑不知
所爲州守索舟欲逃富者架木筏以避貧者悲泣待

溺而已君時有事于毫得報無程而返渡水入城城
將圯君曰官者民之司命官去民無所主忍以十萬
生靈俱爲魚鱉乎乃禁私渡以安民心衝冒風雨躬
履泥塗懸重賞募水工凡城之脆薄者內貼木城實
之以土甫就而城崩矣水賴不入且風雨弗止水猶
衝啗君曰人力竭矣又將奈何遂竭誠禱於城隍禱
訖風雨隨止壽人懽呼聲震天地至夜陰雲復合有
鼉如舟乘浪觸城君舉酒酌曰自古有道之國灾沴
不入今壽雖褊小獨無一善人乎予受 命此州如
天欲陷此州則吾當同死如不欲陷此州則當早顯

靈貺聞者皆泣君亦垂涕霑臆俄而霹靂大震陰雲
倏開星月皎然水漸歸壑壽民始有生全之望乃議
改築其城綜理精密工訖費祇七千餘緡壽人德之
乃立生祠祀君未幾遷鄖陽通判以地險人朴政尚
簡易上下安之巡撫王君文哲檄君移居襄陽政務
巨細悉諮辯決有奸隱屢牽不明一訊輒得其情寃
者白而慝者服襄人稱神明焉巡按御史毛伯溫以
鄉試外簾徵君雖職各有司而科場題目及程文皆
屬之故人至今誦之明年遷太倉知州饑饉之餘疾
役流行積屍相籍君命社長及里之富人在在埋瘞

凡一千九百乃發粟以濟居民設粥以哺流亡措置
有方所賴全活不可勝計時海盜起劫掠海濱殺指
揮使等官官兵無如之何君曰民力既不堪命撲滅
又不可得不若因其勢而招徠之令自攻捕則賊可
息矣乃懸榜示意甫三日賊首十餘人詣君來投君
因授之方略俾募其黨月餘來投者相繼餘賊悉散
君謂來者曰汝能悔過今一切宥之使貨舟易廬置
產散居村野令肅而安堵焉巡撫李公克嗣謂君不
持寸兵不費斗粟平數十年巨寇乃特薦于朝里
中總稅舊擇富人充糧長累年民多逋負莫能窮治

有司惟責成糧長坐是傾覆者十常七八君曰窮民固可憫奈何使富民無罪而破其家吾不忍也乃悉從寬貸自是糧長得賴矣春夏亢旱穀價踊貴君乃節浮費詰姦殘禱諸神祠澍雨數降其秋大熟流散皆復旌擢有期而太夫人病不起君奔喪西歸悲哀踰禮羸瘠骨立蓋君少時文義經史俱太夫人親授慈訓極嚴每有政事稟議而行疾革乃囑君曰汝性剛直自負太高不能韜晦恐非家門之福起復赴京龍灣廖公典銓嘗舊於君惜其久屈欲以提學僉事官之君思太夫遺囑喟然歎曰吾求適吾性分歸教

子孫足矣焉能復事奔走耶廖公知君意不奪遂以德府左長史擬授猶遲疑久之既得命鴻臚唱名謝恩朝士皆歎曰梁仲用奈何小就若此德王素寬厚群下或有不檢君先聲初及無不懾服自此無敢越法有司亦無敢侮王於是雅敬重焉君杜門簡出日與諸子講明經籍求古人意作學規十二篇嘗曰六經皆聖賢言行其學無不備舉業豈相妨哉但今學者判身心兩途遂若相妨御史任佃信讒乃誣劾君默不與辨巡撫王君伯岐遂言于朝詔君盡心輔導以責後功尋加正四品服色君屢啓王

求休致不允乃上疏干 朝不待命而去予時在京
以書勸君無遽顧若溪時爲山東憲長亦同予意乃
力止君遂菴以疏論特開府僚推陞之例不果嘗謂
所知曰豈有豪傑如梁仲用而不獲大用也君始復
任知縣朱鵬杖 王府軍官 王奏論之因與有司
有隙君每陰爲調停有司不知轉積嫌怨於君君復
引疾乞歸明年巡撫邵君錫行查 王府莊田有宿
怨者因而鼓搆錫遂劾君陽爲退避陰售奸謀法司
覆奏以無指實而止 王遣使促君還府辭不獲已
始就道 王又訐奏撫臣陰私及不職諸事君力諫

曰彼欺滅誠然但彼 朝廷重臣受方面之寄 王
宜體 朝廷優禮臣下之心保全之 王命君別具
奏草比至京則前疏已入奏矣 上怒詔錫停職命
給事中往同巡按勘問適 王府千戶薛寧酗酒率
軍士毆濟南通判衆狂汙汙 王不能制君聞之嘆
曰是不可一日居矣亟趨入諫 王曰 德府素稱
賢藩良以安靜遵守 國法曩者釁起有司彼猶日
夜求我之隙以至於此今千戶與狂卒所爲如此彼
必虛飭雖有百口何以自白惟有自究群小明正其
罪彼亦無可言矣 王初與左右甚難之君力陳利

害言至歎歎 王始下令杖寧等付諸憲司問擬如律御史廖自顯周寵文章以不軌誣 王且劾若撥置 王忿上疏自明及言臺省交謀汚鱗 宗室君又反覆諫 王王不悅語侵君君頓首曰 朝廷聖明仁睦親親且素知 王必自辨察亦不在 王之奏白且 王府事俱屬於臣今有司責備於臣臣又何惜但爲 殿下惜此舉耳 王乃沈思久之曰先生之言是也君乃袖中出一疏進 王閱畢持之再三曰事之顛末皆無所遺但有司之罪不一言及之令人殊不可忍君復委曲慰解 王始聽乃以君草

上聞初撫按劾君只欲逮君於獄因以窘辱而文致其罪及 勅下但併行勘問而勘者遲疑未行君知其意遂往謁陳事理甚切二司同勘者有曰先生固非妄其如撫按何遂擬君罪有差君於是忿鬱成疾曰吾數竒昔爲人忌故就此官爲吏隱今不料又爲人忌誣搆至此莫非命也乃力疾草疏啓 王立東平王爲世子遂辭日勉諸子潛心學問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又曰人年五十不稱天吾又何憾但所憾者進不能據所蘊以裨一代之治退不能述所聞以成一家之言天道夢夢其遂已乎言不及私端卧而

逝遠近聞者無不惜之君形質魁偉美鬚髯有旅力
侗儻博物凡陰陽圖緯方技曲藝以至弓馬射獵博
鞠之屬皆精絕一時陽明謂君機權變化膽智閱博
有經濟時艱戡定禍亂之才君初舉進士氣銳甚別
號北厓子既而悟曰予發太早烏有已不治而能治
人者乎乃改號默菴陽明嘗爲文發其義所著有語
錄二卷文集十卷又註陰符經以明黃帝之學好讀
兵書每謂子弟曰儒不能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
身仕外藩心存皇室凡時政未決人或質之策其成
敗卒如所料或問前代事輒誦其本末練達國體文



章出自肺腑有作者風晚務晦抑嘗謂少年得意實
小檢點自遭諛困二十餘年費盡力氣方能捉得
定乃書定力二字置諸座右時時警省以示不忘平
生厚自奉養施予不吝千金人有貧窘得其情即竭
貲以濟之朋友有急傾身赴之受人之托纖毫必盡
才高志廣俯視一世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
而以爲可好人之善而不能隱人之惡且喜非俗儒
坐是致怨然察其心實坦蕪畦君之先有諱惟忠
者唐末爲天平軍節度判官家於鄆即今之東平州
至宋有諱顯諱固者父子皆狀元及第金紫相承累

世不乏 國初高祖諱士特仕至兩淮運使有善政
曾祖諱繼祖隱德弗仕以子貴 贈戶部郎中祖諱
安領正統丁卯鄉薦累官廣平府知府操持清慎父
諱觀領己卯鄉薦授監察御史累官陝西福建按察
副使所至有聲娶李氏蚤卒繼室孔氏 宣聖四十
九代孫年餘三十始以處子歸憲副公克稱內相君
娶孔氏 宣聖五十代孫子男十一紹元國子生紹
儒紹先紹允俱州學生紹同紹奇紹貞紹龍紹陽紹
隱紹東女二長許聘濟南劉某次幼君生於成化癸
卯八月十九日卒於嘉靖癸巳四月十九日享年五

十有一以嘉靖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葬于東平北
山之原從世兆也於乎吾忍銘吾友耶昔漢有賈誼
董仲舒皆負經世遠略卒止長沙傳江都相古以爲
恨今君之才識幾於二子而亦以 德王長史而止
於乎曠百世以相感其不在茲乎乃爲銘曰
杰志高才與命仇矣英標遠韻邁乎適矣一坏已蓋
梁山陬矣我銘足徵百世悠矣

周母墓誌銘

中書舍人周采子亮者湖南寧鄉人也昔爲舉人於
金陵從予游後舉進士居京師予以官守馳逐南北

數經離合聲跡不聞者久之既而子亮授今官乃今年仲秋之暮予歸自雲中方期竣事與居朝夕以淬素業豈意子亮纍然縷緝泣問予曰吾母已於是月晦日歿于館矣將扶柩歸葬敢請先生一言爲誌子亮乃自狀曰吾母姓唐氏寧鄉舊族祖諱忠爲雲南按察司照磨父諱文勤有隱德能以禮教其子孫母生十五年歸家君事吾祖耆老祖母馮恪盡婦道家君攻舉業母克相之俾無內顧時家涼薄至無以供使令給朝夕妯娒以此卑之母笑曰第弗爲耳於是刻志治生或穿深山拾薪或衝夜雪掇菜或盛暑執

爨衣不遑解辛苦之事靡不備嘗祖母馮性嚴或加箠楚略無怨尤而供事益謹馮歿事繼祖母張猶夫事馮雖一飯一茶未嘗不躬至今不少懈正德丙子家君獲鄉薦卒業成均往來于外十有四年母獨當家事外督耕穫內率織紉教子課書無一不當其則致家饒裕母之力爲多己丑家君授廣西貴縣知縣母隨任慎畏防範惟恐或有私涉以玷家君名節每語人曰吾此心常如捧盈之不敢釋也壬辰采舉進士報至母猶冒雨種蔬不爲甚喜癸巳采使關陝明年過家迎母入京將以升斗奉養少慰宿昔豈意吾

母止於斯耶母性慈惠勤儉迨妾媵有恩視庶子不啻已出族里或有喪疾匍匐往救之或有逋負不責其償采昨奉母於舟中凡有饋遺母必戒之曰吾慣素食受此胡爲及至京邸猶手織麻采勸止之母曰吾寧不知安樂之爲快也但謂爲一日人則當了一日人事且戒采曰汝青年爲官當勤職業汝父爲貴縣時常戴星出入夜猶檢簿書汝可自怠逸乎母平居中饋歲時祭祀皆親爲之賓客往來一茶亦親滌器供之或至飲饌雖十顧不爲難色自奉甚薄雖極粗糲未嘗有擇於乎豈意吾母止于斯耶予乃哀而

爲之銘曰

孝慈無忝乃女德克勤克儉克知類忝世所難豈易得胡不末年爲女式悲乎不復吁可惜

主事盧君墓表

天下之治莫先守令求得其理者每難其人未暇驟論姑以吾一鄉言之自予有知在太平則聞孝君德純在黃巖則見盧君文華二人而已矣其他齷齪苞苴固不足論或不在此又汲汲名譽以要好官求其實心爲民不累失得如君與袁君者誠未見也君諱英字文華四川重慶州人弘治壬戌進士觀政于吏

部先君時爲文選郎中擇君爲吾邑令君行將治蘇或謂錫牌當仍吏部可免驛遞侮慢君曰既爲黃巖知縣則非吏部進士若仍用之爲欺何如予適在坐聞之歸告先君曰即此不欺知縣果得人矣先君喜曰吾久知之汝試觀之及至邑爲政一本誠心處官事如其家事先時里徭二役每不均雖平日號爲練達亦爲吏胥所欺多貽後言君以廉平爲法編之莫不稱快有宿爲盜者結黨聚財以交公門事敗輒以援解衆莫敢發偶夜爲鄉民所跡衆乘忿槌之繫于某家三日而死盜屬少以人命訟其于上司令君訊

之某家頗饒蓄群黨欲囚以爲利君一訊得其情曰殺良民以償盜命可乎竟從原宥君夜歸富民有特援結爲惡者率其家屬能燈篝火迂于道傍君明日召而杖之曰爾欲假此張聲勢暴其鄉里邪君之善政若此甚多不能枚舉舉其記憶者如此蓋君存心忠恕守已貞潔不務近名不逐時好視民如子貧則矜而恤之富則教而安之故皆悅而化之先時爲令好侈樂於逢迎民緣以貧皆鬻田供賦雖負郭膏腴市價常輕及君爲政未三歲而價倍增貧者皆富無復匱乏先時民樂爭訟以機械爲賢至此各自相安

遂若無事君奉太夫人于養事之甚孝家人或至饑寒而太夫人則未嘗有缺監司有以白金五兩令縣買燻楠意君必因納賄君用其金如數饋之乃憾君遂以才力不及劾之更調太平其政視黃巖無易黃巖之民皆不平走懇于朝又請方石先生爲文立去思碑以頌之未幾公論乃白行取至京陞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凡經劾才力不及例調教職調君鎮江教授瑾敗復君南京禮部主事抵任數月而卒子男二長曰介次曰某黃巖之人久而思君不忘又爲白當道祀君名宦祠於平官箴已廢前輩之風流益微天

下之勢日趨于弊而不可救方欲爲國求忠厚循良而不可得有如君者乃不末年而止于斯袁君講道江西吉水人官止于御史豈非天乎故書表其墓以俟脩國史者之有徵云

五弟宗哲墓誌銘

予弟諱紘字宗哲姓黃氏 先選部贈詹事兼學士府君第五子少予十歲生而孝弟循飭狷而能和有室十餘載已育子女猶不務生業居父母側寸金尺帛不私蓄或與之亦不自安紫霄有山公屈之久不樹藝一日予問其故曰紘食公厨如有作爲則費出

于公故遲之予請於老母喻之以義方徃植松乃結
庵爲葺脩傍澗水爲池蔭以竹樹沿以蘭菊軒窗
瞰之泓碧可鑒因以石湖自號日居其間若遂可以
忘世而超物表者嘗爲邑庠生非其志也平生無子
弟之過不妄語不欺人與物若不知較而胷中涇渭
未嘗不明每竊與語惟念先人世種厚德將以繼
之座右一屏上書古人脩齊切已之言以自警其志
尤可知也生於弘治庚戌正月十五日卒於嘉靖壬
午八月初二日年三十有三子男一曰承翰女三長
曰端配應布政良之次子木次曰貞天季曰嚴配孫

通判咸之長子瑤於乎悲哉天胡無知有如此哉以
吾先人累德之深固宜福其後人而壽之况吾弟
存心脩行之無忝可謂溫其王者也而止于斯其實
天道之不可曉者於乎悲哉英委羽山先壠之東乃
某年某月日也爲之銘曰

作善裕後世之常有如吾弟而天亡必遺來裔其克
昌知繼知勉天道光

始遷祖都監公墓碣銘

縮見近世習俗澆漓多飾文貌巧言而先民長者之
風微矣嘗記宗老與縮語始遷祖都監公椎魯敦朴

而其子若孫莫非懿實之行縮受而識之不敢忘其
言曰都監公生當五代末避王審知諸子亂自閩莆
陽遁遷居吾黃巖之洞山歲久人因以姓呼其地
曰洞黃今肆太平五季俗尚淫靡公惟謹守禮法以
孝友起家流傳子孫至柏四諱恪啓一諱軻富二諱
文質衍三諱德深統三諱與靈統五諱與庄松鳩諱
禮遐諸府君已數百年族指幾千人而守禮益謹親
睦益篤雖人事或有參錯而未嘗有頃刻變容造次
闕墻之事雖家事或有不齊而未嘗有片言聞于隣
曲寸紙訟于公庭冠婚賓會及大吉慶未嘗稍徇習

俗搬演劇戲至喪祭皆循古禮未嘗有作佛事及諸
不經者教子孫惟務實脩飭令息退讓不事誇爭頭
角不許酣飲不許歌唱故累世已來族人雖多皆循
循約素不能僞言詐行鬪狠便僇至有七八十老翁
不識縣門問諸市人爲之嘻笑者聞數十年前闔族
燕會只置酒一壺終席不能盡所務惟讀書耕樵方
其耕樵時或負薪于路或布糞于田親友過之則頓
舍而揖畧無赧容其淳朴有如此者昔者泉溪程成
趣先生完於洪武初嘗至洞黃記載其事有曰予抵
洞黃之居見二老蒼顏古貌出而肅客斑衣四人從

之踳踳濟濟儼然王謝家子弟風致觴于集怡之樓
二老從容笑語四人各執所事以侍暨終席禮無違
者父子兄弟各盡其道孝友之行無媿古人其云二
老者乃衍三衍五諱德洪二府君其云斑衣四人者
乃統三統五統七諱與華統九諱與升四府君縮所
聞宗老之言若此噫皆實錄也先正有曰源深者流
長又曰仁者必有後吾黃氏之所以得有今日者孰
非都監公所遺縮故述而銘之凡吾後裔子孫其朝
夕儆戒以毋忘乃祖之德都監公諱緒字士端其先
楚人春申君歇之後漢諱大綱封定侯居光州固始

十五世孫諱知運為永嘉守生子元方為晉安守五
胡之亂遂家晉安候官黃恭十二世孫岸為唐桂州
刺史肅宗時遷居莆陽涵五生子謠為閩縣令謠生
五子曰英曰蓋曰華曰革曰莫華為散騎常侍生昌
齡為大理評事昌齡生岫為長史岫生如規為奉議
大夫如規生澳為縣丞澳生三子曰縵為司戶參軍
曰纘早夭都監公其季也都監公墓在洞黃金字山
之陽中田之阜鄉人皆稱之曰都公墓云銘曰
五季之亂梟獍為雄弓矢程才賤德右功都公矯矯
知微知彰遺種善地發我洞黃大雅之音澹泊無華

維耕與讀以世厥家鉅夫長者森列來裔推其言行
莫匪淳懿流俗蕩蕩機詐日崇取則不遠視我都公

米母墓碣銘

米母者邵武米仁夫母也母諱姪姓湯氏樵陽鉅族
年十六歸米氏米先大同武弁家永樂初以不効順
謫戍邵武因而貧乏至仁夫之父某方思自振母則
辛苦備嘗不爲慙慙上事舅姑下諧妯娌至于宗族
皆得其歡心舅歿事姑無違養姑臨終祝曰願媳婦
壽考百年永膺福祉母性沉靜平居不妄笑言生仁
夫甫十歲指而謂其父曰此子異日必昌吾門當令

務學及就外傳夜歸讀書母必篝燈紡績以伴之不
二鼓不止仁夫少喜博飲且事逸游母戒之曰三者
皆是敗德汝耽之孤吾望矣於是仁夫痛自檢飭母
則衣以縕弊食以粗糲仁夫或不堪母喻之曰人之
美美在身心衣食不美未足爲害若必欲求盡美或
遭患難何以處之癸未秋宜興周道通來教邵武率
諸生講學仁夫退而自省至忘寢食母怪問之仁夫
以實告母喜曰此吾願也汝勉之乙酉道通轉官南
陽因欲過越謁陽明先生諸生皆從以行仁夫猶猶
豫未決母聞即促之曰機會不可失也既而仁夫舉

進士爲寧國推官奉母致養以公事外出母歿不獲
送終同官率吏民爲之斂皆哀而盡其誠以仁夫之
得人故也仁夫亦嘗從予游既葬母以書乞銘墓道
之石予感而爲之銘曰

道喪世漓丈夫而賢猶不易矧茲女德世孰跂吁嗟
未母今已不作悲可喟我銘墓道末以示

錦衣衛指揮沈君墓誌銘

予視篆南京禮部時一夕夢於江濱巨舟中上覆葦
席窻如高屋見一女子年方十四欲附舟上京令媪
驗若姪者又一夕夢上召予語語畢上入予以女

子侍 上入宮又一夕夢 上問爾背有畫忠報國

四字可解衣看視看畢乃有太子立 上前竟不知

何謂未幾 上爲廣儲嗣 敕予主選貞淑乃得沈

君惟重之女年方十四即舊內中葦席數間窻如高

屋狀皆宛若夢中所見者予竊異之既而君女入京

冊爲 僖嬪未幾爲 上所賢復進冊 宸妃則知

貞淑待時將儲祥以爲天地百神所福饗豈偶然哉蓋

沈氏乃吾浙歸安舊族裔原于周厥後梁之沈約宋

之沈括皆其祖也君曾祖諱壽之始習天官書爲郡

陰陽正術壽之生三子長曰文次曰立次曰宗文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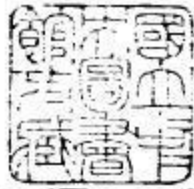
爲正術立爲南京欽天監冬官正居金陵宗生四子
長曰彥昭次曰彥暉次曰彥曠次曰彥曄彥曄配湯
氏生君少孤撫于彥曠習儒書業未就而罷立子鉅
繼爲冬官正無子乃取彥曠子九皋爲後九皋尚稚
君憐而輔之行遂留寓金陵配顏氏生 宸妃生時
多見祥兆將選前數夕忽見日光現于其室帳中君
承 宸妃恩澤初授錦衣衛署鎮撫歲餘實授正千
戶 給賜庄地八百畝及 宸妃 進冊今號陞君
指揮僉事 錫之金帶役以軍校若干名 命營居
第于京師自 聖明臨御凡戚里恩數每從殺減若

此皆殊恩也君爲人質厚寡言器度坦率與人交未
嘗愆禮雅好飲酒每飲坐客皆醉君猶笑語溫然既
被多渥愈加謙慎人益多之予審觀君之器度而以
予夢占之則他日儲祥孕育 聖嗣以爲天地百神
之主以求宗社於不替者其在 宸妃歟其在 宸
妃歟惜君之不及見也君卒年四十有八計聞 上
甚惜之特錫白金六十兩段幣若干疋祭三壇又
命工部擇地某處營其葬子男二長曰某次曰某某
以予嘗爲主選也故請爲銘乃銘曰

洽陽有任兮渭溪有妙兮昔生聖兮篤周社兮今天

妹兮在江涘兮兆先祥兮必昌嗣兮倚誰祐兮樂君
子兮寵承頻兮服章美兮與國休兮億萬祀兮胡弗
求兮遽云已兮錫葵甸兮百世視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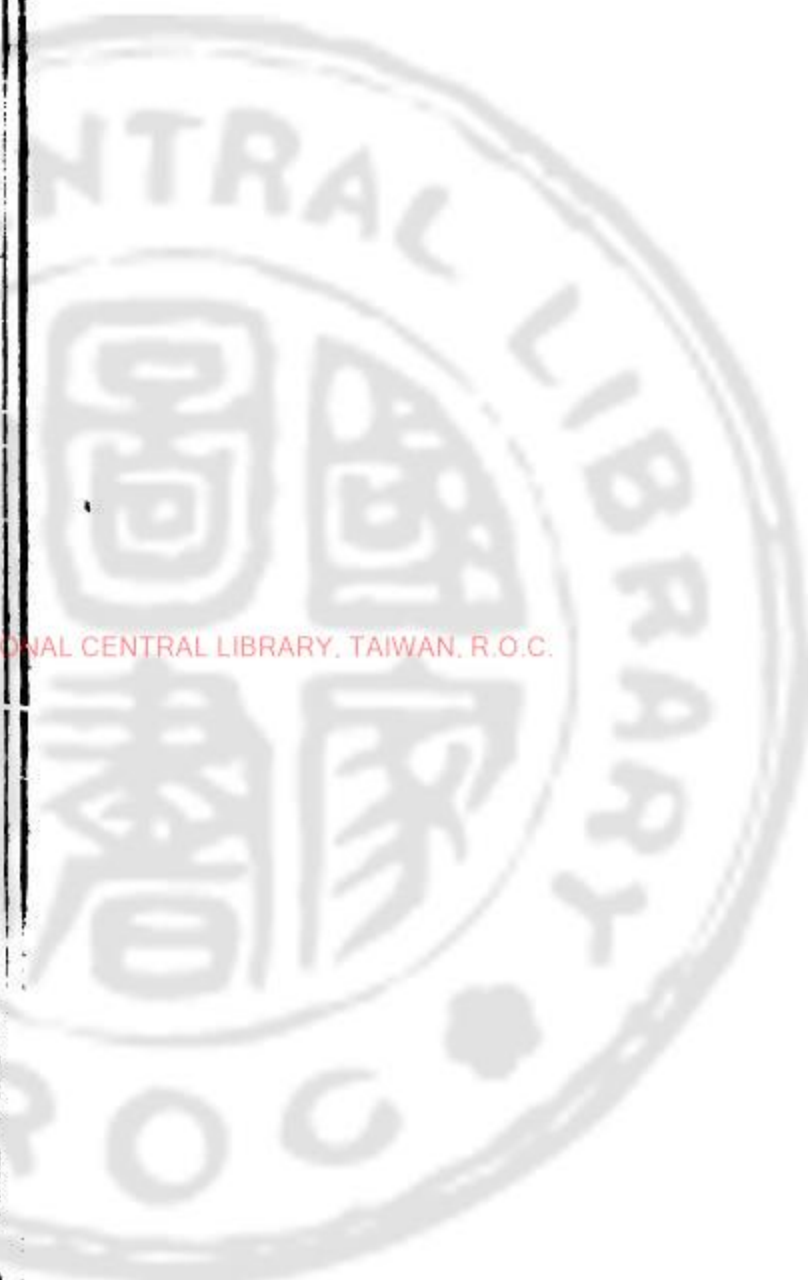


石龍集卷第二十六

誌碣

先母太淑人墓誌

先母太淑人諱允儉姓鮑氏父諱恩號簡庵厚德博
 學舉正統丁卯鄉薦為夷陵潁二州知州皆有遺愛
 母趙氏有慈德祖諱恒敦德而工詩鄉人稱曰雲石
 先生其先台之僊屈人始祖諱伍為梁八部侍衛大
 將軍遷居溫州樂清之楊川里與黃巖鄰壤也簡庵
 公初未有子連生二女又生先母趙欲棄之不育適
 星士至門曰此雖女他日必光厥宗遂育之稍長端



在穎慧能讀女孝經小學諸書知通大義簡庵公極鍾愛之曰必無適凡子年十七簡庵公以國學生謁選上天官先祖文毅公時爲工曹主事先君隨侍京邸日趨學館過簡庵公寓見之必恭揖而去簡庵公朝暮坐于門始試之先君亦朝暮揖之不暫輟簡庵公目而異之此子幼而能敬其不几乎一日文毅公爲先君納采同邑盧氏設醴告賓簡庵公在坐乃特起酌酒與文毅公曰某有弱息欲執郎君箕帚惜未及發乃爲盧氏所先文毅公素重簡庵公歸語先祖母蔡夫人爲之悵然因請以先叔父貞三舍人爲議

簡庵公與其友進賢楊公峻皆通星術乃合先君先叔盧氏先母四人祿命而觀之曰先叔必夭盧氏決非先君之配不遠必將來議弗壞此事踰年盧氏果喪簡庵公慨然以先母許歸先君吾邑富室張氏與鮑世嫺亦以其子來議趙氏令族子持書至京請命簡庵公業已許先君叱之使歸族子受張厚賄乃僞爲簡庵公書曰惟家中議先母聞而默思曰吾父謁選天涯吾終身所托豈可不待父歸而憑族人漫議哉時乃取已庚命潛縛其祖妣徐床簣下及張氏來乞庚帖覓之不能得既而簡庵公領選夷陵以先君

歸將成合卺禮張氏聞之乃聚衆持兵欲爲竄取計因詐令趙母以先母寄藏族人家用白金賄族人伺夜行之先母又默思曰我女子之身猶白壁萬有一失何以自贖因執刀繩自隨度果不得已必死之至致辱身逮晚適祖妣徐令老婢來視乃托如廁遂踰墻間道之他族母有素行者藏焉老婢稍紆逗不行輒口啣其肩使促走竟賴以免縮家自始祖都監公以來世居邑南海上萬山中曰洞黃至文毅公爲秀才始遷邑中先母既歸先君文毅公方爲文選郎中一室蕭然徒四壁立而已先母因念縮家祖先累世

爲官皆清白自守而家貧如此以家人不事生業故也由是遂矢志克家雖先君仕宦終身未嘗與俱作家之始悉以所有粧奩鬻之得五十金典田爲畝五十歲入可得租百石由此益務儉勤滋樹畜居旁有園幾二畝百種具備歲時賓祭及人事往來之需皆取給于此作二十餘年有田千餘畝文毅公久在宦途始聞之以爲他人詭籍及問方知其詳乃駭而難之其創造室廬也亦二十餘年積聚山木無一不備文毅公歿于官輿柩歸襄事畢先母乃白先君曰諸子皆將有家矣無室以居之奈何先君檢遺篋僅存

俸金數百兩餘則一無所有先君頗難之先母曰吾
久備之乃盡以所有告先君先君乃喜始獲有居宇
之庇其教子孫也不以華衣不以美食一言之妄一
行之差必不輕貸平居必以古人德行節義陰功貽
後足爲持身治家之法者諄諄語之不倦歲時必集
諸婦諸孫婦孫女爲燕會亦諄諄語之不倦縮童子
時文毅公及先君皆在仕途嘗諄切寄書訓教母學
市井子弟見人面敬背侮與人語向是背非流爲輕
薄終不可反若此之訓甚多先母皆揭于所坐壁上
縮兄弟少有過差必令跪壁下誦之曰爾祖爾父之

所以惓惓教爾者何如爾可不遵耶甚之痛箠之乃
已先母每日必昧旦而興夜必終二鼓乃寢率以爲
常平生寡疾間有店瘡疾雖寒熱交攻至不可堪亦
擁衾默坐一榻子婦更以爲勸亦少偃即起先君早
年嘗讀書山舍既仕則多離居在外暫歸而生縮兄
第五人既生五弟即居外寢日間間入內寢先母見
必起立寢中置一座先君中坐先母傍坐而不敢並
惟歲時子孫羅拜則暫並坐退又復故雖先君契闊
在外略無離索之嘆縮爲子終身未嘗見先君與先
母稍有一動之狎一言之戲真所謂相敬如賓情慾

之感無介乎容儀者也先母性甘淡薄日食惟淡飯
蔬菜飲以熱水非有賓客未嘗自買一肉宰一雞至
於祀先則極其誠敬豐腆具物無儉嫁時裝衣服之
終身雖極弊壞重複補綴猶潔淨而無垢屬纊之日
始脫而尚存將寶藏之以視我子孫親戚及子婦輩
有饋必收畜以待賓客之用子孫侍側常有賜饌親
舊來謁燕間踈貧必留款酒食未嘗多市而常見有
餘先君在外之日極嚴內外之防其門之扃繫之以
繩穴壁引繩入室啓閉消息皆在室中室前之窓垂
之以簾簾之四圍各以片竹釘之使不可捲以紙糊

簾之下半使無所窺未晨則促侍婢起炊爨既具則
盛以盂置于門內皮板上立室中呼諸僕至窓前付
屬之乃令開門使入携去食訖以器置門外皮板上
唱云收食器然後令侍婢往携入他若治家之常饗
殮之候集事之節無一不可爲法縮至今想之猶死
然在目惕然可省而不敢懈也先母平生慈孝迨下
無一不盡其道於先文毅公之言終身記之不忘在
遇時祭猶憶之而哭哭已又述以教子孫及縮既仕
則勵自守勗之盡忠必有以光前裕後可也爾苟能
以爾顯其身使我一日見之死無憾矣臨終前四日

猶呼縮兒承文執其手而語之曰我一生辛勤上爲
汝家祖父下爲汝家子孫無毫髮不盡其心今得汝
父竭忠事 君我願足矣更得汝父益懋顯揚慰我
地下我願充足自此語迄遂不語凡有問只目視之
而已於乎痛哉縮幾欲棄官歸奉菽水沒世而吾母
每止之豈意吾母遽止于此竟負終天之恨吾尚忍
言之哉於乎天乎吾之痛之恨當何日而窮乎先母
生於景泰辛未十月初八日某時卒於嘉靖乙未三
月十七日寅時享年八十有五初先君爲兵部武選
主事封安人後爲吏部文選郎中封宜人今縮以待

從之 恩加贈先君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封先母太淑人子男五長伯兄紹鑄印局儒士次
仲兄繹邑學生遇例冠帶次即不肖孤縮次叔弟約
次季弟紉邑庠生伯季俱先卒孫男十七承芳承文
承箕承孝承廉承道承德承仁承祐承亨承翰承遜
承敬承禮承忠承孚承惠承芳承文俱國子生承箕
承道承德承仁承亨俱邑庠生承箕承道先卒承祐
承遜天孫女九婧適國子生王宏娟適高洵婢適施
坦婦適余謹姪適應本端適應木嚴適孫瑤姑姆許
聘王正億洵坦本木俱邑庠生正億爲陽明先生嫡

嗣曾孫男九應召應台應選應節應澤應泮應遷應
呂應源曾孫女二應金應玉縮忝貳禮卿 上念縮
略效犬馬微勞遣官 諭祭 賜葬及祭先考誠異
數也遂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柩于委羽山合
葬先君墓北縮深懼至德未揚無以追不仁不孝之
罪謹泣血誌諸幽惟且爲子孫永著閨門之式云

亡室淑人鍾氏墓誌銘

亡室淑人鍾氏父諱緩號慕蘭母孫氏淑人生而孝
敬最爲慕蘭翁所鍾愛予方周歲慕蘭翁見而異之
抱置予於母鍾氏之懷曰我有息女汝肯妁乎於母

問誰可曰爾甥可乎於母以告舅氏鮑松壑先生語
于先君遂行納采禮年二十三始歸予見予勵志古
人邁意四方不事家人生業自以爲得夫感悟起敬
深懲往日富家驕逸之習不足爲人立家凡所處身
處事惟予言是聽即甑突無烟亦無怨尤甚至逆意
不堪亦幾微不露于人或歸寧母兄問之亦無一言
予常讀書外宿或棲深山經歲不歸亦不爲意或予
有所施卹及湖海賢朋勝友來者浹旬累月供饋甚
費至脫簪珥不爲恡有一商多逋債于人亦逋予白
金十餘兩商知衆逋難償乃自溺死其妻易產分償

通主予憫欲辭之間諸叔人叔人即忻然從史子辭
不取事先公先妣益篤孝敬尤爲先妣所憐愛嘗私
語予曰事舅姑惡可欺心日常自察凡在背後敬謹
無他見舅姑亦歡愛無他凡在背後稍不敬謹見舅
姑亦歡愛有間皆若預知者或暫有過失輒在私室
拜禱以祈自新予婢二人各生一子叔人愛且育之
不啻已出慕蘭翁早歿遺子女各二人未幾各喪其
一存子曰世則娶陳氏生二女夫婦相繼而亡存女
即淑人也母孫氏年老無依淑人奉之來養及二女
皆鞠而長之孫氏歿於予家淑人殮殯服喪如禮并

兄嫂二喪葬之二女一適子猶子承箕承箕早喪事
姑篤孝守節堅勵一適陳氏之姪某蓋淑人少而無
父育於母氏多姑息之愛不事勤苦故短於理繁劇
而實優於德亦其天資之美懲悔之深故平生本末
可書有如此者嗚呼豈不尤難矣哉淑人生於成化
丙申五月 日卒於正德庚辰二月廿九日享年
四十有五淑人物封孺人後贈淑人子男七女二長
曰承文國子生女曰娟適高洵皆淑人所生次曰承
廉媵某氏生次曰承德媵虞氏生次曰承禮次曰承
忠女曰姆許字王正億皆繼室封淑人王氏生次曰

承孚次曰承惠騰陳氏生承德高洵皆縣學生淑人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淨土山之原二媵某氏虞氏
祔焉乃銘曰

淑慎且洵來協我儀期偕白首勗帥我思豈意中路
鳳翳鸞離矢銘爾德永奠幽居

仲兄逸庵先生墓誌銘

先兄姓黃氏諱繹字宗勤初號龍厓晚更逸庵先選
部方麓府君第二子也資性淳樸狷而有忍凡家懷
人事有不如意者惟痛忍而已少游邑庠人皆以忠
信目之攻苦經書無間寒暑戊午赴省試鄉人有以

關節通于試官者堂試被黜令人轉告先兄願得百
金以關節所得畀先兄先兄曰我若以此得第將終
身愧怍矣其志操如此提學憲臣考試每居優等海
陵徐公蕃偶考居次等不預科舉綰時抱病在告先
兄謂綰曰此我學未至耳焉可使吾弟干人徐公願
綰問先兄考居何等綰以其言告之徐公深加嘆賞
因復詢之乃知先兄平日學行之詳又再三嘆賞而
去已乃以德行置諸首列遂補廩膳生九就省試皆
不利將貢以時例不果先兄遂自決曰此吾命也請
以衣巾歸養老母提學汪君文盛甚惜之未幾遇

詔獲冠帶念綰久離索特來金陵視綰將道其平生
心事適綰進賀萬壽遂留北禮曹先兄至日妻
兒先皆北上友人胡太常秀夫延宿綰舊館竹樹蕭
然虛窻闐寂先兄乃終夜未嘆不能寐作數詩寄綰
捧誦為之涕泪數日至今念之猶戚戚不能安去年
三月不幸太淑人見背先兄本衰年多病之人猶
欲勉強成禮哀戚過甚遂病不能興家人來許猶力
疾作書寄綰囑以情事蒲幅於平痛哉先兄生于成
化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嘉靖十四年四月十
一日享年六十配施氏子男三長曰承芳國子生次

曰承訓季曰承祐皆早夭女一曰婦適余謹孫男二
曰應選曰應遷承芳將以今年正月二十六日葬先
兄于塔山之原告綰為銘綰撫紙悲涕嗚呼尚忍銘
吾兄哉銘曰

猗嗟有志古必成今胡不然吁何憑我兄果行天必
報裕之後昆捋無窮猗嗟後昆當益力我心耿耿鑄
茲銘

葉封君符安人合葬墓碣銘

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某日葉太安人合葬于白山
西原主事存古君之墓其子南京刑部郎中良珮被

衰經持行狀詣予請銘墓上之石欲因以誌諸幽按
狀君諱釗字利卿姓葉氏存古其號也生而頭額有
奇骨其父古趣公抱示人曰吾將拓不偶吾兒其貴
乎三歲喪母七歲喪父古趣公古趣公家素豐餘族
豪欺其零丁日肆侵奪家遂耗落不獲事學年弱冠
始從繆守謙先生習詩禮二經猶以外侮不究所志
年二十四始婚而生良佩兄弟皆令事學良佩為童
子輒撫其項謂之曰吾族自始祖待制公以來踰二
百年無以進士列官者且而祖與吾皆有志不就汝
勉之毋晡夕良佩自學館歸必舉鄉先正所謂大儒

大臣者及隣井二謝先生事以勗之又指貪婪黷貨
之人以為戒尤善九九數歲終社會計賦役必請為
約正總次如流不爽錙銖性雖沉靜寡言然與人論
理致則窮日不倦身雖悃悞無華然治家嚴整梳柳
篋悅皆有別童僕栗然嚴憚平居處族處鄉肫肫若
無能遇事則毅然不可奪即有俠蕩豪強之人見之
亦為屈損平生未嘗出門庭而善論天下及古人成
敗事歷歷如見雅不喜臧否人而工為近體詩有傷
時憫俗之意病亟集所親與子良佩訣終委順義方
井然不亂太安人姓符氏初歸存古君值家窘躬率

織維每夜分不輟事繼姑孝敬如君姑兒女六人歲時衣服皆手織身製以授之及賓客往來之奉醴醬羞饌之需亦皆躬治精潔豐儉得宜皆足為有家之法故中歲家日以裕及存古君歿外傳復來茹荼拮据靡所不至教訓兒女惟恐有負卒之諸子皆有成立良佩先為南京刑部主事 朝廷以郊祀覃恩贈君如其官 封符氏太安人而安人之德之名始重于鄉邦矣存古君卒年四十先太安人三十年安人卒年七十嘉靖丙申七月五日也子男三長即良佩以進士為郎中克脩攻文不蹈方俗故習次日良

偶縣學生季曰良儲國子生女三仲適士人王逢誥餘天孫男五曰恒先亦為縣學生曰恒光曰恒表曰恒冕曰恒炯孫女五存古君之先自閩遷居台之黃巖靖化鄉宋季有應輔者登吳潛榜進士官至敷文閣待制次子耿贅邑南鏡川王氏遂家焉五傳有居暹者仕元為平陽州學正由是鏡川之葉始聞今分隸太平居暹生德驥為兩浙行中書省檢校德驥生安謙事具少保黃文簡公墓誌乃存古君曾祖安謙生廷旭建會輔堂以詩禮振厥家庭旭生古趣公雍為縣學廩膳生嘗從謝貞肅公游與文肅謝公為同

門友文肅公誌其墓符亦衣冠舊族云銘曰
台孰不學宦誰不文惟葉有子絕俗超群遡厥源流
有開實殷奇骨不貴義訓云云抱志早逝符也卒勤
爰作乃立揚爾芳芬我庸作銘以流清薰

刑部右侍郎東瀛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啓字景昭初號學古後更東瀛姓王氏黃巖人
始祖益自越錢清遷居黃巖栢山之橋頭譜稱爲文
正公後裔曾祖玩初祖欽進士未廷試卒祖妣章
氏旌表節婦父松儒士屢試不利妣鄭氏生母黃
氏初歸雙鯉躍于岸衆以爲祥乃生公祖父二世皆

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章氏鄭氏黃氏皆贈
淑人公幼而穎悟過人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
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遞舖役上官過公持傘誤觸怒
上官時知縣歛人鄭君達杖公見其肌膚氣貌不類
凡兒疑而問曰爾誰家子公以祖父對又問知讀書
乎公應曰知遂面試之鄭君亟嘆賞乃令罷遞舖役收
而教之後三年領鄉舉連登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
畢出授霍丘知縣勤政惠民操慎不苟有兄弟爭財
訟不息者公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
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公益

敦教尊重農事緩催科鋤強梗霍民至今思之於是
名譽大起弘治間先君居選部薦之 召選南道監
察御史盡職敢言嘗言 皇親張鶴齡家孥生事宜
置 國法及言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避之滿考
陞江西按察僉事詰奸狝究既訟者服未訟者畏脩
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東嶽等淫祠
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間有所見則隨手筆記所
著有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編古文類選
大學稽古衍義等書正德丁卯考績上京還至河西
務覆舟幾殆明年陞本司副使擬改山東提學不果

先是以他事觸怒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公
贈以詩有不挫心蔽國士風之句瑾又行令廣西巡
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他事罰米
二百石待 命未報久客梧州會 赦免在梧著通
言等書比瑾敗乃復為四川蓬州知州鎮撫兩廣都
御史林公廷選以公志節論薦陞南雄府知府履任
半載丁黃太叔人憂在途聞陞貴州左叅政還家守
制服滿陞山西按察使明年陞江西右布政使奏罷
寧濠私貢新茶新筭數事時寧濠威震方熾人皆難
之尋丁父憂服滿陞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

功陞俸一級辛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公輯綏有方人賴以安又著撫漢胡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王氏族譜義蜂記等書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田園閉戶著書足跡不至公府重脩會通記及元鑑年統詩文稿尚多未經彙輯公居閒者八年偶因喪子之戚得羸疾疾革猶衣巾坐正寢湛然而逝時嘉靖甲午十一月五日也公器貌魁偉虬髯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真率無防畛亦不肯隨俗作好惡低昂以亂賢否是非及免官家居未嘗對怨

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無富貴相衣服飲食粗糲如野人今時俗益偷士習淺薄惟公尚存前輩之風今復不可作矣可慨也夫公配楊氏贈淑人早卒次室喬氏俱有淑德子男五曰薰縣學生蔚有時名所著有青林稿曰爵國子生曰鰲縣學生俱楊氏出曰炎女二俱庶室李氏出曰煜庶室周氏出薰炎及長女俱先公卒爵後公一歲卒煜及仲女俱幼鞠於喬氏孫男八曰守坑曰守壁曰守堦俱縣學生曰守壘曰守墀曰守祖曰守坦守坑守壁守堦守壘俱天孫女八銘曰

仕始克勤允終惟暢既歷既諳厥聲斯奕崇階攸躋
貳卿爰趨方期懋官阿丞可陟詎知來蹇雲草草適
逐而不允是云忠愍矢詩不朽以俟考德

亡舅黟縣訓導鮑先生墓誌銘

弘治癸亥某月日吾舅氏松壑先生歿于黟縮時在
京師及聞訃而哭已三越月蓋過時而痛傷心厥子
雲雷扶襯還期明年十二月四日葬于道林北山黃
輿之原會縮歸往哭之雲拊予哭盡哀謂予曰吾父
之不死者在吾子之銘縮哭曰銘固職也乃序而銘
之先生姓鮑氏諱一鵬字搏之松壑其別號也祖諱

恒隱處弗仕工于詩父諱恩為潁州太守聰慧博學
清節厚德人皆重之母趙氏年幾九十今尚康強庶
母弟一人曰鵠同母女兄二人長節婦歸李氏次則
家母太宜人而家君文選公其姊壻云世居于樂清
之楊川至潁州公徙于黃巖先生遂為黃巖人自少
穎敏長益踈達喜飲酒豪縱好談論古今人物侃侃
自將不為世俗恒人能年四十三乃以邑庠生歲貢
為直隸徽州黟縣訓導黟士習素陋凡官於此者率
多難之先生之至一變其故而反為易於是諸生安
而趨之遂成文雅時巡撫都御史彭公彥恭巡按御

史劉公東之咸檄有司旌勸又因欲論薦之會先生卒卒年四十八而已嗚呼惜哉先是潁州公有遺業當析先生居長為庠生俗例必有讓長佐學之田先生一無所處他如器物產業皆取其薄宗族親戚有貧窶者亦量其力厚薄調之有爭訟者亦必以義斷而周旋之於手夫訓導之官位卑而權甚輕祥甚渺先生碩能推以及人如此則其志可知矣古人謂隨力到處即功業信諒哉先生其人也配鍾氏子男四長曰雲為武學訓導次曰雷曰霽曰霍皆知讀書孫男一女一皆幼銘曰

篤脩行道隨試皆可有才如此年胡不假小官薄就志豈可涯古人有言我銘奚加

明溫州知府郁君墓碑銘

嘉靖十五年十月某日中順大夫溫州知府水軒郁君卒于官逾時訃聞予以束帛吊其家越明年其子簡卿等將葬君于祖墓蟠龍塘之原簡卿匍匐千里以君第岷所為狀來乞墓碑銘狀曰君諱山字靜之吳松之華亭人也少為邑校生以穎脫稱中正德庚午鄉薦登辛巳進士第選龍泉知縣龍泉山邑民以賢雄君為約有方皆欽服有匿負公稅每累糧甲陪

賊者君列其名于籍令自納不納責于其身糧甲始
寧龍泉習不嗜學君擇其子弟延閩士教之暇則躬
課其業自此皆知奮發山有益虎群伏噬人君嚴搏
虎之令得大虎白額者剖視肚中人指爪數升虎患
乃悉龍泉界閩境有周馬良者越境盜礦覺則歸匿
深谷閩部使屢檄浙部使不能獲且憂為亂君以片
紙召之前縛送于閩閩浙部使共嘉之交薦于

朝以才堪治繁調臨海縣行日民挽之不可皆泣送
于郊外至臨海盡心政理無改龍泉且節用惠民倦
倦以風教為本居三載陞工部某司主事差浙江抽

分嚴立簿籍令杭州府幕官一員同收日畢送府庫
寄藏吏無容奸已無私嫌復 命陞虞衡司員外郎
繼陞都水司郎中未幾丁母憂終喪改刑部江西司
郎中未幾陞温州知府至溫求其利弊而興革之為
約十條以曉示諸縣先時府治學舍及他公署共三
十有六所毀于颶風欲治計費數千金人皆難之未
葺君默計歲餘節其浮費不三月民不知擾而工告
成工明年適大疫貧民無醫君以俸金市藥予之獲
救甚多温州三衛九所軍餉銀徵於永嘉五縣總貯
府庫聽知府出入舊有羨餘皆歸知府君一無所取

軍民皆利之温州庫役相承辦公用酒食等事歲費千金因破家者什五六君以俸貲給用群僚知檢樂清民有項姓者兄死欺其寡嫂孤姪以其田百畝輕值獻于勢家嫂訟之君斷以法不顧其他時有興建展拓宏侈索辦棘急材用夫役之供一日頓增千數無有寧室民之失業轉徙流離哭聲載道且上司往來絡繹供費百倍往昔無以同官魏通判者托勢後民肆侮不畏是非君委曲斟酌量其間民稍稍藉以安視若父母焉初部使惑於憎言欲以不職劾之後知遂以才薦君竟得痰疾而卒卒之日溫士民老稚雖

深山窮谷中皆相聚而哭如喪考妣則君之惠澤及人可知矣君性孝友儉約體貌端重不能隨俗俯仰遇人以誠人有犯者寬以處之是非毀譽惟其公無面從背毀尤不喜談人短父沒事母無違養每節序致祭及展墓輒淚下簌簌昆弟四人皆教之樹立授岷以經義君距生成化辛丑八月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父諱桂號雲樓以君貴贈工部主事母李氏封太安人共作勞起家以裕郁氏祖諱敏慈善無忤求鄉人稱為郁佛子祖母趙氏年五十不生子娶側室徐氏乃生雲樓曾祖諱駿以仁厚稱高祖諱原善五

世祖諱華五勝國時人乃居華亭始祖配陸氏繼宋氏岳氏子男二曰簡卿曰直卿女三長壻張緝次壻戴邦榮季壻吳亮孫男幾曰某曰其於乎考君始終自筮仕至蓋棺在在知守而愛人則君者信今之廉惠吏也予何銘哉乃銘曰

世治已久官政非風俗不淳才德稀高為矯激卑依違孰切民隱慰寒饑君不依違不矯激稱物平施靡弗宜銘之廉惠庶無易今不復作吁可悲

金貞婦墓碣銘

縮昔度樓崎嶇至鞠山見山麓土丘草萊蕪沒問之

乃貞婦陳氏與夫如珙金公墓縮曾祖母金太淑人所自出也縮趨拜之潸然出涕曰噫嗟嗟悲乎縮可忘所自哉縮有四方之役不遑致力倏三十餘年縮丁先妣太淑人憂歸襄事畢始率工磊石封之又得鄉先哲葉拙訥先生所著金貞婦傳讀之益感曰噫嗟嗟悲乎縮可不啻以不泯哉按傳貞婦諱哲黃巖仁風鄉人生未晬父謫戍寧夏母同姓長於叔母李氏習女工容幽靜專一流輩罕比年十八歸金公事上接下皆有法克務勤儉稍致豐裕姻族來者必盡情禮一日金公病革貞婦時年二十有五金公謂之

曰我少失母汝生無怙恃皆孤苦人也今室家方成
尚未鞠子天奪我年汝尚年少他日之苦有涯哉幸
遺諸弱女汝能忍死待其歸乎貞婦矢曰我嫁汝七
年猶不諒我心歟汝果不諱我從汝死金公既死
欲自殺以殉其親止之曰汝夫囑撫其孤汝今舍之
而死得無孤其托耶貞婦乃斷髮繫夫臂期必同穴
痛切之聲聞者不忍終喪人猶欲室之令媒諷曰婦
之守節必子可持門戶必財可給衣食今既無子財
匱醫禱久益耗殫年益邁而苦益集胡不及此時為
身計耶貞婦對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其失節而

生孰若守節而死摩其諸女哭曰我無爾等已從爾
父地下矣但念爾等無依果欲奪我必決一死亦不
能爾等顧美言者慚而退貞婦獨居一室織紉自營
歲僅餬口皆人所不堪卒至白首未嘗少形嗟慨宗
族親戚及鄉黨聞者莫不嘆其難女三長曰某配大
閭許某妻曰某配黃巖池達暄仲曰某賢淑夙成配
綰曾祖兵部職方主事 贈工部侍郎慎齋府君名
節重于時篤生先祖禮部尚書文毅公為世名臣噫
嗟嗟悲乎此貞婦之平生也吾黃濟美於斯其有相
乎於斯其不可泯也乃銘曰

周稱共姜漢著世叔亮節秋夏後女私淑豈若而貞
遺祥綿毓開我先正寔源萬福天作嘉合敢忘伊俶

石龍集卷第二十六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七

祭文

祭張東白先生文

嗚呼聖人之道莫備於經經存聖人之心存今之家
傳人誦者蓋不過耳入口出疣注其辭媒獵利祥階
梯富貴而已矣孰能反之於心以求聖賢之心哉惟
公以辨博宏雅之資而濟以窮深博洽之工無收百
家而精純合會歸宿一心而大旨貫達然公猶懼其
未悉顧乃隱處養親而得之逾茂故其見於文章徵
於

於

之平易如長衢輕車而曲折雍容世之學者苟能得其緒餘於毫髮之間則皆可以開心而明目是故天下之聞其風而想見其隱括者莫不渴其膏澤而恐不屑於一出然公廼激薦剡之交騰感旌召之勤渠三去三來位乃屢轉而荐躋司文天閣儲副三槐然天下固由此而樂公致君行道之足慰公亦由此而自喜舒展其宿昔之有待孰謂具瞻之地既重而台衡之望可忘始之以一人之私而卒以衆口之交譬之嗾群犬以吠仁獸營青蠅以玷白璧此固群小自為無知而公為何愧雖然道之難行一至此矣公胡為哉公蓋將於此反其道以獨善置用舍於度外較出處於古人以傳聖經於後學詎料時乎不祥歲叶龍蛇昊天不憖哲人萎而痛莫遺哉嗚呼哀哉世寧復有斯人也此紳佩之士巖藪之徒知德而憂世者所為失聲而揮涕者也而况於心之所瞻依而受公之教之愛者乎卒業無歸獨立淒悲緘詞千里淚與言滋嗚呼哀哉

奉統五府君入象德祠文

支子不祭古之制也府君綰五世祖嫡既有人綰之祖父但當宗廣五府君為繼禰之嫡而不祭向曾祭

者恭惟府君蹈古之學篤仁之行終老韋布卓然天
民盛蓄弗施泓涵流行天實祐之裕我後昆繼承弗
替以有今日此先亞卿公所以祭而不疑豈但續緒
光大禘祭有加然所以追德報本實於此有在矣今
以先考選部府君神主躋入府君神主當五世而桃
心雖無窮分則有限蓋惟一鄉之賢尚有專祀致報
無窮使為其鄉後人咸對越而知景勵况家之祖考
蒙其休苾者乎今敢別創象德之祠奉府君神主棲
之以安人金氏葉氏配祀以見內德之相又當嗣考
祖德之足儀刑者皆祀於此庶幾子孫時致其思不
敢不脩厥德墜厥聲以為前靈之辱此禮以義起事
與情安非為子孫之私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今
遷主已入豈勝競惕悲愴之致謹以清酌庶羞用告
始事神其歆之以永無斁

告祖考文

縮不肖獲霑餘慶幸且門陰補國子生今將隨例赴
部聽選且是月初九日戒行思惟先訓惟忠惟孝惟
廉惟節且為家法然此一行一命之寵或其有及
敢弗兢兢且日期無愧蓋出處惟義利鈍惟命聖賢何
心履歷正天志且學真儒又敢弗敬視此有

虧卓然千古樹我勲名光揚前烈已無忝所生先靈
在上庶其鑒聞相而佑之已啓後人如有不然神眷
用隳况我黃氏世受 國恩宿志願酌實爲罔極致
忠勿失孝乃斯全當茲遠離豈勝感激謹告尚享

祭方石先生文

於乎先生有德斯峻有功斯碩被人而人不知覆世
而世不識辟彼高嶽生雲而沛滋者弗思而施者亦
何伐也蓋世已進取而先生林壑已自拔世已媿阿
而先生方介已自勵世已汙濁而先生玉雪已自潔
天日一心始終大節夫可死者身而有不可死者不

得與身而俱沒也猗惟小子懷舊歸恩注踵貫髮喪
不與歛葬不與紼方巖峩峩桃溪歲歲千古傷心一
慟奚怛於手尚享

祭湛太夫人文

於乎聖學輟流幾二千祀至宋諸子決之而弗汙我
明白沙放之而未涖及夫人之子甘泉與陽明王子
乃窮厥源將潰于海雖縮不肖亦與聞此庚午冬杪
方會京旅志之所投郢人漫望而不疑匠斧言之所
會因新輪而出無不軌談或對案已終宵坐或聯
床而對於時夫人在養茶鼎盤飧幾煩手澤勞而

靡悔於手實懷我心而孰非夫人之德也歟辛未之
吉爲壽其堂我入載拜音服煌煌方祈眉壽載獻我
觥孰知不究遂至此凶也於乎小子惟分通家惟恩
私淑有痛切膺有情不極抱病深山莫捋芻束洒涕
長風雲隔路遙

奠英國公文

於乎公三公勲舊位極寵崇考終黃馘蘭玉盈庭孰
不謂稟屆之隆而不知致之有非人之所豐惟不伎
求無驕之德而涵滄海之容呂貫通古今之識簡威
明練之資而有飄灑風塵之度不比權奸特立受辜

愛士忘勢推人心腑此又今日賢公卿之所難所已
卒爲邦家之重而優爲群社之同綰爲牘吏多病最
慵知匪其任乞歸田農凡今主人誰不棄之公則檄
留天卿揚言 明庭診藥飲食寔不翅若其父兄惟
病復負施贖加情何期一去遂聞茲凶銜志莫究服
德莫醕飲泣緘辭奠此衷誠於乎哀哉

奠西涯先生文

堂堂海宇我 明百年優種培濡是生多賢爲 國
有如我公翩翩其間爰壯 帝猷呂
考類欽宗乃庸弼輔朕格彌存

既簡而清辭牧無愆 先皇上升馭域中蟠震驚黔
黎顛倒衣冠維公克愚不色不言辟握天瓢聚薪不
燔涿消黨禍陳寶靡寃空侯吳旦殛磔域殲維旦未
書四野猶氛命將隸官截其梟奔公迺乞身嬉笑東
園酒觴棋局妙墨佳篇香山洛社世故方捐僉曰仁
壽胡不萬年庶熬遺老典刑是觀民之無祿何辜蒼
天公逝不返誰惜百躬伊惟小子年殊位懸公不鄙
夷世契加憐待已國士瓦礫璵璠俛仰今昔涕落逆
泉緘辭南國痛孰我先哀哉尚享

祭徐曰仁文

於乎曰仁其知余悲乎自余抱志懼難獨立在歲庚
午奔竊斗升邂逅王子于彼都城古寺燈前一語輒
傾明日湛子乃復尋盟定已終身期必相成視時都
城俊髦如林求其有志而同予三人鮮矣惟君在祈
數書來投踰年考績若特相求假館共榻無言不謀
余即東歸君恨莫留假金贈詩以壯行舟期邀二子
結廬丹丘共明斯道俟時作休豈意余歸七載湛子
憂居王子猶繫軍旅志未及究君已逝矣於乎痛哉
尚忍言哉願有王子曰明斯道軍旅或釋或歸陽明
之麓

之言悲乎傷哉

東鴈文

於乎東鴈揭揭自立孰謂不孤庸庸與偶孰謂不污
污不害志竟玉雪也孤而違時乃困屈也至死不尤
明氣節也顧余夙年道不屑也遨遊燕趙雜儒俠也
隱憂相晤色恹恹也假金勸釀紆余抱也不見古人
孰得少也奈何而逝不可招也石門之陰鴈蕩之岑
或逝或歌彷彿采尋死而不朽其名奎奎於乎悲哉
祭實翁先生文

於乎我公巨宏才厚德自布衣魁天下爲時元老享
有壽考而又篤生令子巨聖人之學繼往躅開來裔
巨濟時艱功存社稷福及生民頌仰天地能幾如之
綰從孝子感淑恩私於公之逝傷痛如何一卮薄酬
物非情悲於手尚享

應 召告祖考文

綰抱病林丘既餘十載茲巨當道論薦 朝命臨門
義不可辭乃卜今月十二日戒行揆厥繇來莫非先
慶所致凡在綰身敢不懋勉巨求不負但念老母在
堂少弟夭死其稚孤弱懸繫不捨尚賴神佑老者享
膺遐福少者獲承世澤俾綰殫心于外死生巨之巨

報國恩言之痛心豈勝悲哽於乎尚享

奠朱白浦侍御文

於乎白浦生不負其親用不負其君行不負其友
食不負其民蓋不當求之今世而當求之古今之中今
則已矣天也何爲遂使慈母失其孝子吾君失其
社稷之臣吾人失其篤志之友吾民失其乳哺之母
斯世遂無斯人於乎痛哉

奠戴子良方伯文

於乎徐洪之惠南昌之忠臨江之政蕪湖之清民惟
懋德帝方念功胡顛厥舟逢此奇凶秋日風帆載

颶泗汀慘其泣水杳其涕零林丘舊約曷遽逃盟瞻
望雲山魂飛魄征我慟孔悲豈曰朋情於乎尚享

奠鄭少谷文

於乎繼之才雄一世行比古人志耻小成必求大道
之方學如弗及將造自成之妙匡翼吾人共淑隆緒
為萬世生民賴詎意造物猶吝止于斯邪故其才之
具僅可見于摛文吟弄之末行之立僅可考于朋游
倫理之間就其志其學之所至則闇然日益未有施
也予無類繼之最獨知予兩踵予山奠竭所聞予方
自究自名之未暇惡足巨酌其萬一於乎繼之今則

已矣予實不知相知相遇之難而相馳相失之易也夫繼之之度之文人皆知之至繼之之志與學人或未知而予獨知之磊砢後偉求如繼之世幾人哉繼之卒幾一載猶未表東為蓋予逐跡塵埃苟從世事所已慎之非予敢忘繼之有知其鑒予誠冥漠相觀弼予不迨則繼之可已未死於手痛哉

奠林典卿文

於乎君之志學凡幾歲于茲矣與予相知凡幾歲于茲矣曩予入城必謁君家君視予如媿聯而予視君猶弟昆所已論心講道相規已期于成者何限既而

予已召起君已試行復會京旅相顧益親未幾君下第謁選簡治一州予亦領職南臺君之政聲日至薦剡方騰予方幸君嚮用之有期奈何凶問即來不究厥施天道之不可知有如此者嗚呼哀哉

奠蔡親翁文

予妻家衰絕君予外舅之甥忠厚周詳視予篤愛乃已其女女子予已綿媿好予念妻家無人所親惟君君哀舅氏零替眷亦在予奈何天不閱此既喪予妻又奪君之速也於此興悲其有已乎

奠表叔金一峰文

先祖少失怙恃撫成弟妹推愛所出至迄沒齒化及
吾叔亦篤渭陽白頭一日視今箕莛相燃媼姪相賊
仰懷疇昔邈乎何有吾叔已矣舊人愈鮮舊俗愈衰
於手哀哉

祭徐御史母文

嗚呼孺人孰不為女懿德鮮備豈若孺人淑慎柔嘉
姆教之式孰不為婦艱貞或渝豈若孺人鞠遺存孤
顛沛艱難之死靡他孰不為母正則實難豈若孺人
身為教範蒙端長立遂躋顯庸子道允成母德斯彰
既崇綽楔方懋金章奈何數命不與豐全益人不能

有者孺人能有之人所常享者孺人乃不求焉豈在
此者已厚而在彼者獨嗇之乎於乎天也傷如之何
凡我同寅悲曷已哉

奠黃誠甫母文

於平安人溫亮慈良克相彼仇一命允臧澤卑莫施
中路摧戕美鍾其胤廟庭璉璋穎孝不匱錫贊我
皇孝治四敷百世之光既乃出牧曰龔曰黃綏動洋
洋有顯厥望豈云無自母道孔彰祿養方引乃弗永
祥為世亦慟矧朋殮行綴辭菲奠寄茲悽傷

奠席元山先生文

於乎先生豪傑之心經濟之才欲行其志雖泰山莫
壓雷霆不摧竟賴明道辟蒙歛開遂得究宋議之不
稽辨訛籍呂無猜誅莽心于異代息丹黨之誼逐因
大孝之昭彰轉堯基而乾迴啓明堂呂敷治欣海岳
之咸來奈何先生既裁不培呂致 聖主當宁而浩
嘆志士抱心而莫裁遺此至恨千古傷哉

奠陳石峰先生文

於乎先生敦質植行長厚存誠憲郎貳卿寔洪寔貞
器世著龜未俗典刑奈不憇遺人復何憑憶縮童年
造席執經一入裴鑑遂迄頽齡計聞涕隕矧在門庭

於乎尚享

奠應天彜母文

於乎安人幽人之妻良士之母淑德考終世寧幾有
萬里胡哀通家惟舊於乎尚享

奠王鳳林文

於乎鳳林凡人識量之宏必享福壽之厚今子識量
宏矣而福壽莫臻何也凡人抱負之大必將建立之
隆今子抱負大矣而建立未極何也凡人晚成必稱
大器今子晚成矣而位不崇何也故可見者孝友之
行僅一鄉循良之政方試一邑今皆已矣於乎此

石龍集卷第三
實天道之不可測人事之難論有如此者吾何已究
其理而知其然哉臨風長號聊泄此恨已寄吾哀更
復何云

石龍集卷第三十七終



石龍集卷第二十八

祭文

奠長兄五弟墓文

父母我育昆弟維五如手具指如繡備組是教是長
呂期踵武穎見標舉並馳爭樹豈意元少如聯中剖
若割肺肝若折兩羽歲久彌痛曷云能愈曩聞宅幽
執紼莫遂歸奠一觴血淚如雨

奠徐封君文

一湖釣侶雲山羽儀或稗或史或嘯或詩
弗我知我復何疑翁歟胡之

傷悼孔悲有子振振死亦敷遺

先祖焚 黃文

緝念祖考著德未光敢以贈謚爲請仰荷 聖恩
賜贈祖考禮部尚書謚文毅吁嗟祖考實學純行卓
冠一時清標勁節凜然百世惟闡脩而庶於取名斯
實大而久乃彌彰幸 皇仁之昭軌闡幽沉而啓度
賴公論之未泯爰易名以崇秩庶爲善之足恃亦天
道之好還捧 龍章而遠賁耿丘原之不昧垂曠代
而益光乃來裔之是肖勉忠孝以無斁期天壤而俱
獎祇奉 命書敬錄以焚豈勝感激哀隕之至

先考焚 黃文

緝承先訓叨陪侍從仰荷 聖皇以孝敷治 特賜
推恩 贈先考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講學士嗟予先考厚德純心宏規偉度技巧弗形至
童子已無欺端莊可象及在席而不移登甲科而淹
仕守直道而無求僅典銓以小試下大夫而遂止故
悼世者每傷其不究而考德者亦悲其無壽幸遺不
類存陟清華聿蒙 殊渥有茲申命庶食報於未盡
尚書 無窮念音容之莫覩耿耿哀激而逾勵祇奉
謹命敬錄以焚

亡室鍾氏焚人黃文

予叨侍從仰荷 皇仁特賜推恩贈爾淑人於乎淑人昔歸我室我志四方燕昵非懷我期千古生業非事寒宵風雪每慨角枕之孤眠厄歲饑飢或視塵甑巨無炊賴相守而終憐矢懋勉巨逾勵豈百年之難竟忽朝露之先晞念往事之未忘慨陳迹而深悲幸推恩之再加庶足慰乎九京祇奉 誥命敬錄巨焚

祭陽明先生文

於乎斯道原於民彝本諸物則無人不全無物不得亘古長存無時或息惟人有情情有公私故心有邪

正而道有通塞斯道既塞此政教所巨多訛生人所巨不蒙至治之澤也惟我先生負絕人之識挺豪傑之資哀斯世之溺憂斯道之疵指良知巨闡人心之要揭親民巨啓大道之方篤躬允蹈信知行之合一人十已千並誠明而兩至續往聖不傳之宗教末代已迷之失孝弟可通神明忠誠尊貫日月試之武備既足巨戡亂用之文事必將巨匡時幸 文明之協運式 濬哲之遭逢何勤勞僅死於瘴嶼勛勩徒存于 風雲之難際悼膏澤之未施言之傷心竟莫之究也伏惟 天卒無知哉尚賴斯道之明如日

中天勉之惟在於人責之敢辭後死冀竭吾才庶幾
先生千古而如在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陽明先生墓文

道喪既久聖遠言微千載有作聿開其迷指良知爲
下手之方即親民爲用力之地合知行爲進德之實
夫學非良知則所學皆俗學而聖學由不明道非親
民則所道皆霸功而王道爲之晦知行不合則所知
皆虛妄而實德無自進此乃先生極深研幾之妙得
繼往開來之峻功學者獲聞方醉夢之得醒而世之
情昧反目爲異而見非目致 明良難遇志士未歡

而先生之道亦遂不獲大用於時大被于民而竟止
于斯也矣縮等或摳趨于門墻之最久或私淑于諸
人之已深茲聞宅幽各羈官守素衣白馬尚愧乙夜
之不能易服毀冠必知市肆之弗忍望蘭亭目興思
豈一日之敢忘遡耶溪而勗志惟沒世而後已於乎
悲夫

奠余子華通政文

夫人小得不召自足近成不召爲榮則其志意之遠
著於世可知矣昔君科登及第官躋翰苑此世所
垂涎及不願寤寐者得召自感者君乃視之若辱願請

學職遂官外補偃蹇迄今不官爲悔則其爲人何如也今幸 聖人啓運君子彙征方恨同志之寡奈何君竟無疾溘然而逝於乎天乎予之痛當何極乎撫棺一觴悲乎尚享

奠王南泉文

於乎先生淑志衰俗果行丘園歷履霜而孝師伯奇遭箕豈而義慕薛包憤世或激乎靈均掩惡何殊乎彥方豈今時之希有乃古人之難能胡韞積德之必光知先尚潤河于百里匪天道之好還實積德之必光知先生之不死庶範俗且流芳於乎尚享

奠鄭伯璵廷尉文

士生世于百年非朋友且何成視交誼之周喪每嗟嘆于浮萍或鶯鳴于鴉巢或蓋傾而戈操幸膠漆之方投忽零露之崇朝豈夫人之難遇計鬼錄而屢傷胡吾子之又逝忍淒楚且摧腸指江漢且西逝渺若日之蒼蒼瞻庶門而不覩望鳳林承吉號且何居乃怙悵且獨立顧宇宙而長悲於乎哀哉

奠葉山南文

不才辨惟君才爲適用孰不交游至歲寒而鮮其性若幸易言無拘事方有臨而弗縱雖鄉

曲之平生尚不足，呂深洞幸同。朝臣同官度本末，
之堪綜竟，讒構呂蹇，歿胡利用之不從，顧斯世而深
悲，豈夫人之寡，儔信天道之難測，實賦命之莫尤，君
靈有知，尚鑒斯詞。

奠方思道父文

於乎凡物之生，有開必先，丹砂見而育，銅磁石浮而
孕，鐵矧茲大雅之音，經濟之文，將贊皇猷，黼黻
明世而有先之者乎？故知翁之坦蕩超廓，實韞膏澤
呂流芬芳，為山為嶽而滋雲雨者也。奈何不憇長遊，
胡歸訃聞，吾黨孰不與哀。

奠張東軒先生文

於乎先生于前，弗遺昭先德，呂踵武於後，弗替盛徽
音於來，許紹芳奕美，顧前代之已難，勵忠揚孝，實今
日之可觀，幸通家于三葉，獲麗澤之頻，溥貽孫子，呂
式好，庶百世之足樹，聞訃音而悲咽，豈悼世之涼躡，
聊菲奠，呂陳詞，奠明靈之歆，取於乎尚享。

奠呂仲仁母文

於乎恭人夙儀，君子克稱，賢婦晚穀，諸英允矣，令母
四德，
胡為不惻於乎，
胡為不惻於乎，

奠霍詹事母文

猗與叔人厥德孔徽終溫燕敦孝敬不違既章婦順亦令母儀篤生儒碩堂堂乞乞大放厥辭不可窮極孤忠勁氣萬仞壁立闡禮發奸震統回遙軒紱何榮狼跋非恤春宮簡畀將母徒鬱齋咨請歸 帝眷不釋萬里迎養已望京國一疾遽捐霾昏霧塞哀悽抱慟纍纍啣恤人孰無死死則已矣淑人不死實惟子榮祿一朝名德千禩考終有輝奕世流祉

奠韓尚書文

於乎 國家之初風氣淳朴故昔日之士多敦龐之

風承平既久風氣漸漓故今日之士多忮刻之習惟公乃魏國忠獻公之裔生于 承平之後獨完淳朴之風乃曰惇德起家進士爲廷評歷遷中丞爲大司寇皆曰正直忠厚稱于 朝及居林壑壽幾百年又曰清儉誠素重于鄉若公可謂今之人龍古之遺直者也綰等方悼世風之日降每懷前哲之靡及計聞而慟豈直鄉邦之私而已茲奠一觴公其歆之

祭謝木齋閣老文

國家重熙日久士習浮靡每思前輩典刑坐曰鎮之而難其人惟公元老舊相清德允誠雍容雅量重于

四朝昔者受命托遺則如諸葛之在蜀既而遭謫
屏處則如潞國之居洛及今蒲帛特召則如司馬
之再相儼然斯時猶靈光之殿魯邦九鼎之遺後世
奈何昨者元臣有忌倏進遽退然使我公而在則典
刑猶存世尚有賴奈何天不憖遺遽爾奄逝卒使頽
風莫挽爲世深悲

奠張侍郎父文

鴻鈞賦物豐嗇靡同曰德曰祐鮮備厥躬倚歎先生
幽德既崇復有賢子大其世風顛顛昂昂爲時詎公
褒錫隆赫秩命有融而况年逾古稀瘡佚雍容陶情

詩酒全真鴻蒙者哉今也何之蹤跡歛空徒使知德
而悼世者獨隕涕於悲風

奠侯郎中文

於乎應乾而止斯耶蓋天之生才甚難而世之喪士
何易夫辨捷聰明足效一官巨幹一時布國益廷豈
曰庶人但求獨立特見不爲形勢所驅流俗所移可
憑君定國是變積習而輔我聖明勵精之治舉世
莫見其人惟君出自閔右卓然豪傑昔者執政怙權
動搖國是入彀之士或太半爲其或不入惟朝邑韓
子與君二人鑿鑿錚錚屹然若砥柱之障頽波而人

莫之櫻今韓子方在偃蹇而君遽即世使殉道自立之士皆俛顧而悲傷愴壬朋比之徒反揚眉而吐氣於乎何天之不祚斯世也雖然君不可作矣然此心之公是非之明則有如青天白日亘千古而不泯者亦惡得與此身而俱亡於乎悲乎

祭張尚書文

於乎時運中昌 聖人有作衆方嘆人才之寥落念大業之未濟謂如公者宜居 廟堂臣成不世之勛豈意公乃臣諛退居卒殞丘園而不復愍遺也蓋公素臣廉朴剛直之才敷歷中外自下邑而即署而州

郡而藩臬而撫鎮而總憲而司空光明磊落在在著聲其尤昭灼而不可泯者若在江藩處逆濠燿燿之時人皆悚息不敢仰視公獨確然守正無少阿順又若在南臺風紀之弊幾及百年公一振肅群僚凜然今求如公能幾人哉然公亦竟臣此致諶不獲大施佐我 聖人臣際風雲之會遂使有志之士憂世之徒徒抱恨於無窮也於乎悲哉尚享

祭方思道文

清文 遠韻奇懷逸思今何之乎豪才簡節

其爲惟空山野水之濱荒古幽恠之區猶時聞其清
音悲吟歎歎歎忽而不可即也於乎悲哉

祭李遜菴宮保文

於乎求治常患乎無才得才每憂其難遇此至治之
所已不易而今昔之所共憾也惟公家才家學深資
自下邑呂躋乎巖廊由庶務而與聞乎邦政罔不奮
庸熙載所在著聲今幸 聖明中興寤寐英賢方舟
揖塩梅之思濟奈積習難變才高易忌陰計陽排掩
遏覆蔽若非 離照洞燭乾綱速正幾何不覆巢空
國詒禍于蒼生也既而 上虛衡宰將屬之公詎意

邪類猶存諛言復入及 上深悟而公忽隕逝不能
不增志士之深恨而益悲遭遇之難也綰等菲劣皆
欲持方入圓見嗤於世後先萍水辱公知與初聞訃
音慟哭深嗟矧瞻旅櫬慘復何云於乎全才大名今
何歸乎文武 廟略今誰資乎君子何恃而小民何
依乎臨江灑淚獨吾私乎於乎尚饗

奠王母蔣太淑人文

惟靈貞姿霜潔馨德春和早相幽人丘園之晡晚淑
令子 冠霞服百禔是加駘背覲齒遐齡
斯有 天特厚 說過今胡逝止瑤水婆娑椒棊

莫奠臨風奈何東笏千里敬吊南柯

祖妣蔡夫人焚黃文

昔蒙 朝廷特贈祖考禮部尚書今蒙 推恩加贈
祖妣夫人洪惟 聖世汪濊之恩固為無窮然自台
邦夫人之封實自今始揆厥所由綰之不肖何言獲
此蓋惟祖妣端莊簡重之德克相祖考為時名臣言
貽子孫 天道好還復有今日 龍章遠屆丘原為
光允我後人可不益思先德愈勵忠勤言効于家言
報于 國謹令長男承文祇奉 誥命爰銜言焚及
絜牲醴用申虔告於乎尚享

雲中焚寬民亡伍文

嘉靖十三年歲次甲午午七月丙寅朔越某日 欽差
禮部左侍郎黃綰遣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楊恭
大同府知府王誥言牲醴祭于寬民亡伍之靈曰爾
乃 國之蒸庶與國之戎伍逢辰不淑值彼貪殘不
良厥職貽害于爾紀律不明縱部下言妄殺事機屢
失致凶頑言勾虜或無辜而橫罹于鋒刃或敵愾而
陷沒于賊手冤魂莫雪遺骸體言見情名烈莫揚僅
煨燼之可知 九重北睽為爾興哀特命職來察爾
之寃爾之績爾死不可復生軀骸已焚不可復全

故令有司葬爾之首與爾灰骨仍䟽于朝附爾于厲歲時祭爾曰慰爾痛今曰牲醪先事爾其歆之母為鴻雷茲土尚鑒善惡曰呵護茲人皆爾情也於乎悲哉尚享

祭仲兄文

於乎我兄狷介之資淳朴之行早游邑校辛苦芸扈心徒勞而靡功力已倦而難庸匪儒冠之誤身實造物之多窮故鬱鬱而未舒乃幽憂而構疾歲祭已而遠屆憶姜被之同眠奈王事之靡盬適鴻燕曰相馳坐虛館而不寐徒求嘆曰終宵寫數詩曰來寄詣

骨肉之至情翼驅馳之有終將掛冠曰東歸老丘壑曰歿齒永天倫之至樂何期閔歲之未幾即爾多艱之忽罹哀慈母之見背兄猶計曰來聞乃力疾曰作書致深悲之諄諄豈意此書之不再遂成終天之永決渺萬里而歸奔恸空堂之寂寂歛大葬之有期將宅幽而莫留率弟姪曰薄奠瀝一觴而徒悲割肝腸曰何痛惟此恨之莫言於乎哀哉尚享

奠葉母符氏文

於乎母莫不令儀婦順曰貞母儀曰慈貞順不失曰

愛篤鞠子有文有操顯揚騫峙乃婦斯終不負君子
在鄉豈易於世可指時運或乖鵬翅暫委豈意令儀
蘭蕙亦萎不俟亨屯永享光祉為鄉作式為世作規
彼蒼胡為悲乎曷已於乎哀哉

輿王東瀛司寇文

於乎予不見公十載于茲矣公歛手足又而載于茲
矣思昔共公澄江之館栢山之廬劇談世事究論經
籍上盡天文下極地理及乎神僊釋氏之典無不窮
詰相酬今皆不可獲矣其魁然之容炯然之目虬然
之髯樸素之態真率之情今皆不可獲矣然自筮仕

以至歸田作邑以歷卿佐知操知勤知言知施知慎
知安則又非尋常之可論庸人俗子之可與語者予
忝公相知今公不可作矣故為文以奠之且送其葬
公有知也亦有感於予言乎於乎尚享

方石先生遷葬告文

先生舊葬大夢山不吉子孫家道日見衰弱人皆疑
于天道縮則惻然傷感思盡其心為擇桃溪上黃吉
壤將遷先生及陳孔二叔人二子一孫之柩改葬于
此庶盡人事冀天道之定俾為善者之無疑也於乎
尚享

祭舅氏與南鮑翁文

於乎舅氏夙豐而晚窘少作而老違信窮通之莫期
固貧富之有命庶永年以自適幸安常而考終瞻白
水而興思若渭陽之在目於乎哀哉尚享

奠金貞婦墓文

樓崎之麓黃土一丘青茅掩葬而無主者乃緇曾祖
母金太淑人之母貞婦陳氏與夫金翁墓也貞婦生
三女無丈夫子中女則緇曾祖母實篤生先祖尚書
文毅公迄我于今追思懿德零替無聞惻然傷心廼
脩塋域為文樹碑庶丘壠不廢沒世有傳來著閨門

之範以勵衰俗之風於乎尚享

祭洞黃山靈文

維洞黃之山發跡括蒼顯奇方巖聚秀小雷飯闕而
為盤谷若茲台南海上崇巖疊翠爭迴復繞澄瀛汗
漫周浸旁瓊斯為風氣所萃神靈是司我祖都監公
由闔避亂携家浮海若啓而導來奠茲居惟丘與壠
於斯是托裕我孫子歲今七百產英毓秀綿綿瓜瓞
今有事先塋友始脩古敢忘 神德尚享

祭洞黃先墓文

於乎木石有本源長有源攬縣沿流敢忘所自粵惟

吾黃始自都監公於五季石晉開運之歲由閩涵江
遷居洞黃厥後或顯或晦或隆或替家運不齊然存
誠之德敦樸之風詩書之脉未嘗一日而有間至吾
先祖晉一府君家罹兵刃一線畧存及于啓一脩整
遺編復構書堂及于富二衍三懋德孝友營樓集怡
同產不析累澤攸深及于統五松塢德盛仁肫培植
益深譬之高嶽巨淵魏浸一方千條萬派靡不自茲
垂于曾祖職方公迨我祖尚書文毅公我父選部詹
事府君揚名顯德厚積弘施雖貴盛累世自視歎然
猶惓惓以行不逮祖德為愧慶流小子幸有于今仰

思前脩內省厥身何以為人庶忝爾祖辛螿洞心如
履淵水維何顯示永世不忘今特駿奔洞黃展省先
祖諸府君丘墓上及都監公以下諸祖及族祖之脩
德而顯者同茲瞻掃兼視銘碑及樹綽楔表厥封域
庶罄報本追源之誠於手尚享

祭十三叔父兩峯府君文

於手叔父好古知書旁通術數早雖隨俗以求名晚
則返身而退守力求先世之遺文遍考鄉閭之典故
方期克踐以有立亦欲著述而成編嘗袖襲以來視
每終晷而勤談遂矻矻以窮年竟栖栖而沒世於手

尚享

祭鍾氏墓文

緇亡室淑人鍾氏家祚衰絕其父祖及叔兄三世之墓人潛毀而竊鬻之緇不忍見乃以十餘金贖歸兒子承文悽然感泣匍匐往視為興棟宇奉棲三世神主文為置田以供祀事緇官守京師久不瞻省茲以先妣太淑人憂歸釋吉果一絲展拜追惟疇昔盛衰不齊哀樂殊時徘徊荒草豈勝悲慨於手尚享

石龍集卷第二十八終

